

闖盪江湖二十年

(一千期紀念精選武俠故事)陳重光·著

「闖盪江湖二十年，打遍天下無敵手」，莽莽神州，羣魔亂舞，一個身經百戰的武林高手，忽然被迫登上武林盟主寶座，隨即爆發了一幕經天動地的正邪大決戰，本文故事緊湊，情節風趣動人………

龍鳳追魂簫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新著

一連串怪事，鬧得洛陽城天翻地覆，雪刀浪子與偷腦袋大俠，何故被南宮世家千里追殺？殺人簫聲，其中有何驚人秘密？本文橋段構思獨特，打鬥激烈絕無冷場，喜歡刺激動作小說的讀者們，幸勿錯過。

000期紀念特大號

$3.00



編者話

壹零零零期的「武俠世界」周刊，已踏上出版期號中新里程，本刊創刊自一九五九年，距今不覺已達廿載，在這段可算是悠長的時間裡，我們是始終孜孜不倦，埋頭苦幹，竭盡所能，務求每週貢獻讀者一份最佳精神食糧！

在過去二十年的出版期間中，時移勢異，感慨萬千。我們是得到讀者們及海內外名作家鼎力支持，擁護愛戴，且不斷時加批評指導，惠賜佳作，深感難得，編者謹以竭誠衷心，向各位致萬分謝忱，並盼今後不吝賜教惠稿，俾使本刊有再進一步光輝的出版創舉，謝謝捧場！

** ** **

今期際茲本刊出版壹仟號紀盛，增加篇幅，發行特大號，廣聘名家，加盟助陣，內容豐富，質量優厚，除了刊出投合讀者寫作興趣的「廣徵讀者佳作」外，並有很多讀者們愛好之作品，琳瑯滿目，保証令你愛不釋卷，廻味再三！

** ** **

由於今期所增篇幅，印刷紙張……等浩繁消耗，情非得已，略增定價，敬希體察微悃，原有見諒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63.00
	一年港幣	$124.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100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漢光武

（西漢哀帝建平二年—東漢光武中元二年，西元前五年—西元五七年）

光武帝，姓劉名秀，字文叔，漢高祖九世孫，少事稼穡，長通尚書。值王莽篡漢，法令苛繁，內外交叛，天下分崩。光武起兵於舂陵，一戰而勝莽大軍於昆陽，然後經略河北，得部屬擁戴，稱帝，建都洛陽，史稱東漢。復經十二年苦戰，終能一統宇內，再復漢祚。外則倭奴來獻，交趾賓服。其為政也，獎勵名節，敦厚風俗，修文德，偃干戈。其為人則沈潛寬和，坦誠待人，所謂推赤心置人腹中。中興大業，隆美史冊。

姚秀彥敬撰　丁翼拜書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鳳追魂簫

龍乘風・文
子成・圖

大鬍小鬍　火併神狐

楔子

八月二十八，夜風開始帶來北方陣陣的寒意。

這裏是洛陽。

洛陽是大城市，位於豫西黃河支流洛水之旁，東周、東漢、三國之魏、西晉、北魏及後唐均建都於此。

洛陽城的百萬富豪極多。

南宮千楓也許就是最富有的一個。

他是南宮世家的人，不但有驚人的財富，更有一身驚人的武功。

——南宮世家最引以爲傲的地方正是這兩點：富可敵國，技鎮江湖。

——南宮千楓是南宮世家七大公子裏的老四，他唯一的外號，就是叫「一擲萬金」。

別人一擲千金已經豪闊無比。

但南宮千楓却往往一出手，就是上萬兩的銀票，好像他的財產，就算每天花一百幾十萬都總花不完似的。

一個人有錢當然也就有勢。

但當本故事開始的時候，南宮千楓已不再是洛陽城的風雲人物。

因爲他已死在雪刀浪子龍城璧的刀下。（詳情請閱雪刀浪子故事之「血濺黑杜鵑」，本文不再另行贅述。）

南宮千楓死後，洛陽城又會有些甚麼變化呢？

故事就在八月二十八這天晚上開始。

地點是洛陽城的一個小角落。

酒香街。

（一）

酒香街其實不能算是一條街。

這裏一共有三十九戶人家，三十九幢破爛的房子。

洛陽城雖然有不少富戶，但貧無立錐之地的人亦有不少。

住在酒香街的，都是這個城市裏最貧窮的一撮人。

但他們都很安份守己。

這三十九戶人家總共有一百八十七人，其中一百八十六人都沒有犯過法。

只有老詹，他曾坐過牢。

他犯的事不能算太嚴重，但也不能算太輕。

他砍下了老婆的一雙腿，然後上吊自殺。誰都不知道他爲甚麼要這樣做，他的老婆也沒有對任何人訴寃。

老詹上吊，但還未嚥氣，就給人救了下來。

救他的，是洛陽城的總捕頭七指神鷹游梅芳。

把他押進大牢裏關了三年的，也是游梅芳。

說也奇怪，游梅芳居然是老詹的好朋友。

老詹坐牢，他絕對沒有怪責這個老朋友。

那是公事公辦。

× × ×

老詹出獄後，家境反爲好了一點。

他的斷腿妻子非但沒有餓死，而且做了一個小小的老闆娘。

游梅芳暗中拿出資本，讓她在酒香街中做點小生意。

她開賭，賭檔的名字就叫詹記。

酒香街的人，雖然貧窮，但住在酒香街左右的人，却起碼好一點點。

他們喜歡賭博。

在洛陽城裏，可以賭博的地方當然不少。

乾坤賭坊、開泰賭莊、老高酒館等地方，都可以讓任何人在裏面賭個痛快。

但這些地方的賭注却不小。

尤其是乾坤賭坊，最低的押注起碼是十両白銀，一般人實在賭不起。

但在詹記這間小賭館裏，賭的注碼可就細小得多，就算身上只有幾錢銀子，也可以在這裏「痛痛快快」的賭一個晚上。

賭注雖然細小得可憐，但在這一羣窮人的眼中看來，就不能算是一個小數目。

老詹的妻子，人人都叫她阿花。

自從阿花的腿被丈夫砍斷之後，不少人都很同情她。

她這一個賭檔只抽頭，從不與賭客對賭。

老詹入獄三年，阿花經常叫朱大媽去探他。

朱大媽是阿花的姨母，身材胖大，心地却極善良。

她甚至連宰雞都不敢。

朱大媽也是個窮婦人，現在，她已和老詹兩夫婦住在一起。

× × ×

就在八月二十八這一天的晚上，酒香街忽然發生了一件怪事。

一輛馬車，自東向西，逆風駛至。

酒香街根本就不是一條街道，馬車不能駛進。

於是，這輛馬車就在酒香街的西方停了下來。

酒香街的居民，無不投以驚奇詫異的目光。

因爲這一輛馬車，實在太華麗了，而拉動馬車的兩匹馬，更是神駿非凡，顯是大富人家之物。

車把式是一個很年青，但却缺少了一隻眼珠的漢子。

他雖然少了一隻眼珠子，但模樣一點也不難看。

華麗馬車停下之後，車廂門打開，走出了兩個衣飾煌然的中年人。

這兩個中年人的模樣很相似，他們都蓄有鬍子。

其中一人的鬍子較長，他的年紀也較大！

而另外一人的鬍子則較少，但一雙眉毛却反而濃密得多。

住在酒香街的雖然都是窮人，但他們一看見這兩個人的樣子，便已知道他們姓胡！

他們就是現在洛陽城中最富有的兩兄弟——胡大鬍和胡小鬍。

胡大鬍是乾坤賭坊的常客，他在乾坤賭坊的牌九桌上，經常是大莊家。

只要有他在座，又有誰敢推莊？

至於胡小鬍，他比較少到乾坤賭坊。

他經常流連忘返的地方，就是老高酒館。

老高酒館不但賣酒，也賣命！

你要買別人的性命，最好就到老高酒館找高三爺。

高三爺懂不懂武功，沒有人知道。

但不少人都知道，他手下有十三個殺手。

只要你付得起價錢，高三爺的殺手就會替你去殺任何人。

但吸引胡小鬍到老高酒館的，並不是這批殺手，而是這裏也有賭局！

這裏可以賭銀子。

這裏可以賭金子。

這裏也可以賭女人。

高三爺偶然也會在牌九桌上當莊，但他從不用銀子或是金子來賭。

他的賭本是女人。

他贏的是別人的銀子，倘若輸了，他就賠一個活色生香的女人給贏家。

胡小鬍在老高酒館裏常是個大輸家。

但再倒霉的輸家，也有偶然贏錢的時候。

不過，他贏的不是銀子和金子，而是女人。

本來，他要找女人，絕不愁找不着門路。

但他偏偏喜歡與高三爺對賭，他覺得這樣賭法很刺激，而高三爺手上的女孩子，也特別風騷，特別漂亮。

高三爺在洛陽城中，可也不是一個簡

單的人物。

（二）

在詹記這間寒酸得可憐的小賭檔裏，牌九局正推得熱鬧無比。

推莊的是一個在街上賣茶葉的小販，他叫胡大尾。他雖然也姓胡，但臉上光滑滑的，別說鬍子，便是汗毛也不多一根。

胡大尾已快四十歲，仍然寡人一個，沒有娶妻。

他的相貌不算太難看，個子也不算太矮小。

但他的脾氣很古怪，除了吃飯喝水之外，平時難得見他一開金口。

他雖然賣茶葉，但從不喝茶，好像生怕茶葉裏有毒似的。

這半個月來，他的手氣很不錯。

光是昨天，他就已經贏了七八兩銀子了。

七八兩銀子，在有錢的人看來，根本就不能算是一個數目。

但在這張賭桌上，恐怕誰都沒有這許多銀子。

胡大尾今晚的手風依然旺盛。

他已推了兩個時辰的莊，都是贏多輸少。

當他抓着壞牌的時候，別人的下注並不太大！

但當有人重注出擊的時候，他抓的牌却大殺四方。

現在，胡大尾又抓着骰子，準備撒出去。

就在這個時候，門外忽然間響起了一個人的聲音：「等一等，胡某人也想賭幾手。」

衆人定睛一看，居然有人忍不住「媽啊」一聲的叫了出來。

今天外邊刮的是甚麼風？居然把胡大鬍和胡小鬍這兩個大財主吹到這裏來了？

十幾個賭徒人人都吸了口涼氣，不期然地讓開一條小路。

胡氏昆仲是這個城市裏的大財主，光是胡大鬍左手尾指上的玉戒，就可以把整個酒香街都買了下來。

當然，胡大鬍絕不會稀罕這種又窮又臭的髒地方！

但他們居然會來到這裏「賭幾手」，那倒教這些賭徒想爆了腦袋也想不出一條道理來了。

× × ×

胡大鬍剛才自稱「胡某人」。

這句自稱沒有甚麼不妥。

但在這裏推牌九的賭徒，他們都知道胡大尾平時也是自稱爲「胡某人」的。

當然，此胡某人絕不同彼胡某人。

胡大鬍這個胡某人，他一根指頭的份量都比胡大尾整個人重得多！

無論從任何方面量度，胡大尾都是絕對無法與胡氏昆仲相比的。

在一般人的眼中看來，他們兩者之間的距離實在是太大了。

但胡大鬍居然親自跑到這種又臭又狹小的賭窟裏，要與胡大尾推牌九，這眞是一件令人難以想像的事。

然而，這只不過是一個開端。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還在後頭。

總而言之，今天晚上這裏眞是熱鬧極了。

賭徒中有人有這種感覺：

他們本是一羣小猴子在玩耍，現在却忽然間闖進了兩隻大猩猩，身爲大猴子的胡大尾怎樣應付這種局面呢？

這個賭徒猜不透。

其他的賭徒都無法想像事情會演變成怎樣。

他們現在只抱着瞧戲的心情，他們要看看胡大尾怎樣下台？

× × ×

胡大尾一向都很少開口說話。

但胡大鬍和胡小鬍走進來之後，他立刻就淡淡的說道：「你們來了。」

衆人聞言，不禁俱是一呆。

聽胡大尾的說話，倒像是早已知道胡氏昆仲會來到這裏推牌九似的。

胡大鬍盯着胡大尾，緩緩的說道：「聽說你近來的手風很不錯？」

衆人又是一楞。

胡大尾算是個甚麼東西？

他在詹記賭窟贏了十兩八兩銀子，胡大鬍子居然也知道得清清楚楚。

但是胡大尾的神態，却一點也沒有異樣。

他的手仍然同樣穩定。

胡大鬍和胡小鬍盯着他。

他也淡然地盯着這兩個大財主。

胡大尾忽然問：「這一注胡大爺打算押注多少？」

胡大鬍打量了賭桌一眼。

他的眉頭同時一皺。

衆人的心中，都是一陣慚愧。

整張賭桌，連同莊家的注碼湊在一塊，都不超過白銀二十兩。

二十兩銀子，在胡大鬍這種財主來說，就算用來打賞給下人，也未免嫌太寒酸了一點。

他現在眉頭大皺，是可以理解的事。

但他爲甚麼偏要鑽到這裏來賭？

其中一定大有蹺蹊。

胡大鬍沉吟了半晌，才慢吞吞的從懷中掏出一錠碎銀。

「我賭一兩，天門。」

× × ×

一兩！

這個腰纏萬貫的巨富跑到詹記賭窟，居然只賭白銀一兩！

本來，在這裏押注一兩，通常來說都不能算是一個太少的數目。

押注一錢幾分的，亦大有人在。

但像胡大鬍這種人物，竟然押注一兩，這倒又大出衆人意料之外。

胡大尾却好像一點也不覺得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仍然像平時般，撒骰，分牌，然後配牌。

胡大鬍抓起了四隻烏溜溜的牌九牌，很快就已配好牌。

開牌。

天門蹩十頭，鵝牌九尾。

密九！

這是有輸無贏的牌。

莊家開牌後，人人的眼睛都紅了。

前道牌是人牌八，尾道牌是一副寶子

——雙地！

這一口莊，統殺。

胡大尾面前的銀両，又增加了不少。

所謂「不少」者，亦不外三両六錢八分而已。

這裏的賭局，實在細小得可憐。

× × ×

胡大鬍輸了一口，又再押注。

他押的仍然是白銀一両。

胡大尾神態鎮定，仍然當莊。

這一次，胡大尾的牌並不好。

頭道四點，尾道是五點。

但胡大鬍的牌更差，居然拿了一副「鴛鴦六七四」——頭道一點，尾關三點。

他又再輸了白銀一両。

直到第三口，胡大鬍剛想押注，一直沒有說過半句話的胡小鬍突然微笑道：「大哥，你的手風不行，讓我來試一試，怎樣？」

胡大鬍看了他一眼，皺眉道：「我賭我的，你賭你的，你可以搭注，何必管我的手風行不行？」

胡小鬍笑笑道：「也好，不過……」

胡大鬍道：「你嫌我賭得太少，你可以賭大一些。」

胡小鬍忽然打量了胡大尾一眼，然後對胡大鬍道：「可是……」

但他只說了兩個字，便停止了。胡大鬍就冷笑說道：「你怕莊家賭不起？簡直多此一慮。」

胡小鬍道：「我不是這個意思，而是恐怕莊家不願意與我對賭。」

他這兩句說話一出口，人人的視綫都集中在胡大尾的身上。

胡大尾仍然是那副老樣子。

他只是淡淡的說出了三個字：

「請押注！」

× × ×

胡小鬍還未下注，衆人便已意味到一件不尋常的事情會發生。

胡小鬍這一注，當然不會像他的兄長般，只下注白銀一両。

但他會押注多少呢？

十両八両，胡大尾還能賭得起。

但假如這個大財主下注一百両呢？胡大尾將會怎樣？

像胡小鬍這種鉅富，一百両銀子根本就是九牛一毛。

衆人都在注意這一個賭局將會怎樣繼續下去。

胡小鬍將會押注多少？

二十幾隻眼睛，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胡小鬍的神態，也和胡大尾般同樣鎮定。

他沉吟了半晌，才緩緩的從袖中摸出一張紙。

刹那間，每個人的心臟都彷彿跳動得比平時厲害了一倍。

胡小鬍居然摸出一張銀票出來與胡大尾對賭？

胡大尾怎麼吃得消？

他用甚麼來與人家賭呢？

但他們都料錯了。

胡小鬍從袖中摸出的那張紙，並不是銀票。

那只是一張很普通的白紙。

白紙上甚麼都沒有，只寫着六個筆法很蒼勁的大字：

「千面神狐易首。」

衆人更是一呆。

這算是甚麼玩意？

反而胡大尾，他好像一點也不覺得意外，臉上毫無詫異的神色。

他只是淡淡的對胡小鬍道：「閣下就是要賭這一張紙？」

胡小鬍搖頭。

他的聲音忽然變得比臘月的北風還更寒冷：「這不是一張紙，而是一個人。」

胡大尾目光閃動：「你要賭這個人的性命？」

胡小鬍點頭冷笑：「不錯，你若贏了，這個人的性命就交給你。」

胡大尾道：「假如我輸了呢？」

胡小鬍冷冷道：「這個人就得死。」

胡大尾淡然道：「好，一言爲定。」

賭窟中，每個人的呼吸都開始屏息下來。

三十二隻天九牌已疊好，胡大尾正想撒骰。

忽然間，胡小鬍伸出一根手指，把這疊天九牌搗翻。

胡大尾淡淡道：「你不相信我疊的牌麼？」

胡小鬍道：「胡老兄，你整個人由頭髮直到脚趾尖，沒有一寸地方是值得我相信的。」

胡大尾微微一笑：「你以爲我是甚麼人？是個賭棍？」

胡小鬍冷冷一笑，他已迅速地把天九牌重新疊好：「在我的眼中看來，你不但是個專門騙人的賭棍，同時，更是一個死人！」

直到現在，就算是個又聾又瞎的殘廢者，也不難嗅出這裏已充滿了一股濃厚的殺氣。

其中有兩個胆小的賭客，已悄悄的溜走。

但其餘的人，仍然留了下來。

他們實在不願意錯過這個看熱鬧的機會。

× × ×

又再分牌。

過了片刻，除了莊家之外，每一家的牌都已配好。

胡小鬍忽然提出了一個要求。

「這一次，你能不能先把自己的牌翻開？」

胡大尾毫不考慮，立刻答應，同時很爽快的就把牌翻開出來。

牌一翻開，全場譁然。

這四隻牌竟然是雙人雙地！

「全紅！」有人尖叫了起來。

有人差點沒昏了過去；這人輸了白銀兩半，那是他唯一的財產。

胡大尾冷冷的盯着胡小鬍。

但胡小鬍居然嘿嘿一笑，道：「你輸了。」

這句話一出口，全場又是一陣嘩然。

誰會相信雙人雙地這種牌，居然也會「輸了？」

沒有人敢相信。

除非胡小鬍的牌是雙天至尊。

但世間上有這麼巧合的事情嗎？

只見胡小翁緩緩地首先翻開了兩隻牌，赫然是最令人刺目的雙天。

但更令人暈眩的兩隻牌還在後頭。

那是一對至尊寶！

雙人雙地，遇上了雙天至尊，那還有甚麼話好說？

但這種巧合，是不是太絕了一點呢？

× × ×

世間賴賬的賭徒並不少。

胡大尾是不是其中之一？

胡小翁又再重覆着那一句說話：「你輸了。」

胡大尾承認。「我的確輸了，你的手法確比我高明百倍。」

胡小翁乾笑一聲：「骰子是你撒出的，我又有甚麼手法可耍？」

胡大尾忽然問他：「你的傳空勁已練到第幾層境界？」

胡小翁的臉色微微一變，但很快又已恢復原狀：「你認為我用內功控制骰子的轉動？」

胡大尾悠然道：「這種事，還是心照不宣的好。」

胡小翁的臉上，綻出了一絲詭秘的笑容：「無論怎樣，你已輸了。」

胡大尾道：「就算我承認輸了，那又怎樣？」

胡小翁道：「哼！你輸了，就得履行諾言。」

胡大尾道：「甚麼諾言？」

胡小翁道：「你應該自盡。」

胡大尾道：「為甚麼我要自盡？」

胡小翁冷冷一笑。

「因為你就是千面神狐易首！」

殺手追殺　同門相殘

（三）

千面神狐易首！

胡大尾眞的就是易首？

衆賭徒你望我，我望你的，誰都不敢保證胡大尾是否眞的就是易首。

他們並不是武林中人。

他們更不知道千面神狐易首是個怎樣的人。

在這間細小的賭窟裏，除了胡大尾之外，知道他眞正來歷的人並不多。

胡小翁忽然冷聲一喝：「拿出你的勇氣，割斷自己的頸子。」

胡大尾淡淡道：「你認為這是我唯一可以死得比較舒服的法子？」

胡小翁的瞳孔在收縮。

「你說得一點也沒有錯。」

胡大鬍冷冷一笑，插口道：「無論是誰背叛了組織，都只有一條死路可走。」

衆賭徒漸漸看出事情的嚴重性，他們的臉色都已變得蒼白如紙。

他們紛紛準備退開。

但胡大尾却突然說道：「你們暫且留下。」

衆人一怔，不知胡大尾的用意何在。

胡大尾又大叫了一聲：「林根，你過來。」

林根，就是那個輸了兩半白銀，差點沒因此而昏倒過去的傢伙。

林根戰戰兢兢的走過去。

胡大尾嘆一口氣，忽然把身前的所有銀子，都放在他的手中。

「拿着這些銀子，大家平均分配。」

林根的臉差點脹成紫紅色。

「這……這怎麼行？……這是你的錢……」他是個老實人，這些銀兩交在他的手中，倒教他連褲襠都濕了一片。

胡大尾揮了揮手，又道：「把這些銀子拿去大家分配，我已用不着。」

林根囁嚅着。他是個老實人，但老實人却不等於是個渾人。

他已聽出了胡大尾的弦外之音。

只有死人，才會用不着這些白花花的銀子。

（四）

林根終於拿走了胡大尾的銀子。

衆賭徒也在這個時候一哄而散，詹記賭窟立刻就從熱鬧變成了死寂。

胡大尾沒有割斷自己的頸子。

好死不如惡活。

胡大尾絕不是個隨隨便便就把自己糟塌的男人。

千面神狐易首亦然。

胡大尾就是易首。

既是易首，亦是殺手。

但現在殺手居然也被人追殺，而且追殺易首的人，就是胡大鬍和胡小翁。

× × ×

詹記賭窟發生了變故，這個消息傳送得很快。

距離酒香街不遠處，有一間古老的客棧。

如果把洛陽城所有的客棧作一個比較，這間客棧必然可以排名第一。

可惜這種「第一」，是指骯髒而言。

這間客棧的客房，簡直就像糟養豬牛的草棚。

不過，這間客棧也有一個優點，那就是價錢特別廉宜。

第九流的地方，當然只值第九流的價錢。

但儘管它的價錢廉宜，願意光顧的人還是不多。

因為它實在太髒。

別的不提，便連客棧的掌櫃，也是個特別骯髒的大懶人。

據說他每年祇洗澡一次！

他叫梁亞志，年紀不算老，但頭髮却在三十歲的時候便已開始灰白。

他現在才三十二歲。

但他的頭髮又比兩年前灰白了不少。

梁亞志很少吃飯，也甚少吃饅頭，他只喜歡吃豬肉。

他經常吃豬肉塡飽肚子。

但他不胖，而且比絕大多數的人都瘦得多。

當詹記賭窟的賭徒紛紛離開的時候，梁亞志却跑到了酒香街去，闖進了詹記賭窟。

他剛踏足入到賭窟，背後就有人笑着對他道：「喂！朋友，你看看這是甚麼東西？」

梁亞志沒有轉過身子去看。

他的人雖然骯髒，但耳朵却乾淨聰敏無比，他不必轉過身子，就已經知道三件事。

第一：對自己說話的人，絕不是他的朋友。

第二：這人叫自己看看的東西，是一把鋒利的長劍。

第三：這把劍已向自己的背心直刺了過來。

無論是誰，在這種情況之下都難免大吃一驚。

但梁亞志沒有。

他闖進這個是非地，早就已有了一個心理上的準備。

他知道：鏖戰難免，且看鹿死誰手好了。

× × ×

在梁亞志身後的人，的確不是他的朋友。

眞正的朋友，絕不會用一把鋒利的長劍去刺殺對方。

這人是誰？

原來他就是胡氏昆仲那輛華麗馬車的車把式。

他雖然瞎了一隻眼睛，但這一劍刺出時，他瞎了的一隻眼睛也彷彿發出了光。

這人當然不是一個普通的車把式。

一般的車把式，絕不會身上有劍，而且還能刺出如此快速的一劍。

這一劍很快，已足以毀掉絕大多數武林高手的性命。

梁亞志能否避得開呢？

這個車把式的眞正身份，又是個甚麼人？

× × ×

江湖上瞎了一隻眼珠子的高手並不算少。

河西獨目神君、隴中勾魂君子單如鶴、南海門八宿星的老大謝倫、以至北天山雪眉峯下的一眉大師，都是瞎了一隻眼珠的武林高手。

這些武林高手都有殺人的紀錄。

但他們所殺人的數目，加起來還遠遠不及這個獨目的「車把式」。

他叫盧穩。

提起盧穩，江湖上知道他這個名字的人也許並不多。但若連他的外號也搬出來，却可以嚇破許多人的胆。

他在江湖上的外號，一共有四個字。

那是：殺手之霸！

× × ×

殺手之霸！

替胡大鬍和胡小翁駕馭馬車的獨目漢子，原來竟然就是名震江湖的殺手之霸盧穩！

（五）

梁亞志在那間發霉的客棧裏做掌櫃，只不過是近兩年來的事。

以前的掌櫃，因為受不了這間客棧發出來的霉臭氣味，所以寧願回老鄉養豬。

他說過一句話：「就算豬舍的味道，也比這間客棧的味道好一點。」

也許這是言過其甚，但這裏又髒又臭，那是事實。

自從梁亞志担任掌櫃一職之後，客棧更臭得多。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臭氣沖天的人。

他為甚麼每年洗澡一次？

難道這是他師父傳給他的「絕學」？

不，這並非絕學，而是「規矩」。

× × ×

雖然每年洗澡一次，並不能作為對抗敵人的本錢，但那却是老臭蟲的規矩。

老臭蟲就是梁亞志的師父。

他有一個怪癖，就是每年九月初六那天，才洗澡一次。

老臭蟲是江湖上著名的怪人之一。

他的脾氣並不暴躁，但却古怪得令人不敢接近。

他身上發出來的陣陣怪味，更是令人遠而敬之的一個主要因素。

他今年已快七十歲。

但從二十一歲開始到現在，他只洗過四十九次澡。

沒有人知道他的姓名，人人都只叫他老臭蟲。

老臭蟲的敵人並不多。

他的朋友却更少。

就算是他的朋友，也很少和這個怪人接近，因為他像隻野鶴，經常都過着流浪天涯式的生活。

他曾收錄過五個弟子。

他收錄弟子最重要的條件，就是弟子也要和師父看齊，每年只准洗澡一次。

但現在，他的五個弟子已剩下了梁亞志一個，其他四人，已因為偷偷洗澡而被老臭蟲驅逐出牆門之外。

梁亞志倒很聽話。

他也和師父一樣，每年只在九月初六那天，才洗澡一次。

今夜，已是八月廿八。

還有幾天，他就可以洗一個舒舒服服的熱水澡。

正唯如此，他也已差不多足足一年未曾洗過澡，所以現在他更臭得令人吃驚。

但他有沒有機會再洗一次澡呢？

× × ×

盧穩的劍，一向被人譽為十拿九穩。

他是個很可怕的殺人者。

在他的殺人紀錄上，能夠閃得開他第一劍的人，只有七個。

梁亞志是老臭蟲的弟子。

老臭蟲的武功極高，但梁亞志投在他的門下只有兩年的歷史，他的武功必然遠在師父老臭蟲之下。

盧穩沒有估計錯誤。

梁亞志雖然準確地判斷到背後突如其來的一劍，但他仍然閃不開。

盧穩是殺手之霸。

他絕非浪得虛名之輩。

但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梁亞志沒有死，也沒有中劍。

因為忽然間又有另一把劍，把盧穩的劍蕩開。

淡紅色澤的一把劍，臉色神態比盧穩還更冷酷的一個灰衣人，拯救了梁亞志的性命。

梁亞志淡淡一笑。

對於這一劍，他居然好像一點也不感到意外。

盧穩的眼色却已變了。

他看見了一把令他目眩的劍。

碧血劍！

× × ×

盧穩的外號，是殺手之霸。

他成名的時間並不太多，但已有人認為他的劍法，已足以威脅一個名震江湖的職業殺手。

那就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有人甚至預言，殺手之王和殺手之霸遲早總有一天碰頭，而且還會展開一場不可避免的決戰。

這個預言，現在已彷彿快將靈驗。

把盧穩的劍擊開的人，正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 × ×

「你就是司馬血？」

「正是區區。」

「久仰！」盧穩說出這兩個字，倒是誠懇之言。

司馬血淡淡的說道：「我爲你的遭遇而感到不平。」

「哦？」盧穩一怔。

司馬血淡淡的再說下去：「你在組織中的地位，絕不會在胡氏兄弟之下，但你却要爲他們兩人駕馭馬車。」

盧穩冷冷一笑：「這是咱們幫會裏的事，你最好還是別多管閒事。」

司馬血道：「聽說你們在洛陽城的勢力，擴展得很快，已取代了昔日南宮千楓的位置。」

盧穩道：「你知道的不少。」

「也不太多。」

「你現在來到這裏，有甚麼目的？」

「救人。」

「救誰？」

司馬血冷冷的盯着盧穩，半晌才說出了兩個字：「救你。」

× × ×

殺手之王與殺手之霸碰頭，這是一件足以令人感到驚心動魄的事。

但殺手之王來到這裏的目的，竟然是爲了要救殺手之霸，這一點，倒是大出任何人意料之外的。

盧穩道：「你爲甚麼要救我，我有危險嗎？」

司馬血道：「當然有危險。」

盧穩道：「危險何在？」

司馬血道：「你投靠高三爺的旗下，本就是一件愚蠢而又危險的事。」

胡大鬍發出了一陣低沉的怒吼：「司馬血，我不明白你的來意，但你若想煽動盧穩，那麼你將會白費心機。」

司馬血冷冷一笑：「高三爺的野心並不小，可惜憑他的力量，還絕不足以雄霸中原武林。」

胡大鬍道：「到目前爲止，我仍然不明白你的來意。」

司馬血道：「你的來意，在下却很清楚。」

胡大鬍道：「你說出來聽聽。」

司馬血道：「易首本是高三爺旗下的殺手，但他現已脫離了高三爺的組織。」

胡大鬍冷冷一笑：「你認爲我們是在殺人滅口？」

司馬血道：「不是滅口，而是不容許有任何人擅自脫離殺手門。」

胡大鬍道：「殺手門是一個怎樣的組織，你大概也很清楚。」

司馬血道：「不能算是太清楚，但在下却知道江湖上有不少成名的英雄人物，都死在殺手門的殺手之下。」

胡大鬍道：「有人付錢，殺手就會去殺人，這一點你應該比誰都清楚。」

司馬血道：「高三爺經常下令殺手免費殺人，這一點又有誰能否認？」

胡大鬍冷冷道：「這是咱們組織的事，與你無關。」

司馬血冷然道：「本來無關，但現在的情況不同。」

胡大鬍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司馬血道：「易首想脫離殺手門，但高三爺却苦苦追纏，不惜派出大批殺手，誓要把他置諸死地。」

胡大鬍道：「國有國法，帮有帮規，未經高三爺的許可，任何一名殺手要脫離本門，都是死罪。」

司馬血道：「可惜要殺易首，並非易事，因爲他還有朋友。」

胡大鬍冷冷的看着他：「你就是他的朋友？」

司馬血搖頭：「在下不是他的朋友，但雪刀浪子却是。」

「雪刀浪子龍城璧？」

「不錯，易首有一個朋友，他就是雪刀浪子。」

「你是龍城璧派來的？」

「可以這麼說。」

「他不敢來，却叫你來送死，這種朋友倒是挺够義氣。」

司馬血沉下臉道：「他是沒有空，而不是沒有義氣。」

胡大鬍道：「他沒有空？」

司馬血道：「爲了要對付殺手門，他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胡大鬍道：「他已到了洛陽？」

司馬血道：「你不妨慢慢去猜，但我絕不會告訴你。」

胡大鬍冷冷的一笑：「無論他是否已到洛陽，他的性命却絕不會太長久了。」

司馬血緩緩的道：「你們一直都想殺他？」

胡大鬍道：「你也不妨慢慢去猜，但給你去猜的時間並不太多。」

司馬血目光閃動：「你想殺我？」

胡大鬍乾笑着：「你既已自動送上門來，又能怪得了誰？」

司馬血的碧血劍在輕輕抖動，胡大鬍的笑容充滿殺氣。

詹記賭窟，很快就會充滿了血腥的氣味。

× × ×

這裏是詹記賭窟。

但今夜以來，老詹和他的妻子一直都沒有露面。

他們在那裏？

（六）

詹記賭窟的大火併已無可避免。

參加火併的人，共分兩批。

胡大鬍和胡小鬍，原來都是殺手門的殺手，這一點，江湖上知道的人絕不多。

殺手門是一個怎樣的組織，已可顧名

思義。

殺手門的門主，就是老高酒館的老闆高三爺。

不少人都知道，他手下共有十三個殺手。

只要你付得起價錢，他的殺手就會替你去殺任何人。

但又有誰知道，在洛陽城中擁有無數產業、商號的鉅富胡氏昆仲，竟然就是這十三個殺手中的其中兩人？

而替胡氏昆仲馭馬車的獨目車把式，又是另一個殺手，而且更是足以嚇破許多人胆子的殺手之霸盧穩。

而千面神狐易首，本也是殺手門中十三殺手之一。

但他已背叛了組織。

他爲甚麼背叛組織？

別人也許不知道，但雪刀浪子龍城璧却很清楚。

易首背叛組織，是因爲拒絕殺一個人。高三爺要他去刺殺龍城璧！

他不肯接這個殺人的任務，在高三爺的眼中看來，就等如是背叛組織。

背叛組織唯一的懲罰，就是處死。

不過，要找易首，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是個易容的能手，他極可能已遠走天涯，避世異地。

然而，易首沒有走，他們仍然在洛陽城中。

易首變成了胡大尾，他不再殺人，而改行在街頭售賣茶葉。

他完全改變了以前的生活方式。

他這樣做，只有一個目的。

他要照顧老詹的妻子！

× × ×

老詹的確姓詹，同時更是高三爺旗下十三名殺手之一。

他的妻子亦然。

但自從易首脫離了殺手門之後，老詹夫婦亦步其後塵。

他們也不願意替高三爺漫無止境的去殺人。

老詹姓詹，他叫詹雁。

而他的妻子則是雙刀女殺手趙美卿。

趙美卿的雙腿，爲甚麼會被詹雁砍了下來？

原因只有一個。

趙美卿的雙腿，曾中了幾枚毒針，一直都沒有治好。

詹雁把她的雙腿砍斷，是事非得已的事。

但他仍然被抓進大牢。

他上吊自殺，完全是預早安排好的計劃，主要就是使別人不會對她妻子的斷腿而動疑。

他的計劃不太聰明，但也不太笨。

他把自己關進牢裏，是要逃避高三爺的追殺。

趙美卿雙腿中的毒針，就是高三爺的傑作。

詹雁入獄後，易首一直都暗中照顧趙美卿。

還有洛陽城的總捕頭七指神雁游梅芳，他是趙美卿的師兄。

詹雁夫婦有困難，他當然盡力帮忙到底。

可以說，高三爺的十三名殺手，已有三人宣告與殺手門決裂。

這一切的起因，都是由一個人引起。

這人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早在南宮千楓還未死的時候，便已有人出重金，要取龍城璧的性命。

南宮千楓死後，殺他的價錢提升得更高。

因爲要殺龍城璧的，就是南宮世家！

× × ×

財可敵國，技鎮江湖。

這八個字，正是南宮世家在江湖上引以爲榮的地方。

這一個勢力龐大的家族，有財有勢，而且家族中高手如雲，無論是誰得罪了他們，都是一件危險的事。

龍城璧是江湖上近十年來最傑出的年青刀客。

他每見不平，必然拔刀相助，從來不替自己的安全着想。

像他這種人，得罪別人的機會當然特別多。

但他不怕。

結果，早在南宮千楓未曾被殺之前，便已與南宮世家發生了不少次數的衝突。

因此，南宮世家不少人都想取龍城璧的性命。

但他們都清楚一件事。

龍城璧的八條龍刀法和龍心神訣，絕不容易對付。

南宮千楓是南宮世家的四公子，他的武功和機智，在家族中是屈指可數的。

然而，他仍然不是雪刀浪子龍城璧的敵手。

不過，他死後，南宮世家權力最大的南宮老人，却下令任何人等，不得爲南宮千楓報仇。

南宮老人就是南宮千楓的父親，他在江湖上與杭州唐老人齊名，被人稱爲南北二老。

南宮老人禁止家族中任何人替南宮千楓報仇，是因爲他知道南宮千楓的確做了不少壞事，他死在龍城璧的刀下，是罪有應得。

南宮世家也和蜀中唐門的情況一樣。

在整個龐大的家族裏，有正義的一方，也有邪惡的一面。

南宮老人早年行事比較偏激任性，但踏入晚年之後，性情開始逐漸轉變，居然變得大公無私，成爲武林正道上的一大支柱。

可惜他本身維護正義，他的兒子却未必個個如此。

南宮千楓和南宮千葉就是例子。

但他們遠離正義，結果却投向了死亡之神的懷抱。

南宮老人禁止家族中人爲四公子報仇，但收效却並不太大。

南宮老人在家族中無疑是權力最大的主宰，但他却無法控制虞錐紅。

虞錐紅是南宮老人唯一的妻子，她今年已七十二歲。

她的年紀雖然已很老，但仍然髮黑如漆，眸子仍然和五十年前般美麗。

當然，她畢竟老了。

但她駐容有術，直到今天看來，望之還有如三十出頭的少婦。

她究竟用甚麼方法保持自己的容顏不老呢？

這一點，沒有人知道。

但江湖上絕大多數的人都沒有忘記，虞錐紅在武林中所幹過的幾件大事。

× × ×

五十年前，虞錐紅剛出道江湖，立刻就與少林寺八大高僧在長安城外結結實實的打了一仗。

當時八大高僧奉了方丈大師之命，前往長安城某富戶家中討取一本價值重大的佛經，那知這本佛經却被虞錐紅在途中刦走，並向少林寺提出敲詐。

她竟然敲詐少林寺，眞是一件令人無法想像的事。

結果，八大高僧與她在長安城外苦戰了兩個時辰。

八大高僧的武功豈是等閒，但虞錐紅竟然沒有敗落，而且還把其中三僧擊至重傷。

自此之後，虞錐紅就與少林派結下了仇怨。

到了虞錐紅二十八歲那年，湘北武林大豪麥覺山的兒子麥逍遙，在一個宴會上喝至酩酊大醉，調戲虞錐紅，結果麥逍遙當場被殺。

麥逍遙被殺，已嫌相當過份，誰料到虞錐紅竟然還一不做二不休，索性連麥覺山也一併殺死。

麥覺山慘被誅殺，引起湘北武林公憤，一時之間，各路英雄雲集，誓言要替麥氏父子報仇雪恨。

這一來，事情倒鬧得不小。

但就在這個時候，南宮世家突然出頭，替虞錐紅解圍。

替她解圍的，是南宮世家當時的大公子南宮烟。

原來南宮烟早已對虞錐紅暗存傾慕之心，佳人有難，自然全力相助。

南宮烟這一次帮了虞錐紅一個大忙，導至兩人的感情亦因此而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一年之後，南宮烟終於與虞錐紅成親了。

經過數十年的風風雨雨，虞錐紅的年紀已老，但仍然保持着動人的體態和青春的容貌。

而南宮烟却已老了。

江湖上的人，已漸漸改稱他爲南宮老人，經常把他與唐老人一起相提並論。

虞錐紅嫁入南宮世家之後，性情仍然和以前差不了多少。

直到晚年，她雖然駐顏有術，但畢竟年紀已老，總算比較少生事端。

但現在，她又準備重振雌威。

因爲她的兩個兒子，南宮千楓和南宮千葉，已分別死在龍城璧和衞空空兩人的手下。

南宮老人不準備替兒子報仇。

但虞錐紅却破口大罵，罵南宮老人是個老糊塗，是個老瘋子。

南宮老人除了嘆氣之外，他沒有辦法可想。

他雖然是南宮世家中權力最大的主宰，但虞錐紅發起狠勁來，他也同樣抵擋不住。

所以，龍城璧已面臨到南宮世家的報復追殺！

還有衞空空。

南宮千葉的腦袋是給他砍下來的，他的痲煩當然也不會比龍城璧少。

但追殺龍城璧和衞空空，又與殺手門有甚麼關係呢？

殺手門的殺手，又爲甚麼會引起了內部的分裂？

高三爺打算怎樣對付龍城璧？

龍城璧又會怎樣對付高三爺和虞錐紅呢？

這是一件很耐人尋味的事。

但不少人已感覺得到，濃厚的殺氣已籠罩着洛陽城，一幕驚天地泣鬼神的惡鬥即將開始……

浪子嬌娃　風起雲湧

（七）

正當詹記賭窟劍拔弩張之際，老高酒館却已是人頭湧湧，生意旺盛到極點的時候。這裏不單是賣酒的地方，同時更有兩種最吸引男人的玩意。

那就是賭和女人。

老高酒館的環境，當然比詹記賭窟强不知多少倍。

這裏供應最好的酒和菜，最騷最漂亮的女人，同時，更有足以令人心跳加速兩倍的豪賭場面。

在詹記賭窟，賭來賭去的賭注都只是幾兩銀子。但在老高酒館內堂裏的賭桌，一注牌押注一千幾百兩，簡直就不當作怎麼一回事。

這是揮酒金錢的最好地方。

以前，南宮千楓還活着的時候，也是這間酒館的常客。

他有「一擲萬金」的外號，他在賭桌上的賭注當然絕不會小。

他每賭下注必鉅，但他並不常賭。

自從他死後，胡小鬍就成爲了老高酒館的第一號常客。

但他今夜沒有在這裏出現。

老高酒館共分成三節。

最近大門的店堂，是喝酒的地方。

在店堂的後面，又是另一個廣闊的內堂。

在這裏，每晚都熱鬧到極點，呼盧喝雉的聲音，經常直至天亮仍然不散。

在賭廳的後面，又有另一個令男人流連忘返的地方。

那是高花樓。

高花樓有各種各類的女人，正是南北佳麗，燕瘦環肥，令人目不暇給。

當然，這裏的女人，絕對沒有廉價的貨色，最「便宜」的一個女人，都貴得足以嚇破一般的老百姓的胆。

這是一個令男人瘋狂的地方。

它可以令男人盡歡，也可以令男人在一夕之間醉死、輸死，甚至在女人的胸脯間窒息氣絕而死。

歡樂與死亡，往往都是在同一時間出現。

這正是人生最大的悲哀。

× × ×

高花樓頭，秋燈高懸。

燈光映在龍城璧的臉上，他好像已有了七八分酒意。

高花樓有三十八間房子，其中最寬敞、修飾最華麗的是秋燈廳。

龍城璧現時就坐在秋燈廳的一張搖椅上。

陪伴在他身邊的，是一個身材窈窕的少女。

她很年輕，看來最多只有十七歲。

但她却把自己的眞實年齡，毫不保留的告訴給龍城璧。

她的眞實年齡不是十七，而是二十三歲。

龍城璧不在乎。

無論她是十七歲也好，七歲也好，七十歲也好，他都沒有放在心上。

因爲他來到這裏，本來就不是爲了要找尋一個年輕美麗的女人。

挨在他身旁的這個女人，就像一朵嬌美的鮮花，又像是一條可愛的小狐狸。

她的名字是莒香。

她現在心裏想着的，就是眼前這個自稱姓龍的年青人，究竟是不是個中看不中用的太監！

× × ×

龍城璧是個太監？

當然絕不。

他是個浪子。

在未曾認識唐竹君之前，他的風流史並不少。

他能喝最烈的酒，騎最難騎的馬，征服最難滿足的女人。

但這三件事，都不是他感到自豪的本領。

他最感到自豪的，就是能够憑着腰間的風雪之刀，把天下間最難擊敗的惡魔置諸死地。

但這種「自豪」，並不一定痛快，有時候也是一種莫大的痛苦。

龍城璧從來不覺得殺人是一種享受。

但當他面對着江湖敗類的時候，他不能不殺。

他不殺人，別人就會來殺他。

就算這些人未必殺得了自己，但却極有可能去殺其他無辜的人。

龍城璧並不是個和尚。

但他却深明佛家以殺止殺的道理。

雖然，他早就厭倦了殺人這一件事，但他仍然堅持着自己的原則。

這個原則就是：

——遇上該殺的人，非殺不可！

也許有人會認爲他的做法太殘酷、太暴力。

但眞正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的做法不但不過份，而且還實在仁慈得很。

可惜他在某種人的眼光看來，他是一個放蕩不羈，毫無根基的浪子。

唐老人就是用這種眼光來看他的。

雖然，近來唐老人對龍城璧的觀感，已漸漸有所改變，但他們之間的距離，仍然十分遙遠。

幸好龍城璧還很年青。

他可以等待。

——除了唐竹君之外，他絕對不會再愛上任何一個女人。

他對自己這份眞摯的戀情，有很大的決心。

他對自己有信心，對唐竹君也很有信心。

眞正的戀情，應該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

他現在雖然人在秋燈廳中，但他的心却在杭州唐家。

他在想念唐竹君。

她的一顰一笑，她對他的柔情蜜意，又怎能令他不朝夕思念？

莒香彷彿已看出了龍城璧有着很多心事。

她是一個很乖巧的女孩子。

她知道男人心煩意亂的時候，最好就別去騷擾他。

× × ×

秋燈廳雖然一片寧靜，但仍然可以聽到賭堂之內，傳出來的喧嘩聲。

龍城璧忽然輕輕的摟着莒香，然後問她：「妳有沒有賭過骰子？」

莒香搖搖頭。

龍城璧又問她：「那麼，妳懂得賭牌九嗎？」

她仍然搖頭。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難道妳對於賭博這種玩意居然一無所知？」

莒香第三次搖頭。

龍城璧笑了笑，又問道：「妳懂得賭甚麼？」

莒香的臉彷彿紅了一紅，道：「我懂得賭男人。」

龍城璧一怔：「賭男人？那是怎樣賭法？」

莒香的身子與他接觸得更緊密，她輕輕在龍城璧的耳朶邊說了幾句說話。

她知道這些說話，無論任何男人聽到之後，都難免會有意馬心猿的感覺。

她希望他會爲之陶醉一陣。

龍城璧彷彿眞的醉了。

他的目光中，氾濫着一種充滿慾望的光采。

莒香的纖纖十指也在挪動。

她的左手，在龍城璧的胸膛上輕輕撫摸，她的右手，也在他的頸際不斷摸索。

她想榨出他的情慾。

她的左手已接近龍城璧的心臟。

她的右手已將觸及龍城璧的咽喉。

她的笑容仍然掛在臉上，但眼角竟然露出了殺機！

她希望龍城璧不會是個呆子。

殺一個呆子雖然容易，但却未免太無趣了。

× × ×

莒香是誰？

她爲甚麼要殺龍城璧？

龍城璧是不是個呆子？

× × ×

莒香雖然看來又年輕又漂亮，但她殺人的經驗，却遠比床上的經驗更加豐富。

雖然她早已非處子之身，但却絕非妓女。而高花樓並不是她「長駐候教」的地方。

她是個殺手。

她的幕後大老闆，就是高三爺。

她也是殺手門中十三殺手之一！

一般人以爲十三殺手之中，只有雙刀女殺手趙美卿是個女人，那是錯誤的。

除了趙美卿之外，還有一個女殺手。

她在江湖上的名氣絕不响亮。

但被她行刺身亡的人，却是武林中响噹噹的角色。

崑崙派的俗家劍道高手沈白月，在三年之前被人暗殺，橫屍床上，這是一件無頭公案，到現在兇手還未抓着，而且更也全無綫索。

長白山英雄山莊的莊主長白之雄吳紋傑，也在兩年之前被人用暗器戳斷喉管，經過一番擾攘之後，還是沒有找到兇手。

半年前，河北雙獅鏢局的總鏢頭及副總鏢頭，雙雙被人用毒針刺瞎雙目，毒發身亡，兇手又是一去無踪，害得河北的總捕頭因此而被革職，還要捱六十大板。

這些兇手是誰？

原來這些兇手却是同一個人的傑作。

那是年輕貌美的少女。

她就是殺手門十三殺手中排名第十三的「毒蝴蝶」常小香。

茵香，也就是常小香。

她爲甚麼要殺龍城璧？

這問題絕不複雜，因爲龍城璧來到洛陽城，跑進老高酒館的高花樓，目的就是要對付高三爺。

他既要對付高三爺，高三爺又怎會對他客氣？

高三爺絕不是個呆子。

龍城璧也不是。

× × ×

常小香雖然擅於殺人，尤其是男人，但這一次，她失手了。

因爲龍城璧絕不是個呆子。

她的迷人笑臉，也許可以迷死世間上絕大多數的男人，但龍城璧却例外。

也許除了唐竹君的笑臉之外，天下間已沒有任何女人的笑容，可以把這個雪刀浪子眞眞正正的迷倒。

連「迷倒」也不能，又怎能把他「迷死」？

常小香的指甲有毒。

她準備把這種毒刺進龍城璧的咽喉和心臟，好讓他一中毒就立即斷氣。

她絕不容許龍城璧有任何垂死掙扎的反擊。

她算得很聰明。

也很毒辣。

可是她到底還是低估了龍城璧。

她以爲他已掉進網中，但當她準備把「網」收緊的時候，她的上半身忽然就完全痲木，完全不能動彈。

× × ×

常小香一向都以爲自己之殺人的手法很快。

尤其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她的出手應該是萬無一失。

然而，她算錯了。

龍城璧的點穴手法，比她殺人的手法更快得多。

常小香瞪大了眼睛，她的雙腿還可以動。

但當她一脚踢向龍城璧腎囊的時候，她的雙腿也忽然一齊痲木了。

龍城璧仍然坐在那張搖椅上，好像甚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

常小香却已從他的懷中，跌倒在擦得光滑的青磚上。

她的表情也在這個時候完全僵硬。

她既像在笑，也像在哭，但雙眉宇之間，又露出了一股極度的怒意。

但龍城璧却甚至沒有看她一眼，好像廳中根本就沒有這個漂亮的女殺手存在。

× × ×

老高酒館是個很奇怪的地方。

通常，最喧嘩吵鬧的地方是在賭堂。

但有時候，酒堂也會出現這種情況，尤其是有人喝醉了酒，那就更加吵鬧得厲害。現在，酒堂吵鬧的程度，居然遠在賭堂之上。

在酒堂裏負責掌櫃一職的，是個臉上有十顆痣的中年瘦漢子。

他這十顆痣成爲他的標記，在洛陽城，許多人都認識他。

他姓巢，人人都叫他巢十星。

巢十星的學問很不錯，但屢試科塲皆落第，至今仍然一個布衣。

在一般人的眼中看來，他是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弱書生。

但在高三爺的眼中，他却是殺手門十三個殺手中最沉着，而且從未失過手的一個殺手。

今天晚上，巢十星比平時更加沉默得多。

他知道，今夜將會發生很多不平凡的事。

酒香街的事，他早已知道。

高三爺預早已吩咐他，今夜無論任何人踏進老高酒館，都要小心留意。

所以，龍城璧來到的時候，他早已認出這人就是名震天下的雪刀浪子。

雪刀浪子一直是高三爺心目中想消滅的敵人。

現在，他自動送上門來，當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但巢十星沒有輕舉妄動。

在未獲高三爺的命令之前，他絕不會胡來。

同時，他更知道這賭堂中和高花樓內，却有殺手門的殺手潛伏着。

龍城璧居然敢闖進這裏，他必定有所恃。

但無論他憑恃的是甚麼，他都會直着走進來，躺着走出去。

這是巢十星的想法。

他對於殺手門很有信心，對於高三爺，更是佩服得很。

（八）

龍城璧走進了酒堂後面的地方，不是去賭博，就是去找女人！

這兩個地方，都不必巢十星去担心。

他是酒堂的掌櫃，他只對這一個店堂負責。

任何人若在這裏生事，他決不會坐視不理。

當龍城璧走進老高酒館之後，巢十星更加提高警惕。

他知道龍城璧雖然是個浪子，但他有不少朋友。

巢十星担心緊接龍城璧之後，還會有其他武林高手來到老高酒館。

例如殺手之王司馬血、杭州唐門父子、偷腦袋大俠衞空空、醫谷谷主許竅之等，這些人倘若知道龍城璧有事，必然會趕到洛陽，助他一臂之力。

× × ×

巢十星的估計，並不是多餘的。

他沒有猜錯，龍城璧的確有朋友趕到了洛陽。

但他却沒有想到，第一批來到老高酒館的武林高手，並沒有上述幾人在內。

但巢十星一看便已知道，痲煩已降臨到自己的身上。

正當酒堂內顧客如雲的時候，忽然來了五個肥瘦高矮、服飾裝束、年紀相貌都絕不相同的男人。

他們好像五股旋風似的，從街道上衝了進來。

這時候，每一張桌都已坐滿了顧客。

這五個人居然不由分說，就把坐在最靠近櫃枱的顧客趕了出去。

這張桌子本來也坐了五個人。

但他們却連第一道菜也未曾品嚐，便已給人趕走。

這種事當然會引起爭吵。

但越爭吵越吃虧。

其中一個小胖子，竟然給人用一碗熱烘烘的炆猪肉蓋在頭上。

小胖子大怒揮椅反抗。

但他的手立刻被人用內家掌力折斷，劇烈的疼痛使他像殺豬也似的叫了起來。

這五個人知道不妙，紛紛掉頭便跑。

其他顧客亦莫不譁然。

巢十星仍然保持沉默。

被趕走的五個人，是洛陽城中著名的「小五惡」。

但小五惡只能算是第八流的角色，而把他們趕走的人，却是江湖上第一流的高手。

巢十星已認出了這五個人的來歷。

他的心中微微一凜。

他正在想：「這五個人分明是來找岔子的，但他們是否龍城璧的朋友呢？」

追魂簫聲　會笑死人

（九

把小五惡趕出老高酒館的五個人，其中有一個是禿頂獨腿，但衣飾却比任何人都更華麗的中年漢子。

巢十星知道，這人是九夷山羣盜的總瓢把子——單杖掃南北舒天惡。

舒天惡是大惡人。

把小胖子手臂折斷的，就是舒天惡。

就算小五惡的人數增加百倍，變成小五百惡，他們加起來也絕不是舒天惡的敵手。

舒天惡在九夷山羣峯之間已橫行了二十多年，直到三年前，却突然宣佈把盜寨散夥。

誰都不知道那是甚麼緣故。

但巢十星却略有所聞。

舒天惡已改邪歸正，眞眞正正的走向善途。

把他改變的人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然而，巢十星不知道龍城璧用甚麼方法令到舒天惡這個人產生這麼大的變化。

原來舒天惡在三年前，遭遇到仇家的報復。

舒天惡的武功雖高，但他的兒子舒寶強却是個庸材，敵人很輕易就把他擄走。

舒天惡雖然是個盜寨的總瓢把子，而且也被人視爲大惡人，但他却很有點江湖義氣，並曾經與龍城璧頗有交情。

龍城璧的朋友很多，有正派的，也有邪派的。舒天惡就是屬於後者。

舒天惡的仇家，是蝎子帮的勾魂四毒蝎。

若說舒天惡是大惡人，勾魂四毒蝎倒不知道要用甚麼字句來形容才恰當了。

結果，舒天惡節節敗退，因爲他的兒子已落在蝎子帮的手中。但就在他最危急的時候，龍城璧突然悄悄的闖進蝎子帮劃下的禁地，把舒寶強救出。

舒寶強被救出之後，舒天惡情緒大振，在龍城璧更進一步的協助之下，終於消滅了蝎子帮。

蝎子帮被消滅後，舒天惡於是宣佈散夥。

他不再做盜匪的領袖，他希望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他居然刮光了頭髮，立誓永遠不再做傷天害理的事。

當然，他是受了龍城璧的影响。

但這是好的影响，而不是壞的影响。

昔年能够成爲九夷峯羣盜總瓢把子的舒天惡，當然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 × ×

除了單杖掃南北舒天惡之外，還有另一個人是沒有頭髮的。

這人當然應該沒有頭髮，因爲他是個和尚。

這個和尚身上的袈裟潔白如雪，但他的牙齒却灰灰黑黑，連舌頭也是黑色的。

雖然這個和尚很年青，相貌也很清秀，但黑牙黑舌，却令人看來不舒服到了極點。

巢十星也知道這個和尚的來歷。

他是江湖奇僧黑齒大師的唯一衣砵弟子，他叫黑舌和尚。

黑齒大師是一個很邪門的僧人，他練的「黑星指法」，練成之後居然會連牙齒舌頭都變成黑色，據說那是因爲練這種指法，需要不斷服食「黑白靈芝」之故。

黑白靈芝是一種很特別的藥草，除了童子之身的男性之外，任何人把它服下，都會七竅流血而死。

黑齒大師的「黑星指法」，本身就是一種童子功。

黑舌和尚是黑齒大師的唯一弟子，想不到他年紀輕輕，居然也已練成了黑星指法。

坐在黑舌和尚左邊的，是一個身材胖矮的老人。

巢十星以前曾見過他一面，他是華山派俗家高手驚虹一劍賀犀。

舒天惡、黑舌和尚和賀犀，都絕不是容易對付的人物。

還有兩人，却是一對攣生兄弟。

巢十星從來未見過這兩人，但却從他們手中的兵器，認出了他們的來歷。

他們用的兵器都是狠牙棒。

狠牙棒本來並不能算是一種特別的兵器，但他們的狠牙棒却比別人的狠牙棒短得多，也細小得多。

但這兩根狠牙棒，却都是用黃金鑄成的。世間上這種狠牙棒只有兩根，那是二十年前祁山狠王諸葛狄隱歸武林之前親手所鑄的。

這一雙攣生兄弟，就是諸葛狄的兒子諸葛笑和諸葛哭。

經常笑口吟吟的是老大諸葛笑。

終日皺眉苦臉的是老二諸葛哭。

江湖上的人，給了他們兩人一個外號，就叫「哭笑雙狼」。

諸葛笑與諸葛哭在江湖上闖蕩巳有十年，也會過不少武林高手。

他們只吃過一次敗仗。

把他們擊敗的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龍城璧雖然把他們擊敗，但他們並沒有含恨於心，相反地，不打不相識，三人居然因此成爲了好朋友。

不過，他們相聚的時間很短少。

直到現在，他們來到洛陽，是爲了龍城璧的事。

他們要爲龍城璧助拳，對付殺手門。

不但對付殺手門，同時更要面對着整個南宮世家的龐大勢力。

殺手門之所以全力追殺龍城璧和衞空空，就是因爲虞錐紅巳和高三爺談妥了條件。

高三爺是殺手門的門主，他顯然接下了這一宗買賣，自然全力以赴。看來一塲驚天動地的火併，勢難避免了。

（十）

舒天惡，黑舌和尚、賀犀、諸葛兄弟五人，來到老高酒館，巢十星感到很不舒服。

這五個人都不容易對付，但高三爺仍然沒有調派任何援手前來帮助自己一臂之力。

難道高三爺眼綫如此之廣，竟然會對這五個人的來 ，毫無所知？

不！這是絕不可能的事。

但直到目前爲止，巢十星仍然沒有發覺到殺手門有任何援手在酒堂門外。

他們一出手就把小五惡趕跑，還出手傷人，自然是來意不善。

店小二在招呼他們。

這個店小二叫阿實，他是完全不懂武功的。

他們要了五罈酒。

阿實問他們要吃甚麼菜。

由於座中有一個和尚，阿實於是介紹他們吃齋菜。

黑舌和尚却搖頭。

「貧僧雖然平素吃齋，但今天却想轉一轉口味。」

阿實一楞。

在他的心目中，和尚吃齋是天經地義的事，就像阿實從不吃齋的道理，一模一樣。

但這個白衣和尚居然說要「轉一轉口味」，又怎能不教他爲之大感意外？

但他身爲店小二，也不能反駁客人的說話，只好問黑舌和尚：「大師想吃些甚麼菜式，儘管吩咐下來便是。」

黑舌和尚淡淡的道：「貧僧想吃『炒痣』。」

阿實更加楞住。

他簡直呆若木鷄，他根本就聽不懂這個白衣和尚在說甚麼。

「這位大師說炒……炒甚麼？小的聽不清……楚……」

黑舌和尚冷笑。

諸葛笑把阿實拉過來，微微笑道：「他說想吃炒痣，難道你連『痣』是甚麼都不懂？」

諸葛笑這兩句話雖然是對阿實說的，但目光却盯在巢十星的臉上。

阿實看了看黑舌和尚，再看看諸葛笑，然後又看看巢十星的臉。

過了半晌，他忍不住驚叫了起來，顫聲說：「幾位大爺……別開這種玩笑…」

黑舌和尚冷冷道：「貧僧並不是開玩笑，我眞的很想試一試炒痣好不好吃。」

諸葛笑拍了拍阿實的肩膊，笑道：「你們掌櫃先生臉上的痣有十夥，就算割下一半，也有五顆，咱們每人吃一顆，也就够了。」

阿實囁嚅着，吶吶道：「這……這怎麼成？這種東西既不能眞的割下來，同時也沒有甚麼好吃的……」

黑舌和尚一拍桌子，怒道：「放屁！你吃過了炒痣沒有？你怎知道炒痣不好吃？你簡直在胡說八道，無理取鬧！」

阿實的臉簡直變成了豬肝色。

他在老高酒館工作了五年，從來都沒有遇過這種事。

這個白衣和尚分明是在胡說八道，無理取鬧，但居然反過來指責自己，這還成甚麼世界？

阿實是個老實人，一時之間，倒不知道如何應付這種局面。

巢十星越看越不是滋味。

人家既巳弄到自己的頭上來，再做縮頭烏龜，倒難爲了阿實。

事實上黑舌和尚也並不是眞的要難爲阿實，他只不過是藉故生非，存心向巢十星挑釁而巳。

巢十星整理一下自己的長衫，從櫃枱裏走了出來，拱手向五人道：「鄙人巢十星，是這裏的小小掌櫃，不知道各位有何見教？」

黑舌和尚仍然是那句老話。

「貧僧要吃炒痣！」

巢十星乾笑一聲：「敝店沒有這種菜式，換換口味如何？」

黑舌和尚冷笑道：「怎麼換法？」

巢十星盯着黑舌和尚看了半天，才慢慢的說道：「換一味炒黑舌如何？」

黑舌和尚大笑：「好！黑舌在此，看你有沒有本領把它割了下來！」

巢十星搖搖頭：「巢某是個文弱書生，不擅拿刀，割舌之舉自有他人代勞。」

原來巢十星從櫃枱裏走出來的時候，巳發現了兩個同伴，巳從賭堂之內走了出來。

他們也是殺手門十三殺手中的其中兩

位。

這兩位其中一位叫姜季坡，一個叫苗有義。

姜季坡練的，是血影帮的玲瓏血影刀法。

而苗有義却是昔年西域十大魔頭之一江髮魔君的第五弟子。

苗有義的資質比不上師父紅髮魔君，但却遠比師父勤力得多。

由於他肯吃苦，紅髮魔君六個弟子之中，武功成就最大的就是他。

無論是姜季坡也好，苗有義也好，他們在江湖上的名氣都巳絕不能算小。

但他們居然也是殺手門十三殺手的一份子。

由此可見，高三爺這個人實在非同小可。

× × ×

酒堂之內，殺氣騰騰。

巢十星緩緩的退下。

而姜季坡却一步一步的向黑舌和尚逼近。

黑舌和尚冷冷地盯着姜季坡手中的玲瓏血影刀。

黑舌和尚盯了半天，才緩緩說道：「這把刀的殺氣好大。」

姜季坡的聲音冰冷如雪：「殺氣不大的刀，又怎能把你的黑舌割下？」

黑舌和尚冷笑一聲：「你對於這件事很有把握？」

姜季坡道：「若要我一刀割下你的舌頭，我辦不到，因爲你的舌頭沒有伸出來，而是藏在口腔之內。」

黑舌和尚冷冷一笑：「除了吊頸鬼復活之外，又有誰的舌頭會伸在外面？」

巢十星插口道：「的確不會。」

姜季坡冷漠地說道：「但我仍然有辦法把他的舌頭割下。」

黑舌和尚「哦」一聲，並未說話。

只聽得姜季坡接着說下去：「只要把他的腦袋砍了下來，然後再割他的黑舌，那就完全沒有任何困難了。」

巢十星拊掌大笑。

「好主意！」

就在他說這三個字的時候，苗有義突然雙手疾翻，十二口飛刀從十二個不同的角度，一齊向黑舌和尚的心窩上射去！

× × ×

正當各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巢十星和姜季坡的時候，苗有義却突然作出狂風驟雨般的突襲，這一着，的確令人感到出乎意料之外。

但黑舌和尚沒有覺得意外。

他的反應極快。

只見十二口飛刀有六口被擊落，還有六口，却被黑舌和尚的雙手接住。

誰都沒有看出黑舌和尚用甚麼手法把這十二口飛刀的攻勢完全瓦解。

但却立刻有人發出喝采之聲。

喝采的人，居然是姜季坡！

× × ×

黑舌和尚這一手接暗器的功夫，的確漂亮。

但姜季坡喝采之後，立刻就同時揮動玲瓏血影刀，向黑舌和尚的胸前劈去。

他的動作很快。

刀更快。

他連續劈出三刀，每一刀都快得令人眼花繚亂。

黑舌和尚一味冷笑，身形如蝶飛舞，把這三刀一一閃開。

姜季坡嘿嘿道：「好快的身法。」

黑舌和尚冷冷道：「希望你的身法不會比貧僧稍慢。」

十幾個字的一句說話間，黑舌和尚居然巳連續發出九指。

黑舌和尚練的是黑星指法。

黑星指法全套一共十八招，黑舌和尚一出手就巳把整套指法的一半施展出來，威力之强，實在非同小可。

只聽得指風嘶嘶作响，姜季坡神色一凜，急急閃避。

但他剛閃過九指，舒天惡的鐵杖巳深深的插在他的小腹之上！

× × ×

單杖掃南北舒天惡一直都沒有移動過身子。

他一直都坐在那張桌旁，對於眼前的劇鬥似乎毫不在意。

但他却在這個時候，突然出手。

他號稱單杖掃南北，這一杖全力出擊，果然快如閃電。

姜季坡正全心全意與黑舌和尚展開搏鬥，絕對沒有提防舒天惡竟然能够發出如此快速的一杖。

一杖插入小腹。

一擊巳足致命。

姜季坡臉色大變，冷汗涔涔如雨而下。他窮吼道：「舒天惡……你……你好毒辣……」

舒天惡緩緩地把鐵杖拔出。

只見鐵杖的尖端，赫然亮出一截鋒利的劍鋒。

劍鋒上巳染滿血漬，但很快血色又褪得乾乾淨淨。

姜季坡目睹自己的鮮血在泊泊而流，他的魂魄也彷彿巳隨着鮮血的流出而遠遠飛去。

當他倒下去的時候，他深深的憎恨舒天惡。

他憎恨舒天惡的出手太毒辣，也太卑鄙。

但他却沒有想到，他和巢十星、苗有義，都是同一類型的人。

他們的手段，也許比舒天惡更毒辣、更卑鄙。

（十一）

當姜季坡倒下去之後，巢十星的心涼了半截。

姜季坡的玲瓏血影刀法，他一向都極爲讚賞。

但現在連他都巳倒了下去，看來這一仗實在是未許樂觀。

但巢十星畢竟是個很沉得住氣的人。

他的臉上，仍然不動聲息。

他認爲高三爺既巳知道有人到來搗亂，就一定有辦法對付。

果然，賭堂之內又有另一批黃衣漢子殺出。

他們雖然並非殺手門的十三殺手，但却是殺手門中久經訓練的精鋭戰士。

大約二十多個手持刀劍的黃衣漢子，把舒天惡等五人重重圍困住。

舒天惡嘿嘿一笑：「這裏果然是殺手門的總壇，高老三在那裏，爲甚麼還不滾出來？」

巢十星冷冷道：「老舒，你未免太放肆了。」

舒天惡揮杖向巢十星迎頭擊下，兩人頓時展開一場大戰。

酒堂之內的形勢，一片混亂。

至於賭堂之中，幾張賭桌都已停止了賭博。

那些賭客有些離開，但却被酒堂的打鬥嚇得目瞪口呆，那裏還敢奪門而出。

殺手門雖然人數衆多，但舒天惡等五人的武功相當厲害，一時之間，殺手門居然落在下風。

十數招之間，已有七八個黃衣漢子倒了下去。

巢十星力戰舒天惡，彼此拉成了一個均勢。

但苗有義的情況可不怎麼妙，他面對着黑舌和尚及賀犀的聯手合擊，腿上已吃了一劍。

至於諸葛兄弟的黃金狼牙棒，現在已被血漬所掩蓋。

他倆出手並不太快，但却恰到好處，每一出招，總是令人有莫測高深之感。

就在戰況趨於更激烈的時候，老高酒館門外，突然傳來一陣幽怨的簫聲。

× × ×

簫聲初時並不太過响亮，但老高酒館中人人都清晰可聞。

簫聲漸漸响亮，節奏也漸漸改變，由慢而快。

原本幽怨的簫聲，漸漸的變得輕鬆起來。

巢十星覺得很舒服。

但雖然與舒天惡在劇鬥之中，但聽了這陣子簫聲之後，頓覺心情舒朗，連招數也靈敏快捷起來。

舒天惡臉上原本殺氣嚴霜，但此刻竟不由自主的發出了一絲淡淡的微笑。

巢十星微微一怔。

看他的笑容，好像有點開心的樣子。

有甚麼事情值得他那麼好笑？

難道是他認爲自己穩操勝劵？

× × ×

簫聲的節奏越來越快，舒天惡臉上的笑容越來越是濃厚。

他爲甚麼笑？

他眞的是開心嗎？

巢十星漸漸發覺到有點不對。

他雖然是在笑，但並非眞的因爲高興而笑。

看他的笑容，竟似是笑得有點痛苦，而且他還儘量忍耐，希望自己不會發笑。

舒天惡臉上的笑意越來越甚，居然忍不住「哈哈」聲的笑了起來。

他出了甚麼毛病？

忽然間，諸葛哭也在笑，而且笑聲比舒天惡還更响亮。

× × ×

諸葛哭平時難得一笑，這是天下間人共皆知之事。

但他現在居然也笑了。

賀犀、黑舌和尚和諸葛笑，彷彿也想笑。

不是想笑，而是眞的也笑了出來。

簫聲的節奏繼續加快，聽曲者無不感到心胸舒泰。

但除了舒天惡、黑舌和尚、賀犀和諸葛兄弟之外，沒有人發笑。

那是甚麼道理？

激戰繼續。

但舒天惡等五人却在笑聲之中作戰！

× × ×

老高酒館門外，是條很寬敞的大街。

大街上雖然有不少路人，但他們都沒有停下來欣賞這種簫聲。

因爲他們都看見一輛用黑布遮掩着車廂的馬車。

每邊的黑布上，都用白綫繡着一個骷髏頭。

神秘而輕快的簫聲，就是從這一個車廂之內傳出來的。

× × ×

老高酒館之內，激戰忽然停止下來。

巢十星、苗有義及那些黃衣漢子，都停止了行動。

但舒天惡、賀犀、黑舌和尚和諸葛兄弟，却仍然不停地揮動着武器。

但他們的揮動武器，却是毫無意義的，因爲他們的敵人都已退開了一旁。

然而，他們好像渾然不覺。

他們一面揮動武器，同時，更縱聲大笑。

簫聲越急促，他們的笑聲也更駭人，簡直幾乎把老高酒館的橫樑震塌下來。

老高酒館每一個人都給這種景況嚇呆了。

有人說，笑是會傳染的。

當你看見別人在大笑的時候，自己也會有想笑的感覺。

但現在，沒有人有這種感覺。

他們只担心自己也會在忽然之間笑了起來。

× × ×

舒天惡拚命地在大笑。

賀犀拚命地在大笑。

黑舌和尚也張大了嘴巴，露出了黑色的牙齒和舌頭在狂笑。

諸葛兄弟亦然。

忽然間，五個人的嘴角同時流出了鮮血。

衆人相顧愕然。

他們都明白，舒天惡等人狂笑以致吐血，完全是因爲這一陣簫聲從中作祟。

但他們却無法瞭解，何以除了這五個人之外，別人却安然無恙呢？

只見舒天惡等五人的笑聲越來越急促，但却漸漸呈現了虛弱狀態。

五人中，以賀犀在江湖上的名氣最爲响亮。

但想不到他劍法高强，內力却比其他四人還差。

他一面大笑，一面口吐鮮血，狂噴不止。

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舒天惡也在大笑。

但他的瞳孔中，却流露出一股驚怒交集的神采。

他仍然無法控制自己。

他不斷揮動鐵杖，不斷狂笑，也不斷地從口角中吐出大量的鮮血。

黑舌和尚及諸葛兄弟的情況亦相同。

那陣簫聲，突然曲調一變。

它又再變得蒼涼，節奏也緩慢下來。

但舒天惡等五人的笑聲已變得嘶啞，脚步也虛浮得像個醉漢。

簫聲漸漸由近而遠，終於聲音渺小至不可聽聞。簫聲雖止，但狂笑的五人，竟已笑斷心脈，全部氣絕而死。

毒指銀手　惡鬥雪刀

（十二）

秋燈廳在高花樓中。

雪刀浪子龍城璧在秋燈廳內。

這裏距離老高酒館的酒堂雖然遠了一點，但那陣簫聲他也聽得很清楚。

常小香已被他制服。

他正在考慮一件事。

像常小香這種女人，是否應該把她一刀宰掉呢？

常小香是個很美麗的女人。

但龍城璧並沒有把這個因素加入考慮範圍之列。他只是在計算，倘若此刻放過常小香，將來是否會遺下了禍患。

所謂禍患，並不是對自己而言。

對於自己，他反而一點也不担心。

他的敵人本來就已多得無法計算，就算多一個常小香活在世上，也並不是一件值得担心的事。

其實，常小香絕不是他的仇人。

他也不是常小香的仇敵。

他們之間，根本就毫無仇怨可言。

常小香之所以要刺殺龍城璧，完全是出自高三爺的主意。

當然，在刺殺了龍城璧之後，她必然會獲得益處。但站在一個殺手的立場來說，那是她應得的報酬。

所以，常小香雖然刺殺他，他一點也沒有怪責她。

但龍城璧却知道，常小香以前曾殺過不少人，其中最少有一半是無辜的。

常小香雖漂亮，但內心却冷酷無情。

她像一條蛇。

一條美麗而惡毒的毒蛇。

最後，龍城璧決定把她的武功廢掉。

他曾苦練過「龍心神訣」。

龍心神訣其中有一套招式，是專門廢除對手武功的。

常小香已被制服，動彈不得，把她的武功廢掉，可說是輕而易擧的事。

常小香大驚。

但驚慌仍然於事無補，龍城璧決定了要做的事，就很難有人能令他回心轉意。

頃刻之間，常小香的一身武功，已盡被廢掉。

× × ×

殺手門十三殺手，又弱一人。

當常小香的武功被廢之後，龍城璧已聽到那陣古怪的簫聲。

這裏是喧嘩熱鬧的地方，居然有人在此吹簫，似乎雅興不淺。

但龍城璧並不是個聾子，他早已聽出在簫聲出現之前，老高酒館的酒堂裏，曾經傳來一陣激烈的兵器打鬥聲。

龍城璧的眉心一皺。

他知道這裏是殺手門的總壇，任何人來到這裏存心惹事，都有被殺的可能。

龍城璧本身，也是在太歲頭上動土，虎頭之上捫虱。

但這種事他已經歷過不少。

他不怕。但他知道自己這一次來到洛陽對付殺手門和南宮世家，並不是一個秘密。

殺手之王司馬血已來到洛陽城，他是知道的，同時，他更知道司馬血已在酒香街，與千面神狐易首會合。

易首已脫離了殺手門。

還有詹雁和趙美卿夫婦亦然。

但殺手門一定不肯放過這三個殺手，高三爺一定會派人把他們收拾。

易首是龍城璧的朋友。

詹雁夫婦也是。

他們之所以脫離殺手門，就是因爲拒絕執行高三爺的命令，去刺殺龍城璧。

他們可以刺殺任何人，只有龍城璧例外。

雪刀浪子竟已成爲了他們心中的英雄，他們寧可殺了自己，也絕不願意去傷害他的一毫一髮。

誰說殺手無情？

有時候，殺手的情義，會比許多滿口仁義道德的江湖大俠更濃厚得多。

爲了龍城璧，趙美卿中了毒針，甚至要被丈夫把雙腿砍了下來。

但她沒有後悔。

爲了龍城璧，就算把她的腦袋砍了下來，她都絕不會後悔。

如果世間上沒有雪刀浪子龍城璧這個人，她和詹雁早在八年前便已該躺入棺材裏。

趙美卿沒有忘記八年前在苗疆骨林谷的一場艱苦血戰。

骨林谷名副其實是個「骨骼森林」。

這裏除了死人的骨頭之外，就只有堅硬的石頭，和石頭堆裏的蛇蟲鼠蟻。

趙美卿爲甚麼要來到這種地方？

答案是爲了報仇。

父仇不共戴天，她就算拚着碎屍萬段的危險，也要找着骨林谷的殭屍王決一死戰。

十六年前，趙美卿的父親趙烈，無意中得罪了殭屍王的第十二房妾侍，想不到竟然因此就惹來了殺身之禍。

殭屍王雖然號稱「殭屍」，但他的年紀並不大，而且臉孔也很英俊瀟洒。

他有二十三個妻妾。

在苗疆，無論任何人敢得罪殭屍王的妻妾，都一定會遭遇到最殘酷的報復。

當時，趙美卿還未嫁給詹雁。

但詹雁却毫不猶疑，與趙美卿遠赴苗疆骨林谷，找殭屍王算帳。

他們的武功雖然相當不錯，可惜骨林谷畢竟是殭屍王的地方，他們無法闖得出殭屍王佈下的殭屍陣法。

然而，他們命不該絕。

因爲龍城璧也來到了骨林谷，終於替他們殺出一條血路，而且還把殭屍王置諸死地。

趙美卿雖然未能親手殺死殭屍王，但

總算大仇已報。

當時趙美卿還以為龍城璧路經苗疆，恰巧碰上此事而加以援手。

直到她與詹雁成親之後，詹雁才把實況告訴她。

原來詹雁一早就知道憑着自己和趙美卿的力量，絕不是殭屍王的敵手。

所以，他暗中向龍城璧求助，並答允事成之後以黃金千兩相贈。

但龍城璧拒絕了。

他拒絕的並不是詹雁的要求，而是詹雁的黃金。

其實當時詹雁和龍城璧並不是很深交的朋友，在此之前，他們僅見過三次面。

連詹雁都想不到，龍城璧竟然會如此爽快的就答應下來，而且還拒絕接受那一千兩黃金的報酬。

直到那個時候，詹雁一直都很尊重龍城璧。

龍城璧的年紀雖然比他還輕，但詹雁却視他如兄長，視他如長輩。

雪刀浪子居然也會有人尊重？

這一點，在杭州老祖宗唐老人的心目中，那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究竟是他太固執？

還是他根本完全不瞭解龍城璧呢？

× × ×

秋燈廳中，常小香的穴道，還沒有解開。

就算她的穴道被解開，她此刻已不再是一個武林高手。

她的一身武功，已被龍城璧所盡廢。

龍城璧不想再逗留在這裏。

他要闖出去，看看老高酒館的店堂中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莫非唐竹權、衞空空已來到了洛陽？

但他剛離開這裏，立刻就被一隻銀色的手攔住他的去路。

（十三）

這是一隻雪亮的銀手。

龍城璧曾見過很多不同類型的手。

但這種用銀鑄造的一隻手，他從來都沒有見過。

這一隻手很美麗。

但它襯在高三爺的左臂上，就變得一點也不美麗。

因為高三爺本身，並不是一個好看的人。

看見了這隻手，龍城璧就知道自己已遇上了殺手門的門主——銀掌秀士高盡！

× × ×

高三爺的姓名是高盡。

但他不大喜歡這個「盡」字。

他認為這個名字太絕！

他常常都教訓別人，做事別太絕。

但他自己做事，却往往絕極了。

龍城璧從未見過他。

不過他却聽人說過，高三爺有兩個特徵。

高三爺的兩個特徵，第一點就是他的左手已斷，却裝上了一隻銀手。

這一隻銀手，是波斯名匠也魯班那花了三年時間精心設計的。

高三爺花了五萬兩銀子才把這隻銀手買到，但仍然不太滿意。

他又托人到蜀中唐門，再花五萬兩銀子，由唐門製造暗器技巧最高明的唐四叔，花了半年時間加工改製，使這隻手變成一種極霸道的武器。

近幾年來，高三爺已很少親自出手。

不過他每次出手，對手就絕對無法倖免。

× × ×

除了那隻銀手之外，高三爺還有另一個特徵。

那是他的頸。

每個人的頸差不多長短，就算最長頸的人和頸部最短小的人，差距也不會大到甚麼地方去。

高三爺的頸本來很正常。

既不太長，也不太短。

但自從殺手門成立之後，他的頸忽然就長出了一個拳頭般大小的瘤。

這一個瘤，已成為了高三爺的另一個特徵。

所以，龍城璧雖然以前從未見過高三爺，但當高三爺在秋燈廳中出現的時候，他還是一眼就認了出來。

× × ×

高三爺靜靜的站在龍城璧的面前，他頸上的一顆大瘤彷彿不斷的在跳動。

龍城璧的眼睛亮了，他微笑着道：「閣下就是這裏的老闆？」

高三爺嘴角也露出了老狐狸一樣的微笑。

他輕輕的點頭。

龍城璧淡笑道：「銀掌秀士高盡的名氣，在江湖上已越來越响亮。」

高三爺淡淡的道：「彼此彼此。」

龍城璧沉吟片刻，道：「你是這裏的老闆，難道你沒聽見外面有人在打架？」

高三爺摸了摸自己的耳朵，笑道：「高某雖然有一隻手已經殘廢，但一雙耳朵大概還沒有甚麼問題。」

龍城璧道：「何以你對外面的打鬥，漠不關心，難道你不怕別人拆了老高酒館嗎？」

高三爺道：「你認為有人能拆得了老高酒館？」

龍城璧冷笑道：「老高酒館雖然並不是紙糊的，但似乎也並未達到固若金湯的地步。」

高三爺輕輕嘆息一聲。

過了半晌，他才緩緩的說道：「原來龍大俠對於敝店的實力估計並不太高，難怪你有勇氣來到這裏撒野。」

龍城璧攤了攤手。

「在下並非來到這裏撒野，我沒有拆掉老高酒館的打算。」

高三爺道：「聽說你的刀很快。」

龍城璧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他知道自己的刀法絕不能算慢。

但他更知道，自己的刀法絕不是天下間最快的。

不少人的刀法都比他更快。

但這些人不少都已變成了死人，而龍城璧却仍然活得很好。

高三爺冷冷一笑，又道：「想不到你的刀法快，對付女人也另有一手。」

龍城璧向地上的常小香盯了一眼，才悠然地道：「你實在不應該派她來對付我的。」

高三爺忽然又嘆了口氣，道：「她一向都對自己的辦法很有信心，可惜她到底還是失手了。」

龍城璧道：「南宮世家給了你多少好處，你非要取我的性命不可？」

高三爺道：「這是秘密，無論你是否有機會活着離開這裏，高某都不能告訴你的。」

龍城璧聳了聳肩。

他瞭解高三爺的說話是事實。

高三爺突然又道：「你的敵人雖然遍佈天下，但朋友也好像不少。」

龍城璧皺了皺眉，道：「在外面鬧事的，是在下的朋友？」

高三爺凝視着龍城璧的臉：「好像是的。」

龍城璧道：「他們似乎連老高酒館的第一關也闖不過。」

高三爺一楞，接着淡淡的說道：「你何以會有這種想法。」

龍城璧道：「外面的情況，似乎已靜了下來！」

高三爺嘆一口氣，道：「搗亂的人若已變成死人，當然就會寧靜下來，這種道理並不深奧，你應該會明白。」

龍城璧的臉色陡地沉下。

他本來還沒有拔刀的打算，但忽然間，「鏗」的一聲，風雪之刀已出鞘。

龍城璧冷冷的對高三爺說道：「你若再拖延時間阻擋我的去路，咱們就唯有在手底下見個眞章。」

高三爺哈哈一笑。

「想不到雪刀浪子也會有發起蠻勁的時候。」

龍城璧怒道：「我的蠻勁本來就比你頸上的瘤還更大！」

高三爺的臉色變了。

他的脾氣並不太好。尤其是有人拿他頸上的瘤子作為笑柄的時候，他立刻就會變成一座爆發中的火山。

但今夜他不像一座火山。

也許，火山今夜沒有爆發。

他居然讓側了身子，忍住怒氣慢慢的道：「你可以出去，出去見一見朋友的屍體！」

（十四）

龍城璧把風雪之刀再插回刀鞘之中，他臉上的表情，看來最少有三幾分焦躁的神色。

高三爺把目光凝注在遠方，彷彿不願再理會龍城璧。

龍城璧大步向秋燈廳外走去。

但當他剛踏出秋燈廳一步時，一隻突如其來的手，已幾乎拍在他的後頸上。

龍城璧沒有回頭。

他不必回頭，便已知道這是高三爺的銀手。

颼！

風雪之刀再度出鞘，並且準確而迅速地削在高三爺的那隻銀手之上。

刀快如電閃。

高三爺的銀手也沒有退縮。

他早就想試一試，這一隻價值十萬両銀子的手，是否能够擋得住風雪之刀的一擊！

鏗！

風雪之刀和高三爺的銀手，相碰在一起。

這一隻銀手，沒有令到高三爺感到失望。

它沒有被削斷，連一點缺口都沒有。

「好一隻漂亮的手！」龍城璧冷笑。

「你的刀也很不錯，難怪風雪老祖昔年能無敵於天下。」高三爺不斷冷笑，銀手又再向龍城璧展開猛烈的攻擊。

這一隻銀手的製作，極其精巧，竟然彷似有血有肉的人手一樣，連每一根手指都可以活動自如。

銀手的手指，比常人的手指略長。

它的「指甲」，其實就是五把鋒利而淬有奇毒的短劍。

龍城璧冷冷一笑，道：「如果你願意割愛，恐怕天下間最少會有一千人寧願切下自己的手臂，來裝上這副厲害的殺人武器。」

他一面說，身子却一點也不閒着。

高三爺的銀手，有好幾次險些插在他的咽喉上。

但龍城璧的身形，畢竟比高三爺的銀手要快上一點點。

快的不多，只快一點點。

就是這麼一點點之差，高三爺的銀手要不了龍城璧的性命。

但高三爺的銀手，還有不少機關。

龍城璧是否能够一一化解呢？

× × ×

夜漸深。

洛陽城雖然還有部份人家燃點着燈火，但大部份的人都已上床睡覺。

然而，老高酒館仍然燈火輝煌。

這裏是不夜天的地方，經常深更半夜還有人在裏面喝酒、賭博、嫖妓。

對於老高酒館來說，現在是太早了。

但今晚賭堂內的生意並不旺盛。

因為大部份的顧客，都已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他們雖然嗜賭如命，但他們認為今夜似乎不宜再逗留在老高酒館。

只要有銀子，要賭博還有別的地方。

他們都不想惹上麻煩。

老高酒館今晚發生大血案，死了十多人。

其中最令人談論不休的，當然就是狂笑氣絕的那五個外地人。

這五個人怪模怪樣的，沒有甚麼人對他們存有好感。

甚至還有人為老高酒館的打手喝采。

但他們就算三日三夜不睡覺，也絕對想不出為甚麼這五個人會聽到簫聲之後，就忽然狂笑而死。

至於同時在場的人，却個個都沒事。

那是甚麼道理？

難道那是妖魔鬼怪尋仇作祟？

一時之間，謠傳滿天飛。

除了用「妖魔鬼怪」這四個字之外，又有甚麼理由可以解釋呢？

尤其是那輛掩蓋着黑布，上面繡着骷髏頭像的神秘馬車，更是令人有毛骨悚然之感。

鬼車與鬼簫的傳說，已在一夜之間震撼了整個洛陽城。

（十五）

儘管世間上有不少人相信鬼神之說，但衛空空和唐竹權都是例外。

衛空空是名震天下的偷腦袋大俠。

他曾經「偷」過無數人的腦袋，有時候「偷」不成，就索性去「搶」。

但直到現在，被他一劍砍下腦袋的人，還沒有一個會變成厲鬼，來找他報仇。

所以，他不相信鬼。

至於唐竹權，曾經有人問他信不信世間上眞的有鬼，他立刻點頭不迭。

他一面喝酒一面回答：「世間上如果只有一隻鬼，那麼這隻鬼就是老子。」

問唐竹權的人登時發愣。

唐竹權裂嘴一笑，哈哈道：「老子就是鬼，如假包換的天下第一號大醉鬼！」

× × ×

不錯。

唐竹權的確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

最少，直到現在，若談論到喝酒的本事，江湖上還沒有人能比得上他。

衛空空是著名的「酒囊」。

但他也一樣絕非唐竹權之敵。

假如衛空空眞的是個酒囊，那麼唐竹權就是一個酒缸。

酒囊戴酒量再大，也比不上酒缸。

衛空空甚至曾經一度怕見唐竹權。

他怕喝醉。但現在，他又經常與這位杭州唐門的大少爺相聚在一起。

原來他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發現，唐竹權的外表雖然又胖又鈍，但他實際上是一個很有趣的人。

唐竹權有趣的地方，是他的智慧和正義之心，都埋藏在他又胖又鈍的相貌裏。

就拿唐竹權的手指來說，簡直粗胖得像是十隻小香蕉，但他的「粗粗十指」，却比任何人的指頭都還更靈活。

他的五絕指法和點穴的功夫，江湖上絕少有人能夠比擬。

就在這一個晚上，衛空空與唐竹權靜悄悄的來到了洛陽城。

他們知道龍城璧有麻煩。

不但龍城璧有麻煩，衛空空的麻煩也不小。

南宮千楓是龍城璧殺的，而南宮千葉却是死在衛空空的劍下。

現在，南宮世家重金聘請殺手門的殺手，要幹掉龍城璧和衛空空，這件事江湖中人都已知道。

當衛空空和唐竹權來到老高酒館的時候，舒天惡、黑舌和尚賀犀及諸葛兄弟這五人都已變成了死屍。

衛空空的眉頭一皺，立刻把唐竹權拉開。

他們在老高酒館不遠的一間客棧，要了一間寬敞的頭號大房。

唐竹權的心情大爲納悶。

他知道，舒天惡等五人，都是龍城璧的朋友。

他們來到老高酒館，是爲了要帮助龍城璧一臂之力，對付殺手門。

但他們顯然「出師未捷身先死」。

唐竹權嘆了口氣，對衛空空道：「龍城璧的下落現在還未找到，但他的幾個朋友却都變成了死人。」

衛空空沉寂了很久，才緩緩道：「龍城璧很可能在高花樓中。」

「高花樓？」唐竹權的眸子一亮。

「不錯，」衛空空點點頭：「但這只是我的推測，等一會丁黑狗來到，相信會有比較詳細的報導。」

唐竹權會意。

就算衛空空不說，唐竹權早已發覺背後有人跟踪着自己。

但跟踪自己的並非別人，而是龍城璧的朋友——丁黑狗。

× × ×

丁黑狗仍然是丐帮的弟子。

他在帮中的身份並不高，但丐帮中絕大多數的人都很尊敬他。

因爲他是雪刀浪子龍城璧的朋友。

近數年來，丐帮與龍城璧的關係越來越密切，經常並肩作戰對付江湖上敗類。

雖然龍城璧行踪飄忽，但丁黑狗却有一種特別的本領，經常可以比別人更早一步找到他。

龍城璧來到洛陽，並不能算是一個秘密。

所以，丁黑狗早就在洛陽城中住了半個月，恭候雪刀浪子光臨。

當龍城璧踏進高花樓之前，他早已和丁黑狗取得聯絡。

所以，丁黑狗對於老高酒館的形勢，倒也有了一個概念。

恒山之手　專摘螓首

（十六）

丁黑狗的武功雖然並不怎樣高明，但他却是一個精明能幹的探子。

唐竹權一看見他，立刻就問：「那是怎麼一回事？」

丁黑狗搔了搔腋窩，道：「你指的是那一方面的事？」

唐竹權道：「那五人是怎樣死的？」

丁黑狗嘆了口氣。但他隨即又笑了起來，而且笑得很有勁。

唐竹權怒道：「有甚麼好笑？」

丁黑狗的笑容立刻收斂，正色道：「我發笑的意思是說，舒天惡、賀犀、黑舌和尚和諸葛兄弟五人是笑死的。」

「笑死？」衛空空也呆住了。

唐竹權嘴裏想迸出兩個字。

這兩個字是：「放屁！」

但他沒有眞的說出來。

他並不呆，從丁黑狗的神色中，他知道他並不是在胡說八道。他輕輕嘆息一聲：「他們被人點了笑穴？」

丁黑狗搖搖頭。

唐竹權哼一聲，道：「他們何以會笑死？」

丁黑狗於是把當時的情況，詳細的慢慢敍述出來。

衛空空的臉色陡地一變。

「有這種事？」

「千眞萬確。」

「爲甚麼他們聽到簫聲就狂笑而死，但其他人却安然無恙？」

丁黑狗搖頭：「我不知道。」

就在這個時候，唐竹權突然以最迅速的手法打開房門，然後衝出，一手抓住了

一個人的衣襟。

唐竹權厲聲喝道：「你是甚麼人？是誰叫你來到這裏的？」

那人神色自若，毫不慌惶。

他只是淡淡的說出了七個字：

「請放開你的小手。」

× × ×

小手。

唐竹權的手如果還算細小，誰的手大了？

有。

被唐竹權抓着的人，他的手就最少比唐竹權的手粗大上一倍。

唐竹權立刻省起了兩個人。

這兩個人是「粗手粗脚」歐陽穿和歐陽破兄弟。但眼前這個擁有一雙大手的人，絕不會是歐陽穿或是歐陽破。

因爲這兩兄弟的手脚，早就已被人砍了下來。

那麼這人又是誰呢？

唐竹權不認識他。

但衛空空却知道這個人的來歷。

「恆山第一手，專摘女人頭；原來是花衣大盜譚耐，想不到你居然也會來到這裏。」

那人淡淡一笑：「衛大俠果然見多識廣。」

唐竹權哼一聲：「閣下之意，倒是說老子孤陋寡聞了？」

譚耐臉色一沉：「你還不放手，恐怕馬上就會後悔莫及。」

唐竹權果然放手。

譚耐冷冷一笑：「哼！你果然還不太笨。」

唐竹權嘿嘿道：「老子再要抓你，隨時都可以動手，你有甚麼話好說？」

譚耐道：「你們是否想知道簫聲的秘密？」

衛空空一怔：「你知道嗎？」

譚耐淡漠地一笑，道：「天下間知道這個秘密的人，也許就只有我一個。」

衛空空道：「倒願請教請教。」

譚耐冷冷道：「譚某爲甚麼要說出來？對我又有甚麼好處？」

衛空空盯看譚耐，半响才緩緩說道：「你要甚麼條件，不妨提出來讓我考慮考慮。」

譚耐拊掌笑道：「還是衛大俠比較爽快些。」

唐竹權哼一聲，喝道：「說話別吞吞吐吐，快說。」

譚耐道：「我甚麼都不想要，只想要一個人的腦袋。」

衛空空道：「恆山第一手，專摘女人頭；你練的摘頭勁已達到第六層境界，又有誰的腦袋居然會令你眉頭大皺？」

譚耐道：「譚某一向只摘女人頭，但現在我想摘的腦袋，却是男人的。」

衛空空摸了摸自己的腦袋，道：「希望你要摘的不是區區的腦袋。」

譚耐忽然嘆了口氣。

「你的希望落空了，我想摘的正是你的腦袋！」

（十七）

恆山第一手，專摘女人頭。

江湖黑道上，近年來出現了一個心狠手辣的採花大盜。

他就是譚耐。

譚耐出道江湖僅僅三年，就已幹下不下百宗令人髮指的姦殺案。

他對女人的手段，簡直是毫無人性。

他甚至比一條豺狼還要殘酷。

他的手強而有力，經常把女人的腦袋，像摘玫瑰花般摘了下來。

在江湖上，他沒有朋友。

他有的只是仇敵，無數人要找他算帳，但結果又有無數人慘死在他的一雙短槍之下。

他對付女人和對付男人的手法絕不相同。

他殺女人採取的手段，通常都是把對方的腦袋一手撕下。

他的指勁極强，這一點在他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

他認爲這種殺女人的方法，是一種很不錯的享受。

但對付男人，他從來都沒有摘過男人的腦袋。

他認爲女人的腦袋是香的，但男人的腦袋却比豬糞還臭。

他擅用槍。

那是一雙三尺六寸長的短槍。

同時，也是他對付男人的唯一武器。

× × ×

衛空空再次摸了摸自己的腦袋。

唐竹權淡淡一笑：「你砍別人的腦袋砍得太多了，這一次總算遇上了一個大行家。」

「大行家？」

「難道你認爲他不是砍腦袋的大行家嗎？」

「當然不是。」

「不是？」

「他對付女人通常都是先姦後殺，難道衛某也算是個採花大盜？」

唐竹權打量了衛空空一眼，半晌才一笑道：「你甚麼都像，就是不像個採花淫賊。」

譚耐冷冷一笑，道：「你錯了。」

唐竹權冷冷道：「老子錯在甚麼地方呀？」

譚耐指了指衛空空的鼻子，道：「他甚麼都不像，只像個死人！」

「他爲甚麼會像個死人？」

「譚某既已吩咐他砍下自己的腦袋，他又怎能再活下去？」

唐竹權嘿嘿一笑：「他還沒有喝够酒，怎會聽你的說話把腦袋砍掉？」

譚耐道：「那麼他將會後悔莫及。」

唐竹權道：「他若砍下自己的腦袋，那才後悔莫及。」

譚耐搖頭。

「你說錯了，死人是不會後悔的。」

衛空空差點沒給他氣爆肚子：「姓譚的，你別再兜彎抹角好不好！快把簫聲的秘密說出。」

譚耐道：「但你還沒有答應譚某的條件。」

衛空空的臉色沉下。

「你是來存心挑釁的？」

譚耐道：「譚某的確知道簫聲的秘密

，但此刻却沒有告訴給你的必要。」

衞空空冷冷道：「假如你很快就會嚥氣呢？」

譚耐道：「你若能令譚某重傷垂危，我自然會毫不保留的把這個秘密說出。」

唐竹權有點不明白。

但衞空空却很瞭解譚耐的意思。

他若快要死掉，又何必把這個秘密永遠保留在心中呢？

× × ×

長劍出鞘，劍氣森寒。

這是衞空空的劍。

這把劍，雖然絕對無法與龍城壁的風雪之刀，或者是與司馬血的碧血劍相比，但它在江湖上的名氣，却絕不遜於前者。

因爲這是偸腦袋大俠衞空空的劍。

如果這把劍落在別人的手上，它必然會和一般同類型的劍一樣，寂寂無聞。

它只不過是一把很普通的精鋼長劍，劍雖鋒利，但與江湖上許多著名的寶刀寶劍相比下來，它只不過是一塊凡鐵而巳。

但這一把劍，巳砍殺過不少擁有寶刀寶劍武林高手的腦袋。

偸腦袋大俠的砍腦袋劍法，是驚天地、泣鬼神，世間上最霸道的一種劍法。

但現在，衞空空絕不能把譚耐的腦袋砍下來。

因爲，倘若譚耐的腦袋被砍下，衞空空就無法從他的口中，問出神秘簫聲的秘密。

他要把譚耐擊敗，同時，令他重傷垂危。

這眞是一次稀奇古怪的決鬥。

× × ×

決鬥即將開始。

決鬥的地點，就在客棧後面的一塊小小的空地上。

唐竹權仍然是那副老樣子，他又抱着一個大得嚇死人的酒罎，懶洋洋的躺在一棵老樹下，不停的把酒猛灌。

他忽然對衞空空叫道：「你最好快手一點，老子今天不想喝獨酒。」

唐竹權催促衞空空快一點動手，似乎對他信心十足。

但衞空空仍然沒有發招。

倒是譚耐沒有再等下去，雙槍同時刺前，毒蛇一樣疾刺衞空空的咽喉！

× × ×

一陣秋風，吹在衞空空的臉上。

風不冷，槍尖與劍鋒更冷。

譚耐的一雙短槍，左右的速度各不相同，左快右慢。

左槍雖快，但更危險的是右槍。

左九右五，譚耐在刹那之間，巳刺出十四槍。

這十四槍使出，衞空空的脚步立刻連退七步。

他退後並不是落了下風，而是誘敵。

譚耐並不笨。

他知道衞空空的劍法並非浪得虛名之輩可比，他這十四槍未能把對方傷在槍下，顯見對方的身手果然不弱。

他沒有趁機急進。

因爲他根本就無機可乘。

譚耐槍勢一頓，改變了另一種打法。

他把右槍插在腰帶之上，用右掌攻擊衞空空。

「呼」的一聲，譚耐的掌風，差點連唐竹權手裏的大酒罎也被吹起。

唐竹權坐在一旁，裂嘴笑道：「好大風，他奶奶個鳥好涼爽！」

衞空空哼一聲。

「涼個屁！」

譚耐這一掌很特別，四週捲起一陣狂風，但中間却像是有一條赤紅的火燄，直射向衞空空的胸膛。

衞空空不敢怠慢。

這是譚耐苦練十年才練成的風火追魂掌。

中間那條赤紅火燄般的掌風，絕不是一般人血肉之軀所能抵禦的。

衞空空沒有練過鐵布衫，也沒有練過金鐘罩這一類的武功，他也不敢貿然去冒這個險。

譚耐這一掌很快。

但衞空空的身法却更快，幌眼之間，他幾乎巳轉到了譚耐的身後。

譚耐一聲暴喝。

刷！刷！

一連兩槍，反手擊向衞空空的咽喉。

就在這一刹那之間，衞空空看見譚耐這兩槍有點破綻。

這一點破綻，絕不容易看得出來。

但衞空空看見了。

他的眼睛，銳利得就像半空飛翔的隼鷹，無論怎樣微小的破綻，却絕對逃不過他的視綫。

若是換了平時，他必然會毫不考慮的，立刻就使出砍腦袋劍法中的一招「分頭斬」，他相信最少有八分的把握，可以把譚耐的腦袋從中劏開兩半。

但他沒有使出這一招劍法。

因爲他要「劍下留情」，留下這個人的活口。

同時，他也察覺到另一個問題。

譚耐這一個微小的破綻，是不是故意顯露出來，引誘自己跌落一個萬刦不復的陷阱呢？

衞空空果然不愧是衞空空。

他的眼光沒有錯，譚耐這一個破綻，果然是故意賣弄出來的。

假如衞空空眞的「趁勢」展開劍法衝過來的話，譚耐就有十足的把握，可以一槍刺穿他的心臟！

× × ×

衞空空沒有上當。

但他又面臨到另外一個問題。

他最擅長使用的，是砍腦袋劍法。

對他來說，砍掉一個人的腦袋並不太難。

但不砍掉對方的腦袋，而要擊敗對方，令他重傷垂危的話，這却是一個新的挑戰，罕見的考驗。

然而，他現在必須要辦到這一點。

譚耐是個採花大盜，這種人就算把他碎屍萬段，亦絕不過份。

但在他嚥氣之前，衞空空非要弄明白神秘簫聲的秘密不可。

× × ×

「果然好劍法！」

譚耐忽然大叫一聲，然後又再雙槍齊出，槍如急雨般向衞空空迎頭擊下。

他的槍勢極其凌厲。

衞空空仍然採取守勢。

他一面迎戰，一面在思量怎樣破敵。

槍聲不斷的在呼嘯，衞空空彷彿節節敗退般，左閃右縮，一退再退。

唐竹權看得很不過癮。

但他並沒有怪責衞空空，也沒有看輕這個名滿天下的偸腦袋大俠。

他了解衞空空。

更了解他的劍法。

倘若叫衞空空不用砍腦袋劍法與一個武林高手交鋒，那是一件有點困難的事。

但這個問題並不太大。

衞空空一定可以解決。

唐竹權對他很有信心，但他是否太看低了譚耐呢？

× × ×

唐竹權最初的估計，衞空空在三十招之內，就可以把譚耐收拾下來。

但譚耐的槍法很陰險，好幾次差點可以擊敗了衞空空。

然而，衞空空的劍法很乖巧。

他施展起砍腦袋劍法的時候，劍法狠辣霸道無比，但此刻他的劍法却一反常態，走的居然是輕靈飄忽的路子。

唐竹權嘿嘿一笑：「他奶奶個熊，竟然使出了老娘餵奶般的婆媽招數。」

衞空空心中有氣，劍法果然立刻就兇巴巴了一點。

但比起砍腦袋劍法的那種駭人氣勢，還是差了老一大截。

譚耐的攻勢，越來越是旺盛。

衞空空身形急變，但神態巳不如先前般從容瀟洒。

唐竹權眉頭一皺。他想不到衞空空居然會弄得如此狼狽。

譚耐幾乎巳把衞空空逼進絕境。

看來不出十招之內，衞空空就會傷在譚耐的槍下。

但衞空空在這個時候，突然使用出一招「法場斬首」！

（十八）

「法場斬首」是砍腦袋劍法中最霸道的一招。

刹那間，只見劍氣森森，劍鋒所及之處，揚起了一陣急勁的劍風。

這是殺氣騰騰，令人不寒而慄的一招劍法。

衞空空的劍法，一直都很「溫柔」。

但最「溫柔」的劍法，忽然就變成了森林中的惡獅，大海中的巨鯊，天空中的吃人巨鷹！

蕭蕭劍氣，不但譚耐的眼色變了，連唐竹權也爲之一呆。

他本來不停地喝酒。

但現在這口酒他巳喝不下去。

他並不是担心衞空空，而是替譚耐担心。

他担心譚耐的腦袋，立刻就會被衞空空這一劍砍掉下來。

× × ×

法場斬首這一招劍法，從來不留任何活口。

砍腦袋劍法，本來就是絕對致命的劍法。

譚耐一直都以爲衞空空絕對不會使用砍腦袋劍法。

但他料錯了。

每個人到了最危急的關頭，當然首先要保護自己的生命。

不過，譚耐仍然能夠把這一劍避開。

但他原來的滔滔氣勢，巳盡此瓦解。

衞空空又再來一招「醉斬天魔」。

至此，砍腦袋劍法的威力，巳完全盡顯。

譚耐怒道：「你殺了我，就永遠都無法知道那個秘密！」

他這兩句說話說得很快。

但衞空空的劍招變得更快。

分明是一招「醉斬天魔」，但忽然間就變成了一招穿心劍！

× × ×

「醉斬天魔」是砍腦袋劍法中極兇狠的招數，這一招劍法固然絕對足以致命。

但穿心一劍，也同樣可能把譚耐立刻置諸死地。

然而，衞空空早巳計算得非常準確。

他這一招穿心劍恰恰刺在譚耐心房的右側，劍雖貫胸而過，但譚耐並沒有立刻死掉。

譚耐臉色劇變。

他一直都想找個機會，與衞空空一決高下。

他要證明給天下間所有的人知道，「專摘女人頭」的採花大盜譚耐，能夠戰勝偸腦袋大俠衞空空。

每個人的心中都會有些願望。

殺衞空空，使自己成爲天下間「採摘腦袋」的第一高手，這就是譚耐的願望。

可惜，他這個願望已永遠無法達成。

他已中劍，雖然還未嚥氣，但距離會見閻王的時間已絕不會太遠。

唐竹權笑嘻嘻的走過來。

他滿身都是酒氣。

「老譚，你現在總該服了罷？」

譚耐的確服了。

他用自己的生命，證明了自己的願望是無法達成的。

唐竹權又在笑。

衞空空忽然沉着聲音，用一種極誠懇的態度，對唐竹權說道：「你別再笑好不好？」

唐竹權果然立刻就不再發笑。

他也想知道，那神秘簫聲導致舒天惡等五人狂笑而死的秘密。

× × ×

譚耐的呼吸已逐漸急促。

但他沒有忘記自己說過的諾言。

他果然把簫聲的秘密，斷斷續續的說出。

簫聲之秘　彌留洩密

（十九）

譚耐雖然是個聲名狼藉的採花大盜，但他却很守信。雖然他的生命，是給衞空空的劍所毀滅，但他沒有仇恨對方。

他們之間，毫無仇怨。

如果要怪責的話，譚耐唯一可以怪責的，就是自己的武功比不上衞空空。

但他也沒有怪自己。他甚至忽然間覺得這是自己應得的報應。

然而，無論如何，還是把神秘簫聲的秘密說出。

鮮血在他的胸前奔流。

血流得很快。

他的說話却很緩慢。

但他仍然把簫聲的秘密原原本本的說了出來。

當他說完了最後一句話的時候，他就在衞空空和唐竹權的目光下頹然逝去……

× × ×

在八月二十八日這一天的晚上，洛陽城所發生的事實在太多。

舒天惡、賀犀、黑舌和尚和諸葛兄弟笑死在老高酒館之中。

採花大盜譚耐找到偷腦袋大俠衞空空，展開一場兇險的惡鬥，結果譚耐死在衞空空的劍下。

在詹記賭窟，司馬血、易首聯手對抗胡大鬍與胡小鬍，還有那個殺手之霸盧穩，也極不容易對付。

高花樓的秋燈廳中，常小香的武功被雪刀浪子龍城璧所廢。

當龍城璧準備離開的時候，銀掌秀士高盡把他的去路攔住。

這一場惡戰，又是在所難免的。

龍城璧沒有逃避的念頭。

他來到洛陽城，本來就是爲了要對付殺手門。

與其被殺手追殺，倒不如反過來追殺殺手。

這是龍城璧對付殺手的原則。

× × ×

惡戰已開始。

高三爺能夠統治整個殺手門，這一號人物當然絕不簡單。

他那隻價值十萬兩白銀的銀手，已足夠抵消他缺手之憾而有餘。

但龍城璧的雪刀，它的價值又何祇十萬兩？

昔日在鉅福賭坊裏，龍城璧第一次遇見殺手之王司馬血的時候，他們曾賭過一次牌九。

當時司馬血有五十萬兩的銀票。

但龍城璧却只有一把刀。

風雪之刀。

結果，他們賭了一手至今仍然爲人所津津樂道的牌九。

司馬血賭的是五十萬兩銀票。

而龍城璧就用這一把刀與他對賭。

終於，司馬血輸了。

他甘願以五十萬兩銀子去博龍城璧的刀，但沒有成功。

一直以來，江湖中人對於風雪之刀的估價，又何祇五十萬兩而已？

所以，若以手中武器的「價值」而論，佔上風的反而是龍城璧。

當然，這種計算方法是很可笑的。

決定勝負最主要的關鍵，並非武器，而是人。

最平凡的武器，落在不平凡的手中，它就是利器。最鋒利的武器，若落在庸材的手中，縱然名刀寶劍，又與一塊廢鐵何異？

但龍城璧與高三爺都絕非庸材，他們都是當世武林中罕見的一流高手。

這一戰不但激烈，而且燦爛可觀。

× × ×

刀鋒雪亮，殺氣籠罩着整個秋燈廳。

龍城璧手握雪刀，一挑，一引，一捌一撲，每一招都很有分寸。

高三爺冷冷一笑：「想不到你居然如此小心翼翼。」

言下之意，自然是在譏諷龍城璧是個胆小鬼。

但龍城璧眞的是個胆小鬼嗎？

當然絕不？

他若胆子細小，又豈有勇氣來到殺手門的總壇？

高三爺想把他激怒，但龍城璧反而笑了起來。

笑聲中，一道銀光，凌空疾向高三爺的臉上剁去。

高三爺心頭一凜，銀手招式突趨急速，身形一側，把這一刀避開。

接着，一連串破空聲驟響。

嗤！嗤！

嗤！嗤！

嗤！嗤！

銀手忽然射出六枚銀針，從三個不同的方向疾射龍城璧。

龍城璧急忙偏身，雪刀翻飛，以最快的速度貼地疾滾開一丈之外。

高三爺冷笑，左腿閃電般彈出，一連三腳踏向龍城璧的腰腹。

這三腳就像錘子般，每踏出一腳，地板居然亦爲之爆裂。

幸虧龍城璧及時閃開，否則難免給高三爺連腸臟都踩了出來。

他突然也蹬出一腿。

這一腿，可說是出乎高三爺意料之外的。

他想不到龍城璧在處處閃避的時候，居然會有能力展開反擊。

龍城璧這一腿踢得很快，高三爺竟然給他一脚蹬在小腹之上。

這一脚的力量並不輕，高三爺雖然擁有一身精湛的內功，也禁受不起。

只見高三爺蹌踉後退五尺，險些跌倒在地上。

龍城璧一聲暴喝，雪刀斜斜削出。

刀急如閃電！

高三爺身形尚未站穩，風雪之刀已削到他的雙膝之上。

高三爺立刻翻身，像隻怪鳥般翻飛出三丈之外。

這一手功夫雖然狼狽，但也是世間罕見的絕頂輕功。

龍城璧大笑道：「好俊的輕功。」

笑聲中，風雪之刀舞起一團燦爛的刀光，人刀混合爲一，像個巨大的滾球般向高三爺疾衝過去。

這並非八條龍刀法，而是昔年滾龍殺手的滾龍十九刀。

滾龍十九刀已有十五刀失傳，只剩下了四刀，居然給龍城璧在一個極偶然的機會裏學到上手。

這四招刀法，雖然未能與八條龍刀法相比，但它本身也有過人之處，在適當的時候使用出來，威力也自非同小可。

龍城璧有極其準確的判斷能力。

他知道現在正是使用滾龍刀法的最好時機。

果然，他沒有判斷錯誤。

如果他現在使用的是八條龍刀法，恐怕一點功效也沒有，反而可能會傷在高三爺的銀手之下。

原來高三爺近兩年來，對於龍城璧的八條龍刀法，下過一番功夫去研究。

他綜合各方面的資料，對於濟南府龍氏世家這一套刀法，已有了相當的認識。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高三爺既已對八條龍刀法有一定的認識，這一戰他無疑已佔了便宜。

可是，他却沒有料到，龍城璧忽然會使用一種他絕對估計不到的刀法。

他甚至對這種刀法完全感到陌生。

滾龍刀法也有它的一套。

最少，這一招「滾龍從地來」，已使高爺爲之一呆。

天下間能夠令到高三爺發呆的武功並不多。

就算是少林寺七十二種絕藝都搬出來，也未必有一種會令高三爺發呆。

但這一招「滾龍從地來」，居然就把殺手門的門主高三爺殺得片甲不留。

高三爺一聲怪叫，胸前捱了一刀。

龍城璧臉色變得很淡漠。

他回刀入鞘，然後就頭也不回，大步踏出秋燈廳。

他不担心高三爺會對自己再發生任何的攻擊。

他知道，無論任何人捱了這一刀，都一定難以再活下去。

高三爺是殺手門的門主，但他也難以例外。

殺人者，人亦殺之。

這是公平的一戰。

所以，高三爺倒下去，這一個戰果是很公平的。

× × ×

高三爺很難相信，自己居然也會有捱刀子的時候。

現在，他已無法不相信，雪刀浪子龍城璧的確比自己更强。

龍城璧殺死高三爺，是否表示事情已完全解決呢？

不！

高三爺在這一場追殺的風暴裏，只是其中的一個角色。

而眞正要命的對頭，還未與龍城璧碰頭。

龍城璧決定馬上離開秋燈廳，離開高花樓，離開老高酒館。

他要找殺手之王司馬血！

× × ×

司馬血在那裏？

他仍然在詹記賭窟嗎？

（二十）

酒香街。

這條街一點也不香，而且，骯髒得要命。臭氣薰天的一條街，同時，還傳出了一陣刺鼻的腥味。

那是血腥的氣味。

這種氣味，來自詹記賭窟。

詹記賭窟的老詹夫婦不知所踪，賭窟裏却鬧個天翻地覆。

沒有人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也沒有人敢跑去看個究竟。

× × ×

殺手之霸大戰殺手之王。

這一戰無疑足以哄動整個江湖。

但誰也想不到，如此精采的一戰，竟然會發生在這種臭氣薰天的地方。

千面神狐易首大戰胡氏昆仲，這一戰更是燦爛激烈無比。

詹記賭窟的劇戰，誰勝誰負？

沒有人知道。

當龍城璧趕到這裏的時候，激烈的戰鬥亦已宣告結束……

× × ×

刺鼻的血腥氣味，使龍城璧的臉色爲之一沉。

他担心司馬血和易首的安全。

還是詹雁夫婦，他們是否也遭遇到殺手門的毒手？

當他踏進詹記賭窟的時候，第一個死人呈現在他眼前的，是個獨目漢子。

殺手之霸盧穩！

他全身上下，只有一個傷口。

傷口就在咽喉上。

這是一個很小的傷口，但已足夠致命而有餘。

接着，他又看見了千面神狐易首。

易首通常都以各種不同類型的面目，在江湖上出現，但現在他這張臉，是他的本來面目。

他的眞面目很平凡。

無論在任何地方，你都會碰見這一類型的臉，就算你在街上碰見他好幾次，也絕對不會在腦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現在也變成了一個死人。

他連心臟都幾乎給人挖了出來，又怎麼還能夠再活下去？

龍城璧的手在發冷。

他的心也在發冷。

在一張翻倒了的賭桌旁，他又看見了兩個人。

這兩個人都有鬍子。

這兩個人都是死人。

洛陽城中叱咤風雲的鉅富商，居然會死在這種第九流的賭窟，說出來相信很多人都不會相信。

但那是事實。

千眞萬確的事實。

龍城璧的心更冷。

他知道司馬血已來到了詹記賭窟，這一戰他也必然曾經參加過。

盧穩無疑就是死在碧血劍之下的。

但司馬血呢？

他的人在那裏？

× × ×

龍城璧找了又找。

他既找不到司馬血，也找不到詹雁。

難道他們在這一戰之後，都已逃之夭夭？

這本是唯一能解釋的理由。

但龍城璧却偏偏覺得，事情絕對不會那麼簡單。

就在他感到最迷惘的時候，酒香街忽然有人在燃放爆竹。

× × ×

今天是甚麼日子？

八月二十八。

既非年，亦非節，何以有人會在這種時候燃放爆竹？

燃放爆竹的是甚麼人？

龍城璧衝了出去。

血腥的氣味雖濃，但爆竹的火藥氣味似乎更加刺鼻。

爆竹燃放的時間不算短，當龍城璧衝出詹記賭窟的時候，爆竹之聲仍然在響。

一片烟霧中，龍城璧看見了兩個人。

但他們不像人。

他們長髮披肩，舌頭幾乎比頸還長，一個穿白袍，一個穿黑袍，兩個人的頭上，都分別戴着一頂白色和黑色的高帽子。他們的帽子，都各有四個死氣沉沉的大字，那是「一見發財」。

× × ×

江湖上稀奇古怪的事，實在太多。

這兩個人不問而知，就是「黑白無常」了。

龍城璧心中一凜。

江湖上號稱「黑白無常」的黑道高手，近三百年來最少有三四十個。

許多人都不明白，這個別號爲甚麼會如此盛行。

直到近三十年來，由於號稱「黑白無常」的邪派人物已死了不少，再自稱「黑白無常」也似乎太沒出息了，所以「黑白無常」才少了一些。

是少了一些，並非完全沒有。

當世武林，仍然有六個人，分成三批，都是自號爲「黑白無常」。

無常會燃放爆竹嗎？

照理來說，是絕對不會的。

但現在，江湖上偏偏就有兩個「黑白無常」，每次殺人之前，都會燃放一大堆爆竹。

爆竹的外衣，通常都是用紅色紙張捲製的。

但他們燃放的爆竹，却是黑色和白色的爆竹。

他們稱之爲「黑白爆竹」。

這種爆竹一經響起，就必會有人流血，把爆竹爆出來的紙碎染成血紅！

× × ×

在五年前，武林中的「黑白無常」共有十個，其中有兩個在半夜深更裏，給偷腦袋大俠衞空空把他們的腦袋偸去。

另外又有兩個，在四年前碰上了雪刀浪子龍城璧。

當時他們想拘拿龍城璧的魂魄，送他到地獄裏去。

但結果恰恰相反。

掉進地獄裏的不是龍城璧，而是那兩個「黑白無常」。

事隔四年，想不到又在這裏碰見另一對「黑白無常」。

他們大放爆竹，顯然又動殺機。

龍城璧皺了皺眉。

他希望這個無常並不是衝着自己而來的。

但他的希望落空。

這兩個無常燃放爆竹，就是爲了要殺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龍城璧的去路已被他們攔阻住。

他被這兩個無常夾在中央。

龍城璧嘆了口氣：「白無常蔡十三？黑無常鄒絕？」

白無常冷冷的一笑：「我就是蔡十三，他就是鄒絕，你說的一點也不錯。」

龍城璧緩緩道：「除了蔡十三和鄒絕之外，其餘的黑白無常都沒有燃放爆竹的興趣。」

黑無常鄒絕冷冷道：「你喜歡怎樣死法？」

龍城璧淡然道：「在下可以選擇怎樣死法？」

白無常蔡十三道：「我們找你，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親眼看見你死！」

「哦……」

「只要你死，無論你是在怎樣的情形下死去，都與我們沒有半點關係。」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難道你們已認爲我今晚非死不可？」

鄒絕道：「當然。」

龍城璧道：「就憑你們兩個人？」

蔡十三道：「綽有餘裕。」

龍城璧道：「你們的武器是劍？」

鄒絕道：「不錯。」

龍城璧道：「對於劍法，你們已有足夠的認識和信心嗎？」

蔡十三冷冷道：「你既已選擇死在劍下這一種法子，那麼我們只好拔劍！」

龍城璧盯着蔡十三的劍。

劍出鞘。

這把劍竟然是白色的。

白得就像是羊奶。

這是白無常的劍。

至於黑無常鄒絕的劍是否是黑色的？

龍城璧相件必然是如此。

可是，他料錯了。

他拔出來的，竟然是殺手之王司馬血的碧血劍！

× × ×

碧血劍薄而鋒利，色澤暗紅。

龍城璧的眼睛彷彿也紅了。

鄒絕的瞳孔縮成一綫。

「這把劍你相信很熟悉罷？」

龍城璧不能否認，他微微點頭。

鄒絕道：「你一定很想知道司馬血的下落，也很想知道他是否已經死掉。」

龍城璧深深的吸了口氣。

「黑白無常」的劍還未發動攻勢，就已把龍城璧的情緒緊緊抓住。

蔡十三的聲音冰冷而沙啞，他緩緩的說道：「你若死在咱們的劍下，司馬血就會獲得釋放，你若擊敗了我們，司馬血立刻就得死。」

龍城璧皺眉道：「他已落在你們的手中？」

鄒絕搖頭。

「他不是落在咱們的手中，而是落在南宮世家的手上。」

龍城璧道：「你們是受了南宮世家的指使來對付我的？」

蔡十三點頭。

「南宮世家要殺的人是你，而非殺手之王司馬血，只要你肯合作，司馬血就可以獲得釋放。」

龍城璧的心在震動。

蔡十三要求他「合作」。

這種「合作」，是要龍城璧去死。

死亡算是「合作」嗎？

× × ×

無論龍城璧肯「合作」也好，不肯也好，蔡十三和鄒絕的劍，已雙雙指向他的咽喉。

他們的劍同時發動，也同樣快速而狠毒。

龍城璧沒有拔刀。

他只是運用靈活的輕功，把這兩劍避過。

蔡十三冷冷道：「三十招之內，你不死，司馬血就先死！」

龍城璧的心中又是一跳。

他並不担心自己。他只担心司馬血。

碧血劍是司馬血愛逾性命的寶劍，但此刻竟然落在鄒絕的手中，顯見司馬血的確是出了岔子。

但他是否眞的已落在南宮世家的手中呢？

「黑白無常」的說話，龍城璧當然只是半信半疑。

但碧血劍已落在鄒絕的手中，却是千眞萬確的事。

高手相爭，最忌心神分疏。

龍城璧似乎已墮進了一個陷阱。

死亡的陷阱。

鄒絕的碧血劍，再度緊逼龍城璧。

蔡十三的劍，也在伺機待發，他出劍比較少，但攻的却是龍城璧必救之處。

龍城璧仍然沒有拔刀。

但忽然間，他看見遠處一幢破爛的小屋頂上，有個人向他微笑。

龍城璧的目光陡地一亮。

那人居然是個大胖子。

——唐竹權。

× × ×

唐竹權！

唐竹權居然有這種雅興，躺在一幢破爛的小屋頂上喝酒。

他在屋頂上淡淡一笑，忽然大聲對龍城璧說道：「別中那兩個傢伙的奸計，司馬血沒有落在南宮世家的手裏。」

龍城璧的精神立時一振。

蔡十三和鄒絕的眼色却已變了。

尤其是鄒絕，他手中的碧血劍立刻加快了一倍的速度，似乎有立刻把龍城璧放劍下的打算。

但龍城璧的雪刀已出鞘，一連串的快招之下，鄒絕被雪刀逼退七步。

蔡十三冷喝一聲，與鄒絕雙劍聯手，重新再展開反擊。

他們兩人的劍都已豁了出去，彷彿不殺龍城璧，決不罷休。

蔡十三的劍如飛箭般怒射。

但一片銀白色的刀光，却把他的劍鋒去勢遏止住。

蔡十三冷冷一笑：「八條龍刀法果然別有一手。」

他的劍勢忽然轉向陰柔的路子。

剛才怒矢般的劍法，現在已變成了無聲息，至陰至柔。

然而，無論他的劍法怎樣變化，始終無法越得過龍城璧的千重刀網。

就在此刻，鄒絕忽然從懷中取出了一朵小小的紅花。

× × ×

小小的一朵紅花。

紅色嬌艷，紅得令人有目炫的感覺。

它的顏色像血。

× × ×

在這種時候，鄒絕爲甚麼會拿出一朵紅花出來呢？

龍城璧眨了一眼，忽然嗅到一陣極清淡的花香。

這種花的香氣，並不特別，就像是秋天的黃菊。

鄒絕的臉上，忽然露出一陣陰險的笑容。

他似乎感到很滿意，彷彿這一朵小小的紅花，已擊敗了雪刀浪子龍城璧。

在屋頂上喝酒的唐竹權，忽然停止了喝酒，大聲對龍城璧道：「小心，那朵花他奶奶有毒！」

唐竹權不說，龍城璧已有這種懷疑。

但這朵小小的紅花，是怎樣的一朵花呢？難道吸入了這種清淡的花香，就會中毒身亡？

龍城璧暗中凝聚內力，却沒有發覺到有甚麼不妥的地方。

蔡十三與鄒絕互望了一眼，忽然同時施展輕功，準備離開這裏。

這一次，倒是龍城璧不願放過他們。

尤其是鄒絕，龍城璧肯定他拿出來的一朵紅花必然有古怪。

鄒絕的輕功，比蔡十三還高一點點。

龍城璧既已決心把這個人留下，手中的風雪之刀當然不再留任何餘地。

霍！霍！霍！

霍！霍！霍！

霍！霍！霍！

一連九刀，彷如狂風捲落葉般，把鄒絕纏得無法逃脫。

鄒絕喉際間發出一陣怒吼。

「姓龍的，你巳死定了，就算你把我殺死，也絕對無法可以再活下去！」

龍城璧的心中陡地一凜。

他現在仍然沒有感到絲毫不妥，但瞧鄒絕和蔡十三的神態，似乎巳把自己殺了一樣。但龍城璧沒有因這一層顧慮而放鬆了鄒絕。

相反地，他把鄒絕纏得更緊。

鄒絕一口氣接下龍城璧九刀，巳有筋疲力竭之感。

但蔡十三却毫不理會他的死活，只顧自行逃命。

其實，憑他們的劍法，倘若同心協力的話，必然可以與龍城璧展開一場劇鬥。

但他戰至中途，却忽然各散東西，剛才的聯手劍法，再也沒有施展。

這一來，龍城璧感到輕鬆得多。

鄒絕雖然劍法不弱，但畢竟還是敵不過龍城璧的八條龍刀法。

霍！

又是一刀。

這一刀鄒絕再也無法閃避開去。

蔡十三只聽到鄒絕發出一聲慘厲的呼叫聲，然後戰鬥就停頓下來。

蔡十三沒有回頭，仍然只顧向前奔去。好像酒香街巳變成了鬼域似的。

但他沒有逃得多遠。

因爲一把寒光閃爍的長劍，擱住了他的去路。

× × ×

這一把劍雖然並不是寶劍，但握劍的人却足以令絕大多數的邪派高手爲之魂飛魄散。

他就是偷腦袋大俠衞空空。

衞空空的劍尖直指着蔡十三的胸膛。

他的目光也像劍。

鋒利的劍尖，使蔡十三不期然地產生出一股寒意。

這是他往日絕無發生過的現象。

衞空空認識他。

他也認識衞空空，而且他們以前曾經交過手。

那一次，衞空空輸了。

因爲衞空空那時巳經受了重傷，蔡十三乘機想檢便宜。

結果，衞空空傷上加傷，幾乎丟了一條性命。

但蔡十三仍然無法把他殺死，終於給衞空空在黑夜中乘機逃去。

在衞空空來說，那是極狼狽的一戰。

但他知道，自己並不是眞的敗在蔡十三的劍下。

現在，他們又再碰頭。

以前吃過敗仗的衞空空，現在巳完完全全的變了另一個人。

蔡十三的心在發冷。

今夜的衞空空，沒有受傷。

他還能像那日般將衞空空擊敗嗎？

× × ×

「蔡十三，咱們又再碰頭了。」

「那天晚上，你能在蔡某的劍下逃出去，不能不說是洪福齊天。」

衞空空承認。

當時連他自己都以爲，勢難在蔡十三的劍下逃回一條性命。

他本巳受傷，而蔡十三的劍法，亦絕非弱者。但他仍然把握了最後的一個機會，在一個茂密的樹林裏，避過了蔡十三的無情追擊。

衞空空的眼神裏，露出了一股濃厚的殺機：「當日的那筆帳，今夜正好算上一算。」

蔡十三突然揮劍。他知道無論如何，這一戰巳是無法可以避免。

但他的劍剛揮出，眼前的衞空空便忽然不見了踪影。

蔡十三大驚。

缺少了鄒絕的蔡十三，他的信心彷彿巳完全被毀滅，連武功也好像立刻退化了一半。

沒有信心的人，他的武功當然會大打折扣，這是極正常的道理。

衞空空的身法雖然很快，但無可否認，現在蔡十三巳和昔日的蔡十三有所分別了。

因爲他缺少了鄒絕，同時更對衞空空產生了一種莫名的恐懼心理。

他一劍揮出，衞空空就立刻比閃電般的速度，繞過了他的背後。

蔡十三知道衞空空巳在自己的背後，他也知道這是自己最危險的一刹那。

但他居然在這個時候，呆了一呆。

因爲他看見有人向他發笑。

向他發笑的人，是個胖得出奇的大胖子，他向蔡十三發笑，彷彿在說：「你死定了！」

報復之神　現身尋釁

（廿一）

「你死定了！」

這是唐竹權用笑聲告訴給蔡十三的一句說話。

蔡十三的確給唐竹權這一個笑容弄得爲之一呆。

但在這個時候，豈能「發呆」呢？

高手相爭，別說是發呆，就算是反應稍慢半點，也會釀成無可補救的大錯。

蔡十三就是在這種情況裏，敗在衞空空的劍下。

衞空空的劍法，是絕對致命的劍法。

但連他自己都想不到，蔡十三忽然會變成了一個草包，僅僅一指，就巳敗得一塌糊塗。只有劍影、血影四濺的情景，沒有慘呼的聲音。

蔡十三的腦袋，在「很順利」的情況之下，給衞空空一劍砍了下來。

唐竹權看衞空空，哈哈一笑。

衞空空却笑不出。

雖然他時常殺人，但殺人對他來說，並不是一件很快樂的事。

這一點，瞭解他的人只有一個。

這人就是龍城璧。

× × ×

喜歡燃放爆竹之後才殺人的「黑白無常」，現在巳被送進地府裏，去會見眞正的黑白無常。

陽間的黑白無常，居然會比陰間的黑

白無常還多，這一點，又有誰能料得到的呢？

× × ×

龍城璧現在思索着的，是鄒絕那一朶紅色的小花。

這一朶小花有甚麼毒？

爲甚麼一直他都無法察覺得到？

唐竹權的說話，雖然有時候聽來不倫不類，但在如此重要的關節上，龍城璧相信他並不是故意與自己開玩笑的。

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唐竹權巳和衞空空雙雙走了過來。

唐竹權劈頭第一句就問龍城璧：「你剛才是否嗅到一陣菊花般的香氣？」

× × ×

菊花般的香氣，現在巳消失。

但龍城璧剛才的確嗅到一陣清淡的花香。

龍城璧點頭。

唐竹權立刻頓足，低聲呼叫道：「危險！危險！」

龍城璧一怔。

「這種花有毒？爲甚麼我運凝內力，絲毫察覺不出來！」

衞空空嘆了口氣，道：「這正是這種毒花的厲害之處，這種花是苗疆十大奇毒之一，名稱是『一笑斷腸花』！」

「一笑斷腸花？」龍城璧楞住了。

雖然他以前從未聽過這種花朶的名字，但他的領悟力極強，立刻就想起了舒天惡等人在老高酒館笑死的事。

「難道舒天惡、賀犀、黑舌和尙和諸葛兄弟五人，也曾嗅過這種花香之味？」

唐竹權點點頭。

「正是如此。」

龍城璧道：「你們何以知道？」

衞空空道：「譚耐臨死之前，巳把這個秘密說了出來。」

「譚耐？」龍城璧吸了口氣：「莫非是恆山第一手，專摘女人頭的那個採花大盜？」

衞空空道：「正是這個心狠手辣的賊子，這種一笑斷腸花，是他賣給南宮世家的。」

龍城璧道：「南宮老人買下一笑斷腸花？」

衞空空搖頭：「不是南宮老人，是他的老件虞錐紅。」

唐竹權沉聲道：「虞錐紅不但買下了一笑斷腸花，而且更派人到苗疆，把西邊的族長殺死，奪取了龍鳳追魂簫。」

「龍鳳追魂簫？」龍城璧的臉色陡然一變。

衞空空點點頭：「不錯，是龍鳳追魂簫，但凡任何人嗅到一笑斷腸花的花香氣味，就會有一股無形無影的毒力，潛伏在體內，就算怎樣檢查，也無法把這種毒力察覺出來。」

唐竹權接口說道：「但當中毒者聽到龍鳳追魂簫的簫聲之後，他就會發狂，終於狂笑不止，七孔內臟皆流血而死！」

龍城璧嘆了口氣：「難怪在老高酒館中，當舒天惡等人聽到簫聲之後，就狂笑不止而斃命。」

衞空空面色凝重。

「你現在也巳中了一笑斷腸花的毒，倘若虞錐紅找到你，那可痳煩。」

唐竹權道：「這個老婊子別的本事不會，就只會靠這種不見得光的手段去害人，老子若抓着她，一定要在她的鼻子上打三百拳。」

「三百拳？」龍城璧悠然一笑：「恐怕只三拳打下去，她的鼻子巳不再是鼻子了。」

衞空空嘆了口氣。

「想不到你現在還有心情說笑。」

「不說笑，難道大哭一場嗎？」唐竹權反駁道。

龍城璧揮了揮手，道：「現在並不是多談廢話的時候，虞錐紅是南宮世家的女主人，她要取我的性命，必然會出動南宮世家的勢力。」

衞空空搖頭道：「那倒未必，據我所知，南宮世家現在也分爲兩派。」

「哦！有這種事？」

衞空空道：「這兩派，一派是傾向虞錐紅的，他們都要找你和我算帳，要爲南宮千楓和南宮千葉報仇。」

龍城璧點了點頭，微笑道：「看來你和我的痳煩，都並不少。」

衞空空道：「但南宮世家又有另一派，他們都贊成南宮老人的主張，認爲寃寃相報何時了，同時昔日南宮千楓與南宮千葉被殺，也是罪有應得，不應該怪責雪刀浪子和偷腦袋大俠。」

龍城璧道：「他們倒是深明大義！」

衞空空道：「所以我們現在要對付的，並不是整個南宮世家，而是虞錐紅。」

龍城璧忽然遞起了一把劍。

那是司馬血的碧血劍。

「奇怪！這把劍爲甚麼會落在鄒絕的手裏？」

唐竹權嘆了口氣，道：「司馬血與盧穩殺得天昏地暗，結果盧穩死在碧血劍下，但司馬血也受了傷。」

龍城璧恍然大悟：「是否黑白無常就在這個時候乘人之危，襲擊司馬血？」

唐竹權道：「不錯，由於司馬血巳受傷，不是以一敵二，結果不但敗陣，而且連愛逾性命的碧血劍也丟了，結果落在鄒絕的手中。」

龍城璧道：「他現在何處？」

唐竹權道：「在雲坪客棧天字第一號房！」

× × ×

雲坪客棧並不是一間很大的客棧。

但這間客棧的招牌，却大得嚇死人。

有人計算過，在整個洛陽城中，招牌最大的就是雲坪客棧。

所以，它也有值得人客記起的地方。

司馬血雖然住在「天第第一號房」，但這間房子一點也不寬敞，而且傢俱設備，都巳開始有點霉臭的感覺。

他受了傷。

這點傷雖然並不致命，但若缺乏適當的治療，後果也是不堪設想。

在洛陽城裏，當然有不少大夫。

但司馬血沒有延聘大夫診治傷勢。

因爲，他知道許竅之也巳來到了洛陽城！

× × ×

許竅之是醫谷的谷主，他的醫術雖然

及不上時九公，但也是第一流的高手。

許竅之早已來到了洛陽，但他一直都沒有露面。

連丁黑狗這個消息靈通的叫化子，也不知道許竅之已在洛陽城中。

龍城璧是許竅之的好朋友。

龍城璧被南宮世家和殺手門壓得透氣不過，他又豈能坐視不理？

在這些日子以來，許竅之一直都在調查南宮世家和殺手門的行動。

司馬血又怎知道許竅之在洛陽城中？

原來司馬血被黑白無常乘人之危加以襲擊的時候，許竅之就在司馬血的背後。

倘若不是許竅之加以援手，司馬血能否逃得過這兩人的襲擊，實在大有疑問。

因爲他與盧穩決戰之後，又再與胡小翩苦拚了百餘招，身上總共有七八處傷痕，嚴重地影响了他的身手。

許竅之把他救出險境之後，剛好碰上了唐竹權和衞空空。

許竅之對唐竹權表示，他會把司馬血帶到雲坪客棧中治理傷勢。

但現在，許竅之並不在客棧中。

因爲他必須到藥店裏找尋藥材。

他身上雖然有不少靈丹妙藥，但還是不敷應用。

但當他離開了雲坪客棧後，客棧的大招牌上，忽然被人用繩索掛上兩具屍體。

× × ×

黎明將至。

許竅之仍然沒有回來。

司馬血加强警惕。

他知道在這種時候，隨時都會遭遇到敵人的襲擊。

雲坪客棧絕對不是一個安全的藏身地方。

但他相信許竅之。

他也相信自己會有辦法，應付一切不可預知的危險。

× × ×

許竅之沒有回來，但龍城璧、唐竹權和衞空空都來到了。

當他們來到雲坪客棧的時候，第一眼看見的是就那兩具屍體。

那是一男一女的屍體。

女的雙脚早已斷掉。

他們赫然正是殺手門十三殺手中的詹雁夫婦！

× × ×

雲坪客棧已變成了一個危機四伏的地方。

衞空空甚麼都不怕。

他只怕那突然其來的神秘簫聲。

這簫聲可以殺人。

任何人嗅過一點斷腸花的花香，再聽到龍鳳追魂簫的簫聲，他就會狂笑而死。

虞錐紅是否在雲坪客棧之中呢？

× × ×

龍城璧雖然已中了一笑斷腸花毒，但他好像一點也不在乎。

他的胆量，有時候連衞空空都不能不爲之佩服。

衞空空也是胆大包天的人。

正當龍城璧準備走進客棧的時候，懸掛在招牌上的兩具屍體，忽然雙雙跌下。

接着，雲坪客棧中响起了一陣冰冷的笑聲。

「龍城璧，你果然不愧是江湖上最傑出的年青刀客，可惜你很快就要搬家。」

客棧中傳出了一個冰冷的聲音。

龍城璧淡淡一笑：「搬家？搬到那裏？在下本來就是一個浪子，又何來有家可言？」他一面說，一面緩緩的走進客棧的店堂內。

× × ×

客棧的店堂，燭光早已在三個時辰之前熄滅。

現在雖已是黎明時分，但店堂中仍然一片黝黑。

龍城璧很快就看見一張臉。

這張臉在光綫如此黯淡的環境下看來，仍然是那麼的蒼白。

蒼白的臉色，雪白的長袍，這人看來就像是從地下裏冒出來的幽魂。

但龍城璧知道他並不是個幽魂。

他是個人。

他是個武功高深莫測，在南宮世家中號稱「報復之神」的南宮索！

× × ×

在南宮世家之中，唯一最令南宮老人感到憎惡的人，就是南宮索。

南宮索在南宮世家中的輩份極高，他是南宮老人的叔伯輩。

他的臉色雖然蒼白，但就憑這副相貌看去，你絕對無法看得出，他的年紀已超過八十歲。

他號稱「報復之神」，意思就是無論任何人得罪了南宮世家，都必定全遭到南宮索的嚴厲報復。

這是南宮老人最反感的地方。

南宮世家是一個龐大的家族。

常言有道：「樹大有枯枝」。

誰也不能保證南宮世家的子弟，是否個個都不會行差踏錯。

假如南宮世家的人錯誤在先，而引起了糾紛，南宮老人是絕不會偏袒己方的。

但南宮索的做法却並不如此。

他胸懷狹小，無論南宮世家是否有錯，他絕不問及情由，先把得罪了南宮世家的人解決了再說。

他極其護短的作風，南宮老人極不贊成。但由於南宮索的輩份比他還高，南宮老人雖是南宮世家的主宰，也奈他不何。

南宮索雖與南宮老人不咬弦，但虞錐紅却和他甚是合作。

說穿了，原因只有一個。

南宮索護短。

虞錐紅亦然。

所以，雖然他們明知南宮千楓和南宮千葉罪有應得，死有餘辜，但他們仍然要大興問罪之師，誓殺雪刀浪子和偷腦袋大俠。

追魂簫聲　天奪其魄

（廿二）

南宮索的臉色蒼白而陰森。

「你就是龍城璧？」

龍城璧點頭：「閣下莫非就是報復之神？」

南宮索冷冷道：「你就算不認識老夫，也該聽人說過，老夫的左耳比右耳大上一倍。」

龍城璧看了他一眼，淡然道：「你的耳朵左比右大，在下現在才知道。」

南宮索的左耳，果然是比右耳大上一倍。

龍城璧又道：「聽說南宮千楓的武功，最少有三分之一是你傳授給他的？」

南宮索的眸子中，彷彿露出了一絲哀痛的神色：「他的武功若全部都是老夫傳授的，他就絕不會死在你的刀下。」

龍城璧默然。

南宮索又冷冷的說道：「你已中了一笑斷腸花的毒，倘若老夫人奏起追魂曲，你就會狂笑而死。」

「在下知道。」

「既然知道，何必還逗留在洛陽城中，還要闖到這裏送死？」

龍城璧一陣苦笑：「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在下從來都不喜歡逃避，與其做一隻狼狽荒落而逃的野狗，倒不如乾乾脆脆，大笑而死！」

南宮索臉上的肌肉一陣收縮：「小子，你好狂妄！」

龍城璧仰天大笑。

「龍某本來就是個狂妄放肆的浪子，你是南宮世家的報復之神，當然看不慣我這副肆無忌憚、旁若無人的樣子。」

南宮索道：「老夫的確看不慣。」

龍城璧淡淡一笑：「既然看不慣，何以還不動手？」

他的說話還未說完，南宮索已出手。

他的手裏沒有武器。

他的武器就是他的一雙手。

（廿三）

雖然龍城璧對南宮索這個老人毫無好感，但他仍沒有過份冒犯他。

他畢竟是個老人。

報復之神的報復行動已展開，詹雁夫婦就是死在他的掌下的。

詹雁夫婦沒有得罪南宮索，也沒有開罪南宮世家，更與南宮千楓和南宮千葉的死亡毫無關係。

但他仍然難逃南宮索的毒手。

因爲他們是龍城璧的朋友。

× × ×

南宮索一出手，整個店堂立刻就有一股駭人的掌風充斥着。

龍城璧的衣袂，竟然被他的掌風吹得獵獵作响。

龍城璧沒有輕視他的掌力。

南宮索的掌風，左掌發出來的赤熱如火，但右掌出來的却如冰天風雪，令人生寒。

龍城璧心中一凛。

這是久已失傳的武功「陰陽天魔十八掌」！這一套武功，並不是南宮世家的武功，而是昔年慕容世家十三種武功中，最可怕的一種。

目前，南宮世家與慕容世家既無交情，也無交惡，但南宮索却不知如何，竟然把慕容世家的「陰陽天魔十八掌」練成。

連慕容世家的子弟都苦無機會練習的掌功，居然給南宮索練成，這一直是江湖中人難以猜透的啞謎。

當然，南宮索之所以能够練成這套掌法，其中是有一段離奇曲折的故事，但這是題外話，與本文無關，故且略去不提。

南宮索放着本門的武功不學，却練成了「陰陽天魔十八掌」，這也是南宮老人對他感到不滿的其中一個因素。

但龍城璧對於「陰陽天魔十八掌」毫無懼色。

他本來就是個胆子比天還大的浪子，雖然明知强敵當前，他也毫不畏怯。

「陰陽天魔十八掌」固然是稀世奇功，但山東濟南府龍氏世家的「龍心神訣」，又豈是一種平庸的武功？

龍城璧居然與南宮索硬拚一掌。

龍城璧以八條龍刀法名揚天下，但近來江湖上的人都已漸漸知道，除了八條龍刀法之外，龍心神訣的功力亦和八條龍刀法不分伯仲。

刹那之間，兩人的手掌緊緊的貼在一起！

這時，唐竹權和衞空空沒有走進客棧店堂之內，他們在客棧外，恭候大敵。

南宮世家最少已有三十幾個高手，來到了雲坪客棧內。

其中還包括擁有龍鳳追魂簫的老夫人虞錐紅！

× × ×

虞錐紅駐顏有術。

誰都看不出，她早已成爲了別人的祖母。

陽光漸漸從東方升起。

但她的臉却陰沉得令人可怕。

她的目光，彷彿凝注在遠方，但又彷彿不停的盯着衞空空。

衞空空殺了南宮千葉，這段仇恨她永遠都不會忘記。

她本來打算借用高三爺的力量，把龍城璧和衞空空置諸死地，爲南宮千楓和南宮千葉報仇。

但想不到高三爺反而死在龍城璧的刀下。

虞錐紅只好親自出手。

南宮索一直都大力支持她的報復行動，而且他也想試一試，自己苦練成功的「陰陽天魔十八掌」，是否可以把名震江湖的雪刀浪子龍城璧置諸死地。

他的年紀雖老，但他也是個江湖人。

一個好勝的江湖人。

× × ×

南宮索的掌風，繼續壓逼龍城璧。

他臉上露出了一陣殘酷的笑意。

他相信雪刀浪子不是被灼熱的掌風烤熟，就是給陰寒無比的掌風凍死。

「陰陽天魔十八掌」並不容易練成。

而它的威力，也絕非一般武功所能比擬。

龍城璧的神態好像有點頹然。

他的身子甚至開始搖幌。

南宮索精神更是一振，雙掌的內力更是源源不斷的向外推出。

龍城璧的眼睛，彷彿模糊昏沌。

他忽然向後倒退了一步。

南宮索突然一聲大喝：「倒！」

（廿四）

「倒！」

在南宮索的想像中，龍城璧就算是一個銅皮鐵骨的怪物，此刻也勢非倒下去不可。

因爲他在大喝的時候，雙掌上的勁道已增强至十成！

換而言之，他已把全身的內力，都已在此一刹那之間豁了出去。

這等力量，是何等的龐大，世間上又有多少人能禁受得起？

南宮索眼見龍成璧已成强弩之末，這一陣猛攻，他無論如何是禁受不起的。

可是，龍城璧沒有倒了下去。

他仍然站立得很穩，只是臉色蒼白了一點，同時，嘴角在沁出少量的血。

南宮索矍然一驚。

毫無疑問地，龍城璧已受了傷。

但這一點傷勢，却並不算嚴重。

同時，他一點也沒有吃虧。

因爲不但龍城璧已受內傷，南宮索也是一樣！

× × ×

龍城璧的身子不再搖幌，龍心神訣眞正的力量，直到現在才發揮出來！

南宮索楞住了。

他以爲龍城璧已成爲强弩之末，但現在的情況，却恰恰剛好相反。

雖然龍城璧已受傷，但南宮索也同樣被對方的掌力震得五腑翻騰，胸口炙熱。

然而，龍城璧的掌力，居然還在不斷的源源增加，反而南宮索的氣勢，沉了下去。

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之下，落下風的當然不會是龍城璧，而是南宮索。

南宮索大驚。

他很難相信這是事實。

他仍奮力迎戰，但形勢却對他更爲不利。

然而，就在此際，一陣幽怨的簫聲，從客棧門外傳了進來……

× × ×

十二個身穿紅衣金靴、腰懸長劍的武士，把虞錐紅圍在中央。

簫聲當然是虞錐紅吹奏的。

幽怨的簫聲，使人的精神爲之一陣低沉。

衞空空與唐竹權相顧駭然。

他們並不怕這種簫聲。

但龍城璧都已身中花毒，這種簫聲是足以把他致於死地的。

唐竹權大怒。

他暴跳起來，把大酒罈淩空拋起，向虞錐紅拋去。

虞錐紅根本就連看也不看它一眼。

酒罈還遠遠未曾觸及到她的身子，便已被兩個紅衣金靴的武士，把它擊成粉碎了。

唐竹權一聲怪吼。

「臭婆娘，妳還再吹下去，老子就操死妳！」

此言一出，南宮世家的人全都臉色大變。

想虞錐紅在南宮世家的身份，是何等的尊崇，唐竹權口沒遮攔，兼且胆大如酒罈，居然敢對她說出這樣粗鹵的說話，自然是「駭人聽聞」到了極點。

連衞空空也爲之眉頭大皺。

但他沒有怪責唐竹權。

這個唐家的大少爺，向來誰的帳都不賣的，連他的父親唐老人有時候也給他氣得一佛升天，二佛出世，又何況是虞錐紅呢？

虞錐紅的簫聲，果然停了一陣。

她冷冷的說出了九個字：

「把這兩個醉酒鬼宰掉。」

唐竹權固然是天下第一號的醉鬼，但衞空空在這一方面，似乎也絕不輸虧。

虞錐紅的命令剛發出，立刻就有三個年紀約莫三十來歲的紫袍人越衆而出。

他們都是虞錐紅晚年所收錄的得意弟子。

除了這三個紫袍人之外，還有八九個劍士，也加入了圍攻。

他們都是虞錐紅的親信份子，平時囂張跋扈，如今有機會對付衞空空和唐竹權，無不大是興奮。

但衞空空和唐竹權這兩個酒鬼，又豈是容易對付？

他們剛衝前，還未發招，立刻就已經有人不見了一雙眼珠子。

那是唐竹權的傑作。

「沒你娘鳥興，也不先看清楚老子是誰便磨拳擦掌，有眼無珠，這種狗屎眼要來何用？」

唐竹權罵人的「雅興」一經發作，倒是不可收拾。

衞空空的嘴巴比較斯文得多，他平時也很少動不動就罵人。

他雖然不罵人，手底下的劍法却絕不是開玩笑的。

不過，他總算劍下留情，沒有施展開砍腦袋劍法。

因爲這種劍法殺傷力極大，中招之人勢難活命。

這些人雖然可惡，但還沒有達到非死不可的田地。

但他每發一劍，心中便是一陣驚悸。

因爲虞錐紅的簫聲，已由幽怨轉爲節奏輕快。

同時，他更聽到客棧店堂之內，傳出了龍城璧的笑聲！

× × ×

客棧內，龍城璧在笑。

他的笑，並不是得意的笑，也不是興奮的笑，而是一種無可奈何的笑。

他笑得好像很痛苦。

南宮索更沒有放過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

他立刻加緊壓力，不等待龍城璧毒發身亡，就要把他斃於掌下。

簫聲的節奏越來越是輕快。

龍城璧的笑聲也漸漸變得更大。

南宮索傾盡全力，無論如何都要把龍城璧殺死。

可是，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簫聲突然斷絕！

× × ×

虞錐紅的簫聲，爲甚麼會在忽然之間中止下來呢？

原來客棧門外，忽然出現湧來了一大羣叫化子。

那是丐帮的高手，突然掩殺而至。

但率先作戰的，並不是丐帮的長老，

而是醫谷的谷主許竅之。

許竅之明明是去抓藥的，但結果藥沒有抓到，却抓來了五十幾個叫化子。

司馬血的傷勢雖然嚴重，但雲坪客棧的局勢，却更嚴重。

許竅之並不是個糊塗的人。

他已給司馬血制止了傷口的惡化，他說去抓藥，但半途却改變了主意，還是去找援手比較緊要一點。

洛陽城距離醫谷甚遠，但距離丐帮的一個分舵却只有一里路。

龍城璧與丐帮甚有交情，他有困難，丐帮高手個個都願意趕赴救援。

於是，許竅之居然就暫時成爲了這羣叫化子的首領。

南宮世家雖然有不少高手在陣，但忽然間殺出幾十個叫化子，而且個個都有不弱的武功，再加上許竅之的金刀招法精絕，所向披靡，登時爲之陣脚大亂。

虞錐紅是許竅之的最大目標。

簫聲忽停，因爲虞錐紅已被許竅之的金刀纏住，又焉能再有餘暇去吹奏追魂曲毒殺龍城璧？

這一來，形勢頓然改觀。

虞錐紅武功極高，許竅之力逼之下，仍然無法佔到上風。

但唐竹權和衞空空却威風極了。

唐竹權的五絕指法，最適宜在這種塲合之下使用，只見他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南宮世家的武士，最少有十幾個人傷在他的胖大手指之下。

至於衞空空，雖然他沒有施展絕對致命的砍腦袋劍法，但他的一把長劍仍然具有極大的威力，尤其是簫聲停頓之下，他心中少却一層顧慮，劍法使用得更是揮洒自如。激烈的一戰，鮮血染紅了雲坪客棧內外。

就在這個時候，洛陽城外，十四快馬已疾馳而至，爲首一人是南宮世家的主人南宮烟！

× × ×

南宮烟一直都反對老伴向龍城璧報復的。他現在趕到洛陽，並不是爲了要對付龍城璧和衞空空，而是希望能够阻止他們之間這一戰。

可是，他來到洛陽城的時候，已遲了一點。

× × ×

南宮索雖然練成了「陰陽天魔十八掌」，但仍然無法贏得過龍城璧的「龍心神訣」。

龍城璧沒有殺他。但他却終於因年紀老邁，拚搏過度終而虛脫致死。

南宮世家的高手，與丐帮的弟子，發生大衝突，那是南宮老人最不願意看見的事。

雖然他來遲了一點，但總算還能把戰事壓了下去，沒有讓它繼續。

最感到氣憤的，當然是虞錐紅。

她居然大罵南宮老人是個老糊塗，老畜生。

南宮老人置諸不理。

虞錐紅突然一掌向自己的天靈蓋上拍去。

清楚玲瓏的一掌。

震動南宮世家每一個人心弦的一掌。

虞錐紅報仇不果，居然自盡。

南宮老人搶救無效，心中極其難過。

但他沒有怪責任何人。

他只是喃喃地說了五個字：

「唉，天意，天意……」

× × ×

正午。

雲坪客棧的大血戰，成爲了轟動洛陽城，也轟動了整個江湖的大事。

就在陽光漸向西移的時候，龍城璧等人離開了洛陽。

衞空空與唐竹權，兩人共同駕駛着一輛馬車。

車廂內有三個人。

那是許竅之，司馬血和龍城璧。

司馬血的傷勢，看來並不太嚴重。

反而龍城璧中了一笑斷腸花的花毒，必須要到醫谷，接受時九公的親手治療。

這五個人聚在一起，若論身份最尊貴的，應該是許竅之。

他是江湖中最神聖的醫谷谷主。

但在這四個老朋友面前，他却往往最吃虧。

爲甚麼？原因很簡單，他這四個老朋友，個個都酒量驚人，如果拚起酒來，最先醉倒的，必然是許竅之。

但許竅之也有他的一套。

這一套「防身本領」，說穿了一文不值，但却是對付酒鬼朋友的最好方法。

這個辦法就是——雖然未醉，先佯裝大醉。

而且「醉」得越糊塗越好。

因爲他既已「醉」了，又有誰能再强逼他喝酒呢？

—全文完—

下期預告（巨型小說）

走劍江湖
傳奇故事

「醉芙蓉」

伴霞樓主 著

菩提本無樹，和尚偏有女。醉菩提果然醉不迷，從白河中救起一個女嬰，女嬰在鉢兒裡養大了，在酒葫蘆口邊長大起來，竟是芙蓉如面，貌美如花，於是，江湖中出現了一個醉芙蓉，無數屍身旁、血泊裡漂浮起一朵芙蓉花來……

壹零零零精選特稿

闖蕩江湖二十年

陳重光・文　子成・圖



薄儆黑殺帮　血濺江湖樓

闖蕩江湖二十年。

打遍天下無敵手。

這十四個字，是武天王在江湖樓上說的。

他不但說，而且用一根手指，把這兩句說話「寫」在江湖樓的一幅石牆上。

形容書法筆劃蒼勁，謂之入木三分。

但武天王這十四個字，却入牆足足一寸。

× × ×

江湖樓雖以江、湖爲名，但這裏沒有江，也沒有湖。

江湖樓近山。

黃山。

黃山又名黃嶽。

黃山有三十六峯，其中最險峻、氣勢最拔挺的，首推蓮花峯。

江湖樓，就在蓮花峯下。

蓮花峯下有蓮花村，村中特產蓮花香露，是蓮花村中人一直引以爲傲的佳釀。

此酒奇香。

但香而不俗，香得芬芳馥郁。

就算不想喝酒的人，面對着這種人間佳釀，亦會有當浮一大白之想。

江湖樓當然有酒。

但數十年來，這裏只賣一種酒。

——蓮花香露。

× × ×

江湖樓最吸引人的，除了蓮花香露之外，還有蓮花炖香鴨。

鴨不肥大，但肉多而滑溜，端上桌的時候熱騰騰的，放進嘴巴裏幾乎不用咀嚼也會溶爛，甘腴美味之至。

據說，喝蓮花香露，品嚐蓮花炖香鴨，最好就在江湖樓的蓮花廳中慢慢享受。

蓮花廳是江湖樓最寬敞，修飾最華麗的一座廳院。

但當地的村民，就算在街上檢到一個金元寶，也絕對不敢跑到這座廳院去享受一番。

因爲在蓮花廳中擺宴，價錢貴得嚇死人，不是富貴中人，絕對吃不消。

今天，蓮花廳已被人包下。

包下蓮花廳的，是個紅鼻子、禿頂灰鬍，背上揹着一個破布包袱的青衣老頭。

× × ×

酒香濃。

「蓮花香露果然是好酒！」青衣老頭一面喝酒，一面不停地在讚賞。

他喝了幾杯酒之後，蓮花炖香鴨捧來了。

酒香，鴨亦香。

可惜這個青衣老頭却「本事太大」。

他身上發出來的臭味，竟然把這兩種香味也一齊蓋過！

× × ×

捧着炖鴨上桌的店小二，很快就退下去。

掩着鼻子退下。

他吃不消。

這個老臭蛋怎麼臭得這般厲害。

「媽的！」店小二心裏罵了不知多少遍，但臉上還是堆滿了笑容。

這個青衣老頭雖然又老又臭，但他有的是銀子。

他早已付了酒菜的帳。

他對掌櫃先生說得很坦率：「倘若老夫不放下一點銀兩，你們必然會以爲老夫是來白吃白喝的。」

掌櫃先生雖然極力否認，但心中也確有這種想法。

當青衣老頭把五十両銀子存在櫃頭之後，誰都不再認爲他是個窮鬼了。

在酒家、妓院、賭場這三種地方，有錢的便是大爺，就算是從糞坑裏鑽出來的怪物，只要他有銀両，就一定會有人樂於招呼。

青衣老頭雖臭，但銀子却不臭。

所以，他能够在蓮花廳中，喝蓮花香露，吃蓮花炖香鴨。

「唉！」青衣老頭斜靠在一張八仙椅上，把一雙如假包換的「臭脚」高高蹺起，長嘆了口氣，道：「他奶奶的，眞舒服死啦！」

他一面說話，嘴裏的十幾顆牙齒却沒有閒着，一條鴨腿子，很快就只剩下了一條鴨腿骨。

在蓮花廳的東面，有一個露台。

露台外有一幅石牆，武天王說的那十四個字，就是「寫」在這幅牆上的。

青衣老頭突然隨手把鴨腿骨丟掉。

看似隨手一丟，其實却像一支利箭般，直向那幅石牆上飛射過去。

篤。

這一條鴨腿骨，竟然眞的像一支利箭，深深的插進那塊石牆上。

店小二站在一旁，看得很清楚。

「媽啊！」他心中機伶伶的打了個寒顫：「這是甚麼功夫，這般厲害？」

青衣老頭彷彿完全不知道鴨腿骨已釘在石牆上，他又開始吃鴨膀子。

他越吃越是津津有味。

他每吃一塊鴨，剩下來的鴨骨却沒有放在桌上。

這些鴨骨，竟然一根一根地，像妖法般全部釘在那幅石牆之上。

最令人吃驚的，就是連最軟的一塊鴨骨，也同樣可以射進石牆之中。

當青衣老頭把整隻鴨子吃完之後，那塊石牆已被嵌上二十八塊鴨骨。

這些鴨骨不偏不倚，恰恰組成一個四方型，把武天生那十四個字完全圍着。

店小二看得呆了。

他這副表情，就和當日看見武天王用手指寫上那十四個字的時候，一模一樣。

× × ×

在江湖樓外，有一條青石板路。

路很寬敞，可以容許四輛馬車同時駛過。

但就在這一刻間，這條路忽然變成一片死寂。

別說是馬車，就連行人也告絕跡。

這條街平時就算不太熱鬧，最少也有不少行人和商販。

但現在沒有了。

沒有行人。

沒有叫賣的小販。

因爲這條街已被兩面大旗封死。

× × ×

天空一片蔚藍。

但這兩面大旗却是黑色的。

旗色漆黑，有如沒有星月的夜空。

旗的中央，有一個字——「殺」。

這個字却是鮮紅色的。

× × ×

殺！

好殺氣的一個字。

好殺氣的一面旗。

在這裏，豺狼虎豹並不太可怕。

最可怕的還是這面黑殺旗。

因爲黑殺旗一出現，就例必有人死亡，誰敢接近黑殺旗，亦必死無疑。

× × ×

長街寂靜，有如死城。

就在這個時候，青石板路的其中一塊青石，突然微微向上凸起。

青石板居然露出了一條小罅隙，罅隙中還出現了一雙眼睛。

這一雙眼睛，黑白分明，又圓又大，而且骨骨碌碌地在轉動，靈活得很。

這雙眼睛巡視了好一會之後，那塊青石板又再漸漸的闔下。

誰也沒有注意到這一件事。

黑旗雙使也沒有看見。

× × ×

黑旗雙使，是黑殺帮中地位極高的紫帶殺手。

近二十年來，黑殺帮已成爲江湖黑道上最大的一股勢力。

沒有人知道黑殺帮的起源。

它就像一條突如其來的巨蟒，而且吃人不吐骨。

據說，黑殺帮的總壇，就在黃山。

自從這一個帮會崛起之後，最遭殃、最首當其衝的，就是黃山派。

在中原武林，黃山八道的名號，是極響亮的。

除了黃山八道之外，黃山派掌門火巚道長的「玄虛九幻劍法」更是武林一絕。

可是，黃山派的基業，差不多就隨着黑殺帮的崛起而同時宣告毀滅。

黑殺帮好像與黃山派有深仇大恨似的，這個帮會剛成立，立刻把黃山派打得抬不起頭來。

黃山派雖然是江湖上的名門大派，但却抵擋不住黑殺帮的無情襲擊。

經此一役，黃山派在武林中消沉了百餘年，此乃題外話，暫且不提。

但黑殺帮的氣燄，却越來越是增長。

二十年來，黑殺帮已在武林中建立了龐大的勢力，提起了這一個帮會，任何人却難免眉頭大皺。

黑旗雙使，是黑殺帮中的紫帶殺手。

黑殺帮中，有黃、青、藍，紫，黑五種腰帶。

腰懸黃帶的，是第五級武士。

腰懸青帶的，是第四級武士。

腰懸藍帶的，是殺手，可以單獨行事。這些人的武功，就算不是第一流的頂尖角色，也是第二流的一時俊彥。

至於腰懸紫帶的，整個黑殺帮中，目前僅有五人。

黑旗雙使就是其中的兩個。

還有腰懸黑帶的，黑殺帮中有多少個呢？

目前來說，沒有人知道。

連黑旗雙使都不知道。

但他們都知道一件事。黃山派就是被帮中的黑帶護法打跨的。

提起了黑帶護法，人人都會有心寒的感覺。

即使是身爲紫帶殺手的黑旗雙使，亦不例外。

× × ×

長街西方，突然出現了六匹黑馬。

在此同時，長街東方，亦出現了六匹黑馬。

十二匹黑馬，十二個黑衣金披風，腰懸藍帶的劍士，分從兩邊向江湖樓徐徐進發。

兩股逼人的殺氣，逼向江湖樓。

除了這十二匹黑馬之外，還有兩匹紫毛驄，一東一西的跟隨在後。

西方一人，濃眉、厚唇、滿臉麻子。

他的手中有槍。

那是一桿鐵槍，份量不輕，槍桿烏溜溜的，但槍尖却隱隱透射出一股暗紅的血芒。

這人姓徐。

血槍徐鑽命。

× × ×

徐鑽命擅用槍，他喜歡在敵人的心臟部位鑽上一個透明的窟窿，他認爲這是一件很痛快淋漓的事。

事實上，他的確是個很痛快的人，只可惜他的心腸並不怎樣好。

他不但喜歡殺人，而且更喜歡殺手無寸鐵的人。

每當他看見別人在他槍下掙扎的時候，他就覺得這是人生最痛快的時刻。

不錯，他的確很痛快。

但他的痛快，却是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之上。

這種人，在江湖上的聲名，當然並不好。

但他不在乎。

他有一招槍法，名爲「橫眉冷對千夫指」。

這七個字，也正好是他平時做人的一貫態度。

× × ×

在長街東方出現的另一個人，他的年紀比徐鑽命最少大三十歲。

驟眼看來，他是一個年老體弱的鄉下佬。

無論你怎樣看他，他都絕不像個武林中人，更不像個武林高手。

他的模樣有點像蓮花廳內的那個青衣老頭，但他臉上的神態，却隱隱散發出一種邪毒的氣息。

他也是黑殺帮的頂尖高手。

這個鄉下佬般的老者，就是三十年前便已在遼寧一帶稱雄稱霸的天狠大盜皇甫姬。

× × ×

徐鑽命是黑殺帮的黑帶護法。

皇甫姬也是黑殺帮的黑帶護法。

這兩個江湖煞星同時出現在這條長街上，難怪街道上連野狗都不敢走過了。

然而，又有誰知道這條街道的下面，竟然會匿藏着兩個神秘人。

他們是誰呢？

目前沒有人知道。

但人人都已察覺得到，血腥氣味已在這裏的空間瀰漫着了。

× × ×

蓮花香露是好酒，青衣老頭越喝越是津津有味。

酒是好酒，鴨也是好鴨。但唯一不太好的，就是外面忽然下雨。

雨中看景，更是人生樂事，又有甚麼不好？

噢，難怪青衣老頭眉頭大皺，原來現在所下的是血雨！

一蓬血雨，洒在江湖樓的門外。

有人被殺？

不。

被殺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隻狗。

這一隻狗，雖然長得難看一點，以狗而論，牠並不「英俊」。

但青衣老頭對於這一隻模樣並不怎樣好看的狗，却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親切感。

這隻狗無緣無故的就被人砍了一刀。

這一刀並不怎樣快，但對付一隻不懂武功的狗，已然綽有餘裕。

狗當然不懂武功。

一刀把狗砍死的，是黑殺帮中的一個藍帶殺手。

青衣老頭感到相當遺憾。

這一個藍帶殺手殺人的本領如何，不得而知，但他若用這種刀法來對付武林高手，嘿嘿！

青衣老頭沒有再想下去。

現在是喝酒的時候，這種大煞風景的事又何必去理會呢？

但他不理會行嗎？

當然不。

因爲黑殺帮的殺手，就是衝着他而來的。

× × ×

首先闖進江湖樓的，就是那個還未進門就已殺狗揚威的藍帶殺手。

他叫盲曹。

盲曹本是一種海魚的名字，但他被人稱爲盲曹，是因爲他這個人很像個瞎子。

他姓曹，於是別人就叫他盲曹。

盲曹在黑殺帮晉升得很快，由黃帶武士一直晉升到藍帶殺手，前後只不過是兩年間的事。

他做事永遠不計後果，是個典型的先鋒之材。

他本是屠戶出身，後來不知如何，給他練成了一套很厲害的刀法，而且還改行，不再當屠戶，却在蘭州一帶的官道上行刦商旅。

有一次，他有眼不識泰山，居然刦到黑殺帮的頭上。

那一次，他幾乎就死在黑殺帮的手下了。

但在最後關頭，徐鑽命救了他一命。

徐鑽命喜歡這個人，他認爲盲曹若加盟在黑殺帮中，一定會有很不錯的表現。

結果，盲曹就眞的成爲了黑殺帮的一份子。

× × ×

加入了黑殺帮的盲曹，脾氣比以前收歛了一點。

但那只是對上級而言。

只要一有機會讓他發脾氣，他的火氣隨時都會像一座爆發中的火山。

這一天，他又大發脾氣了。

他還未闖進江湖樓，便已把一隻無辜的黃狗一刀砍死。

他爲甚麼發那麼大的脾氣呢？

原來他的殺父仇人，就是在江湖樓之中。

× × ×

盲曹的父親叫曹仕祥。

曹仕祥也是個屠戶。

但他除了宰殺豬牛羊之外，還不時殺人。

殺人越貨的本領，曹仕祥比盲曹是高強得多了。

然而，每個人都總有倒霉的時候。

有一次，曹仕祥竟行了一個大大的霉運。

他遇上了一個劍法比他的刀法最少高明三倍的老道士。

十招之內，曹仕祥就身受重傷，勉强支持到家中，說出了那個道士的名號，就此一命歸西了。

那個老道士叫殘北道長，是當年黃山十友之首。

黃山十友那時已所餘無幾，後來再經黑殺帮的侵襲，更加幾乎全部喪生在黃山之下。

唯一還活着的，就是殘北道長。

殘北道長所以沒有被殺，因爲當時他根本就不在黃山。

現在，黃山數百年的基業，已遭遇到嚴重的摧毀。

而殘北道長，他的情況又怎樣？

× × ×

殘北道長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雖然他是黃山十友之首，但他的行爲一向都荒誕不經，其他九個道士根本就瞧不起他。

雖然他在黃山派的輩份相當高，但門派中的大小事務，都輪不到他來管理。

可以說，他是清閒得很的。

既然被別人所輕視，這個殘北道長當然就變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閒人」。

幸好他也從不喜歡爭權奪利，他被列爲黃山十友之首，也只不過是因爲他的年紀比其他九人爲大而已。

黃山派有黃山十友，也有黃山八道。

有一點江湖中人是不知道的，八道和十友雖然都屬於黃山派，但他們之間却彼此不和。

唯一反對八道與十友相爭的，就只有北殘道長。

但殘北道長的說話，却沒有放在他們的心上。

他們仍然互相勾心鬥角。

黃山派掌門火毓道長左右做人難，有一次居然因此喝了三斤烈酒來解悶。

三斤烈酒灌了下去，這個老掌門的神智就好像不大清醒了。

他忽然派人找殘北道長，並對殘北道長說：「這個掌門的職位，貧道不幹了，你來接任好了。」

殘北道長的一雙眼睛立刻瞪大。

他只說出了三個字，然後就彷彿被老虎咬了一口似的，沒命的奔逃到老遠。

他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了。

他對火毓道長說的三個字是：

「別嚇我！」

× × ×

世間上怪事不少。

怪人更是多得不可勝數。

掌門之職，何等尊崇，不少同門的師兄弟，遮搶都搶不到手，但殘北道長却害怕當掌門，而且立刻就離開了黃山，寧願在江湖上到處流浪。

他這一去，旁人的蠡測就比夏天厠所裏的蒼蠅還多。

有人說他被掌門逐出黃山派。

有人說他被黃山八道逼走。

也有人說他被黃山十友的其他九人趕走。

更有人說他刺殺火毓道長失手，亡命奔逃。

但其實的情況如何，却是誰也不敢眞正的肯定。

但當他離開黃山僅兩個多月，黃山派就遭遇到一場空前的大浩刦。

整個黃山派，差不多都已盡毀在黑殺帮的殺手之下。

× × ×

現在，一個更可怕的傳說已在江湖上流傳開去。

殘北道長是與黑殺帮有所勾結的。

黃山派遭遇到這一場刦難，其實就是殘北道長在從中攪鬼！

× × ×

人言可畏！

事實已被傳說所蒙蔽。

殘北道長聽到了這個傳說之後，忍不住破口大罵。

但他罵了大半天，還是弄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在罵誰？

痛罵了大半天之後，他忽然連道士都不做了，他索性還俗。

他認爲自己根本就不適宜做道士。

他又回復了未出家時的俗家姓名。

他姓沈名千笑，籍貫是江南草川鄉。

在他未曾還俗之前，盲曹的父親已死在他的劍下。

盲曹一直都在找殘北道長。

但殘北道長已在江湖中消失，他已還俗，變成了一個浪跡天涯，四海爲家的沈千笑了。

× × ×

在江湖樓蓮花廳中喝酒吃炖鴨的青衣老頭，就是沈千笑。

盲曹到處找尋殘北道長不獲，直到一年之前，才知道殘北道長已還俗。

沈千笑就是他的殺父仇人。

那時候盲曹已成爲了黑殺帮中的一份子。

血槍徐鑽命曾經答應過他，只要找到了沈千笑，他一定會給盲曹一個報仇雪恨的機會。

現在，機會已到。

盲曹熱血奔騰。

因爲沈千笑就在蓮花廳中。

× × ×

盲曹揮刀衝進江湖樓，見人就砍，見人就劈。

他這種濫殺無辜的舉動，是獲得徐鑽命允許的。

事實上，只要盲曹想殺人的時候，徐鑽命都會儘量給他方便，給他機會。

盲曹嗜殺。

徐鑽命亦然。

這兩個人臭味相投，他們經常都合作愉快。

但沈千笑就很不愉快了。

他喝酒的時候，從不喜歡看見任何人流血。

他喜歡酒香，却不喜歡在酒香之中嗅到有血腥的氣味，因爲那樣會影响他喝酒的胃口的。

但盲曹却像個瘋子，他從江湖樓的大門一直衝殺到蓮花廳中，最少已有七八個人被他的大刀所傷。

沈千笑本不想在這個時候出手，但他已無法再忍耐下去了。

何況黑殺帮的人，本就是衝着他而來的。

× × ×

一陣清爽的山風吹過，風中飄着刺鼻的血腥氣味。

沈千笑盯着盲曹。

盲曹也目露兇芒，直盯着沈千笑。

沈千笑冷冷一笑：「你是誰？」

「盲曹！」

「盲曹？」沈千笑的臉色緩和下來，半响才道：「這個名字很有趣。」

盲曹冷冷道：「你就是沈千笑？」

沈千笑點頭：「你好像是來找老夫算帳的？」

盲曹板着臉：「你是沈千笑，也是黃山十友唯一剩下來的牛鼻子？」

沈千笑淡淡一笑：「是牛鼻子也好，豬鼻子也無妨，看你的樣子，似乎與老夫有仇。」

盲曹厲聲道：「曹仕祥是俺的父親，你可記得麼？」

「曹仕祥？」沈千笑沉默了好一會，忽道：「莫不是那個殺人不眨眼的江湖大盜？」

盲曹並不否認自己的父親是江湖大盜，他只是厲聲道：「殺人何必眨眼？」

沈千笑大笑。

「好！殺人何必眨眼！老夫正想看一看，你殺人的時候是否眞的不眨眼！」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盲曹的刀已幾乎砍在他的頸子上。

盲曹果然沒有眨眼。

他不愧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

可惜這一次他遇上了沈千笑。

沈千笑殺人的時候，也同樣絕不眨眼的。

盲曹利刀劈下，人未到，刀先到。

刀鋒嗡然作响。

盲曹的刀，本就已經染滿了鮮血。

既有狗血，亦有人血。

以往他的刀法很少人能避得開，因爲盲曹並沒有遇上過眞正的武林高手。

他經常戰勝，而且贏得很輕鬆。

剛才他在江湖樓之中殺人，簡直就好像是在斬瓜切菜。

那絕不爲奇，因爲那些人既手無寸鐵，更完全不懂武功。

難得的是，盲曹居然下得了手。

別的不提，就以這幾條人命來說，沈千笑已無法容許他再活在世上。

剛才他並非不想挽救那幾個人的性命，但他的距離却太遠了。

盲曹不但枉殺無辜，而且還想殺沈千笑。

然而，眞正的行家，都可以看得出來，盲曹絕不是沈千笑的敵手。

沈千笑知道自己必定穩操勝劵。

徐鑽命也知道盲曹並不是沈千笑的敵手。

但他仍然讓他去打先鋒。

從表面上看來，徐鑽命是給一個機會讓他去爲父報仇。

但骨子裏却並非如此。

他派盲曹打頭陣，不啻是叫他去送死，徐鑽命的目的，是想在自己未曾親自動手之前，首先看一看沈千笑的劍法。

血槍殺人的經驗，當然遠比盲曹老到得多。

盲曹人如其名，他眞有點像個瞎子。

瞎子最可悲之處，就是每一個人都已看見他有危險，而他自己本身却完全不知道。

× × ×

盲曹的刀很快。

最少，比起剛才他砍殺那隻黃狗的時候，他的刀就快了不止一倍。

快是快了，可惜不準。

本來他已算得很準，這一刀必然可以在沈千笑的頸子上斬開一個大缺口的。

頸子上被斬開一個大缺口，當然絕對致命。

但他這一刀剛劈下去，就最少已經有兩個人在暗中搖頭嘆息。

第一個搖頭嘆息的人是徐鑽命。

而另外一個，就是藏在青石板路之下的人。

雖然這裏相隔盲曹與沈千笑戰鬥的地方不遠，但這人還是可以淸楚的看見，盲曹這一刀雖快，但腰際却已露出了一個空檔。

× × ×

地上有一個人？

不，不是一個，而是兩個。

這一個人的眼睛，和剛才露出來的一雙眼睛並不一樣。

剛才的那雙眼睛，黑白分明，又圓又大，而且骨碌骨碌的在轉動，靈活得很。

但這一雙眼睛，却是沉實的，也是銳利的。

在黑暗之中，這雙眼睛就像是豹子的眼。

× × ×

雖然外面很光亮，但在那條狹小的地道中，却是一片潮濕，一片黑暗的世界。

小豹子不喜歡黑暗。

但這條地道却是他花了大半載的時間挖掘出來的。

小豹子，就是那個擁有一雙靈活眼睛的人。

他的年紀很輕，只有十五歲。

但他的偸竊技術，却是第一流的。

那也難怪，他的父親本來就是天下三大神偸之一。

他的父親姓韓名豹。

但沒有人叫他韓豹，人人都叫他老貓盜。

老貓盜偸竊的本領，據說是家學淵源，他的父親也是一個靠偸爲生的竊賊。

但老貓盜的偸竊本領，却青出於藍，比起小豹子的祖父強得多。

現在，老貓盜已退隱泉林，洗手不幹了。

他爲甚麼洗手不幹呢？

難道他已「因偸成富」？

非也！

事實上恰恰相反。

老貓盜偸盜了三十多年，所得到的名貴珠寶、黃金白銀、奇珍異寶，可謂不計其數。

可是，到頭來，他這個妙手空空還是空空兩手，經常連吃飯都有點成問題。

有這種事？

不錯，千眞萬確。

何解？

莫非他把偸回來的銀子都輸光了？

不！絕不是這樣。

雖然老貓盜有時候也喜歡到賭場裏賭幾手，但他的賭注從不會大，而且他賭得小心翼翼，長年累月計算下來，他不但沒有輸，而且還略有斬獲。

然則他的贜物到了甚麼地方去呢？

說出來這個老貓盜當眞偉大得很，原來他是個不折不扣的俠盜。

他偸富者之財，濟貧病者之危急。

但他從不對受惠者表示自己的身份，他偸竊的時候從不蒙頭蒙臉，但他把錢財分贈給貧苦人家的時候，反而把自己的臉孔包裹得像端午節的「鹹肉粽」！

他只露出一雙眼睛和鼻孔，連耳朶都包藏在蒙臉布之內。

他覺得偸竊爲富不仁者的不義之財，是一件很痛快的事。

把錢財分贈給貧苦的人家，更加痛快之至。

× × ×

直到兩年前，老貓盜終於歸隱林泉之間，不再做其樑上君子了。

爲甚麼呢？

難道他對於這件事已感到厭倦？

不。

如果他還有能力的話，他將會毫不猶疑的一直再幹下去。

但現在，妙手空空的一雙手已變成了空空如也。

他那一雙巧妙的手，已被人用一雙利斧砍斷了。

× × ×

兩年前，老貓盜潛入大同府褚家的藏寶樓中，想盜走褚家的傳家之寶鴛鴦璧。

褚家五代，由褚承環開始一直數到褚罡開、褚裴濤、褚不凡，以至現在的褚家主人褚白玉，他們沒有一個不是守財奴。

他們不但視錢財如性命，而且更用盡各種卑鄙的手法去賺錢。

尤其是到了褚白玉這一代，他的所作所爲更是令人爲之髮指。

褚白玉花費了數以十萬両的白銀，廣邀黑道武林高手，並成立了一個褚家帮。

褚家帮成立之後，更加胡作非爲，並大量强買民居，搶掠別人的田地。

一幢價值一萬両的大屋，他們只出價五百両，就强逼別人把大屋轉讓。

當然不少人誓死反抗。

但結果，這些人往往就會在不明不白的情況之下，突然暴斃。

老貓盜只恨自己的武功並不太高，否則他必然會去把褚白玉的腦袋砍了下來。

但他的確沒有這種本事，也沒有這種胆量。

他只有偸竊的胆量，但殺人則絕對不行。

他連宰鷄也手軟脚顫，又怎能去行刺一個活生生的人呢？

結果，老貓盜決定把褚家的鴛鴦璧盜走，也好讓褚白玉傷心一輩子。

每個人都總有倒霉的時候。

被稱爲天下三大神偸之一的老貓盜，這一次竟然失手了。

他被褚家帮的高手包圍在藏寶樓中。

老貓盜雖然身上也有佩刀，但憑他的武功，又豈是褚家帮羣魔的敵手？

只不過短短十招之內，老貓盜的一雙手就被褚家帮的副帮主用一雙利斧砍了下來。

韓豹號稱老貓盜，但這一次却變成了貓爪下的老鼠。

他想突出重圍，無奈貓太兇，而且惡貓極多，他又如何能逃得出去。

這一次，他自份必死。

可是，就在他感到最絕望的時候，褚家藏寶樓外，突然亮出了一道充滿殺氣的劍芒。

那是一把看來平平無奇的鐵劍。

但這把鐵劍却充滿殺氣，劍鋒上隱隱透射出一股暗紅的血芒。

只有殺人無數，飲過不少人血的利器，才會有這種血芒，才會有這種殺氣。

褚家帮上上下下，居然沒有一個人認出這一把劍，也沒有人認出這把劍的主人是誰。

褚白玉更自恃人多勢衆，下令要把這個人剁開三十大塊。

但他的命令剛發出，褚家帮的副帮主就已連人帶斧，被那個身穿淡黃衣裳，手持鐵劍的人一掌震飛三丈開外。

褚白玉臉色一變。

但他仍然不知死活，依舊指揮他的手下，向那人展開大包圍網式的襲擊。

常言有道：「好漢怕人多。」

粵諺有云：「蟻多螻死象。」

褚白玉的想法，正是如此。

可惜他這一次打錯算盤了，無疑他的手下人數衆多，而且其中也不乏武功相當高强的好手，但他却沒有想到，這個挽救老貓盜性命的人，竟然就是在江湖上號稱「神劍天王」的武七鷹。

× × ×

武七鷹這個名字雖然很威武，但江湖上的人都不叫他七鷹，而尊稱他爲天王。

武天王已成爲了江湖中最响亮的一個名字。

褚家帮上上下下，竟然全都有眼不識

泰山。

結果，他們得到了一個可怕的報應。

尤其是褚白玉，他畢生害人無算，那一夜正是他罪惡貫盈的時候。

武七鷹沒有劍下留情。

他並不是一個無情的人，但對於褚白玉這種冥頑不靈的衣冠禽獸，他又何必作婦人之仁？

褚白玉捱了三劍。

這三劍任何一劍都不足以致命。

但三劍加起來，恰恰就可以讓他在極度痛苦的狀態之下，魂歸地府。

老貓盜結果還是沒有把鴛鴦璧盜取到手。

他能夠活看，已是一個意外之又意外的奇跡。

然而，他那一雙靈活巧妙的空空妙手，已被利斧所砍斷。

他無法再偷了，只好歸隱大山泉林之中，做一個平凡而寂寞的人。

但他仍然感激武七鷹。

他不怕死，但他却需要給予自己的兒子多一點教導。

父親是神偷，兒子亦然。

老貓盜沒有反對兒子去偷，但他希望自己的兒子，也能像自己往日一般，刼富濟貧，做一點有益於天下蒼生的事。

× × ×

小豹子沒有讓父親失望。

雖然他現在的身手，還未足以媲美老貓盜，但有幾宗案子，他已幹得極爲出色了。

小豹子唯一最信任的朋友，也只有一個。

他就是武七鷹。

武天王。

× × ×

小豹子爲甚麼要在江湖樓的門外挖掘一條地穴

原來那是武七鷹的主意。

武七鷹並不反對小豹子效法他父親刼富濟貧的義行。

但他也不大贊成。

畢竟那是一種極危險的事。

雖然小豹子的偷竊技術相當高明，但誰也不敢保證自己是否有失手的時候。

老貓盜的偷竊技術，不可謂不高明了，但在褚家藏寶樓中，他也要斷送了一雙手。

小豹子雖然懂得武功，而且比父親强一點，但那是無濟於事的。

於是，武七鷹吩咐他在江湖樓門外，挖一條秘密的地道。

小豹子沒有問爲甚麼。

他很聽武大叔的說話，就算武七鷹叫他每天從豬棚裏挑一百斤豬糞到地道裏，他也會照辦不誤。

有人說，聰明的孩子，大多數都不聽話的。

但小豹子似乎是例外的一個。

× × ×

直到現在，小豹子才知道武七鷹爲甚麼要自己挖一條地道。

原來他早已知道江湖樓將會爆發一場血腥的風暴。

但小豹子却不知道武七鷹的眞正用意何在。

其實武七鷹根本就不需要這條地道，這條地道對他來說，是絕對多餘的。

他要小豹子挖掘這條地道，總共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是要把小豹子困在黃山，不讓他到處去偷竊闖禍。

武七鷹知道他的武功還不足夠在江湖上走動。

所以，他第二個目的，是借挖掘這條地道來琢磨小豹子的武功。

小豹子挖掘這條地道，原本最多只須花費兩個月的時間便可完成。

但他足足花了大半載的時間，才勉强把這件事辦妥。

原來這條地道，武七鷹吩咐他只能用手去挖。

小豹子練的是爪功。

徒手挖掘地道，對他的十根手指是一個極佳的磨練，雖然辛苦吃力，但小豹子的爪功却因此而得到了飛躍的進展。

× × ×

武七鷹今年三十五歲。

他在十五歲的時候，已出道江湖。

在這二十年的江湖生涯，他深切的體會到，這是一個弱肉强食的世界。

雖然世間上講道理的人不少，但蠻不講理的人似乎更多。

這些人根本不知禮義廉恥爲何物，只要是利之所在，他們就會不擇手段的去攫取。

江湖之上，誰不在搶？

只不過有些人搶得高明，有些人搶掠的手法庸劣而已。

至於那些眞正不偷不搶的人，他們自自然然的，就會成爲別人的魚肉的對象。

現實是殘酷的。

尤其是刀口上舐血的江湖人，他們的手段往往比野獸豺狼還更殘酷。

武七鷹很明白這一點。

唯一令他深感慶幸的，就是他在八歲的時候，便已追隨着一個滿臉白鬍子的高僧習武。

這個老和尚在江湖上寂寂無名。

他所居住的廟宇，也是在荒僻之極的山谷中。

沒有人知道這一座山谷。

也沒有人知道這一座廟宇。

更沒有人知道這一座廟宇的名字叫「一僧廟」。

「一僧廟」是名副其實的只有一個僧人。

那是一個老僧人，也是一個無名的高僧。

但又有誰知道，這個高僧的輩份，比起少林寺達摩院正在閉關練功的達摩五老還要高上兩輩呢？

同時，更加沒有人知道，這個無名高僧的武功，竟然單憑一己之力，就足以同時可擊敗當今八大門派的八大掌門。

× × ×

然而，人的壽命總有極限。

這個無名老僧收錄武七鷹爲徒的時候，他已很老很老了。

老得連無名老僧都忘記了自己的確實年歲。

武七鷹在無名老僧悉心教導之下，武功進展堪稱一日千里。

無名老僧本身已是個世間難逢的練武奇才。

而武七鷹的資質，竟然猶在無名老僧之上。

如果無名老僧能再活五年的話，那麼武七鷹的武功，將會更超越在師父之上。

可是，就在武七鷹十五歲的時候，無名老僧圓寂了。

無名老僧臨終前曾對武七鷹說過幾句話：「爾已可獨闖江湖，而且難逢敵手，唯可慮者，江湖經驗不足，須知人心險惡，不可不防……」

無名老僧說到這裏，已溘然長逝。

武七鷹緊緊握着師父的手。

師父臨終的遺訓，他一直都沒有忘記，所以他儘量小心翼翼的闖蕩江湖。

他儘量不把自己的芒鋒過份暴露。

然而，他畢竟是個很豪放的人，這二十年的江湖生涯，他也曾上過別人的當，而且好幾次險些死在「朋友」的手上。

那些「朋友」當然不是眞正的朋友。

他們只想陷害武七鷹，利用武七鷹。

可是，武七鷹並不是個呆子。

他只是性格爽朗豪邁，却絕對不傻。

結果，那些想置武七鷹於死地，想陷害武七鷹的人，都已獲得了應得的懲罰。

武七鷹不想懲罰別人。

無論是友是敵，他都不喜歡用「懲罰」這種手段來對付他們。

但除了這種手段，武七鷹却找不出一個更好的方法。

當然，能夠勸導邪惡之輩去向正義之途，那是最佳的方法。

然而江湖不頑靈不冥的人實在太多。

有不少人邪惡之徒，對他們仁慈就會變成對善良的人殘忍。

甚至對自己來說，也是一件殘忍之極的事。

劍王隱地道　伺機擊頑敵

——瞎子最可悲之處，就是人人都已看見他有危險，但他自己本身却完全不知道。」

盲曹的眼睛雖然沒有眞的瞎掉，但却堪稱有眼無珠。

他的刀法就算再快一倍，也絕對無法把沈千笑擊倒。

徐鑽命與藏在靑石板下的武七鷹，却已看見盲曹腰間已露出了一個空檔。

徐鑽命和武七鷹既已看見，沈千笑也當然看見。

所以，盲曹只攻出了一刀，第二刀就再也沒有攻出去了。

因爲在他的第一刀已劈了個空，而第二刀還未發出，左腰上便已猛烈覺得一陣冰冷。

盲曹悚然一驚。

他知道，這是挨了一劍的滋味。

這種滋味，他已非第一次領教，但那一次他被劍刺傷的地方並不是腰部，而是大腿。

大腿挨一劍雖然痛楚，但並不致命。

可是，這一次盲曹的運氣就沒有那麼好的了。

沈千笑的劍法彷彿根本就完全沒有揮動過。

盲曹吃驚的盯着沈千笑，又再看看沈千笑手中的劍。

劍鋒上有血。

那些血都是從他腰間湧出來的。

× × ×

盲曹的呼吸，立刻變得極其急促？

沈千笑沒有再補上第二劍，因爲那是不必要的。

一劍已足致命，又何須畫蛇添足。

× × ×

又是一陣山風吹過。

血槍徐鑽命的臉色冰冷如雪。

黑旗雙便分別從他的左右殺出，準備出手對付沈千笑。

但徐鑽命立刻把他們喝住。

他冷冷一笑，道：「想不到靑山十友唯一的漏網之魚，他的劍法尤在火毓道長之上。」

沈千笑冷冷的看着他：「火毓道長是你殺的？」

徐鑽命搖了搖頭。

一直沒有開口說過半句話、連身子都沒有移動過分毫的皇甫姬突然淡淡的說道：「火毓道長是我殺的。」

沈千笑瞪了他一眼。

「你是誰？」

「老夫皇甫姬。」

「皇甫姬？」沈千笑輕輕的咳嗽一聲，道：「想不到昔年號稱天下第一狠的皇甫老魔，也居然會在黑殺帮的旗下，充任一名黑帶護法。」

皇甫姬冷笑道：「識時務者爲俊傑，老夫比起閣下，總算要聰明一點。」

沈千笑冷冷的看看他，道：「黑殺帮胡作胡爲，而你却是黑殺帮帮主的劊子手，兄台選擇這種充滿血腥的一份差事，居然竟敢自認聰明？」

皇甫姬道：「我輩中人，苦練武功數十載，若不幹點有意思的事情，豈非對不起自己？對不起師門列祖列宗？」

沈千笑差點沒給他弄得鼻孔噴火。

皇甫姬忽然嘆了口氣，道：「正是人各有志，不能强求，火毓道長的確是老夫殺的，你若要替他報仇雪恨，儘管動手好了。」

沈千笑沒有動手對付皇甫姬。

因爲就在這個時候，徐鑽命已倒提看那一桿充滿血腥的鐵槍，一步一步的向沈千笑逼近。

× × ×

沈千笑臉上的表情，忽然又由激動而趨向平靜。

他雖然以前從未見過徐鑽命，也沒有見過他的鐵槍，但他知道，對方是一個極可怕的人。

他的槍，隨時隨地都可以發出絕對致命的突擊。

徐鑽命忽然向沈千笑露出了一個很奇怪的笑容。

他在笑。

但沈千笑臉上的表情，就像是一塊木頭。

他沒有動，甚至連目光都沒有注視着

徐鑽命。

他好像覺得徐鑽命只不過是隻蒼蠅。

蒼蠅雖然很令人討厭，但除了骯髒一點之外，這種東西好像不會令人致命。

但徐鑽命眞的是隻「蒼蠅」嗎？

× × ×

如果說徐鑽命是一隻蒼蠅，那麽這隻蒼蠅很可能會比森林的獅虎更兇猛百倍。獅虎雖然兇猛，又豈及得上徐鑽命的鐵槍。

他的鐵槍，不但兇猛，而且也毒辣無比。

無論是誰，惹上了這位血槍，後果都必然會令人有「不堪想像」之感。

他一步一步的向沈千笑逼近。

他忽然冷冷的問沈千笑：「武天王在那裏？」

× × ×

武天王在那裏？

小豹子當然知道。

但他仍然在地道裏保持沉默，沒有人察覺到他與武七鷹的存在。

徐鑽命在問沈千笑，想問出有關武天王的下落。

但沈千笑只是一味搖頭。

事實上，他的確不知道武天王在那裏，而且就算他眞的知道，他也絕對不會說出來。

徐鑽命也沉默了很久，才緩緩的說道：「你很聰明，居然出盡辦法，使武天王成爲武林盟主。」

小豹子聽得爲之一笑。

武七鷹却莞爾一笑，臉上的表情一點也沒有覺得意外。

小豹子低聲道：「大叔，你眞的已成爲了武林盟主？」

武七鷹用蟻語傳聲回答小豹子：「不錯，但我是被逼的？」

小豹子一怔道：「武林盟主一職，覬覦的人不知凡幾，你居然會被逼上任？」

武七鷹淡淡一笑道：「世間上有一種人，他們專門喜歡把自己的朋友捧上半天高。」

小豹子訝然道：「這個叫沈千笑的老伯是你的朋友了？」

武七鷹淡淡一笑，仍然用蟻語傳聲回答道：「他不但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敵人。」

小豹子搔了搔頸子。

武七鷹的說話，他實在聽不懂。

但他沒有再問下去，因爲這時候江湖樓的氣氛已緊張得令人有窒息之感。

小豹子忽然覺得自己眞的窒息了。

× × ×

小豹子沒有窒息。

窒息會導致死亡，但小豹子的呼吸仍然繼續着。

只不過他的身子，忽然完全不能彈動而已。

他茫然地站立在黑暗的地道中。

他知道自己的穴道已被人制住。

制住他全身十二大穴道的人，當然就是武七鷹。

小豹子沒有驚懼，沒有感到憤怒，他只是覺得意外。

武七鷹制止住他的穴道，他明白那是甚麽道理。

顯然，武七鷹已準備出手相助沈千笑，但他恐怕小豹子也闖出去冒險，所以他便先行把他的穴道制住。

武七鷹嚴肅的聲音又在小豹子的耳畔响起：「別亂動？」

小豹子心中暗暗苦笑。

現在就算他的臉上有八十隻大蚊叮咬，他也無法伸手把蚊子拍掉。

武七鷹又道：「四個時辰之內，穴道自然會解開，到時你就可以恢復正常。」

小豹子又是一陣暗暗苦笑。

四個時辰不能彈動，那滋味可並不好受，但他沒有怪武七鷹，他明白那是武七鷹的一番好意？

他從來都不想自己冒險。

× × ×

沈千笑可以說是黄山派唯一僅餘下來的高手。

他的劍法，倘若也僅和火毓道長不相上下的話，那麽，他必然不是徐鑽命和皇甫姬的敵手。

徐鑽命與皇甫姬任何一人，都足以把火毓道長置諸死地。

事實上，火毓道長就是死在皇甫姬之手的。

× × ×

風好像有點冷了。

逼人的殺氣，已充滿看整個空間。

沈千笑的劍已露。

他眸子裏的殺機也已露出。

蓮花廳外，有幾串珠簾。

珠簾很好看，但沈千笑却忽然反手劊出一劍，就把串串珠簾一齊劊斷。

徐鑽命冷冷一笑：「你的劍法，看來比火毓道長毫不遜色。」

沈千笑輕撫劍鋒，道：「但他已死了，對於一個死人，還是不要再提吧。」

徐鑽命冷聲道：「你的說話不無道理，既然如此，從今天起，本護法也絕對不提起你的名字。」

他的說話並不深奧，人人都很容易的就聽得出來。

沈千笑哈哈一笑：「徐護法的意思，是要老夫在今天就變成一個死人？」

他的笑聲不像是笑聲，却像是厲鬼夜哭，聽來令人爲之毛骨悚然。

徐鑽命忽然桀桀怪笑。

就在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笑聲中，徐鑽命的血槍已幾乎刺在沈千笑的心臟上。

這一槍果然有先聲奪人之感。

槍尖並不燦爛奪目，但却有一種令人難以形容的銳氣。

這種銳氣，足以擊破一切，也足以扼殺絕大多數武林高手的性命。

他雖然在厲聲大笑，但他一出手，就將自己體內的潛力，完全貫注在這一槍之上。

他沒有輕視沈千笑。

同時，他也沒有忘記黑殺帮主所許下的諾言。

× × ×

「誰把沈千笑的屍體拖回來見本帮主，就可以獲得本帮主傳授三招掌法。」

「不想學三招掌法的人，則以黄金五千兩代替。」

——這就是黑殺帮主許下的諾言。

他的諾言，就像是皇帝所下的聖旨，絕對不會反悔。

在黑殺帮中，帮主的地位是超然的。

他就像一個神。

一個永遠不會被人擊敗，也永遠不會倒下來的神。

在黑殺帮中，除了「斷腸老勾」之外，誰都不敢忤逆他的意思。

黑殺帮主的諾言，徐鑽命絕對不會忘記。

對於他來說，這是一個絕大的誘惑。

令到徐鑽命心動的，絕非那黄金五千兩。

雖然徐鑽命平時很喜歡到賭場賭幾手，如果他有五千兩黄金，他一定可以賭個痛痛快快。

但比起五千兩黄金更具誘惑力的，却是黑殺帮主的三招掌法。

徐鑽命雖然以血槍名動江湖，但他也兼練內家掌力。

他在掌法上的成就，並不比他的槍法爲差，但若與黑殺帮主相比，却是差得太遠了。

如果他能够獲得帮主傳授三招掌法，那麽他就可以壓倒皇甫姬。

徐鑽命與皇甫姬都是黑殺帮中地位尊崇的黑帶護法，但實際上，這兩人却是貌合神離。

他們經常爭取立功勞的機會。

雖然表面上他們很合作，但內裏已潛伏着無限的危機。

黑殺帮主許下的諾言，皇甫姬也是親耳聽見的。

對於帮主的獎賞，皇甫姬却不在乎那三招掌法。

他的年紀已老，就算練不練那三招掌法，也沒有多大的關係。

但五千兩黄金的獎賞，却令皇甫姬爲之怦然心動。

皇甫姬早在十八歲的時候，便已立誓戒絕一切賭博，他與賭博是無緣的。

但他却喜歡女人。

男人喜歡玩女人，那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皇甫姬好色之心，比一般人重得多，雖然他現在已年紀相當老邁，但他仍然與不少女人勾三搭四。

皇甫姬年輕的時候，貌若潘安，自然風流艷史多得連他自己都無法計算。

但他現在已老了。

除了用「金銀政策」之外，他已缺之了昔日吸引女人的魅力。

賭博固然花錢，但還有贏有輸。

但一個男人若眞正拚命的去玩弄女人，而且還是採用「金銀政策」的話，那麽這一筆「費用」自然相當可觀。

所以，近十年來，皇甫姬雖然在帮中支取過不少酬俸，但都已在女人的身上花光。

他現在需要的，並不是三招掌法，而是五千兩黄金。

× × ×

雖然皇甫姬很想得到那五千兩黄金的獎賞，但他並沒有搶先出手。

他決定給徐鑽命一個機會。

這一個機會，可能會便徐鑽命獲得獎賞，但也有可能便到徐鑽命喪身在江湖樓中。

徐鑽命能把沈千笑殺死嗎？

照皇甫姬的看法，他並非完全沒有機會，但最多只有三分把握而已。

換而言之，他並不看好徐鑽命。

但就算徐鑽命敗落，他也絕對不會施以援手。

這兩個黑帶護法一直都在勾心鬥角，如果徐鑽命死在沈千笑的劍下，對於皇甫姬來說，那是求之不得的事。

× × ×

徐鑽命的血槍，已刺穿過無數武林高手的心臟。

他向沈千笑刺出第一槍，正是他苦練了超過二十年的「飛魚穿浪追命殺」。

這一招槍法並不太難練，任何人只要學上三天，就一定可以把這一招槍法運用得相當嫺熟。

然而，要眞正領略到這一招槍法的精髓，却是困難非常。

從表面上看來，這一槍純粹是進攻的招式。

對於不明白這一招槍法精妙之處的人，他只會攻，而絕不會守。

但實際上，這一招槍法不但能攻，且更能守。

如果這一招槍法能攻不能守的話，徐鑽命早已沒命了。

× × ×

血槍發出了石破天擊的一驚。

但沈千笑的劍，却只是悠閒地在半空之中打了一個轉。

看他的樣子，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徐鑽命的血槍已幾乎刺進他的心臟。

但他這一劍揮出，居然不偏不倚的，就把徐鑽命的槍尖，「鏗」的一聲反彈開去。

槍，號稱兵中之霸，這一槍刺過來的氣勢與力度是何等的驚人，但沈千笑只是輕描淡寫的就用劍把它擊開，這實在是令人吃驚的事。

徐鑽命立刻挺槍，「嗤」的一聲，又是一槍刺向沈千笑的胸膛。

這一槍竟是正宗的岳家槍法。

徐鑽命雖然爲人歹毒兇狠，但這時候施展出岳家槍法，居然也有一股氣吞河嶽、橫掃千軍的氣概。

一槍復一槍。

徐鑽命連放八槍，其中有七槍都是岳家槍法。

但到了第八槍，他又再使用「飛魚穿浪追命殺」。

來來去去，他仍然對這一招槍法具有無比的信心。

可是，他這一槍居然又刺了個空。

徐鑽命的臉色驟變。

分明在自己眼前的沈千笑，不知如何，竟然已轉到了自己的身後。

颯！

徐鑽命又聽到了一種令他褲襠立刻濕透的聲音。

他想不到自己也會有被驚嚇到撒尿的時候。

這是他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同時，也是他畢生的最後一次。

× × ×

徐鑽命所聽見「颯」的一聲，就是一把劍穿過他心臟時的聲响。

平時，他很喜歡聽聽這種聲音，因為刺穿別人的心臟，對他來說，簡直是一種刺激的享受。

可是，現在却似乎「太刺激」了，因為這一次被刺穿的，是他自己的心臟。

× × ×

徐鑽命與盲曹，先後倒在沈千笑的劍下。

神色最為緊張的，是黑旗雙使。

除了這兩個黑帶殺手之外，另一個黑帶護法皇甫姬也露出了咬牙切齒的表情，無限悲憤。

皇甫姬就是這樣的一條老狐狸。

雖然他的心中正原快得很，但他仍然裝出一副悲憤的表情。

黑旗雙使都已露出了武器，隨時準備與沈千笑拚命。

他們倒是黑殺帮的忠心份子。

皇甫姬的心中，可算是既驚且喜。

他喜的是自己的眼中釘已有人代勞把它拔了出來，但現在他却要面臨到另一個難題，就是怎樣去對付沈千笑。

如果他能單獨一人把沈千笑擒下或者殺死，這固然是一件奇功，但沈千笑的劍法，却使他感到有點徬徨。

雖然黃山派掌門火鯍道長的劍法是遠遠及不上沈千笑的。

皇甫姬實在難以明白，何以沈千笑的劍法竟然會在火鯍道長之上。

皇甫姬不知道其中的理由，但黑殺帮的帮主却是很淸楚的。

黑殺帮的帮主是誰？

他現在在那裏？

× × ×

從外貌看來，黑殺帮帮主並不能算是一個很威武的人。

他的身材不算太矮，但比起普通人來說，還是覺得他是矮了一點。

他不但矮一點，而且也似乎瘦削了一些。

雖然他的身體從來都沒有出過甚麼毛病，但他經常都是斜斜的躺在一張軟榻子之上。

他的一雙眼睛銳利如同鷲鷹，但他的一雙手却皙白修長，一點也不像是一雙曾殺人的手。

雖然他已派遣了黑旗雙使，還有兩個黑帶護法去對付沈千笑，但他仍然不大放心。

所以，當徐鑽命與皇甫姬率領着大批手下追殺沈千笑之後，他又使用飛鴿傳書，把黑殺帮中最精銳的高手召集到黑殺帮的總壇來。

黑殺帮的總壇，一直都是一個絕大的秘密，除了黑殺帮中人之外，誰都不知道它設立在甚麼地方。

如果這個秘密揭穿了，相信武林中人一定會覺得極其意外。

原來黑殺帮的總壇，竟然就設立在黃山派的紫霄宮下。

紫霄宮是黃山派的禁地，除了掌門與黃山八道，黃山十友之外誰都不能進入。

因為在紫霄宮的閣樓，就是黃山派收藏武功經典和五把稀世寶劍的地方。

黃山五絕劍，一直都是黃山派的鎭山之寶，但自從八十年前黃山派五絕道人相繼逝世之後，這五把劍一直就沒再在江湖中出現過。

五絕道人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五個。

他們的劍法，據說已達到黃山派自開派以來歷代掌門的最巔峯境界。

沒有人曾懷疑這句說話。

因為五絕道人在世的時候，的確曾經幹過不少驚天動地的大事，自他們一起出道以來，三十五年中，只吃過一次敗仗。

他們曾敗在少林寺的三異大師杖下。

三異大師是八十年前江湖上武功最高的異人，他的掌法、杖法與輕功，在當時來說，堪稱全無對手。

黃山五絕道人雖然敗落，但他們敗得並不難看，只是老五輸了半招給三異大師而已。

黃山五絕道人的身份是何等崇高，雖然只是輸了半招，但畢竟還是輸了。

他們沒有賴帳，立刻俯首稱臣。

這件事一直都成為武林佳話，誰也沒有覺得五絕道人的敗陣，是一件不光采的事。相反地，江湖中人對於黃山五絕道人的氣度，更加佩服得五體投地。

× × ×

紫霄宮是黃山派的禁地，別說是外人就算是黃山派的弟子也無法越雷池半步。

但黑殺帮主神通廣大，竟然在紫霄宮的地底下挖掘了一個大石洞，成為了黑殺帮的總壇。

總壇建成之後，黑殺帮主立刻就下令首先向黃山派襲擊。

這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

但黃山派突然在事前毫無所知，甚至直到整個門派遭遇到一塲前所未有的刧難，仍然不知道這一件事。

現在黑殺帮主最担心的，就是走漏了一個殘北道長。

殘北道長是黃山派中劍法最高的一人，他的劍法甚至遠在掌門火鯍道長之上。

為甚麼呢？

原來黃山派掌門一職，本來就是應該由殘北道長接任的。

但殘北道長對於掌門這個職位，一點也沒有興趣，他的個性看來瘋瘋癲癲的，其實他是故意逃避，不想讓別人看得起自己。

他在黃山十友之中，劍法當然也比其他人高得多，但他給人的印象，却是武功稀鬆平常得很。

殘北道長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別人不知道，但火鯍道長却知道得很清楚。

殘北道長身肩重任，他故意裝瘋扮傻，經常在江湖上到處遊歷，到處闖蕩，其實就是想找尋五個資質上佳的弟子，讓他們去練習五絕道人的五絕追魂劍陣。

殘北道長這種做法，並非擅作主張，而是五絕道人唯一的遺訓。

當然，五絕道人逝世的時候，殘北道長還未出世，五絕道人是把這個重要的任務，交給苦朋道長去辦。

苦朋道長是殘北道長的師父。

苦朋道長為了要達成五絕道人交給自

己的任務，花費了數十年的光陰，才找到了五個適合的人選，其中一個就是殘北道長。

殘北道長本來不是個道士，但為了練劍，他甘願出家修道。

但苦朋道長找到的另一個人，他却不願做道士。

苦朋道長沒有勉強他。

還有其他三人，他們根本就已是個道士。

五個人選都已齊集，苦朋道長本可把五絕追魂劍陣傳授了，但就在這個時候，苦朋道長突然被人用毒針暗殺。

還有其餘三個道士，亦慘遭毒。

至於那個不願修道的人却神秘失踪。

最要命的，就是連那本五絕追魂劍譜亦告失去。

苦朋道長臨死的時候，把兇手的名字告訴給殘北道長。

他就是那個不願修道的人——姓彭名增。

彭增的年紀，較殘北道長年輕。

但他的心腸，却遠比蛇蝎還更毒。

現在，他已成為了黑殺帮的帮主。

× × ×

雖然彭增得到了五絕追魂劍譜，但他仍然無法練成五絕追魂劍陣。

因為除了追魂五絕劍譜之外。還得要加上一本五絕劍陣秘笈，才能組成劍陣。

苦朋道長臨死的時候，把五絕劍陣秘笈交給了殘北道長，並把追魂五絕劍譜重新再默唸出來，讓殘北道長把它記錄下。

但苦朋道長只唸了一大半，就已支持不住，倒斃在殘北道長的腳下。

廿載闖江湖　武林我獨尊

山風越吹越急猛。

彭增悠閒地躺在那張金絲綫織成的軟榻上，嘴裏吃着一枚鮮紅色的蜜汁朱菓。

這種蜜汁朱菓每十年開一次花，再隔十年才結一次果，雖然比不上千年朱菓般具有增强內力的功效，但也是人間難得一嚐的美味鮮菓。

看他的樣子，就像是皇帝出巡般，兩旁都擠滿了他的心腹手下。

抬着那張軟榻的，是四個身穿淺杏衣裳的垂髫少女。

看這四個少女的樣子，如果有人說她們又聾又啞，相信誰都不會相信。

天下間怎會有四個如花似玉的少女，都同是又聾又啞的？

但事實的確如此。

她們的耳膜已被刺穿，舌頭也都已被割下。

這不是彭增所下的毒手。

他一向都很「憐香惜玉」，這種事他從來都不會去幹。

把她們弄成又聾又啞的人，是「斷腸老勾」！

× × ×

斷腸老勾，是一個人的外號。

這個人在黑殺帮中，只有外號，而沒有名字，甚至連姓氏都沒有。

在黑殺帮中，彭增雖然是個威嚴十足的主宰，但眞正能令到帮衆從心底悸懼出來的人，似乎還是斷腸老勾。

斷腸老勾是個男人？

不。

她是個女人。

一個笑起來很動人的女人，但她却已有好幾年沒有笑過一次。

她現在老了。

她已二十九歲。

二十九歲的女人，眞的已算老了嗎？

本來絕非如此，這個二十九歲的女人，正是成熟、美艷動人的人間尤物。

但她却好像是一個天生充滿仇恨的女人。

在黑殺帮中，誰都不敢惹她。

誰敢讓她生氣，誰的腦袋就一定很難再保存得住。

這四個可憐的少女，就是在半年之前，激怒了斷腸老勾，所以才會變成又聾又啞。

——在一個深夜裏，斷腸老勾發覺她們對彭增有點不規矩的行動。

——其實她們只是給彭增所說的一個笑話，逗得一齊發笑而已。

但斷腸老勾認為她們的笑容太淫邪，顯然是想挑逗帮主，所以，她立刻就把這四個女孩子弄成又聾又啞。

彭增呆住了。

他是一帮之主，斷腸老勾的舉動，實在是太過份，甚至可謂目中無人。

但彭增沒有發作。

斷腸老勾雖然性格冷酷無情，但她却是彭增最深愛的一個女人。

除了斷腸老勾，彭增從來沒有眞正的愛上過任何一個女人。

× × ×

彭增來到蓮花峯下。

他幾乎已把黑殺帮最精銳的高手，都已率領到這一座山峯之下。

為了一個沈千笑，就要如此勞師動衆嗎？

事實並非如此。

沈千笑是苦朋道長的弟子，而且還練成了五絕追魂劍，他的武功當然絕非火鯍道長所能比擬。

但彭增的消息極其靈通，他已查出除了沈千笑之外，蓮花峯上還有八路奇兵。

這八路奇兵，就是當今武林八大門派的頂尖高手。

× × ×

八大門派，就是指少林、武當、崑崙、峨嵋、華山、點蒼、崆峒及黃山八派。

雖然黃山派已遭受到一次前所未有的浩刧，但黃山派的人仍未全部死掉。最少，殘北道長就是黃山派中武功最高的一人。

雖然殘北道長已「還俗」，但彭增却相信，那只不過是一種掩眼法。

殘北道長雖然看來瘋瘋癲癲，但却是個尊師重道的人。

他現在可以「還俗」，將來也一定可以再度出家。

這一點，彭增倒是看得很通透。

不過，最令他顧忌的人，並不是沈千笑。

沈千笑雖然劍法高強，但他自信有辦法對付。

還有，八大門派雖然已聯合一致，要殲滅黑殺帮，但這八大門派，本來就是彭增要對付的目標。

即使是以一對八，彭增亦並無所懼，雖然這一戰他並無絕對必勝的把握，但却自信也有七分的機會，可以一舉把八大門派的精英高手全部消滅。

唯一令他無法忖測的，就是武七鷹武天王！

× × ×

闖蕩江湖二十年。

打遍天下無敵手！

這十四個字，就是武天王要寫給彭增看的。

彭增並不呆，他當然知道這十四個字，對自己是一種嚴重的挑釁！

這口氣，彭增嚥不下去。

斷腸老勾呢？她的想法又怎樣？

× × ×

風景秀麗的蓮花峯，已被一種無形的殺氣完全籠罩着。

山風雖然急猛，但這種殺氣是無法吹散得開的。

彭增雖然是個邪惡之徒，但他的「勇氣」却令人有點感到驚詫。

他明知蓮花峯上危機四伏，但他仍然了無所懼，甘願以一帮之力，對抗八大門派。

這種氣概，亦唯獨「梟雄」然後才會擁有。

倘若彭增是個「狗熊」，那麼，他就算有三頭六臂，十二顆豹胆子，也絕不敢闖到蓮花峯來送死。

不過，每個人心中的想法，都是不同的。

彭增根本就不怕這八大門派，他唯一最大的顧忌，只是新任的武林盟主武天王而已。

上一任的武林盟主，本是山東省武林大豪百刀神君司馬獨。

但司馬獨忽然宣告退出武林，並且推舉武七鷹作爲新任的武林盟主。

司馬獨此舉，當然令到江湖中人感到極爲意外。

他們都不明白，司馬獨爲甚麼要這樣做？更無法明白他何以會推舉武七鷹爲武林盟主。

由於武林盟主實在是非同小可的職位，千百年以來，武林中不知有多少人爲了要爭奪這個寶座，而弄得天翻地覆，甚至傷害到無數人的性命，毀滅了無數幸福的家園。

武林盟主這個職位，爲期每一任是十年。

在任期間，如盟主因事退休，可以推舉另一人接任，但必須在一個月之內接受任何人的挑戰，如果敗落，就要重新召開武林大會，另選盟主。

當然，這個被推舉的武林盟主，必須要經過八大門派的允許，才能繼任，否則如果讓一個邪惡之徒登上這一個寶座，豈非天下大亂？

結果，又是令人感到意外的。

武七鷹在山東濟南府就了一個月的時間，竟然沒有人敢向他挑戰。

原因很簡單，武林之中能够與武七鷹對敵的高手，根本就少之又少。

彭增是黑殺帮的帮主，他沒有資格去當盟主，所以他也沒有到濟南府去向武七鷹挑戰。

武七鷹很順利的，就成爲了武林盟主了。

但司馬獨爲甚麼忽然要退出江湖呢？

這一點，又是人言言殊。

但除了武七鷹和沈千笑之外，知道眞正原因的人並不多。

原來司馬獨自從任職盟主以來，不斷與海盜勾結，東海沿岸一帶，受其荼毒的人不知凡幾。

但司馬獨所幹的好事，終於被一個人在無意之間發現。

這人就是沈千笑。

沈千笑平素最憎恨的，就是這種偽君子。

他不再客氣，向司馬獨採取行動。

黃山派以劍法名動江湖，但沈千笑除了劍法高強之外，他更是一個擅用毒藥的高手。

爲甚麼他居然會擅用毒藥呢？

原來他有一個表妹，她在二十年前便已嫁入蜀中唐門。

唐門用毒本領，馳名天下。

沈千笑倒也神通廣大，居然從他的表妹那裏，學到了不少唐門的用毒本領。

這一來，司馬獨可就倒霉了。

沈千笑在他的身上，總共下了三種毒藥，如果沒有沈千笑自製的獨門解藥，就算是唐門的人，也未必能把司馬獨身上的惡毒消解。

沈千笑爲了要在司馬獨的身上下毒，總共也花了八十五天的時間，終於找到了一個下手的機會。

沈千笑擅於把握機會，司馬獨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畢生謀害別人無算，到頭來也被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司馬獨在武林中混了三十多年，他給予別人的印象，是大公無私，絕不怕死的大英雄、大豪傑。

但實際上，他比誰都更自私，比誰都更怕死。

別人看不透他的底細，但却瞞不過沈千笑的銳利眼睛，他在司馬獨的身上下了毒，便幾乎立刻可以肯定，這個武林盟主，一定肯乖乖的宣告「金盆洗手，退出武林」。

沈千笑的估計，絲毫不差。

他與司馬獨暗中進行「交易」。

條件是：

司馬獨把盟主的寶座，讓給武七鷹，並從此退出武林。

司馬獨答應下來。

雖然武林盟主這個寶座，他並不捨得讓給武七鷹，但無奈形勢所逼，他實在無法可想。

但武七鷹是否想登上武林盟主這個寶座？

不！

他對這個寶座，根本就一點興趣也沒有，但他却無法拒絕沈千笑的建議。

因爲沈千笑曾對他說：

「你若不做武林盟主，老夫就去上吊了！」

× × ×

但當他認眞起來的時候，却會比天下間器量最小的人還更認眞。

這是他的「特點」。

武七鷹在江湖上的朋友不算少，但便他感到最頭痛的朋友，恐怕莫過於沈千笑了。

沈千笑强逼武七鷹登上武林寶座時的態度，是十分認眞的。

武七鷹初時本想一笑置之。

但沈千笑却板起了臉孔，用極嚴肅的口吻警告他：「你若不去做武林盟主，帶領八大門派的高手去對付黑殺帮，老夫決定上吊，如有食言，天誅地滅！」

他忽然間立下了這個重誓，倒把武七鷹嚇了一跳。

他已體會到，沈千笑並非故意恫嚇自己。

沈千笑的脾氣如何，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

經過了整日整夜的考慮，他終於點頭答應了沈千笑。

× × ×

武七鷹最初出道江湖的時候，沒有人尊重他。

但經過了二十年的江湖風浪，武七鷹已證明他能經受得起最困難的考驗。

少林、武當、峨嵋、點蒼……等各門大派的掌門人，對於武七鷹這個人都相當好感。

他們都尊稱他爲武天王。

直到他成爲了武林盟主之後，他在江湖上的聲譽更佳。

由於黑殺帮的氣燄實在太大，各門派的領袖人物，都希望武天王能够率領江湖上的正義之師，與黑殺帮展開一場決定性的決戰。

每個人都有預感，這一戰勢難避免。

× × ×

預感不一定會靈驗。

然而，這一次完全靈驗了。

從蓮花峯的南方走向江湖樓，石蓮鎭是必經之路。

石蓮鎭的北方，有一片小小的石坪，石坪上有上朵用花崗石雕刻的蓮花。

這兩朵石蓮花，據說是蓮花峯的山神在三百年前的一個晚上雕鑿而成的。

這個傳說，已足足有三百年。

相信這個傳說的人，佔了一半。

換而言之，也有另一半人不相信這種事。

不少相信這個傳說的人，每逢年節，都會在石蓮之前焚香膜拜。

這一天，並非逢年過節，但居然也有人在石蓮花前，焚點香燭，也有人在敲經唸佛。

他們都是和尚。

不是普通和尚，而是少林寺的高僧。

× × ×

玄霞大師，玄霧大師，雲玄大師與玄雨大師，都是當今少林寺中身份極其尊崇的高僧。

他們都在唸佛，虔誠禱告。

就在他們的祝禱最虔誠之際，山下一片黑壓壓的人羣，像螞蟻般湧了上來。

不過，他們的行動，絕不像螞蟻般緩慢。

他們推進的速度奇快，而且絕無半點聲息發出！

在這四位高僧的身後，還有一個身材微胖、但年紀已相當老邁的老僧人。

他的手中，緊緊握着一根如意禪杖。

他就是當代少林寺的方丈——玄霈大師。

× × ×

玄霈大師親自率領少林寺中的高手，趕到石蓮鎭上來，可說是極其尊敬武天王，也極其重視武天王所釐訂下來的降魔大計。

少林寺出動的僧侶，雖然人數並不太多，但却都是寺中的頂尖高手。

單是玄字輩的高僧，連同玄霈大師在內，就已多達五人。

當彭增在軟榻上看見這些少林僧侶之後，他居然露出了一個洋洋自得的微笑。

他臉上的表情好像是在說：「老和尚，你們是來送死的！」

他這副臉孔，實在令人瞧得不順眼之極。

玄字輩僧侶之中，修養最差的，就是玄霞大師。

玄霞大師的修養若比玄霈大師好，他早就已成爲了少林寺的方丈。

但黑殺帮主彭增的臉孔，他就無法忍受。

他已暗中凝運掌力，好像打算一接戰就把彭增劈死。

但彭增沒有走過來，他像個跛子般躺在那張軟榻上，毫無親自動手之意。

事實上，他也不必出手。

願意替他對付少林寺僧侶的手下並不少。

斷腸老勾一言不發。

她好像對這個少林高僧一點也不放在眼內，又似乎隨便派出三幾個手下，就可以把他們打發掉。

看見這一男一女的神態，玄霈大師也不禁爲之白眉緊皺。

× × ×

斷腸老勾連眼睛都沒有眨動一下。

她不但是彭增最心愛的人，同時，更是黑殺帮中權力最大的人。

當然，眞正最大的權力仍操諸於彭增的手中，但對於斷腸老勾的主張，彭增從來都沒有反對過。

少林羣僧在石蓮鎭外，把守第一關。

彭增沒有施發號令。

負責發號施令的，是斷腸老勾。

她忽然輕輕的揮了揮手，對身旁的五個黑袍老人說出了一個字：

「殺！」

× × ×

五個黑袍老人，五根熟銅棒。

無論是誰看見這五根銅棒，都應該知道他們就是二十年來一直都在武林中橫行無忌的銅棒六妖。

雖然現在銅棒六妖只剩下了五個，但他們仍然自稱六妖。

還有一妖，他已在八年前死在一個人的劍下。

這人就是武天王。

六妖中的老五死後，這五個心狠手辣

的老魔頭就投靠在黑殺帮的旗下。

在黑殺帮中，他們的地位甚至比黑帶護法更高。

黑殺帮在江湖上的氣燄越來越盛，主要原因就是彭增網羅了不少黑道上的頂尖高手，歸附在黑殺帮旗下。

當然，這並不是一件易事。

但世人往往趨炎附勢，尤其是黑道中人，誰的實力強，它的實力就會一直的擴展下去。

× × ×

銅棒六妖的熟銅棒，不但是棒，同時更能施發暗器。

在棒的兩端，分別可以射出四種歹毒的暗器，包括毒砂、毒針、毒鏢和毒彈丸等。

他們的棒法，本就極爲陰險邪門，再加上這些暗器，自然更令人有防不勝防之感。

少林武功雖然乃佛門正宗武功，但面對着這等陰險歹毒、而且本身武功又極高的老魔頭，倒也不易討好。

玄霞大師修養雖差，但耐力却極之長久。

但他似乎算漏了一個人。

他只是不斷的向銅棒六妖週旋，冷不防斷腸老勾竟會突然出手。

斷腸老勾就像一具幽靈似的，輕飄飄的來到了他的背後。

玄霈大師急叫：「二師兄小心……」

原來玄霞大師的身份比玄霈還高，他是玄霈的二師兄。

玄霈一面急叫，如意禪杖已挾着雷霆萬鈞的氣勢，向斷腸老勾的身上砸去。

但斷腸老勾只是一聲冷笑，瞬息之間又已消失在玄霈大師的眼前。

玄霈大師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

他是少林寺的方丈大師，而少林寺千百年來一直執掌武林牛耳，如今竟然給一個女人弄得團團亂轉，試問又顏面何存？

玄霈大師雖然是方外之人，得道高僧，但這時候也不免爲之心浮氣躁。

他勉力定神，忽然玄霞大師正面對自己，臉上露出了一些慘然的神色。

玄霈大驚。

「二師兄，你……」

玄霞一聲慘笑，道：「愚師兄中了一掌……」

一個踉蹌，險些跌倒在地上。

玄霈大師急急把他扶穩。

但就在這個時候，玄霞的慘笑突然一變。

慘笑竟變爲獰笑。

× × ×

玄霈大師登時一呆。

他還未弄淸楚那是怎麼一回事，兩脇間已同時感到一陣劇痛。」

玄霈、玄雲、玄雨三人的臉色同時大變。

玄雨更不顧一切，立刻就向玄霞飛撲過去。

原來玄霞竟然在玄霈摻扶他的時候，雙掌齊施，重重擊在玄霈大師的左右兩脇之下。

× × ×

玄霈被玄霞暗算，已成事實，但這種事實却令人太難相信了。

但無論別人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這是千眞萬確的事。

玄霞爲甚麼要這樣做呢？

原來他一直都想成爲少林寺的方丈，但由於玄霈大師深得寺中上下擁戴，原本應由玄霞接掌的掌門職位，終於還是落在玄霈大師的身上。

玄霈並非存心與玄霞爭奪掌門之職，但他確然是衆望所歸。

玄霞表面上却置之泰然。

但暗地裏，他早已與黑殺帮有所勾結了。

而且，他更準備一有機會，就把玄霈大師殺死。

當然，玄霈大師死在玄霞大師手中，玄霞大師將會成爲少林寺的一代罪人。

但他不在乎。

因爲他已加入了黑殺帮。

× × ×

玄霈被玄霞暗算兩掌之後，立刻臉如金紙，身子搖搖欲墜。

玄雨向玄霞飛撲過去，想替方丈報仇，但他的身子剛躍起，斷腸老勾已把他的腸臟勾了出來。

玄雨一聲慘笑，負創還擊一掌。

呼！

掌勁仍然威猛沉雄。

但斷腸老勾已飄然遠去。

她的手中，有一隻金光閃爍的短鈎。

這一隻金鈎雖然短小，但用來勾取別人的腸臟，已綽有餘裕。

玄雨茫然地望着玄霈。

玄霈雙目緊閉，突然仰天栽倒，竟已氣絕斃命。

× × ×

少林寺羣僧把守的第一關，竟然發生內亂，這實在是一件令人感到極其意外的事。

黑殺帮羣魔繼續推進。

彭增已贏了一仗，但他立刻又再遇到了一股更強大的阻力。

那是武當、峨嵋及其他各大門派所佈下的嚴陣。

× × ×

正在劇戰當前的時候，武林盟主武天王在那裏？

他是白道羣雄的領袖人物，這一戰絕不能缺少了他，否則，就會陷入羣龍無首之局。

雖然各大門派的掌門，高手俱已集中在蓮花峯下，但他們最信服的，只有武天王一人。

江湖樓中，沈千笑已和黑殺帮的黑帶護法皇甫姬殺得難分難解。

但武天王並沒有替他助陣。

爲甚麼呢？

難道武天王竟然置沈千笑的生死於不顧？

不。

武天王沒有忘記沈千笑，沈千笑一直都是他的好朋友。

他之所以沒有與沈千笑聯手抗敵，因爲沈千笑已有了強力的支援。

崆峒派掌門火雷刀客廿二先生，已率領着崆峒十二煞，衝進江湖樓中。

火雷刀客廿二先生，與黃山派的關係，一直都很差。

昔年火毓道長甚至與火雷刀客發生過一次嚴重的衝突，幾乎大打出手。

但當時在場還有不少武林豪傑，他們還未動手就已給人勸解開去。

自此之後，廿二先生下令門下弟子，不得與黃山派的弟子有任何來往。

但殘北道長却例外。

廿二先生與殘北道長的交情一向相當好，直到殘北道長還俗之後，他們還是經常聚在一起喝酒，談論武藝。

現在沈千笑被黑殺帮的殺手圍攻，廿二先生比誰都更緊張。

他不愧是沈千笑的老朋友。

有了廿二先生和崆峒十二煞的支援，沈千笑不但不會有甚麼危險，而且還可以把黑殺帮殺個痛快。

× × ×

石蓮鎭上，殺聲震天。

黑殺帮的人數，絕不會比八大門派的人爲少。

而帮中高手的實力，也是令人感到意外的。

別的不說，就以銅棒六妖來說，這五個老魔頭的武功，就已令到羣雄感到大爲頭疼。

少林派是天下第一大派。

但很不幸，這一役之中，最先崩潰的也是少林派。

沒有人能知道這一戰打下去的結果如何，誰也沒有必勝的把握。

但羣雄很快又發現了另一個更可怕的對手。

那是斷腸老勾。

× × ×

斷腸老勾平時難得一笑。

但今天，她的笑容似乎比平時多得多了。

但她的笑，並不是嫵媚動人的笑容，而是充滿殺機、冷酷無情的冷笑。

她每一次冷笑，就有一人死在她的鈎子之下。

她的攻擊力量，使人有種不可思議之感。

她看來不像個女人，而是像一條兇悍的母老虎，無論是誰接近她，都難免不給她咬一口。

老虎咬一口，未必一定致命，但此刻任何人碰上了她，都只有一條死路。

沒有任何人例外，包括武當派的第一高手游機眞人在內。

× × ×

游機眞人的武功如何，羣豪人人心中有數。

就算是武當派的掌門人，也絕對無法在他的劍下走得上十招。

游機眞人也和殘北道長一樣，對於掌門一職，完全沒有興趣，否則，他必然是武當派的掌門人無疑。

但游機眞人的性格，與沈千笑有很大的差別。

沈千笑遊戲人間，行事荒誕不經，但游機眞人却是個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長者。

武當弟子最敬畏的並不是掌門，而是游機眞人。

但游機眞人竟然在石蓮鎭上，死在斷腸老勾的鈎子之下。

× × ×

游機眞人被殺，武當弟子羣情洶湧。

尤其是游機眞人的幾個弟子，更加瘋狂地、不顧一切的向斷腸老勾撲過去。

他們在游機眞人門下習藝已逾十餘年，無論在內功、劍法及輕功各方面，都有相當的造詣。

可是，連游機眞人都不是斷腸老勾的敵手，他們又怎會例外了。

他們剛衝向前，立刻就有兩個倒在斷腸老勾的血鈎之下。

她的金鈎已不再是金光燦爛，而是血漬斑斑，令人看來爲之心悸。

連她自己都沒有算出，自己已在石蓮鎭中殺害了多少英雄豪傑。

彭增原本一直都躺在那張軟榻上。

但現在，他已不再空閒了。

羣豪捨死忘生地，誓要誅殺彭增而甘心。

彭增終於展露了他的武功。

他不但武功奇高，而且還擅用百毒鐵棋子。

他一出手，即有幾個峨嵋派的女弟子遭了殃。

峨嵋派的掌門靜空師太，與她的兩個師姐揮劍向彭增進攻。

彭增雖然空拳赤手，但他的掌法和指法，却比任何武器都更有威脅。

峨嵋派的劍法，馳名天下，甚至有人認爲武當派的劍法亦有所不如。

但彭增却把靜空師太等人，逼得險象環生，狼狽之極。

× × ×

游機眞人的幾個弟子之中，最愚鈍，但也最獲得師父歡心的，是一個滿臉麻子，模樣醜陋的大個子。

他的身材眞嚇人，坐着的時候往往都會比站着的人還更高。

他爲人愚魯，劍法的成就自然不及其他的師兄弟，但他爲人忠厚善良，而且天生一副硬骨頭，游機眞人對他特別關心，那是相當合理的。

他叫葛達。

葛達平素尊師重道，人緣極佳，此刻見師父死在斷腸老勾的劍下，不但眼睛殷紅，簡直連鼻子也都紅了。

他當然絕不肯放過斷腸老勾。

但他的劍法實在不濟事。

他的劍招只發出了一半，斷腸老勾的鈎子已勾在他的小腹之上。

「察！」

葛達的臉色沒有變，雖然他明知自己的腸臟立刻就會被這個女人的鈎子勾出來。他的劍仍然繼續攻出，直砍在斷腸老勾的頸子上。

但結果，他小腹上的肌膚被劃破，但腸臟却沒有被勾出來。

他的劍也沒有砍在斷腸老勾的頸子上，而是劈了個空。

因爲就在這一刹那之間，一把長劍挽救了葛達的性命。

那是武天王的劍。

× × ×

闖蕩江湖二十年。

打遍天下無敵手。

二十年來未嚐過敗仗的武天王，就在此刻出現在斷腸老勾的面前。

斷腸老勾又笑了。

這一次的笑容，仍然是冷酷的，但在冷酷之中，又帶着幾分蒼涼的滋味。

武七鷹盯着她的臉，半晌才道：「妳變了！」

× × ×

葛達又再揮劍。但他的穴道立刻就被武七鷹制住，然後一掌把他震開五丈。

武七鷹嘆了口氣：「雖然你很盡弟子的責任，可惜你絕不是她的敵手。」

葛達的鼻子立刻又由紅色變爲灰白。

他沒有受傷，但他鼻子的顏色轉來轉去，眞的怪異極了。

× × ×

「妳變了！」

武七鷹說出這三個字，就像是巨雷般在斷腸老勾的耳邊响起。

斷腸老勾的心是冷酷的，也是絕情的。她痛恨武七鷹，尤甚於痛恨彭增。

這幾年以來，彭增對她很好。

彭增供給她所需要的一切，包括金錢與權力。

但斷腸老勾甚麼都沒有給他，甚至連一點的笑容也吝嗇下來。

彭增沒有苛索。

他是個野心勃勃的魔王，但對斷腸老勾，他的耐性却大出任何人意料之外的。

彭增從來都沒有眞正的愛上過任何一個女人。除了斷腸老勾，而斷腸老勾呢？

她又怎樣？

× × ×

斷腸老勾也從來沒有愛上個任何一個男人。唯一例外的，就是武七鷹。

但很不幸，武七鷹所愛却是另一個女孩子。她叫斐斐。但五年前，斐斐死了。

斐斐是死在斷腸老勾的鈎子之下的。

× × ×

武七鷹沒有替斐斐報仇，因爲殺死斐斐的人，是勾冰湖。

勾冰湖就是斷腸老勾的眞正名字。

他爲甚麼不殺勾冰湖，替斐斐報仇？

說來矛盾，勾冰湖生命裏的第一個男人，就是武七鷹。

那一次，武七鷹醉了。但他永遠都不知道，他的酒中已給勾冰湖下了迷藥。

× × ×

勾冰湖眞的變了。但就算她沒有變，她本來就是一個喜歡玩弄計謀的女人。

這五年來，她變得更冷酷、更無情、更不像是個有血有肉的人。

她變成了一條美麗的毒蛇。

她殺了斐斐之後，武七鷹就把她從一間酒家中轟了出去。

「別讓我再看見妳，否則我會把妳撕開一片片的。」

勾冰湖的心也彷彿已被撕開一片片。

自此之後，她心中就只有無比的憎恨，無比的怨毒。

她怨天尤人。但她却絕沒有埋怨自己，更沒有對斐斐的事感到半點後悔。

× × ×

現在武七鷹又再與勾冰湖相逢了。

武七鷹第二句對她說的話是：「我現在要殺妳！」

勾冰湖沒有感到意外。

武七鷹現在是武林盟主，像她這種女妖魔，當然非要誅除不可。

但她却沒有想到，武七鷹殺她的時候，心中是極其痛苦的。他的感受，就與斐斐被殺時的情景不相伯仲。

嗤！

劍鋒重重穿過了勾冰湖的胸膛。

她竟然完全沒有反抗。

雖然她極其憎恨武七鷹，但出乎意料地，當武七鷹一劍刺向她胸膛的時候，這個心狠手辣的女魔頭竟然甘心受死。

勾冰湖又笑了。

這一刹那間所發生的事，連她自己都無法相信，無法解釋。

她眞的是很憎恨武七鷹。但憎恨的背後，還有一股更强烈的愛！這一股强烈的愛，使她承受了武七鷹的這一劍。

勾冰湖的身子，緩緩的垂了下去。

雖然她知道自己幹了不少錯事，但她居然感到有點自豪。武七鷹是她畢生的第一個男人。同時，也是最後一個。

× × ×

斷腸老勾死在武七鷹的劍下，彭增如遭雷殛。

峨嵋派掌門等三人，原本已被彭增逼得險象環生，但靜空師太却突然把握了一個千載一時的機會。

就在斷腸老勾中劍的時候，彭增的身子猛然一震，刹那之間幾乎完全呆住。

雖然那只是很短暫的時間，但對於靜空師太這種武林高手來說，已很能夠把彭增置諸死地。

靜空師太沒有放過這個機會。

她的劍如閃電般刺向彭增的咽喉。

血激濺，彭增又再一呆。

他的生命，也就在這一刹那之間走到了盡頭。

× × ×

八大門派遭遇到一場可怕的刧難。

然而，八大門派畢竟還是苦戰而勝，黑殺帮就在這一天宣告全軍盡墨，完全崩潰。

皇甫姬苦戰沈千笑，結果還是和徐鑽命一樣，賠了一條性命。

有人提議要把斷腸老勾碎屍萬段。

但當他們找尋勾冰湖屍體的時候，才發覺屍體不見了。武天王也不見了。

沒有人知道這兩個一死一活的人去了甚麼地方。

只有小豹子知道。

因爲武天王正在駕駛着一輛殘舊的馬車，望東而去。

老貓盜隱居之地就在蓮花峯的東方。

小豹子在車廂之內，盯着勾冰湖的屍體在發呆。

這麼漂亮的一個女人，怎麼會死了？

小豹子不知道。

他只是直覺上覺得，她是個很美麗、很善良的女人。

× × ×

人心險惡。人不可以貌相。

小豹子所知道的事情，又有多少呢？

（全文完）

壹零零零期精選特稿

李統祺・文
子成・圖

摧山腿

忠烈墳前　宛如重逢舊侶

杭州城外，錢塘江濱，人山船海，觀賞龍舟競渡，却冷落了西湖，空自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看不見平日的堤上遊人，湖中畫舫。

傾頹荒蕪了的岳王墳，佇立一位酡顏素衣的美貌少女。她向倒臥在瓦礫堆中的生銹鐵秦檜吐了一口痰，罵道：「死奸臣，油炸檜！」飛踹一脚，竟把一尊好幾百斤的鐵秦檜踢到七八步外，撞崩殘垣，泥沙撲簌。

「好功夫！」喝采聲中，廊壁後踱出一位青衫儒士，三十多四十歲年紀，風霜塵土，掩不了英武俊逸，背負小箱，手持串鈴，看來像個讀書不成的走方郎中。

「你是什麼人！爲什麼不去看龍船，却鬼鬼祟祟躲在這裏偷看本姑娘？」少女喝問。

「咦！」青衫儒士驚異地望着少女俏麗的臉龐，看得呆了，忘記答話，只顧出神。

少女羞紅滿面，罵道：「好個登徒浪子，讓你知道本姑娘的厲害！」身形如電，手掌若風，向青衫儒士一掌刮去。

欺霜賽雪的皓腕，忽然陷沒在青衫儒士的掌握中，少女驚嚇力掙，像咬在鑄合了口的鐵鉗中掙不脫，急得眼淚汪汪，嗚咽道：「你這人看來斯文，想不到這樣輕薄無禮！」

儒士抱歉道：「在下見姑娘芳容頗似一位幼年舊友，不覺出神，不是有意輕薄無禮。」

少女嗔道：「男女授受不親，你死捉住我的手不放，還說有禮！」

儒士慌忙放手，打躬作揖道：「對不起！對不起！」

少女皺鼻道：「對不起就算了？本姑娘的玉手怎可以給臭男人碰到？非要讓本姑娘好好刮兩巴不行！」

儒士莞爾一笑道：「那不是又讓臭男人的臭臉皮碰到玉手了？刁蠻小姑娘！」

少女也笑起來，扮個鬼臉，又正色道：「姑娘就是姑娘，刁蠻就刁蠻，可不是刁蠻小姑娘！混充老前輩可沒這樣便宜！喂！你是甚麼人？躲在這裏幹什麼？還沒有回答我呢！」

儒士笑道：「我姓岳，是岳王爺的孫子的孫子，拜拜老祖宗的墳總可以吧？」

少女驚喜道：「眞的！我最佩服岳爺爺！看見韃子這樣可惡，在這裏豎這座鬼石碑，恨不得一脚把它踢碎！不是娘不許我惹事，我早把這鬼碑抛到湖底去了！喂！你不會冒認祖宗，沾岳爺爺的光吧？」

儒士愴然一笑，不再答話，回頭望那座石碑，上面竟然刻着「大元丞相伯顏平宋紀功碑」一行大字，字字像在嘲笑，他忍不住用串鈴鐵把柄當筆，在碑上刻劃起來。只見霍然有聲，石粉紛飛，碑面現出字句。

是一首滿江紅：「廿載重來，人何在？繁華消歇！長夢見，盈盈此地，同歌先

烈。馬似飛龍劍似電，腰如弱柳顏如月。勸岳郎，邦國正傾危，拋一切。頭顱擲，仇必雪！肝腸斷，宗社滅！痛千城萬里，家殘軀缺。綠水空餘韃子臭，紅蓮盡染漢兒血。更西番、賊禿肆汚腥，舊官闕！」

少女幽幽道：「好高明的武功，好淒厲的詞句。」她臉色沉重道：「這位大哥，韃子猖狂不了幾時的！看看小妹毀了這臭碑，拆忽必烈的肋骨，出一口氣！」她長嘯一聲，矮身縱向石碑，空中拳身縮脚，向石碑一蹬，只見石碑轟然巨响，沙石四迸，竟然碎成幾塊。少女反彈激射，翻了幾個觔斗，方才站穩。

儒士疾忙喝問：「這是摧山腿法！你跟誰學的？」

少女也訝異道：「你怎麼認得摧山腿？是誰教你的？」

未及回答，撲撲從牆外翻進幾條紅影，是四名紅衣番僧。為首番僧，軀高體巨，面目猙獰，粗壯兩臂，青筋糾結，不帶兵器，吼叫如雷，用半鹹不淡的漢語喝道：「殺不盡的蠻子，是誰胆敢毀壞紀功碑？佛爺要把他撕開兩塊！」

少女跳向前面，揚臉道：「是姑娘毀壞的，番老狗吠什麼，姑娘一掌把你狗頭打成石碑一樣！」

少女右手二龍爭珠，來挖番僧眼睛。忽地砰然巨响，少女倒彈反射，飛向殿簷，伸手一抄，懸身簷下，番僧慘叫一聲，像座石碑跌倒，小腹下大片血漬，一動不動像條死牛。

那邊，青衫儒士已和一名乾瘦番僧纏做一團。儒士鐵串鈴疾如風，密如雨，挑，點，崩，鑽，番僧三節棍招架不住，連連後退。

少女已衝近長臂番僧，雙剪連插，却被雙鈸抵住，較量起臂力來。看來少女力弱，漸漸被壓得身軀向後彎曲。

那邊，乾瘦番僧一聲怪叫，喉嚨被插開一個血孔，悠悠倒下。

長臂番僧心一急，加把勁想把少女壓倒，少女果然突然倒地，番僧却因手下一虛，幾乎閃跌。只見一隻小蠻靴快如閃電啄向番僧喉核，格碌骨折之聲，番僧倒地不起。第四名番僧矮矮胖胖像個肉球，捧着個鐵木魚，縮頭縮頸躲在後面，看到不對路，喊聲媽，拋掉鐵木魚，轉身就逃，剛跳上牆頭，銀光一閃，屁股上長出一柄剪刀，骨冬滾落牆外。青衫儒士喝道：「不能留活口！」縱身越牆而出。

肥番僧屁股帶着剪刀，逃得可不慢。忽聽得一陣蹄聲，迎面來了一隊騎兵。肥番僧高喊救命，脚下恨不得像馬一樣有四條腿。青衫儒士追到背後，騎隊亦已迫近只有數十步。青衫儒士一掌印向番僧背心，番僧被擊得像搶地狗吃屎，颼颼一簇箭雨亦已射到。

青衫儒士手格箭，脚倒縱，一退數丈，正見少女湊近身邊。他喝道：「快走！弓箭！高手！」一簇箭雨又到。兩人一面格箭，一面倒縱閃躲，來到堤邊柳下。柳陰繫有三幾小艇。少女叫道：「走水路！馬追不上！」縱身跳下小艇。青衫儒士格開一簇箭，跟着跳下，俯身拾起一領簑衣。一簇飛箭又到，他把簑衣一蕩，把箭掃開，另一手一伸，把船纜揑斷。少女在船尾划槳，船身滑向湖心。蹄聲雜沓，一隊十多騎，已追到柳陰，十來張弓亂向小艇發箭，却被青衫客用簑衣悉數掃落。

只見騎兵把馬繫在柳樹，分乘兩艘漁艇追來。一共十個人！迅速追近！青衫客卸下箱子，掀開漁網，抽起鐵頭撐竿，一手用簑衣拍打亂箭，一手用撐竿撐船。

只有丈多遠，船頭那韃子，拋下弓箭，拔出彎刀，大喊一聲，飛躍過來。青衫客右臂一挺，鐵頭撐竿彷若丈八蛇矛，吱地一聲，穿透空中韃子的腹部，像漁叉釘住一尾大魚。韃子忍痛撒手把彎刀飛拋。青衫客頭一偏，彎刀插在船頭板上，他右手一振，把竿頭韃子軀體擲回原船，壓倒船裏兵士，他左手一揮，拍開迫近了的另一追舟的箭，右手一送，撐竿如弩箭飛出，串透兩名韃兵，他又俯身拉起漁網一掄，漁網罩住第一追舟，網下韃兵手舞足蹈，他拔出船板彎刀，縱身躍過網舟，一陣喀察，血光噴湧，網下韃兵全成屈死鬼，另一舟三名殘兵驚惶叫嚷，慌不迭迴舟想逃，慌不迭發箭拒守。青衫客挑開漁網，檢起一副弓箭，一箭回敬，一韃兵咽喉貫穿，二箭回敬，二韃兵貫穿咽喉。賸下划槳的韃兵，拋槳舉手，哭叫：「漢爺爺饒命！」一箭射入張開大口。

少女歡天喜地盪舟相迎。青衫客收拾兩副弓箭，兩把彎刀，帶過舟來，道：「沒有趁手的兵器十分吃虧，現在碰到一二十個韃子可不怕！小姑娘，住在甚麼地方，快點回家，一會兒韃子會起大隊人馬四圍搜索！」

少女笑指道：「不遠，就在那邊，葛嶺山脚。」

青衫客訝道：「葛嶺？賈似道半閒堂玩蟋蟀的葛嶺？」

少女點點頭，悒快道：「半閒堂賸下一堆瓦礫，賈家亦死絕了。」

青衫客憤恨道：「誤國奸臣，死絕了最好！」

少女不同意道：「奸臣家人，也有好人，他女兒賈雲華，可是位多情貞烈的好女子！」

青衫客點點頭，吟哦起來，是首踏莎行：「隨水落花，離絃飛箭，今生無處能相見。長江縱使向西流，也應不盡千年怨！盟誓無憑，情緣有限，願化作啣泥燕！一年一度一歸來，孤雌獨入郎庭院。」

少女奇怪道：「這是賈雲華給我舅父魏鵬的訣別詞，你怎麼知道？」

「魏鵬是你舅父？你叫甚麼名字？你娘叫甚麼名字？」青衫客厲聲疾問，十分激動。

「我叫林小鳳，娘叫魏鳳，和賈雲華是表姐妹。」少女幽怨道：「和奸臣沾上一點兒親眞不幸，人家一提起就害羞！不像你有個忠臣祖宗臉上光采，巴不得見人就擺出來！」

青衫儒士神情惘然，像脫力似地萎頓下去，喃喃道：「林小鳳，林小鳳。」

林小鳳訝異道：「怎麼啦，忠臣岳大哥！你還沒回答我，為甚麼知道那首詞的呢！」

青衫儒士振作起來，正色道：「小姑娘，該叫我岳大叔，不是岳大哥！」

少女調皮起來，佯裝生氣：「是小鳳

姑娘！不是小姑娘！是岳大哥，不是岳大叔！喂！誰告訴你賈表姨那首踏莎行？」

青衫儒士無可奈何道：「一首哀怨的情詞，一段纏綿的情史，流傳得很快。」

少女點點頭：「嗯，岳大哥，你叫甚麼名字？你那『馬似飛龍劍似電，腰如弱柳顏如月』，又是甚麼纏綿情史？」

青衫儒士臉上發出夢幻的光輝，他回憶道：「二十年前的今天，我拜祭祖墳和她邂逅！駿馬寶劍，玉面纖腰，竟一見鍾情！」

小鳳大感興趣追問道：「後來呢？」

青衫客道：「後來，我得罪權奸，遠走從軍，不幸兵敗，不久，韃子攻到臨安，太后幼主出降，我投入文丞相義軍。」

小鳳驚喜道：「是寫正氣歌的文天祥嗎？」

青衫客點點頭，道：「寡不敵衆，文丞相被俘，不久，衞王昺在崖門殉國，大宋滅亡。我逃得性命，以行醫為業，北上營救文丞相，不幸無成，又聽聞紅粉知己在都城陷落時已苦戰殉國。人生至此，天道寧論？只是幼主尚存，流落朔北，只好忍辱偸生，四處聯絡志士，尋訪幼主，期望驅逐韃虜，還我宋朝社稷，漢家山河。事隔二十年，今日重來，湖山憔悴，陵墓傾頹，不見伊人，眞是人生如夢。」

小鳳道：「岳大哥，你還沒告訴我名字呢。你到我家吃粽子，順便替我娘看病好嗎？你武功這樣高，醫術一定不錯！」

青衫客苦笑道：「相見爭如不見，無情勝似有情。」

小鳳不解，嗔道：「甚麼見？甚麼情？你答應不答應？」

青衫客苦笑道：「好，好，答應，答應，刁蠻姑娘！」

小鳳嗔道：「你才是刁蠻大哥，喂，岳刁蠻大哥，你到底叫甚麼名？」

青衫客無奈答道：「超烈，岳超烈叔。」

小鳳發怒，反槳一攪，潑得岳超烈滿頭滿面是水。浮萍破隙，山巒搖蕩，她高興地笑起來。一隻鳥撲嚇飛起，沒入柳陰深處。

她遙指山脚一座莊院道：「喏，那就是。我們在這裏棄舟登岸走一段路，免得留下痕跡。」她盪舟泊岸。岳超烈把弓箭彎刀拋下湖心，收拾藥箱串鈴上岸，再一脚蹬開漁艇。

小鳳一路吱吱喳喳，十分開心，超烈却心神不寧。一座古舊農家莊宅，門前數樹石榴。小鳳用力把斑爛銅門環敲得打鑼般响。

開門的是一位中年人。小鳳介紹道：「爹，這是岳大哥。岳大哥武功好高，可能比娘還高明呢。」她爹拱手道：「岳大俠！」岳超烈還禮道：「林大哥！」

門楣插着艾人艾虎，入門聞見辛烈的藥味。小鳳不等她爹拴好門，吱喳道：「爹，女兒和岳大哥剛才殺了四隻番僧！」小鳳她爹道：「殺得好，該死的番僧！」小鳳吱喳道：「聽說這些番禿驢密宗武功厲害，原來不過如此！不是韃子頭兒指使，亦不敢這樣姦淫婦女，殘殺無辜，搶掠財產，發掘陵墓！可恨還敢毀壞孔廟，供奉他娘的賊禿祖師八思巴！」她爹担心問道：「不會連累無辜吧？」小鳳笑道：「在岳王墓下的手，附近沒有人家。岳大哥還在湖裏把十名韃子宰得一個不賸，連半個活口都沒有！湖上人家都看龍船去了，沒人見到。女兒請岳大哥回來替娘看病，他醫術比華陀還高明哩！」

廳上掛着鍾馗捉鬼圖，小鳳搬出粽子，雄黃酒，糕餅和飯菜，喜道：「今年過節，想不到多了一位貴客！」她爹笑道：「你娘生病，只吃了點心，爹等你不回來，自己吃過了。你見過娘，快點出來陪岳大俠喝兩杯。爹可不懂喝酒！」小鳳飛一樣跑進後廳，立刻又飛出來。她爹謙聲「簡慢」，小鳳吃得開心，又說又笑，把那場勝仗編成故事，岳超烈却出奇地沉默。

夕陽餘暉　徒照碧血英魂

飯後小息，小鳳進去扶她娘出來看病，她爹收拾杯盤，岳超烈却激動地注視後廳入口。

小鳳扶着一位中年美婦出來。那美婦和小鳳眉目依稀有幾分相似，秀麗中透着英武。岳超烈渾身顫抖，說不出話，當小鳳扶着那美婦隔几坐下時，竟然無法見禮。小鳳介紹道：「娘，這就是岳大哥，岳超烈大哥！岳大哥是岳王爺嫡裔子孫呢！」她娘像觸電般痙攣起來，雙眼潤濕注視着岳超烈，神情充滿喜悅、驚疑、惶惑，竟然暈倒過去。小鳳驚喚：「娘，你怎麼了？」哭起來，喊：「爹！不好了！娘病症發作，暈倒了！」兩父女七手八脚搶救，半晌才甦醒。岳超烈掙扎起來，打開藥箱，取出丹藥，就桌上杯瓶調了雄黃酒。中年美婦鎭定下來，喝了藥，輕輕道聲「謝謝！」

岳超烈顫着手指把了脈，再詢問病情。中年美婦痛苦沉重地道：「妾身這病起因在十七年前，韃子入臨安的時候。妾身和韃子兵苦戰，受了重傷，又中了番僧八思巴門下，賊禿楊連眞加的師弟的一把毒藥飛刀。僥倖逃出重圍，暈倒路上，被小鳳她爹冒死救回家，藏在地窖，承她爹不避危險辛勞，不怕汚穢，不避男女之嫌，花費重金搜購靈藥，醫治服侍了半年，才救回這條殘命。可是，直到如今，舊傷仍然不時發作。」

岳超烈憐惜道：「林大嫂安心靜養，慢慢會好起來。亂軍中逃得性命，實在是皇天庇佑。又碰見林大哥熱誠忠厚的好人，得諧連理，有了小鳳姑娘這樣的好女兒，實在因禍得福！」

中年美婦低聲道：「謝謝岳大俠。」

岳超烈開好藥方，檢出一瓶藥丸，交代了用法。他沉重道：「岳某國亡家破，二十年飄泊江湖，今日重遊舊京，心願已償。又有幸會晤林大哥大嫂和小鳳姑娘，此生永誌不忘。可痛神州未復，孤臣孽子之心一刻難安，請就此一別。」

小鳳又驚又惱道：「岳大哥！做忠臣不是這般做法！節還沒做完就要走了，不行！住十天半月再說！順便替娘治病！」

小鳳她爹亦竭力挽留。

小鳳她娘臉上痛苦扭曲，幽幽道：「岳大俠身負重任，還請珍重玉體，萬事放開心。謝謝岳大俠良方妙藥。小鳳！岳叔

叔英雄忠．國事爲重，不可勉强挽留！何況韃子必然大舉搜查，無謂使岳叔叔多冒風險！」

小鳳頓足道：「娘，你怎麼啦？不帮手挽留還亂說！不行！不行！一定要留下來！」

小鳳她娘咳嗽起來，喚道：「小鳳，娘心口痛，快扶娘回去休息。」

小鳳扶住她娘，回頭命令道：「岳大哥！不准你走！爹！定要留住岳大哥！」

她扶娘到後廳進臥室睡下，替娘揉胸口，問：「娘，好點了吧？」娘道：「娘好多啦，乖女兒。」她停手道：「娘先睡睡，女兒留下岳大哥再來服侍娘。」娘拉住她的手道：「好孩子，讓岳叔叔走吧。」她惱道：「娘！是大哥，不是叔叔！女兒一定要他留下來！娘！帮女兒勸勸他！」娘一怔，疑惑道：「丫頭，你今天怎麼啦？不是有甚麼不對吧？」她羞惱道：「娘，你亂說甚麼？就算有些甚麼，又有甚麼不對？」娘眼睛一瞪，神情駭異，堅決道：「丫頭，這樣說來，眞的有些甚麼啦！不行！不行！絕對不行！」她又羞又氣，急得要哭，大聲道：「爲甚麼不行？我偏要！」她娘尅制激動，另一手撫摩女兒的頭髮，柔聲道：「傻丫頭！大了十七八歲，做得起父親了，那怎麼行！」她却挺起胸膛，堅決道：「有甚麼要緊！英俊穩重，好武功，好文才，又忠勇，又深情，比油頭粉面的毛頭小伙子好一萬倍！好多十七八的女孩兒，貪圖金錢權勢，連賈似道那樣老奸臣的妾侍都肯做！本姑娘可高明多啦！娘！你不是不知道女兒的脾氣的！」娘眞的不知道如何是好，嘆口氣道：「好倔强的野丫頭，無論如何，不行就是不行！」野丫頭賭氣道：「不行也要行！」娘無可奈何，嘆氣道：「丫頭，娘講個故事給你聽，你不要講給別人聽。」丫頭道：「好，你講。不過，不管你搬出甚麼大道理，我只當是耳邊風！」

小鳳她娘沉醉在回憶中，半晌，慢慢講故事：「從前，嗯，大約二十年前，有一位美貌的俠女，端午節到西湖遊玩，在岳王墓碰見一位美少年，兩人一樣精通拳劍弓馬，一樣擅長詩詞琴棋，一樣忠義勇烈，不由不兩相傾倒。不久，俠女到她表姐家作客小住。表姐父親是個奸惡權臣，只顧荒淫作惡，貽禍國事，江漢重鎭襄陽，被韃子圍困數年，置之不理；襄陽守將呂文煥糧盡援絕，一怒降敵，充作韃子前鋒，社稷傾危。少年英雄憤恨權奸誤國，黃夜行刺不遂，反而受傷被困。恰巧被那紅粉知己的俠女藏匿，逃出虎口，遂到鄂州前綫從軍。後來，鄂州失敗，傳說戰陣殉國。俠女乍聞噩耗，心碎腸斷，淚盡眼枯。不久，臨安失陷，俠女不甘被韃兵汚辱，拚死力戰，終中了番僧密宗高手呼拉圖的毒藥飛刀。幸好，逃到葛嶺，被一位忠厚青年救回家。這青年人家道尚算殷實，文章武功都不懂，是戶老實的莊稼人家，以前做過表姐家莊頭，見過那位俠女。後來，俠女一來感恩，二來因他數月親身服侍病榻，好多地方無法避男女之嫌，自己又無家可歸，只好以身相許，不久生下一個好女兒。俠女因難忘舊事，年年端午，都到岳王墓憑弔。不料，事隔二十年，她女兒把她那當年舊侶帶回家！眞是甜酸苦辣，打翻五味架。『相見爭如不見，無情勝似有情』，除了彼此道聲珍重再見，難道還眞的可以『再見』下去嗎？」

小鳳淚流滿面，她娘枕頭濕了一大片。小鳳呆了一呆，渾身一震，吃驚道：「老天！俠女不會和英雄有了一個女兒吧！」她娘羞啐一口，道：「鬼丫頭！想到甚麼地方去了！英雄是位守禮君子，俠女可亦是位貞潔淑女，別不三不四胡思亂想！」小鳳想了想，破涕爲笑道：「那就行！二十年前欠他一位十七八美貌俠女，二十年後賠他一位十七八美貌俠女，不是天公地道嗎？」說着，不管她娘挽留，掙開她娘的手，旋風般飛出去。

她娘目瞪口呆，手足無措，心亂如蔴。不一會，只見一陣旋風飛進來，悲喚聲「娘」，撲進娘懷裏，道：「走了！」放聲大哭起來。她娘緊緊摟住她，撫摸她的頭髮，她的背脊。

片刻，忽聽聞一陣砰砰碰碰，有人敲門！又聽見一陣吵雜聲。她跳起來，驚喜道：「他回來！」一陣旋風飛出去。

剛到庭際，只見迎面衝來一頭巨獒，拖着一名左執狗繩右捧戒刀的番僧；後面兩名差役挾持住她爹，另兩名差役抬着布床，上面躺着一團紅衣肉球。巨獒咆哮而前，人立向她撲到。她驚憤交集，一式鐵板橋曲身向後，雙手據地，右腿向上閃電飛彈，正踢中巨獒下顎。巨獒長聲慘嗥，狗軀撞倒牽狗番僧，狗僧卜躺地上摟成一團。小鳳雙手一撐，左腿彈跳，撲向差役。她腳未沾地，雙掌分插，擊中她爹左右兩名差役喉嚨，雙臂削落一圈，早把她爹搶回懷裏，腳一旋一蹬，父女兩人退回大廳中。

現出一名彪形紫衣番僧，手綽禪杖，杖頭鋼環嘩啦啦地响。那番僧五十來歲年紀，右頰一道疤痕，左耳缺了半隻，一部花白大鬍子，神情傲慢倨肆。他先不理會小鳳，却俯身側耳在紅衣肉球嘴邊像聽些甚麼，起身轉向旁邊一名官兒點了一下頭。官兒喝聲「搜」，差役兵丁，紛向兩旁湧入。這官兒小鳳可認得，正是本城刮地皮的主管，杭州路達魯花赤，色目人馬哥孛羅！眼看這碧眼紅髮的鬼子，挺着一柄細長尖銳的兵器，趾高氣揚，呼呼喝喝，眞是狗仗人勢！

紫衣番僧一擺手，差役兵丁退開守住門口通道，只賸下三名紅衣番僧隨侍，——連那從狗下爬起來的一共四名；至於那巨獒，下顎盡碎，只會連連慘叫，雖不死，亦不中用了。

紫衣僧踱前兩步，打量小鳳，從頭望到腳，從腳望到頭，醜臉擠出個曖昧的笑容。小鳳抄起一張條櫈當武器，她爹亦提起一張矮方櫈。番僧嘻嘻一笑道：「妙啊，嬌滴滴的小娃兒拿張小櫈子，要和佛爺玩泥沙。」小鳳搶前兩步，身形一低，單臂握櫈腳一掄，向紫衣番僧雙腳掃去。番僧笑嘻嘻把杖根一擺，碰上條櫈，立刻木屑紛飛，櫈頭不見半截。番僧大笑道：「櫈子把式，是鄉巴佬打架用的，美人兒怎可以用來對付鼎鼎大名的國師呼拉圖活佛。美人兒，還是把衣服脫光了，來一曲天魔妙舞，佛爺看了遍身酥軟，不戰認輸了。」小鳳怒道：「原來是你這個老賊禿，本姑娘今天把你宰了替娘報仇！」她把殘櫈劈面擲去，迅速從腰間抽出一把銀剪，偷步欺進，忽聽呼律風响，禪杖已掃至腰間，她慌忙倒地一滾；嗆啷聲响，火星石屑紛飛，禪杖擊中身邊階石。

只聽內宅傳來格鬥呼嚎之聲，一名兵丁撞進廂門，一團銀光跟着滾進來，門側血光崩現，兩名差役兵丁，連一聲都嚷不出，頭顱飛起三尺高。銀光向紫衣番僧滾去，番僧放過小鳳，迴杖一擊，一陣金鐵交鳴，火光迸處，銀光頓歛，現出手持雙劍的中年美婦，小鳳喘息着，喊：「娘！呼拉圖！」小鳳她娘飛身飄到女兒身邊，安慰道：「乖寶貝，別怕，娘在這裏。」回頭喝道：「賊禿呼拉圖，胆敢來送死，是不是臉上想再添一條劍疤？」

小鳳上前助戰，兩名紅衣番僧揮戒刀接戰，小鳳銀剪極短，近身纏戰，勢險節短，只見兩柄戒刀似是貼肉翻滾，人影閃動，兵刃碰撞聲密如爆豆。

美婦飄蕩在空中，雙劍頻密拍打禪杖，乘勢借力想侵入呼拉圖身旁，呼拉圖禪杖連珠振撩挑撞，努力控制美婦在杖頭威力圈中。美婦見久戰無功，改變策略，當禪杖上撩時，沉劍一歪，不拍反下面一抬，身形如流星下墜，貼地滾動，攻向下盤。呼拉圖禪杖一縮，兩手虎口相對捉住杖中間，變成雙頭陰手棍。美婦劍勢如水銀瀉地，番僧杖招却如鐵桶，密不透風。

「看！」馬哥孛羅一指。另兩名紅衣番僧左右鈎住小鳳她爹兩臂，一把亮晃晃戒刀貼住喉嚨，不理他掙扎，硬把他拖下大廳來。

「看！」馬哥孛羅又一指。牆頭屋上，露出一圍弓箭。他趾高氣揚，大喝道：「兩名蠻子潑婦，快些棄械受縛！」

碰！一名弓箭手從屋頂撞下，一個鐵箱子在地上翻滾。一條青影從屋頂射下，飛撲馬哥孛羅。一名衞士揮刀阻攔，忽然兵刃脫手落到敵人手上。馬哥孛羅挺蜂尾劍擊刺，被青影旋刀一絞，蜂尾劍飛起插在屋簷。一柄利刀勒住馬哥孛羅咽喉，一位青衣儒士單手把馬哥孛羅雙臂扭在背後，岳超烈！

馬哥孛羅直打哆嗦，顫聲道：「不要！不要！」岳超烈喝道：「快下令！不准動手！弓箭手下去！」馬哥孛羅連忙高聲喝道：「不准動手，不准動手！弓箭手下去！弓箭手下去！」一圍弓箭全不見了。

岳超烈喚道：「鳳姑娘快過來帮手！」小鳳在地上拾起戒刀，和她娘一起跳過來。岳超烈把馬哥孛羅交給她們母女，自己站到前面戒備，看到紅衣番僧依然挾持小鳳她爹不放，指喝道：「快叫番僧放手！」馬哥孛羅連忙高聲道：「兩位活佛！快請放手！」

紅衣番僧紋風不動。呼拉圖吃吃獰笑，道：「大元國師，可不賣達魯花赤的帳！蠻子聽着，快些放開達魯花赤，不聽話，就砍下這鄉巴佬的狗頭！」

小鳳她爹掙扎着，大呼：「小鳳她娘！岳大俠！快帶人質逃走！別理我了！」

呼拉圖嚇嚇露齒譏誚，喝道：「快放了達魯花赤，佛爺從一數到三，還不放手，就先砍下這鄉巴佬的一隻手！準備！」小鳳她爹頸邊的戒刀高舉起來，呼拉圖數道：「一——二——」

一道青影向小鳳她爹射過去。鮮血飛噴，番僧持刀的手和另一番僧的頭離身飛起，兩個紅色軀體被飛腳踢倒。卜地一聲，青衣人影背膊却中了一柄飛刀。他轉身飛縱向呼拉圖撲去，呼拉圖禪杖一揮，他不停不避，脅側挨了一下，呼拉圖却斷了一隻手掌，腹部裂了尺許一條血縫。呼拉圖慘笑道：「好蠻子！有兩下子！佛爺要成正果啦，你也活不成！咱倆到西天極樂世界再較量！」岳超烈鋼刀一揮，呼拉圖首級滾下來。他轉身，正見賸下的一名紅衣番僧向小鳳她爹撲去，他奮力一擲，鋼刀插入番僧背心。他支持不住坐在地上。

小鳳悲呼：「岳大哥！」飛過來扶他起身，會合她爹，攙着岳超烈回來。經過庭中，岳超烈吃力道：「藥箱！」小鳳拾起藥箱揹在身上；岳超烈道：「開！」小鳳打開藥箱，他檢了兩顆丸藥吞下。小鳳替他起出飛刀。割衣襟包紮好。

來到小鳳她娘身邊。馬哥孛羅哀求：「饒命！饒命！」岳超烈吃力道：「鬼子，乖乖聽話，饒你一命！快叫人送來五匹馬，陪我們走一程，不准人跟踪！」馬哥孛羅連忙高聲下令：「送五匹好馬來！任何人不准跟踪！違令者斬首！」

出了莊宅，岳超烈伏在馬上，小鳳陪着他，小鳳她爹騎馬帶着另三匹空馬，小鳳她娘押着馬哥孛羅，一行人到達葛嶺山坡的越嶺大路。岳超烈呻吟道：「把鬼子縛在馬上，大家騎馬快跑過嶺。」小鳳道：「岳大哥的傷勢——」岳超烈呻吟道：「支持得了，擺脫追兵要緊。」

五人五騎飛馳過嶺，日色已近黃昏。

岳超烈呻吟喚道：「停！」大家停下來，小鳳連忙前來扶他下馬休息。岳超烈呻吟道：「前面不遠就是三岔路口，走運河水路可通大江揚州，東走可出海，陸路大路小路可通太湖、金陵，或者西走進入山區，希望大家運氣好。那鬼子沒有用處了，帶着是個累贅。」小鳳道：「宰了算了。」馬哥孛羅哭道：「漢老爺夫人小姐饒命！小人不是韃子回回，是西洋人，到天朝來不過想撈幾文錢，西洋家裏有八十歲老母！饒命！小人即刻回西洋去，不再帮韃子做事！」岳超烈沉吟道：「剛才答應過饒他一命。」小鳳她娘道：「這鬼子就是地皮刮得厲害，其他劣跡却不多。」岳超烈呻吟道：「四馬蹄攢綁起來，塞住口，抛在草叢裏！値錢的東西搜出來做盤纏！」

小鳳她娘把鬼子處置了，回來却見小鳳摟住岳超烈哭。她見岳超烈坐倚着大石急劇喘息，嘴唇發紫，不禁珠淚雙垂，執着他的手嗚咽道：「超烈！」

他臉上充滿安詳笑容，微弱而溫柔道：「鳳，超烈不送你了。小心珍重，消滅韃虜，光復神州。」小鳳她娘心熱鼻酸，連串咳嗽，一口鮮血吐在青衫上。他兩眼放射光輝，如夢如醉，喃喃道：「那年——黃昏，她送我——鄂州從軍，就在這裏——」。

晚霞如血，一行歸鴉，馬兒仰天悲鳴，長長的人影直伸到對面山坡。

（完）

兩期完獵刀奇俠故事

龍乘風・文
子成・圖

辣手雙雄

（上）

北方之劍王 追殺辣手俠

前言

如果有人要將世人劃分成兩類，那麼世界上只有下列的兩種人。

一種是聰明人。

而另一種，就是笨蛋。

在武林中，聰明的人很多，但笨人卻更多。

而且，有種人看來似乎聰明絕頂，其實卻是個如假包換的大笨蛋。

同樣地，有種人看來好像僅勝白痴一籌，但他根本上一點也不笨，而且能夠聰明地去控制自己的一生。

眞正聰明的人，當然往往能夠得到更多的快樂，更多的幸福。

而那些笨蛋，永遠懵然不知道自己的愚昧，拚命地去追求金錢與權力，終於一無所有。

× × ×

上述的幾段文字，作者在雪刀浪子故事第一集中便已寫過，現在是搬字過紙，照樣抄錄下來的。

雖然本故事談的不是雪刀，而是獵刀，但這幾段文字仍然適用。

龍城璧是雪刀浪子。

司馬縱橫則是獵刀奇俠。

這兩個人雖然並非生長在同一個年代，他們的性格和遭遇也各有不同，但他們最少有一點是完全相同的。

那就是他們都嫉惡如仇，絕不怕死。

× × ×

本故事開始的時候，司馬縱橫已結了婚，妻子是雲雙雙。

但這故事並不是從他們的身上開始。

故事首先發生在一個笨蛋的身上……

（一）

咬死母狗的笨蛋

無論是怎樣看去，阿痴都絕不像個呆子。

他的年紀不算大，約莫三十五六歲。

他的身體看來很壯健，但偏偏走路的時候總是彎下了腰，好像是個駝子。

但就算是個駝子，走路的姿勢也沒有他那麼難看。

他五官端正，唇上有一撮小鬍子，輪廓本來很瀟洒。但是，他平時很少說話，只懂得向別人笑。

傻笑。

他笑起來的時候，那種表情就像個大傻瓜。

如果你一定要逼他說話，那麼閣下的耳朵就難免要活受罪。

他的聲音連騾子叫都不如，又好像喉嚨裏有十幾根魚骨鯁咽着似的。

他有時候胆大包天，連最兇惡的狗都會被他反咬上一口。

據說天霸賭莊最兇惡的一條母狗，就是給他咬死的。

狗咬他。

他也咬狗。

狗沒有咬死他，但他卻咬死了狗。

你說這人是不是個呆子，是不是個笨蛋呢？

× × ×

天霸賭莊是個賭錢的地方。

這裏賭的都是大錢，押小注的賭客，根本就不敢跑到這種地方來丟人現眼。

天霸賭莊的一草一木，都受到嚴密的保護，更莫說是那條母狗。

倘若這條母狗是給別人殺死的，「兇手」一定吃不了兜着走。

但阿痴例外。

他在賭莊裏已工作了三年，從來都沒有犯過任何錯失。

狗咬他，他痛瘋了，反而把狗咬死。

這種事，連天霸賭莊的莊主原天霸也是第一次「大開眼界」。

原來這條母狗去咬阿痴，竟是原天霸指使的。

因爲有人向他告密，說阿痴懂武功。

原天霸雖然一點也不相信，但他仍然利用這條母狗去「試一試阿痴的武功」。

結果，母狗不敵。

但阿痴眞的懂武功嗎？

原天霸大笑，笑得幾乎半天都闔不攏口。

結果，他沒有怪罪下來，反而賞了阿痴十兩銀子。

當天晚上，他就把告密者的門牙，全部打碎！

× × ×

八月十四，子夜。

月已圓，皎潔而明亮。

明日就是中秋節，也是臭樊的四十八歲生辰。

臭樊的身體其實並不臭，他每天都最少洗澡兩次。

但他的脾氣卻臭極了。

在天霸賭莊中，唯一敢頂撞莊主原天霸的人，就是臭樊。

臭樊姓樊，名字是一善。

但他絕不是個善男信女，在天霸賭莊中，無論是誰得罪了樊一善，吃他三拳已是最輕的懲罰。

當然，他還未致於連原天霸都敢揍，但言語間的頂撞，却是經常發生。

他是賭莊的總管。

也是昔年名震江湖「燕雲十四大盜」的首領。

燕雲十四大盜現在已各散東西，而且其中有一半已躺在棺材裏。

臭樊，就是把那七個大盜親手殺死的人。

他殺這七人，因爲他們想反叛臭樊，另立他人作爲燕雲盜寨的首領。

可是他們沒有成功。

他們七個人加起來的力量，竟然還及不上臭樊的一隻左拳！

（二）

雖然已屆中秋，天氣還是相當炎熱。

臭樊不怕老虎，昔年他在東北一帶，最少打死過十隻吊睛白額虎。

但秋老虎却是他最怕的。

明明是秋天了，秋風還是沒有吹到，氣溫總是熱得令人難以抵受。

在這種時候，當然最好把身子浸在一個注滿冷水的大浴盆裏。

今天他已是第三次洗澡。

水冰涼。

臭樊哼着一首藏謠的曲子，感到舒服極了。

但就在他感到最寫意的時候，浴室的木門忽然穿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圓洞。

× × ×

木門上的洞是圓的。

但圓洞裏忽然又露出了一雙眼睛，而這雙眼睛居然是四四方方的。

臭樊差點沒有從浴盆裏赤條條的跳出來。

但他到底沒有。

因爲他的身子剛想動，咽喉前忽然就有一把晶瑩的長劍攔住他的去路。

「坐下，別動！」

臭樊的臉色，登時比天上的月亮還更雪白。

他做夢也想不到，在這個浴室裏，原來早就有人埋伏着。

這把劍是從左邊伸過來的。

劍快，握劍的手相當穩定。

臭樊並不傻，雖然只是一幌眼的時間，他已察覺得到，這把劍最少有八成把握可以把臭樊變成死樊。

他不怕臭。

但却怕死。

而且怕得要命！

× × ×

在二十年前，臭樊是一個絕不怕死的人。

正因爲他不怕死，而且一百二十八式飛豹神拳快得令人吃驚，所以他赤手空拳就打出了自己的江山。

燕雲盜寨並不是他創立的。

創立燕雲盜寨的，是個道士。

這個道士當然不是眞的道士，他有八個妻子，只可惜全部都是「廢物」，別說兒子，便連屁都沒放出一個。

當然，誰才是眞正的「廢物」，人人都心中有數。

但是這個道士最倒霉的，還是誤交損友。

他一直都很看得起臭樊，而且讓他坐上燕雲盜寨的第二把交椅。

可是，有一次這個道士洗澡的時候，背上突然被人重重的打了一百二十八拳。

這一百二十八拳打下去，風流道士立刻就變成了一個「嗚呼道長」，一命嗚呼去也。

當年的臭樊，幹勁冲天，很快就成爲了燕雲盜寨的第一把交椅人物。

但現在呢？

他的年紀大了，小腹也開始向外微微凸起，尤其是近年來在天霸賭莊的優悠生活，已使他覺得自己的性命越來越寶貴。

越是珍惜自己性命的人，當然也就越是怕死。

所以，他在浴盆裏乖乖的坐下，不等到絕對有利的時候，絕不出手。

× × ×

浴室的木門，忽然輕輕的被推開。

外面有一個人，一個五十來歲的白衣人。

他的眼睛是四四方方的。

臭樊知道，這人曾經易容，他的眼睛本來也和普通人沒有甚麼分別，但現在他的眼睛却和任何人的眼睛都不一樣。

臭樊從來都沒有見過這個人。

但他却知道這個人是誰。

因爲這人的手中，握着一把桃木劍。

臭樊的臉色變得更加難看。

「閣下就是……木劍先生百里鵬？」

白衣人冷冷的點了點頭。

「不錯，我就是百里鵬。」

臭樊忽然覺得浴盆裏的水實在太冷，冷得令他有點顫抖。

另外握着一把長劍的人，臭樊連眼角都不敢瞧他一眼。

雖然臭樊在江湖上的名氣已很响亮，但若和眼前的木劍先生百里鵬相比，那簡直是不值一提。

臭樊勉強露出一個笑容：「百里鵬先生有甚麼事情，儘管吩咐下來……」

百里鵬淡淡一笑，一雙四四方方的眼睛却射出令人不寒而慄的光芒。

他忽然掏出了一個細小的瓶子。

「拿下。」

臭樊不敢不拿。

百里鵬冷冷道：「我給你三天的時間，要你去毒死一個人。」

臭樊深深的吸了口氣。

難道百里鵬來到這裏，竟然是想毒殺原天霸。

但百里鵬立刻就否定了他這個想法。

「我要殺的人，並不是原天霸。」

臭樊暗中鬆了口氣。

但百里鵬接下來的說話，却令他感到極度的意外：「我要殺的人，是阿癡，三天之內，阿癡不死，就你死！」

臭樊眞的楞住了！

名震天下的木劍先生百里鵬，竟然要毒殺阿癡這個又呆又鈍的笨蛋？

這眞是一件令人難以想像的怪事！

× × ×

正當臭樊還在發楞的時候，百里鵬和那個神秘的劍手已像輕烟般消失在浴室之中。

他們的輕功，臭樊就算在夢中也沒有見過。

臭樊咬咬自己的指頭，現在是不是在做夢？

指頭一咬，痛澈心肺。

他絕非做夢，那瓶毒藥還在他手中。

（三）

——「三天之內，阿癡不死，就是你死！」

臭樊絕對不敢懷疑這一句說話的眞實性。

百里鵬並不是個江洋大盜，他是個武林大豪。

臭樊現在的大老闆，是原天霸。

原天霸在江湖上當然是一號了不起的人物，但他若和百里鵬相比，仍然差了一大截。

臭樊很了解原天霸。

但他却不了解阿癡。

同時，他更無法明白，百里鵬何以要對付一個這種毫無腦筋的笨蛋？

不過，他已決定，就算百里鵬要他去殺一千隻豬，他也絕不會只殺九百九十九隻。

他絕對要服從百里鵬的命令，雖然他和百里鵬之間根本就毫無關係。

他只明白一件事——

不毒殺阿癡，他自己就會死。

× × ×

臭樊要殺阿癡。

如果這件事有人知道，相信必然令人會有一種感覺。

這種感覺就是：「宰鷄用牛刀」。

但阿癡是不是一隻鷄？

就算是鷄，又是否眞的是隻「傻鷄」呢？

× × ×

三天的時限，眨眼即過。

臭樊已決定在第三天的晚上，毒死阿癡。

前兩天，阿癡一直都很忙碌，因爲侍候原天霸的老僕病了。

臭樊居然無法接近阿癡。

但到了最後一天的晚上，機會終於來了。

因爲原天霸認爲阿癡笨手笨脚的，服侍自己甚不稱意，於是把他調了出來，讓他到廚房裏工作。

臭樊在廚房裏找到了阿癡。

阿癡雖然笨得出奇，但他工作倒算勤快，所以廚房的總管對他很不錯。

當臭樊找到阿癡的時候，阿癡正在炒冷飯。

他喜歡吃炒飯。

一隻鷄蛋。

一撮葱。

再加一點鹽。

阿癡吃鷄蛋炒飯，彷彿就已經是一種了不得的享受。

頭腦簡單的人，他對物質享受的要求總是不會太高的。

臭樊去到阿癡的身旁，笑道：「又吃鷄蛋炒飯了？」

阿癡瞪着臭樊，忽然又一陣傻笑。

臭樊用鼻子嗅了一嗅，道：「好香，好香。」

阿癡抹了一把鼻涕，也道：「好香，好香！」

臭樊道：「你去拿多一隻碗來，我也想吃一點。」

阿癡裂嘴一笑，點了點頭，立刻就搖頭擺腦的到碗櫃裏，找一隻粗瓦碗。

他剛轉身，臭樊已把那瓶毒藥放進飯裏。

× × ×

阿癡捧多一隻碗，興緻勃勃的回來，把冷飯炒得更香。

他盛載了半碗給臭樊，然後自己那一碗却裝得滿滿的。

臭樊一怔。

「你爲甚麼只給我半碗？」

阿癡傻笑道：「就算你是皇帝老子，也只能吃半碗。」

臭樊淡淡一笑：「想不到你竟然是個如此吝嗇的人。」

阿癡道：「我要工作，吃不飽就甚麼事都辦不來，而你却不同。」

臭樊道：「我有何不同之處？」

阿癡又傻傻的一笑。

他忽然用一種奇怪的眼光盯着臭樊。

「你只吃半碗便已足够，吃下這半碗飯，你就會去見一個人。」

臭樊一怔：「是誰？」

阿癡又笑了。

但他這一次所露出來的笑容，絕不是傻笑。

這種笑，倒像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看見了一個傻子然後才發出來的笑。

他淡笑着，緩緩的說出了兩個字：

「閻王！」

× × ×

臭樊楞住了。

他在刹那之間，突然驚覺到一件很可怕的事！

阿癡並不是個眞的笨蛋。

他也許比絕大多數的人還更聰明。

但臭樊仍然沒有眞的感到害怕，因爲他相信憑自己的武功，可以強逼阿癡把這碗有毒的炒飯吞下。

他一想到其中的利害，立刻就動手。

他要制住阿癡的穴道。

可是，他的算盤打不响。

因爲他的手剛揚起，突然就感到上半截身子，完全陷入痳痹的狀態。

他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

他想制住阿癡的穴道，想不到事情居然恰恰相反。

阿癡居然比他更快出手，把他的穴道制住。

× × ×

在這種情形之下，臭樊唯一還可以利用的，就是他的一雙腿。

可是，他的腿忽然也完全虛軟，勁道全失。

阿癡居然用一隻鐵製的飯勺，把臭樊的一雙膝蓋敲碎。

臭樊大叫。

可是，他甚至連大叫的聲音也發不出來，因爲他的啞穴也同時被阿癡點住。

臭樊的臉色登時變得就像個臭鷄蛋。

（四）

臭樊的臉色雖然像個臭鷄蛋，但他却認爲自己其實是個大笨蛋。

到現在，他才知道自己犯了一個何等嚴重的錯誤。

百里鵬是甚麼人？

需要動用到百里鵬來對付的「阿癡」，又豈會是個平凡的脚色。

不過阿癡裝傻的本領實在高明，他在天霸賭莊的時日也不算短，但居然一直都沒有露出過任何破綻。

臭樊實在很想知道，阿癡這個人的眞正來歷。

可是，他再也沒有機會知道。

因爲阿癡已把一口炒飯，餵進了他的口中。

× × ×

炒飯雖香，但臭樊吃下一口之後，以後就再也不必吃飯了。

連阿癡都有點意外。

這種毒，實在太厲害了！

他本來不想殺人。

自從三年前他在天霸賭莊工作開始，他已厭倦了殺人這種令他噁心的事。

以前，他曾殺人。

而且數目不少。

他究竟是誰呢？

他眞的是叫阿癡嗎？

當然不！

他眞正的姓名，是鐵鳳師。

江湖三殺手　一去不回頭

（一）

鐵鳳師！

這是一個令江湖黑道中人心驚胆顫的一個名字。

十五年來，江湖上最著名的俠士並不是他。

最少，獵刀的第三代主人齊拜刀的名氣，就已在鐵鳳師之上。

但鐵鳳師却是最令黑道中人心驚胆顫的一號人物。

主要原因，是他的手段狠辣。

曾經有一個江湖大盜，他曾經把一個無辜的女人，綁在樹上，折磨了三天才讓她嚥氣。

他折磨這個女人，只因爲她不願意去勾引另外的一個男人。

大盜原本想利用美人計去賺一票鉅大的買賣，結果買賣做不成，這個可憐的女人却被糟塌了。

但大盜的收場，比她更悽慘。

他在三個月之後，很不幸地落在鐵鳳師的手中。

鐵鳳師首先用一種藥物，控制住他整個人，使他無法自盡。

就算他想嚼舌自盡亦不能，因爲他的牙齒已完全被擊落，連一顆都沒有剩下。

鐵鳳師把他吊在一間酒家的門外，以更殘酷的手法，折磨了他六天。

六天之後，這個大盜不見了一雙眼睛，鼻子被削平，雙手雙脚，幾乎沒有一根骨骼是完整的。

大盜終於死去。

他死得比那個女人更慘。

這就是鐵鳳師對待江湖敗類的方法。

以暴易暴，以牙還牙！

他的作風，有人認爲痛快。

然而，亦有人加以非議。

對鐵鳳師這種手段表示不滿的人，百里鵬就是其中一個。

百里鵬曾對人說：「鐵鳳師是條狗、是豺狼，所以才能做出如此殘酷的事。」

百里鵬是武林中聲望極大的劍豪。

他用的雖然只是一把桃木劍，但却已刺穿過無數手持寶劍名刀的武林高手。

百里鵬何以要殺鐵鳳師？

鐵鳳師又何以甘願在天霸賭莊中，裝瘋扮傻，去做那些粗下的工作？

臭樊死在鐵鳳師的手下，可說是相當冤枉的。

因爲他在下手之前，全沒想到阿癡竟然就是江湖上有辣手大俠之稱的鐵鳳師。

如果他知道阿癡就是鐵鳳師的話，就算他有十八個腦袋，也不敢冒這個險。

可是，如果他不下手，百里鵬又豈是好惹的人物？

所以，算來算去，今天始終都是臭樊該死的日子。

他這一生人做過的壞事不能算少，否

則鐵鳳師也未必會妄開殺戒。

雖然他被人稱為辣手大俠，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對於殺人這一件事，已感到很厭倦。

所以，他在天霸賭莊裏獃了三年，就是希望自己的一雙手，能够暫時少染一些血腥的氣息。

然而，他這種平靜的日子，似乎現在已該結束。

因為百里鵬已找到他。

江湖上，眞正了解百里鵬底細的人並不多。

而鐵鳳師却是其中之一。

× × ×

廚房裏忽然多了一具硬挺挺的死屍。

那是臭樊的死屍。

他想毒殺阿癡，結果反而給阿癡毒死了。

這種事說出來，天霸賭莊中無論任何人都不會相信。

不過，也沒有人把這件事說出來。

因為當時除了鐵鳳師之外，目擊這件事發生的人就只有臭樊。

臭樊已變成了死樊。

死樊當然不能把這件事說出。

而「阿癡」呢？

他失蹤了。

× × ×

阿癡失蹤。

永遠的失蹤。

現在，就算有人再見到了阿癡，都一定會以為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

因為阿癡變了。

本來比驢子還笨，比豬還不懂事的阿癡，忽然間就完完全全的變了另一個人。

他仍然是三十五六歲的模樣，但走路的時候已不再彎下了腰。

他從前像個駝子。

但現在他站着的時候，整個人就像一桿擦得光亮的金槍。

他穿上了一襲質料非常名貴的衣服，外面還披上一襲金披風。

他的腰間有劍。

劍鞘上有八顆比龍眼還大的黑珍珠，那是名震天下的鳳凰神劍。

他的唇上，仍然有一撮小鬍子，當他向你發笑的時候，那種表情並非像個大傻瓜，而是一個足以迷倒世間上絕大多數少女芳心的大丈夫。

他不是阿癡。

他是三年前忽然間在江湖上絕跡的辣手大俠鐵鳳師！

× × ×

黎明，天空却是一片灰濛濛的。

細雨紛飛，沾濕了鐵鳳師的衣裳。

他騎着一匹神氣十足的快馬，趕到了洛陽城北三里外的一個小市鎮。

這個地方，有一個很肅殺的名字。

這裏叫殺手集！

× × ×

殺手集有沒有殺手？

如果你用這句說話去問殺手集上的人，所得到的答覆必然是否定的。

他們會回答：「這裏根本就不是殺手集，何來殺手？」

不錯。

這裏原來的名字，並非殺手集，而是紅棉鎮。

但除了當地人之外，江湖上的人，都叫它為殺手集。

究竟這裏有沒有殺手呢？

事實是：有。

在那裏可以接觸得到殺手呢？

那些殺手們的掮客，又在那裏？

江湖上眞正知道的人，却並不多。

× × ×

一般江湖客，來到殺手集找殺手，只有兩個地方可供選擇。

那是一間賭場，和一間長生店。

賭場就在長生店的左隣，別看殺手集只是一個小小的市鎮，這兩間寶號的生意都很不錯。

賭場的老闆，是殺手集裏嗓子最大的一個醉酒鬼，雖然他是賭場的老闆，但賭場裏的事，他一概不管，却經常都在一間小酒館裏喝個天昏地暗。

至於長生店的老闆，却是個滿臉麻子的大脚女人。

她的模樣，據說連死人見了也會給她嚇跑。

但那當然是不確的，倘眞如此，這間長生店又何以會「生意滔滔」？

說來奇怪，殺手集居民並不多，每年死的人也不多，但這間長生店的生意，却好得令人出奇。

為甚麼呢？

原來這間長生店可以替江湖中人找殺手，而且事成之後，贈送棺木一副，把被刺殺的人放在棺木中。

倘若殺手事敗，那又如何？

後果是一樣的，殺手也是人，死後也該有副棺木歇歇脚。

現在，賭場已打烊。

長生店還遠遠未到啓門營業的時候。

鐵鳳師來到殺手集，是不是要找尋殺手呢？

× × ×

雖然賭場已打烊，長生店又未啓門營業，但鐵鳳師仍然有另一個去處。

他來到了賭場老闆每天必到的那間小酒館。

這個小酒館裏，不但賣酒，而且也賣麵。

又炙熱又辛辣又香滑的椒醬牛肉麵，已成為這個小市鎮每天晨早最受歡迎的食品。

當鐵鳳師來到這裏的時候，居然已座無虛席。

這間小酒館的店主，是個老蒼頭，人人都叫他程伯。

程伯做事雖然比不上年青伙子般快捷，但他的一雙手却很穩定。

無論他切牛肉，或者是替人客斟酒，他的一雙手都穩定得就像是法場上的劊子手。

但今天清晨，當他第一眼看見鐵鳳師的時候，他居然呆住了。

這也難怪，像鐵鳳師這種顧客，在殺手集來說，是難得一見的。

× × ×

雖然時間還很早，但今天小酒館的椒醬牛肉麵，已經「宣佈賣光」。

想吃麵的人，無不大感失望。

但鐵鳳師却在小酒館後的一幢小石屋裏，面對着一大堆麵，和差不多足够五十個人一齊吃飽的熟牛肉。

程伯吩咐一個小伙計在外面料理一切，而他却捧着兩罎酒，走進石屋之中。

這一幢石屋，只有一張竹床，一張石桌，還有幾張木椅。

程伯走進石屋，把門關上，第一句問鐵鳳師：「你餓嗎？」

鐵鳳師點頭。程伯立刻把一碟最少有兩斤重的熟麵，拿到鐵鳳師的面前。

「儘管吃，吃飽了還有。」

鐵鳳師笑了笑：「我並不是一條鯨魚，再餓也吃不下這間屋子裏所有的牛肉和麵。」

程伯忽然苦笑一下，道：「但你却可以把我這個老不死一口吞下。」

鐵鳳師吃了一箸麵，淡淡一笑：「我為甚麼要吞下你？吃了你這副老骨頭，對我的腸胃只會有害，絕對無益。」

程伯輕輕一嘆，揭開兩罎酒的泥封，然後道：「實不相瞞，剛才我看見你的時候，還以為白日見鬼。」

鐵鳳師差點沒把嘴裏的麵吐了出來：「怎麼？我居然像個鬼？」

程伯瞪眼道：「江湖上最少有一半人說你已經死了，如果你眞是死了，現在當然是個鬼。」

鐵鳳師嘆了口氣：「你呢？難道你也以為我已死在無底魔洞裏？」

當程伯聽到了「無底魔洞」這四個字的時候，他居然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顫。

他甚麼話也沒有說，捧起一罎酒，咕嘟咕嘟的不斷猛喝。

鐵鳳師也沉默了半晌。他忽然又問程伯：「你手上還有多少個好貨色？」

程伯放下酒罎，搖搖頭道：「老實說，你的生意並不受歡迎。」

鐵鳳師道：「我付得起價錢。」

程伯道：「可是三年前你僱用的三個殺手，連一個也沒有回來。」

鐵鳳師黯然道：「他們的確沒有回來，他們都走了！」

「他們都走了」的意思，程伯瞭解。

程伯又重重的嘆了口氣：「像小賴、黑手刀、柳銅衣這種殺手，現在已越來越少。」

他並非故意在程伯的面前演戲，他這一聲長嘆，確是有感而發的。

（二）

梁二爺是這個殺手集的賭場老闆。

他不但是個賭場老闆，同時也是個殺手掮客。

程伯喝了差不多半罎酒，終於對鐵鳳師道：「如果你這一次是為了找殺手來到本鎮，你最好還是去找梁老二。」

「梁二爺？」

「不錯，他手上近來有不少上好的貨色，論武功、論胆色、論機智，這些殺手的條件都絕不在小賴、黑手刀或是柳銅衣任何一個人之下。」

鐵鳳師似乎眞的餓極了。

他把那碟兩斤重的麵吃個清光。

程伯皺了皺眉。

「你好像對吃麵的興趣很大。」

鐵鳳師用一塊雪白的絹抹了抹嘴，道：「這些麵最少比梁二爺的殺手有用。」

程伯一呆。

鐵鳳師也拿起一罎酒，仰首便灌，過了片刻，他才放下酒罎，緩緩的道：「牛肉麵還可以塡飽我的肚子，但梁二爺的殺手，就算眞的比小賴强，恐怕到頭來還是有去無回。」

程伯的眼中發出了光。

那是一種驚悸的目光。

「你還要去無底魔洞？」

鐵鳳師淡淡一笑：「難道你以為我怕了？」

程伯不停的搖頭，道：「不是你怕，而是我怕。」

鐵鳳師道：「你伯？」

程伯道：「你若再要找殺手，最好是去找那個大脚女人。」

「陸麻大姑？」

「除了陸麻大姑之外，又有誰有不怕死的殺手？」

鐵鳳師微微一怔：「難道你的意思是說，直接聘請陸麻大姑？」

程伯點點頭，道：「陸麻大姑雖然長相不敢恭維，但她却是整個殺手集中，武功最高，手段最高明的一個女殺手。」

鐵鳳師沉吟了半晌，終於下了一個決定。他現在需要的是一個不怕死的殺手，就算是陸麻大姑，亦無所謂！

無底魔洞　羣魔亂舞

（一）

仍然是黎明時候，鐵鳳師果然來到了殺手集的長生店，輕輕敲門。

門沒有打開，却傳出了一個人沙啞的聲音，問：「甚麼人？大清早就吵醒姑奶奶。」

鐵鳳師淡淡的道：「陸麻大姑，在下是江南鐵鳳師。」

「江南鐵鳳師？」陸麻大姑冷冷一笑：「你不是已經死在無底魔洞裏了嗎？」

鐵鳳師道：「在下沒有死。」

陸麻大姑沉默着。

過了片刻，大門終於「曳」聲打開，冒出了一張滿是麻子的臉孔。

這人就是陸麻大姑。

鐵鳳師道：「能不能讓我進去？」

陸麻大姑好像考慮了很久。

「孤男寡女，你別胡來。」

鐵鳳師一呆。他瞧了瞧陸麻大姑那張醜陋的臉孔，險些嘔吐出來。

陸麻大姑終於還是讓他走進店內。

長生店內的棺木，一副又一副的堆疊着，那種棺木油漆的氣味，刺鼻之極。

鐵鳳師輕輕一咳。

陸麻大姑的臉色一沉：「你有病？」

鐵鳳師搖搖頭。

陸麻大姑冷冷道：「你若有病，最好去找個丈夫，否則就得買副棺木。」

鐵鳳師淡淡一笑：「我不想找大夫，也不想買棺木，我只想找一個殺手。」

「殺手？」

「不錯，一個精明能幹，殺人手段乾淨俐落的殺手。」

陸麻大姑冷冷一笑：「這位朋友，你一定是找錯地方了，這裏沒有殺手，只有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俞八叔

混沌書生

俞八叔嘉不東鄉人．素業農．幼從某名師．學習柔軟工夫成爲絕藝．故人尊稱之曰俞八叔．某歲結伴出外販物．負金纍纍．行李沉重．貪程迷道．乃向寺院投宿．僧見客囊充滿．意頗垂涎．慇懃招待並供酒食．八叔疑僧之不懷好意．然晚色冥濛．無可如何．惟言語間戒愼而已．迨至臥房．八叔執燈照視．見牆堅鞏固．門已反鎖．故知僧之必來刦財謀命也．因誡同伴自奮精神以圖抵敵，乃各持刀危坐以待，夜將半．僧果大至．門甫啓．八叔即將一僧刺死．並與混戰．衆僧均非八叔敵．相率而逸．八叔與同伴方得出險．越年一僧來禾化緣．詢八叔里居．逕至其家．八叔扮爲僮僕．應對如禮．云主人外出請師．「預知僧來復仇」．稍待乃煮茗飼客．用指尖在柱上．刨取木花．作引火物．僧覩傭僕如是．八叔之技可知．不敢下手即辭去．未幾又來一僧．八叔知難再應．胸前藏紮護心鏡．口中含飯米數粒以備．立出相晤．僧見八叔．舉手一揖．而胸前之鏡已碎．八叔即報以口中米粒．僧悉中傷．懇死後代爲收殮．八叔允之．越數年．八叔知更有僧來．必爲勁敵．詐作已死．預購一棺．中藏瓦礫倚放屋內．虛設靈位．某日僧至．家人均以已死對．僧覩靈床．僞爲弔奠．在棺上用手摩挲．僧去．開視棺中．瓦礫已成細粉．八叔知僧仇已復．乃放懷家居云。

棺木。」

鐵鳳師打量了陸麻大姑一眼，道：「妳豈不是一個很有本領的殺手？」

陸麻大姑哼一聲。

「誰說姑奶奶是個殺手？簡直放他媽的狗屁！」

鐵鳳師勉强一笑：「如此說來，我的確是找錯地方了，再見。」

陸麻大姑忽然笑了笑道：「不必再見了。」

鐵鳳師一呆。

她這句說話是甚麼意思？

就在鐵鳳師一呆的時候，長生店中的其中一副棺木，突然棺蓋凌空飛起，裏面冒出一個黑衣老人，「颼！颼！颼！」一連串異响，十二支毒弩向鐵鳳師的胸膛上急射而去！

× × ×

這是突擊！也是暗襲！

但無論這是「突擊」也好，「暗襲」也好，看起來鐵鳳師都難以逃得過這場厄運。

難怪陸麻大姑對他說：

——「不必再見了。」

因爲她已算準鐵鳳師立刻會變成一個死人，那麼當然是不必再見了。

可是，鐵鳳師是否就死在毒弩之下？

沒有。如果他沒有本領閃開這一次的「突襲」，那麼他早在三年之前，便已最少死了三十次。

× × ×

鐵鳳師雖然並非武功天下第一，但也絕不是個膿包，也不是個笨蛋。

陸麻大姑是個殺人掮客，這一點他早已知道。

但她竟然否認這裏有殺手可供介紹，顯見其中已大有蹺蹊。

長生店中有十幾副棺木。

鐵鳳師的耳朵並不聾，他已聽出這十幾副棺木之中，最少有七八個人匿藏着。

十二支毒弩快如閃電，但鐵鳳師的手却更快。所有的毒弩，居然都被他的雙手全部撥開。

棺木裏的黑衣老人同時發出一聲巨吼，他居然揮動棺蓋板，作爲武器，氣勢如排山倒海般湧向鐵鳳師。

棺蓋板雖然體積龐大，但論到威力，它當然及不上剛才十二支毒弩。

鐵鳳師並不蠢。他當然知道，黑衣老人這一擊，只不過是個幌子。

敵人眞正的殺着，很可能是藏在他身後的幾副棺木裏。

× × ×

鐵鳳師沒有料錯。

當黑衣老人正在虛張聲勢的時候，有七副棺木同時冒出武器。

那是七支尖銳的短槍。

七支短槍，同時向鐵鳳師的心臟部位刺去。

七個藍衣人。

七支短槍。

七種完全不同的槍法。

這七槍，無論任何一槍擊中鐵鳳師，他便得死在這間長生店之內。

七個藍衣人的槍法都很準，但當這七支槍一齊刺到鐵鳳師心臟的時候，鐵鳳師

的胸前突然出現了一塊棺蓋板。

篤！篤！篤……

七支短槍，一齊刺在棺蓋板上。

七支槍尖，穿過棺蓋板。

棺蓋板後，立刻响起了一個人凄厲的慘叫聲。

七個藍衣人同時抽槍，後退。

他們的臉色，剎那間變得就像一個死人。

因爲他們刺中的，並不是鐵鳳師，而是那個黑衣老人。

× × ×

鐵鳳師果然不愧是名滿天下的辣手大俠。

他手不但狠辣，而且快捷靈活無比。

他竟然在這短短的剎那間，把那個黑衣老人制服，還把他作爲盾牌般使用。

陸麻大姑的目中，現出一絲憤怒的神色，但她很快又回復原狀。

「好一個鐵鳳師，果然不錯！」

鐵鳳師冷冷一笑，盯着陸麻大姑：「妳也很不錯。」

陸麻大姑嘿嘿地笑道：「姑奶奶當然不錯，拿人錢財與人消災，你雖然識貨，可惜還是來遲了一步。」

鐵鳳師淡漠地一笑：「妳已接受了無底魔洞的聘請，要來殺我？」

陸麻大姑冷冷道：「這一點你不必問，我也不會回答，反正就算你現在的本事再大十倍，也絕對沒有機會活着離開殺手集。」

鐵鳳師摸摸唇上的髫子，淡淡的道：「看來妳很有把握置我於死地？」

陸麻大姑搖搖頭。居然說道：「殺鐵鳳師，姑奶奶還沒有絕對的把握。」

鐵鳳師一怔。

他想不出陸麻大姑何以會說出這種滅自己威風的說話。

陸麻大姑的話剛說完，長生店門外忽然又响起了另一個人蒼老的聲音——

「雖然她沒有絕對的把握，但是我却有。」

× × ×

鐵鳳師沒有感到驚愕。

雖然，他已聽出那是程伯的聲音。

（二）

程伯。

在長生店門外，說這一句話的人，就是那間小酒館的程伯。

程伯仍然是程伯，他的模樣還是和剛才一樣，絲毫都沒有改變過。

唯一不同的，就是他現在手裏握着的，並不是一把切牛肉的刀。

程伯雖然有絕對的把握可以殺鐵鳳師，但他絕對沒有小覷鐵鳳師。

在那幢石屋裏，程伯沒有在牛肉麵和酒之中下毒。因爲他知道鐵鳳師有一種很特別的本事。

酒菜中有毒，通常都瞞不過他的眼睛和他的鼻子。

與其用毒，不如用計。程伯已經把鐵鳳師引進了一個死衚衕中！

× × ×

程伯的計策雖然毒辣，但鐵鳳師並沒有感到驚愕。

程伯的聲音，又在鐵鳳師的背後緩緩响起：「現在你總該知道，今次你再來到殺手集聘請殺手去對付無底魔洞，是一件愚不可及的事情罷？」

鐵鳳師點了點頭：「也許是的。」他接着嘆氣，道：「因爲你和陸麻大姑已被無底魔洞的主人所收買，在這市鎮裏，梁二爺的殺手已是我唯一可選擇的對象。」

「梁老二？」程伯冷冷大笑，「無底魔洞的主人既能收買下陸麻大姑和老夫，難道還買不起區區一個梁老二？」

鐵鳳師冷冷一笑：「梁二爺有一個兒子，他是死在無底魔洞的人手中的。」

程伯乾咳一聲道：「你知道的事不算少。」

陸麻大姑忽然乾澀地一笑，道：「鐵大俠儘管放心，姑奶奶已爲你準備了一副品質極佳的棺木，保證你躺在裏面會比睡覺還更舒服。」

鐵鳳師大笑道：「妳若能令我躺進棺木裏，鐵某也死而何憾？」

在笑聲中，陸麻大姑手下的七個藍衣殺手已再度展開攻勢，向鐵鳳師撲擊。

他們顯然久經訓練，這一個槍陣展開，就像一個不停轉動的風車，令人看得爲之眼花繚亂。

但鐵鳳師的眼睛沒有花。

槍陣剛展開，他腰間的鳳凰神劍已「鏗」聲的亮出。

× × ×

比起一般的長劍，鳳凰神劍似乎短了一些。它從劍柄到劍尖，只有兩尺六寸。

這一把劍的劍鋒並不太薄，劍身却散發着一種逼人的寒氣。

劍一出鞘，長生店裏的殺氣更是凝重了。七個藍衣殺手的槍陣，已向鐵鳳師加强壓力。

但鐵鳳師仍然靜靜的站在中央，敵人向他攻出一槍。他就還以一劍，既不像是進攻，也不像是退守。

七桿短槍的去勢更急。

但就在槍陣威力最龐大的時候，鳳凰神劍突然冲霄般向上射起。

七桿短槍同時刺了個空。

劍在空中，人也在空中。

但這裏是長生店內，鐵鳳師就算是一隻鳥，也絕不能飛出屋子之外。

然而，正因爲鐵鳳師並不是隻鳥，所以他竟然把屋瓦撞破，整個人向屋頂外飛越開去。

一陣震天價巨响，長生店差不多給鐵鳳師這一着奇招弄塌了。

七個藍衣人互望一眼。其中兩人毫不考慮，立刻也跟着衝上去。

但這兩人衝得快，跌下來更快。

每個人都聽到一陣利劍插入肌肉時的聲音。

颼！一蓬血雨，從屋頂上的破洞中洒下，然後，那兩個藍衣殺手就相繼跌下。

陸麻大姑臉色發青。

她大聲地叫道：「鐵鳳師，你逃不了的！」

大叫聲中，她從一副棺木中拿出一雙鋼環，也從缺口中衝上去。

× × ×

鐵鳳師在屋頂上，連殺了兩名藍衣殺手。

但他沒有逃。

因爲屋頂上，居然早已有十幾個黑衣武士在恭候着鐵鳳師的光臨。

鐵鳳師嘆了口氣，道：「想不到你們的招呼，倒是十分週到。」

程伯冷冷的道：「招呼不週，又怎能把你送到地獄裏去。」

這時候，陸麻大姑已到。

陸麻大姑手持一雙鋼環。雙環精光閃爍，左邊一隻比右邊的一隻最少大一倍。

鐵鳳師冷冷一笑：「這是昔年無影神魔的鴛鴦奪命環，想不到現在居然落在妳的手中。」

陸麻大姑一聲大喝：「別多廢話，納命來。」

只見雙環一先一後，分別向鐵鳳師的咽喉和胸膛之上敲去。

鐵鳳師一劍刺出。這一劍恰巧刺在陸麻大姑左邊的一隻鋼環上。

陸麻大姑喝道：「撤劍。」

但鐵鳳師的劍早已抽回並且閃過了陸麻大姑的雙環。

陸麻大姑冷笑，右手鋼環突然脫手飛出。

鐵鳳師揮劍，把鋼環擊落。

但陸麻大姑已趁着這一刹那間的時間，再用右手射出十七枚銀鏢。

這十七枚銀鏢，才是陸麻大姑眞正的殺着。

× × ×

沒有人能形容陸麻大姑這十七枚銀鏢的氣勢和速度。

快！

絕快的暗器手法，快得簡直令人無法想像。鐵鳳師像支沖天箭般向半空躍起。

陸麻大姑一凜。

她的反應也極快，立刻把左手的一枚鋼環向西南半空上激射出去。

刷！

鐵鳳師的左腿，已被這枚鋼環擊中。

血花四濺。

陸麻大姑心頭暗喜，但仍然沒有輕視鐵鳳師緊隨而來所擊出的一劍。

陸麻大姑彷彿全身都有武器，雙手一翻，又是兩把鋒芒奪目的利劍握在手中。

但她的劍還未發動招式，鐵鳳師的鳳凰神劍已刺在她天門之上！

× × ×

屋頂上，十幾個黑衣殺手的眼睛全都亮了。

他們其中有不少是使劍的高手，但他們却從來未曾見過，有人能在這種情況之下，刺出如此精采的一劍。

雖然鐵鳳師的左眼已然受傷，但仍然沒有影响到他這一劍的威力。

陸麻大姑只覺得腦袋上一涼。

她的心也同時沉了下去。

這當然是絕對致命的一劍。

她帶着詫異、絕望的神色，盯着鐵鳳師。

過了半响，她才迸出了三個字。

「好劍……法……」

說完這三個字之後，陸麻大姑的身子就像一塊石頭般，從屋頂上滾了下去。

× × ×

陸麻大姑雖然死在鐵鳳師的劍下，但程伯並未感到頹喪。

相反地，他竟似對目前的形勢感到很滿意。

他淡淡一笑，仰首對鐵鳳師道：「老夫早就說過，雖然她沒有絕對的把握，但我有！」

鐵鳳師道：「既然如此，你何以不上來試一試？」

程伯道：「現在你已成爲甕中之鼈，我要殺你，實在易如反掌，同時，在這種情況之下，又何必我這個老人家親自來動手？」

鐵鳳師道：「你以爲我捱了一環，就絕對無法衝出這個殺手集？」

程伯的嘴角，忽然露出了一個老狐狸般的微笑：「無論你現在是否已經受傷，你都絕對無法活着離開這裏。」

鐵鳳師道：「就憑你和這些殺手？」

程伯道：「難道還不足够？」

鐵鳳師冷冷道：「如果鐵某沒有料錯，百里鵬和北劍王已來到了殺手集。」

程伯臉上露出了一種很奇怪的表情：「你知道的事好像眞的不少，百里香主和北劍王的確已在本鎭。」

鐵鳳師道：「難怪你認爲鐵某就算插上翅膀，也飛不出殺手集。」

程伯沉默下來。

因爲有人代替了他回答鐵鳳師。

「你已跌進一個巨網之中，而本香主就是撒下這一個巨網的人！」

鐵鳳師的額上似已有了冷汗。

他看見了兩個神態冷漠的人，其中一人的眼睛，居然是四四方方的。

那是百里鵬。

還有另一個，他是百里鵬的老朋友——北劍王洗一灣！

× × ×

江湖上劍法最高强的人是誰？直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一個眞正的答案。

但北劍王洗一灣，却在北方武林中每戰必勝，那却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洗一灣這個人，就像一塊岩石，一塊冰。但他的劍法，却彷如天上的流星，燦爛奪目，而且速度奇快。

洗一灣的劍是削鐵如泥的寶劍。

但百里鵬用的，只是一把桃木劍。

桃木劍本不宜用來殺人，但在百里鵬的手中，桃木劍殺人似乎比菜刀削芋頭還更容易。

無論是誰，面對着百里鵬和洗一灣這兩個劍法上的高手，都似乎只有兩條路可走。

第一條路是自盡。

第二條路是死在他們的劍下。

不幸的是，這兩條都是死路！

鐵鳳師呢？

他是否能闖出第三條路呢？

× × ×

鐵鳳師不怕百里鵬，也不怕洗一灣。

但他的腿却仍然不停地流血。

陸麻大姑的那一枚奪命環，雖然並未取掉他的性命，它却已開始把他的血一滴一滴的抽出來。

鐵鳳師也不怕流血。

但不怕是一回事，事實上在個時候流血不止，是相當要命的。

（未完）

雌虎狂龍傳奇故事

橫財刧

（中）

馬雲·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石勇在馬場無意中發現岑華慫恿閻錫如重注投買冷馬「紅番酋長」，結果紅番酋長功敗垂成，領先將到終點前，因騎師墮馬致死而敗落。石勇覺得此事甚爲蹊蹺，而閻、岑的說話，更使石勇疑竇重重，認爲閻、岑是一條綫索，所以他決心私下偵查。另一方面，閻輸了大錢，心有不甘，即追究岑當日貼士的來源，岑和盤托出，閻便糾合岑及另外兩名地盤工人，計劃夜刧場外投注站，賽馬日前夕，岑因職務關係被派往該站當值，準備爲內應……

地道內　另有乾坤

閻錫如悄悄放進他口袋中的一小包東西，是一包粉末。此外便是一具袖珍的無綫電通話機。

他的任務就是將粉末按時放入一些投注站職員的飲料之內，以及適當時間與閻錫如取得連絡。

這是最繁忙的一個投注站，鈔票滾滾而來，站內簡直是人山人海。

根據一般規矩，投注者只要已經知道各項彩池的派彩結果，即有權從原來的投注站領取已中彩的應得彩金。

但是，絕大多數人不會在即日領取他們應得的彩金。

投注人大都有工作在身，下了注之後，便忙於工作，即使從收音機中聽到派彩多少，也要等待日後再去領取已中彩的彩金。

例如星期三夜馬，中彩者會在翌日才去領應得彩金。

如果是星期六日馬賽事，亦只有等待下星期一才可以領彩金。

正因爲這樣，投注站內的大筆金錢，當日根本無法派出。

除了暫時存放在站內的保險庫之外，七時後馬會才派人前來接收。

閻錫如所訂下的「發財大計」，就是看準了這一段時間之內，可以下手。

岑華到了這最後關頭，却有點三心兩意。

本來他早已下了最大的決心，參加這一項「可以致富」的大計。

但今天被隊長左查右問，却担心人家已懷疑到他的身上來。

假如他要退出，閻錫如整套計劃肯定會澈底地失敗。

同時，閻錫如和其他人肯定不會就此輕輕放過他。

假如依足原訂計劃行事，他極有可能第一個被捕。

因爲閻錫如原訂的計劃，就是要在適當時間，將這小包粉末放入投注站職員的飲料之中。

當各人喝下了此等飲料之後，就會立刻進入「昏睡狀態」，對身邊眼前所發生

的事情，將一無所知。

就在那時候，地下一條秘密隧道之內的同黨們將由地下爆開投注站內的保險庫，然後將庫內存放的大批鈔票由地下秘密隧道搬走。

若依原來計劃，岑華當然要繼續留在投注站之內。同時他也要喝下滲有蒙汗藥的飲料，裝成「受害者」一樣。

事實上岑華亦惟有如此才可以擺脫嫌疑。

但是現在，他却想改變一下原定的計劃。

他打算讓自己保持清醒，然後等待同黨進入投注站之後，與他們一齊逃走。

促使他改變主意的原因之一，就是由於隊長在他出勤之前的一番對話。

隊長可能已開始懷疑到他的身上來。

假如他不走，而依原來計劃行事的話，隊長和公司方面一定會更加覺得他可疑，結果他却因此可能逃不了。

然則，他豈非只爲他人作嫁衣裳？

他知道「監守自盜」的罪名是十分嚴重的，尤其是他的做法，嚴重影响了公司方面的聲譽，勢必引起隊長和同事們的怨恨。

再說，萬一自己落入警方的手上，相信警探總有辦法可以令他招供。

以其吃盡苦頭，受盡埋怨，倒不如早作準備，好過活受罪啊。

主意打定，他已來不及通知閻錫如，因爲他當時已在工作崗位之上，而閻錫如早已離開了投注站。

×　×　×

閻錫如在午間下班午膳的時間，會晤過了張海洋，同樣將一包粉末交給他。

那是一包蒙汗藥。

按照原定計劃，張海洋的任務是：將蒙汗藥投入地盤的茶水之中。

他們的目的是要讓地盤裏絕大部份的人，陷入「昏睡狀態」。

當然，參加是項計劃的張海洋和陸志明必須保持清醒，以便協助工作。直至計劃完成後，他們才再喝那些滲有蒙汗藥的茶水。

也就是說：在表面上，他們要裝成一切與他們無關似的。

根據閻錫如所安排的計劃，屆時就只有陳炎一個人協助他作最後階段的撤退。

然後，他們五個人相約在翌日到閻錫如家中去分賬。

這計劃表面上看來，的確是天衣無縫的。閻錫如事前估計亦必可順利完成一切安排。

×　×　×

時間越來越迫近。

他們預算行事的時間是七時十五分。

投注站通常規定七時正關門、當然是指黃昏時份的七點正。

周末的日間賽馬通常總會在六時結束，留回一小時用作派彩，假如超過了七點，必須等到下星期一才可以領彩金了。

香港的政府部門有例「遲開早收」，服務態度之「佳」，也是有目共睹；「御准」的賽馬會由英國人把持，亦屬半官方機構之一，所以未到七點，閘門已開始落下，站內的馬迷亦「有出冇入」。

閻錫如從陳炎口中知道得十分清楚，那些蒙汗藥會在十分鐘之內發作。

每次賽馬之後，投注站內的職員就像經歷了一次「大戰」一樣！他們會在「舒了一口氣」之後，喝一杯水或茶，讓神經鬆弛一下。

事實上，每逢賽馬日，投注站內都擠得水洩不通。

馬迷固然緊張，站內的男女職員亦往往忙到不可開交。

他們忙碌的程度，往往非外人所能想像，喝水解喝的時間固然沒有，連進洗手間的時間也同樣的沒有。

因此，到投注站關門休息的刹那間，他們都會爲了舒了一口氣，喝茶，喝水，抽烟……他們是眞眞正正的，彷彿打了一場仗一樣。

比較舒服的，通常是兩個人，一個是護衞員，另一個是清潔女工，因爲他們不必理會投注上面的錢銀數目。

除了這兩個人之外，其他男女職員不得不全神貫注，因爲偶一不愼，就會受到直接損失。

通常一個臨時僱用性質的收銀員或派彩員，「時薪」只不過數元而已，萬一錯了數，多付給馬迷的彩金，便要他們「塡數」。

所以，每個男女職員都小心翼翼，負責領班的亦同樣忙個不了。

休息之後，護衞員將閘門關上，女工則爲各人端上茶水。

站內的人經過數小時緊張，幾乎沒有一個人不喝點茶水的。

唯一不喝的，只有那個護衞員。因爲在數小時彷彿「作戰」的過程中，他是比較清閒的，可以間中去喝一口水解解渴！其他人就忙個不了。

各人喝過了一點茶水之後，又開始核數，點算當日的收支是否有錯。

由於站內再無馬迷擾攘，所以各人的神情應該是較爲鬆弛的。

但是今晚不知怎的，各男女職員都感到有些頭昏腦脹。

每個人，都有些不由自主的，懨懨欲睡。

×　×　×

岑華心情雖然十分緊張，但眼前一切却顯得非常不順利。

站內的人紛紛「睡去」。

若照陳炎的估計，這班喝下了蒙汗藥的人，最少要「昏睡」半小時以上。

他們估計整個行事過程不會超過十分鐘，所以，他們預算着站內的人清醒過來時，他們已安然到達「藏賍目的地」。

站內的人，包括那個清潔女工在內，都已紛紛「睡去」！

岑華看看時機已到，立刻打開那具袖珍的無綫電通話機。

另一方面，閻錫如他們亦已接獲訊號，知道一切順利。

透過袖珍無綫電通話機，岑華向閻錫如表示：他要一齊撤退，不想留下在投注站之內。

閻錫如則認爲一切已安排好，不該臨時改變原來的計劃。

岑華迫得說出了他可能已受嫌疑的情

形，以及隊長在他出勤之前與他的一對番話。

閻錫如聽了之後，果然也嚇得呆了一陣。

但時間上不容許他們說得太多，否則他們可能會功虧一簣。

閻錫如答允等會兒將岑華一齊帶走。

×　×　×

地盤之內，時間上的配合也是恰到好處。

原來地盤內晚飯時間也是規定在六時三十分開始。陸志明和張海洋二人同是一起在這裏工作，自然瞭若指掌。

陸志明和張海洋二人心裏有數，他們早有默契，晚餐之後，人人喝上一碗清茶，他們却沒有眞眞正正的去喝。

那是用一個鍗保保好的清茶，人人吃了飯之後，就順手將保中清茶斟在碗中。

表面上，陸志明和張海洋二人也斟了一大飯碗，只是回頭就悄悄揀着沒有人注意的時候，將碗中清茶倒去。

他們估計的時間也是準確無誤。

地盤裏的人都依時進入了「昏睡狀態」之中。

陸志明和張海洋二人因爲沒有喝進了蒙汗藥的茶水，所以頭腦一直保持着清醒。

他們又知道當晚的工作通常要八時才開始，在這段休息時間之內，那些外國工程師是不會進入地盤來的。

即使在平常的日子裏，工友們在吃過了晚飯之後，也會休息時假寢。

所以，即使有人見到地盤內有人就地睡去，亦不會驚奇。

陸志明和張海洋看見一切順利，立即將地道中的一塊板移開。

然後，他們進入了秘密隧道去。

那是他們早已掘好的秘密隧道。也是投注站的地底。

當初根據陸志明的估計，他必須用炸藥才可以將投注站內保險庫的地板炸開。

但是，當他們挖掘到最後階段時，才發覺投注站保險庫的地板並無鋼板，若非他們以木板盛住，那地板還可能會凹陷下去呢。

現在時機已告成熟。

陸志明在張海洋的協助下，將那木板移開。

他們也不等閻錫如和陳炎二人入來，便開始用鑽地機把頂上的地板貫穿。

他們都知道時間上的配合非常之重要。因爲過了那段時間，昏睡的人便會紛紛醒過來，他們那時想逃也逃不了。

根據事前的默契，閻錫如和陳炎二人因爲不是地盤裏的人，他們必須在適當時候進入現場，和陸張二人一齊工作。

但是現在，陸志明和張海洋二人，已將地板弄破了一個大洞，還未見閻陳二人入來。

原來閻錫如和陳炎二人的透過無綫電通話機，和投注站內的岑華通過話之後，二人正擬戴上預備好的工作帽，進入地盤之際，却給二名男子糾纏住了。

這二名不速之客是何方神聖？

說起來的確是「合該有事」！

他們同是隣近一幢多層大厦的住客。

他們這次跑到地盤來，是爲了要投訴他們的住所出現了裂痕！

他們認爲這是地下鐵路挖掘地道所引致的，所以嚷着要找當事人理論。

由於這二名不速之客來勢洶洶，倒把閻陳二人嚇了一驚。

還好閻錫如是個够機智又冷靜的人。

他對二名居民道：「工程師已經下班去了，你明天再來好嗎？不過，若果我是你，我會寫信向當局投訴，甚至來一個記者招待會，這樣總比較有效得多。」

那二名字漢子明白，向地盤裏的工人嚕囌是沒有用的。

但是，他們家中牆壁上的裂痕越來越深，所以他們才焦急如焚。

閻錫如爲了趕快將他們打發走，只好對身旁的陳炎說：「你把這事記起，明天讓我們先向工程師報告一下。」

他又安慰二名居民：「你們安心回去，這是無可避免的事，那些裂痕不會造成任何危險。閣下如果有到過中環，一定也看見過高等法院，那座古老建築物滿身裂痕，不是還一樣沒有倒塌下來麼？」

二名大漢想了也覺得他言之有理，又聽他說過會向工程師報告此事，所以也就滿意地，離開了地盤。

閻錫如舒了一口氣！

他急不及待地，偕同陳炎，匆匆以跑步的速度，穿過還未舖上路軌的地下鐵路地道，進入他們發掘的地下秘密道去。

這時候，陸志明和張海洋二人已經順利進入了投注站內的保險庫之內。

他們正將一箱一箱的不同面額的鈔票，傾進帶來的大布袋之內。

投注站保險庫位於建築物較後部份的中間，目的是避免匪徒由屋後爆格入內，但設計者却是未想到有人「攢地而來」。

保險庫四周用鋼枝銅網圍攏，閘門則用雙重保險鎖。

岑華這時候已透過那些空罅，招呼保險庫內的四名同黨。

由於閻錫如在無綫電通話機中答允帶他一齊走，所以岑華這時候正焦急地等待着。

他隔着那些銅網問閻錫如：「我由正門出去，還是由這裏跟你們一齊走？」

閻錫如道：「這度閘門太穩固了，你由正門出去吧。」

由於時間無多，岑華獲得了閻錫如的「指示」之後，轉身就要離開保險庫「牆」邊。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閻錫如突然拔出手槍來。

陸志明、張海洋和陳炎等人也見到了，只是事情來得太過突然，他們都來不及阻止。

閻錫如迅速將槍管插過鋼枝與銅網的空罅之間。

「砰」然一聲槍响。

子彈穿過岑華的後腦，他悶聲不响地，迅速倒了下去。

保險庫之內，除了閻錫如之外，其餘三個人都爲之大吃一驚。

陸志明忍不住立刻就提出質問：「爲什麼你要殺死他？」

閻錫如只作簡單的解釋：「他可能連

果我們這四個人的安全，他被警方懷疑與毒馬案有關，假如不殺他，他會和盤托出！而且，他要臨時改變主意，想走，這豈不是更易引起當局的注意麼？」

各人既然同情岑華，但閻錫如却言之有理！

他們已無時間辯論是與非，匆匆撤離那保險庫。

陳炎走在最前，他負責開庫。

車子就停在地盤之內。

各人分別將四個布袋的鈔票，投進了車廂裏去之後，閻錫如便登上汽車離去。

他臨到離去之前，還吩咐陸志明和張海洋二人，明天到他家裏去的時候，必須小心有沒有人跟踪才可以入屋。

陳炎開着車子，迅速離去！

他原來計劃，當車子離去之後，陸志明張海洋二人，必須立即喝下滲入蒙汗藥的茶水，以便昏睡過去——這也是唯一可以洗脫嫌疑的最好方法。

但是，陸志明看見過剛才保險庫開槍殺人一幕之後，對閻錫如的爲人，已失了信心。

他對張海洋道：「別愚蠢到做人家的代罪羔羊，我們快些走吧！」

張海洋當初也不明白。

後來陸志明告訴他：閻錫如既然可以殺死岑華，到頭來亦一樣可以用同一手法對付我們。

所以，他們必須出奇制勝，不能睜開雙眼等警方把他們抓去；那時才眞正是「黑狗得食、白狗當災」呢。

張海洋也覺得陸志明言之有理。假如他們留下來，即使警方暫時不會懷疑到他們二人的身上來，只怕他們到頭來也是一無所獲。

何況他們在地盤內工作，警探們追查下去，只怕遲早也會查到他們就是刧匪，那時同樣也逃不了的。

以其如此，不如早些逃吧。

因此，張海洋也就毫不考慮地，坐上了陸志明那輛電單車後面去。

這幾天以來，他們都出雙入對，張海洋經常乘搭陸志明的電單車上班下班，所以陸志明的電單車後面，經常掛住兩頂鋼盔。

交通當局硬性規定：電單車的駕車人和乘客，均須戴上鋼盔。

陸志明駕着他的電單車，左穿右插，抄捷徑趕往閻錫如的家裏去。

張海洋一邊爲那筆錢焦急，另一方面却担心家中的妻女。

張海洋的妻子快要生產了。

他的女兒有病，須要人照顧。

當他妻子須要入院生產時，他更須要一筆錢付接生費用。

此外，他的女兒只有三歲，而且還有病，當然要找一個人代爲照料。他自然也須要付一筆錢給這個人。否則，他就只好暫時不上班。

在這裏他沒有近親，假如他不付錢，相信也沒有人肯來助他一臂之力。

他覺得處處都須要錢，這正是他毫不考慮地參加這次行動的原因之一。

他估計，這一次最少也可以分得十多二十萬元的賍欵，假如他們估計得不錯的話。

但是現在，他們的分賬方式可能又有所改變了。因爲最少已經有一個成員死去了；那麼，他們可能由「五份」變爲了「四份」均分。

萬一再發生什麼變化的話，說不定又會由「四份」變爲「三份」或「兩份」。

當然，份數是越少越好的。份數越少，他們就會分得越多。

張海洋也無法預測今後會有些什麼變化。但從剛才陸志明的神色看，他是不會放過閻錫如的。

張海洋心裏想：萬一他們雙方發生了衝突的話，他應該帮誰？

陸志明不但是他的同事，還用金錢帮過他！他當然要帮陸志明

如無意外，陸志明估計他們的電單車會比閻錫如他們的汽車更早一步抵達閻家的。

陸志明不敢正面與閻錫如衝突，顯然是怕了他那一支手槍，否則，相信在地盤時，他已經跟他過不去了。

等一會，陸志明會用一些什麼方法去出奇制勝？連張海洋也不知道

他唯一知道的，就是陸志明是個相當機智的人，大概他不致太過吃虧吧！

電單車已抄捷徑開到了閻家門外。

閻錫如的汽車還未出現在那裏。陸志明和張海洋都悄悄舒了一口氣。

陸志明把他的電單車停放在一處路旁，不讓閻錫如見到。

然後與張海洋一齊登樓去。

他們打算在那兒等閻錫如回來！因爲他們估計閻錫如不可能比他們更早回到家中。

陸志明果然是個精靈的人，他不知從何處弄來了一枚百合匙。

他靜悄悄地去開啓那度大門。

假如他們估計沒有錯的話，這屋子之內是沒有人的。

最低限度暫時就不會有人吧。

他們知道閻錫如雖然已是中年人，但妻子已於年前離他而去

目前他只是一個人獨居於此。

閻錫如既然只有一個人住在這裏，他們又估計對方未返到家中，屋子裏自然是不可能有人了

但是，陸志明正彎腰用百合匙開門之際，更高一層的梯間，却有人影移動。

張海洋心裏暗自吃驚

他正待通知陸志明之際，梯間那人影迅速衝了下來：「不要動！我是警探！」

張海洋也不等他說完，立刻回轉身，直奔向樓下

陸志明也急忙回轉身來想走，但那人影却疾似閃電，一手抓住他。

陸志明想不到會有人埋伏於此，情急之下，拚命反抗

但是，那人顯然受過技擊訓練，一經接觸，優劣之勢分明；陸志明迅速處於下風。

他被對方彎曲了手臂，按在地上，無法再作任何反抗。

對方將一張警員證在他面前出示：「我是警方人員，現在我要知道你的身份，以及你來這裏有什麼目的？」

陸志明一條手臂被彎曲，只要他稍爲反抗，他就痛不欲生。

不知是他倒霉，還是閻錫如露出了破綻，警方人員怎麼忽然之間，會在這裏出現？

陸志明頭腦冷靜，他雖然被人按在地上；對方甚至正在掏出手鐐來，將他兩隻手扣上。但是，他却悄悄在心裏想：坦白告訴對方，還是先行隱瞞一下？

目前只有他一個人被擒獲，張海洋可能僥倖逃脫了。

只要張海洋不落入警方手中，陸志明的口供便會無從「印證」。

也就是說：他喜歡怎樣說就怎樣說，對方暫時無法證實眞與假。

因此，陸志明道：「輸了馬，想發點小財而已！請放過我！」

那警探並非別人，正是石勇。

石勇心有不息，他要向閻錫如着手調查。

雖然他的拍檔伙伴——唐英探目曾勸他不要自找痲煩，但他還是很固執。

石勇的固執是有道理的，他同情波比——墮馬死去的一名少年騎士。他相信幕後另有別情。

他的女友和小明也都同情波比。他們曾經不止一次地討論過這一次的「馬場慘劇」。

所以，石勇並不理會唐探目的忠告，他要私自進行一次調查。

他正等待閻錫如歸家，却想不到「等」來了一個「賊人」。

他生氣地嚀住陸志明：「你這渾蛋！剛逃去的人是誰？」

「我的拍檔！」陸志明硬住頭皮，冒充賊人也只好冒充到底了。

「我給你壞了好事！」石勇又問陸志明：「你可知道這是什麼人住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只猜測屋子裏沒有人，而且，主人家可能很富有。」

「你怎麼知道他很富有？」

「他……嗯……警探先生，幹我們這一行，也像你一樣，有第六感覺的。單看門面就知道這是有錢人家的住所了。」

石勇把他推向樓上梯間，因爲他担心閻錫如即將返家。

他警告陸志明，不准他作聲！

陸志明儘管內心很焦急，也是無可奈何。

張海洋一口氣逃返家門。

他有如驚弓之鳥，走得上氣不接下氣了。

在未逃返家之前，他也曾想過：逃返地盤去好嗎？

假如來得及的話，逃返地盤去，假裝喝了蒙汗藥的飲料而昏睡過去，未嘗不是一個好辦法。

但是，香港的交通情況他最了解，尤其是當地下鐵路正在建造之際，交通擠塞得難以想像；時間上的預算往往是無法控制。

此外，那自稱警探的人可能已抓住了陸志明，否則，陸志明早該下來與他會合了。

陸志明落網，極有可能被帶回他工作的地盤去，如果張海洋這時候返到那兒去，豈非自投羅網？所以，他寧願先返回家中看看他的妻兒。

他不知道以後的事，也無法可以估計事態的發展，總之，眼前他不能落入警方的手中。

警探捕人，多數是先表明自己身份，所以張海洋絕對相信石勇不會虛張聲勢。

那麼，閻錫如的家門之外，爲什麼會有警探埋伏呢？

時間上的脗合，令到張海洋更加疑神疑鬼。

現在他返抵了家門，仍覺驚魂未定。他猜不透那警探的來意。

萬一他是早知刧案的發生，爲什麼他不在投注站埋伏？

他把心想歪了。

他以爲被閻錫如出賣。

× × ×

家裏，張小妹正哭得淒凉！

同屋住的三姑進屋內看她，發覺張海洋的妻子胎動了。

就在這時候，張海洋剛由外面氣急敗壞地，却萬萬想不到他在外面出了事。

張海洋只租了人家一間中間房，一家三口就住在這不足一百方呎的斗室之內。

他妻子再誕下一名不論是男或是女孩也好，他也得多負担一個人的生活；這裏便得住上四個人了。

如果他是包租人，當然一切不成問題。但包租人却是個中年寡婦。她絕不喜歡孩子，因爲她根本沒有兒女。

當張太太有了身孕之後，她就一直嚕嚕囌囌的，嚷着要張海洋一家人搬出。

但是，三姑等一班同屋住却悄悄安慰張海洋，叫他不要害怕。

同屋住說：香港雖然被人形容爲「人情薄如紙」，但畢竟也有法理。只要他不欠租，包租人是沒有理由迫他遷出的。

張海洋每個月的收入有限，難得同屋住的鼓勵和安慰，他也只好硬住頭皮住下去。

他希望有了錢之後，再作打算。

但是，現在眼看「發財」的希望已經覆滅了。

他那發白的面孔，慌張的神情，假如他面前這時候出現一名有經驗的警探，根本無須審問，他也要從實招來。

然而，同屋住們都知道張海洋是個很有責任心的丈夫和父親；尤其是張太太快要生產這件事，同樓的住客都知道了。

因此，他即使神色有異，人家也不會懷疑到別的方面去。

張海洋驚魂未定，又要忙着照顧妻子送入院去生產。

一時之間，他忙了手脚。

三姑隣房一名上了年紀的婦人，她一直很同情張氏夫婦。

這時候看見張太太快要生產，便自告奮勇地，叫張海洋把女兒留下來，讓她代爲看管。叫張海洋放心送他妻子到醫院去生產。

親情，令到張海洋暫時忘記了自己本身的安危。

他忙於送妻子到醫院去，也忙於安慰他的女兒，叫她乖乖的跟着三姑她們。

他挽了簡單的衣物，截了一輛街車，

匆匆趕到醫院去。

當車子在街上疾馳之際，後面有一輛警車風疾電掣地，响着警號追來。

張海洋有如驚弓之鳥，立即又想起了閻家門前和投注站保險庫的事。

他身不由主地，回過頭來張望。

街車忽然慢了下來。

而且還靠向街邊，緩慢地前進。

張海洋吃驚地問：「你幹什麼？」

他顯得神經過敏，以爲後面那輛警車的目標就是他。

司機道：「我也知道你焦急，但警車响號，如果我們不讓路，警察會責罵我們啊！」

警車在「嗚嗚」聲中，一掠而過。

張海洋悄悄舒了一口氣。

他妻子不知道丈夫的心事，還以爲丈夫爲了她腹中塊肉而顯得失魂落魄。

張太太還安慰她丈夫：「放心吧！我還支持得住！要担心的，倒是小妹呢。等會兒送我入院之後，快些回去陪伴她吧；她見不到我們，一定不肯睡的。」

是的，張海洋也知道那只有三歲的女兒，如果見不到他們其中一個，她是不會乖乖的睡去的。

他担心女兒，又担心妻子和腹中的骨肉；更加担心自己。

萬一他被捕，怎麼辦呢？

萬一他坐牢，誰養活他們？

一失足成千古恨，張海洋十分後悔。

可惜一切都太遲了。

他想像到地盤內外，以及投注站內外此刻都佈滿了警察。

他又想像到陸志明正被警探盤問的情形；陸志明可能巳供出了「在逃的同行者」就是他。

然則，警方人員此刻可能巳找上門去；說不定警探巳在他的家中「恭候」。

×　×　×

石勇扣住陸志明，在梯間等了好一會兒，仍然不見閻錫如的影子。

只有陸志明心裏最明白，此刻閻錫如正和陳炎在一起，他們可能永遠也不會再回到這兒來了。

但是，陸志明不敢作聲。

儘管他明知自己身份遲早總會被警方查出，但他內心仍抱住萬一的希望；希望有機會擺脫石勇的掌握。

石勇等得不耐煩，押住陸志明落到樓下。石勇的車子就停在附近路旁。

由於這不是正式任務，石勇是單人匹馬而來，所以他的車子裏也是空無一人。

他把陸志明推進車子裏去，然後自己開車。

陸志明表面上一直佯作毫無反抗的意圖，其實他內心只等機會。

前面是紅綠燈。

石勇將車子停下來。

陸志明知道他等待的時機終於來臨了。他仍然未動手。

直至到十字路口的紅燈變綠，石勇剛想將車子開動的刹那間，他才突如其來地發難。

陸志明的雙手被手鐐扣住，照計他很難得手，但他却明白到這十字路口正是交通最繁忙的地區，石勇剛把車子開動，後面也有不少汽車尾隨而來之際。

陸志明的確很聰明，他坐在石勇身旁雙手雖然失去了作用，他却會利用雙腳。

他首先用背部向住石勇，雙足朝左側的車門開關掣伸去。

石勇因爲前面就是交通要衝，正在全神貫注地駕駛之際，想不到陸志明有胆一試。

陸志明猛力地以背部撞向石勇的左側，石勇頓然失去了重心！以致車子也被迫煞停。

「轟隆」一聲！後面尾隨而來的汽車，因爲事前並未知道前面一輛車子要煞停，身不由主地，撞了上來。

石勇的車子被人家的汽車由後面重重地撞了一下，立　也不由自主地往前面撞去。

石勇感到眼前一陣黑，差些兒也昏迷過去。

陸志明早有了心理上的準備，反而懂得按步就班地去利用時機。

他用脚扳開車門，這時石勇的車子正好被迫停了下來。

他趁住石勇頓覺手足無措之際，跳下車去。

由於事出突然，後面的汽車紛紛被迫停了下來，正好給陸志明更好的逃走機會；最少他不必担心被正在行駛中的汽車輾斃。

這是十字路口，也是交通最繁忙的地區之一，所以一旦出事，後面被迫停下的車子，有理沒理，按响了號角再說。

假如換了別人，也許會不顧一切，先將車子駛向路旁再說 因爲，後面源源不絕傳來的汽車號角聲，往往會令人不知所措。

但是，石勇却不理會這一切。

他只知道他抓到的人巳經逃走了，他一定要把那傢伙再抓回來。

當他的頭腦稍爲清醒過來的時候，他立刻由另一邊車門落車。

對於那些汽車的號角聲，他却充耳不聞。

石勇看見陸志明巳逃到十數丈以外，情急之下，也顧不了一切，拔出手槍來，加緊脚步，急急追了過去

路人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車子號角聲响個不停！又看見有人拔槍，紛紛嚇得避過一旁

有些熱心的市民，立即致電「九九九」報警。

陸志明由於雙手扣住手鐐，走起路來，自然不够靈活 因爲一個人走路時的重心是須要依靠雙手左右前後的擺動，以作爲支持身體的平衡力，這才可以走得够快！現在一旦雙手被扣在一起，便感到極不自然。

石勇却在情急之下，越走越快，也越追越近！

當還有一丈左右時，石勇高聲吆喝着：「站住！否則我開槍！」

然而，陸志明却沒有理會他。

石勇本來可以一槍將對方擊倒，但他却逞强地，去跟他「賽跑」。

再跑一程，石勇巳輕易越過了陸志明；一個轉身，石勇的手槍槍管指住陸志明

的額角，陸志明登時僵在那裏。

數名正在附近巡邏的警員，巳接獲訊息，紛紛趕來。

陸志明無言以對。

石勇道：「我看你不似入屋行竊那麼簡單！你到底與閻錫如有些什麼關係？」

陸志明還未回答，一名警長由一輛剛剛開到現場的巡邏車跳下車，急急奔跑過來，對石勇道：「石探員，布列警官急於找你！」

石勇反問道：「他在那裏？」

那位警長道：「一處投注站發生了離奇刦案，他要你立刻趕往現場報到。」

陸志明聽到這裏，心裏巳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只是他還不知道眼前這探員是什麼來頭而巳。

石勇吩咐在塲的警方人員道：「這傢伙可能是個問題人物，小心押他返警局再說！」

那位警長把石勇帶上車，由警車載他趕往刦案現場。

×　×　×

現場上，大批警方人員雲集。

布列警官正帶着唐英探目等人，在投注站內外，以及地道等處小心觀察。

一批探員則分頭向地盤工人以及投注站職員，錄取口供。

警方向到場採訪的記者宣稱：這是一宗有計劃的大刦案。

石勇匆匆趕到現塲來，向布列警官報到。

石勇的行蹤，似乎早被布列警官知道了。所以布列一見了他、就帶着責備的口吻道：「你不該偷空去管那些毫無根據的小事。假如每個警探都像你一樣，香港可能天下大亂了。」

石勇在上司面前，不敢作聲，立即投入工作。

唐英探目跑過來，悄悄對他說：「你過來這邊看看吧！這邊有個人你可能認識他！」

石勇跟隨着唐探目過去。

那是投注站後面，接近保險庫的大堂地上；那兒伏了一具男子的屍體。

那死者後腦中槍，鮮血流遍地！雙手爬地，面部側向右！

石勇在唐英探目的指示下，跑到死者左側來。

他朝死者的面部瞥了一眼！立刻就冲口而出：「想不到又是他！」

唐英在旁道：「今天上午路過對面茶座時，我們隔住玻璃見過的人，是否就是他？」

石勇點點頭：「當時他正在與閻錫如一起！」

唐英探目道：「我還担心自己看錯了。想不到果然是他！」

石勇問道：「他叫什麼名字？」

「岑華。」唐探目道：「他是刦案中唯一的犧牲者。」

「是他！的確是他。」石勇再三看清那死者的面目之後，又說：「這個傢伙再與閻錫如在一起，絕非偶然的事。」

唐探目道：「你在懷疑他？」

「是的。」石勇道，「那天在馬塲裏面，我清清楚楚聽到他和閻錫如談及造馬的幕後情形，想不到現在他又死在馬會的投注站之內。今天早上他們在這投注站對面喝茶，看來亦非偶然的事。」

布列警官過來，看見石勇和唐英探目正在討論着死者，忍不住追問起來。

他們將案發前所見的，向布列報告。

布列警官道：「不要對退休的警務人員存有偏見，他們可能是舊相識，偶然在一起亦不足爲奇。」

布列又對石勇道：「地盤監督說，有兩個人突然不知所踪，現在我要你們設法把這兩個人找回來。」

布列又解釋道：「他們本來正在當值，今晚須要在現場工作至深夜十一點爲止，但是地盤中人不知怎的，紛紛被迷倒，而那兩個人却無故失了踪，顯然可疑。」

布列所指的二個可疑人物顯然就是陸志明和張海洋。但是，石勇仍然不知道較早時企圖闖入閻錫如家裏去，而被他抓住的人，就是陸志明。

直至布列警官將二幀地盤總監交到他手中的照片，向唐英探目和石勇出示，石勇才認出了這兩個人的樣相。

石勇道：「這兩個人之中，最少我巳抓到了一個　另一個相信也逃不了。」

布列警官一向重視石勇的工作能力，但對他剛才所說的一番話，却感到未免太過輕浮。

布列道：「你何時見過他？他們才由地盤失踪了不久。」

石勇於是將閻錫如家門之外的情形，說了出來。布列和唐英等人聽了也感到驚奇不巳！

從地下鐵路的通道之內，竟然有一條秘密隧道通往投注站的保險庫地下，這一點忖測，不難想像到陸志明和張海洋二人的失踪，其中可能大有文章。

他們幾乎一致認定陸志明會知道刦案的幕後眞相。於是一干人等，又再由投注站轉往地盆那邊去！

同時布列警官亦派人通知警局方面，將陸志明押到地盤來。

石勇越來越覺得事態可疑。

爲什麼閻錫如會和死者岑華一起？

爲什麼陸志明會去找閻錫如，而不堂堂正正的按門鈴？

爲什麼陸志明會在這時候和張海洋一齊「無故失踪」？

地盤監督在註册檔案中找出了張海洋的住所地址！因爲石勇可能在閻錫如家門口之前見過張海洋，所以布列警官派他按址去找張海洋。

石勇於是帶領二名探員，匆匆出發。

布列警官等人仍留在現塲偵查。投注站則在點核失欵的數目。

唐英探目帶了另一隊人趕往閻錫如家中去。

驚弓鳥　走投無路

張海洋離開了醫院之後，正待返回家中看他的女兒，豈料他只到了街口，就感到有些不妙！

他家門之外，停了一輛警車。

他知道這種事情早會發生，就是想不到會來得這麼快！

他不敢返家去。

雖然他非常掛念他的女兒小妹，却不想就此失去了自由。

他躲在附近的梯間，默默地想：他們要把小妹如何處置？

假如他自首，會不會獲得寬恕？

在這次的行動中，他一無所獲。事實上，他自己也一直在後悔！

他不想坐牢，更不想失去了自由；否則，他女兒將失去照顧，他妻子在生產期內，一定會傷心欲絕，可能影响健康。

他感到進退維谷！

忽然他又覺得自己未免太過愚蠢，假如他離家時也將小妹一齊帶了出來，現在他就可以少了一層担心。

那邊，有一股人由梯間下來。

一名女警好像抱着他的女兒小妹。

各人分別進入了警車，以及路旁一輛私家車裏面去。

當車子朝街上這邊開過來時，他急忙退回梯間——黑暗的梯間！

警車在他的面前掠過，他依稀見到小妹在一名女警的懷抱中。

他眞想撲出去！叫住她！

但是，他不想這麼快就失去了自由。

他又想起了另外一個人——閻錫如。

他不能沒有代價，為什麼他這麼愚蠢？為什麼……他痛苦地頓足！

他抱着萬一的希望，再回到了閻錫如居住的地方。

不幸的是，那兒門外也有一些可疑的車輛和人物。

他們可能是警方派來的。

張海洋不敢過去，只是離遠望過去，小心地觀察！

那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陸志明肯定已落入了警方的手中，警探既然在閻家門前出現，相信閻錫如遲早總是逃不了。

閻錫如的計劃如此完善——最少在他們動手之前大家一致認為十分完善，為什麼會引起警方的注意？

張海洋不知道馬場裏的巧遇，也不知道石勇的出現絕非偶然；只以為閻錫如可能露出了破綻！

他要找閻錫如，當然是為了錢。

尤其是事情發展到了眼前這個地步，他更加須要錢。

他在街口獃了好一會兒，仍不見閻家門外那些可疑的人物和車輛離去！

他只好走了。

× × ×

警方人員仍在刦案現場偵查。

陸志明已被押回現場去，他事前絕難想像得到如此這般的，落入警方的手中。

他知道五個同謀者之中，只有一個他落網，心中感到不平。

但是，當他想到岑華的收場，內心也總覺稍為安慰。

假如他見到閻錫如，對方可能會一不做二不休，把他也殺了。

現在他落入警方手中，儘管失去了自由，却感到安全。

他什麼都不肯說。警方幾乎沒有他辦法！

但是，地盤和投注站裏面的人，都不約而同的「昏睡」過去，這其中顯然有古怪。

他們喝過的茶水已被送往化驗。

曾到地盤來投訴的居民，被邀到警方面前來作證。

從他們口中，警方有理由相信他們見過的兩個人，就是冒充地盤工作人員的閻錫如和他的另一名助手。

陸志明很乖巧，他知道警方的須要，自動提出了一項請求：「我可以告訴你們整個事件的過程，但有條件。」

布列警官瞪了他一眼：「你現在所犯的罪名已不限於打刦，還有殺人。」

「人不是我殺的，我根本沒有槍！」陸志明又說道，「即使你們抓到了兇手，也要一個有力的目擊證人，對不？」

布列道：「你想我們作出讓步，讓你由串謀者變作控方證人麼？」

「事實上，你們有此須要。」

「我們的確有此須要！」布列又說，「讓我們與檢控官交換過意見之後，再決定你的地位。目前你必須合作。」

「你不正式答允我的要求，休想我合作。」陸志明道。

「你敢要脅警方？」

「不算得要脅。我知道我有權不講半句話的。可不是嗎？」

「好吧！你等着瞧好了。」

陸志明十分冷靜，他笑了笑，道：「你們如果打我，我會反控你們。」

「放心！我們不會學以前老一輩的手法——迫供。」

布列把手一揮。

一名探目過來，問道：「警官，有什麼吩咐！」

布列吩咐下去：「把這個人帶回去落口供，告他串同在逃人等，暴力行刦及謀殺護衞人員等等罪名。」

那個探目和一名探員正待把陸志明押走。

陸志明急忙又向布列求情：「警官先生，請聽我說……」

布列也不等他說完，便道：「我再告訴你，你有權不說話，但說過的一定要負責。警方不受任何要脅，你表現得令我們滿意，我們決不會待薄你。」

陸志明知道無法强得過對方，只好說出了當時的情形。

事實上，閻錫如越來越明顯，分明存心利用陸志明他們。

陸志明知道他一直沒有返家，這表示他早有了另一套計劃。

現在既然是「黑狗得食，白狗當災」，陸志明也不想閻錫如可以逃過法律的制裁，而安享那筆賍欵。

他說出了事發前後的情形，也供出了所有人的姓名。

當然，其中也包括了陳炎和張海洋的姓名在內。

岑華由「壯烈犧牲」而變成了「同謀者」。

警方絕對相信陸志明的供述，於是下令緝捕各人歸案。

港口碼頭和機場等處，亦已接到通知，希望及時制止各人逃離本港。

石勇的「愛管閒事」，不再受上司的

責難，而被譽為「先知先覺」。

警方形容他們急於會晤的人——閻錫如，可能亦與「毒馬案」有關。

投注站方面核算的結果，發覺被刦去的現欵，達到五十多萬元。

× × ×

警局之內，十分吵鬧。

一名小女孩的啼哭聲，令到女警們為之束手無策。

那小女孩並非別人，正是張海洋的女兒——張小妹。

石勇的女朋友姜玲玲和她的弟弟小明，因為從電視的新聞報導中，知道發生了事，正趕到警局中來。

玲玲看見石勇還未返到警局來，自告奮勇地，把張小妹抱了過來，希望想辦法哄哄她，以免吵得令人心煩。

姜小明也在旁協助他姊姊．哄着張小妹，逗她玩。

這個警署中的人，都知道姜氏姊弟的來頭（他們已不限於「只是探員的朋友」那麼簡單，而是經常協助警方查案的英雄人物。）

可能是人結人緣，張小妹的啼哭之聲果然停止了。

他們姊弟二人這時候才開始去了解張小妹的家境。

從一名警探口中，他們知道這小女孩的父親也是刦匪之一。

另一名警探告訴玲玲，小妹的母親正在醫院中待產。

玲玲姊弟二人，對眼前這小女孩的處境十分同情，却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帮她才好。

姜小明問一名女警：「你們將她當作犯人麼？」

那女警笑了笑：「不！像她這年紀，又怎會犯罪？」

小明又問：「那麼，你們為什麼把她帶回這兒來？」

女警道：「她母親進了醫院，父親不在家，家裏又沒有親人，同屋住知道她父親是一名刦匪之後，竟然沒有人敢惹她，所以我們才把她抱了回來。」

玲玲順水推舟地說：「那麼，將她交給我們代管如何？」

小明也說：「是的，你們殺氣騰騰，很易嚇壞了她。」

玲玲的建議，令到女警們都為之舒了一口氣。因為張小妹一直沒有停止過啼哭，萬一又交回她們料理，只怕還是一樣。

只有玲玲姊弟二人與她似乎很有緣。

不久，石勇等人也回到了警署之內。

布列警官同意讓玲玲暫時照顧小妹。

另一方面，布列警官又分派人手，分別到各處監視。

被監視的地方包括閻錫如的住所，張海洋的住所，以及張海洋妻子待產的醫院等處。

一直鬧至午夜過後，玲玲姊弟二人才帶了張小妹返回家中去。

而張小妹那時候已倦極睡去了。

× × ×

閻錫如和陳炎二人，正歡天喜地的，將一袋袋的鈔票，搬到了另外一輛車子裏去。

毫無疑問，他們二個人才是眞正的成功者；最少到目前為止，他們是絕對成功的。

成功的佈局，令到幾個大儍瓜先後墮入了罪惡的陷阱。

成功的設計，令到幾十萬元現鈔，輕而易舉地，落入了他們的手中。

他們成功地利用了別人，也成功地逃離了警網。

現在他們要成功地離開這塊「冒險家的樂園」。

換過了另外一輛車子之後，陳炎依照原來的計劃，開車去找一個人。

那是一名專門幹非法偷渡的人。

較早時，閻錫如已跟此人接觸過了，議好的價錢是十萬元。

十萬元代價，將兩個人偷運離境，平均每人只不過五萬元，本來也不算貴，問題却是閻錫如絕非一個普通市民。

人家都當他很富有，因為他們做的職業太易賺到「不明來歷的財富」，雖然他不斷向人解釋：他是個嗜賭的人，同時妻子要求離異時，又補償了一筆贍養費……

然而三山五嶽中的人，都認定「爛船也有三斤釘」。

所以，這幹非法偷渡的，一口咬定非十萬元不幹。

閻錫如儘管嗜賭，也不致將所有的錢都輸個清光。

他妻子的確離他而去，但他付出的代價也是極之有限的。

他絕對是個聰明人，雖然朋友們私底下都說他「聰明終被聰明誤」。

在過去的日子裏，他十分活躍。不管別人的評價如何，對他是好是歹，總之，他有他的一套。

廉政公署成立了之後，他先後被人「請回去」問話。

但是每一次，他都安然無事地，回復了自由之身。

因此，朋友們都得承認：閻錫如這傢伙，的確有點辦法。

有辦法又怎麼樣？他的妻子不斷找他，要脅他；他每次都付了一定的代價。

不錯，唯一足以證明他犯罪的人，就是他拋棄了的妻子。

此外，昔日被他煩過的人，知道他「被迫退休」之後，都紛紛找他。

他知道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

他申請旅行證件，離開這老地方；但當局總是借故拖延。

在法理上，他是「清白」的。

但每一個認識他的人，也心裏明白，他的「清白」只不過是他的「聰明」換回來的。

當局自然也心知肚明，可惜沒有證據可以將他送入牢中去。

當局最後一招就是迫他提前退休。

閻錫如內心的痛苦，外人難以了解，否則他就不會悄悄與陳炎秘密勾結，幹下了這一次轟天動地的事。

除了得到手的錢似乎比他估計的稍為少了一些之外，一切都十分順利。

現在是他計劃中的第二步了。

他知道陳炎的底子，這年青人曾在日本被捕，那是因為偷運興奮劑在東京機場

失手。但是，他居然有辦法逃回來。

閻錫如在「有權」的時候，放過他一馬，此後二人便秘密結爲知己。

陳炎不但年青英俊，也有點學識，英語根基亦好。

他不會出賣他！因爲閻錫如還要到外地去，沒有陳炎陪伴，他可能吃虧。

陳炎自己本身也知道他是個「不受歡迎的人物」。

只要有辦法，他也樂得到別處去闖天下。

因此從某一角度看，他們也算得上是「臭味相投」。

車子在一處黑暗街道停了下來。

閻錫如沒有立即落車。

前面那幢舊樓，就是一個叫潘長旺的中年人的住所。

潘長旺就是那個幹偷渡的黑道中人。

閻錫如認識這個人已經有不少時日，也花過了他不少錢。想不到「世界輪流轉」，他竟然要付上這麼一大筆。

他們左右前後的，張望了一會兒。

視綫矇矓，黑夜中似乎沒有可疑的人物和車輛出現。

「小陳，你在這裏等着，」閻錫如摸着他腰間的手槍，「我自己進去找他，萬一有什麼意料不到的事，你立即開車逃走，然後我們在老地方見。」

「我明白了！」陳炎又說：「你自己小心點，大概不會有事的。」

「但願如此吧。」

閻錫如說完，推開車門下車去。

他的右手放在口袋之內。

口袋裏有槍。

這支槍是他退役之後花了千多元從一名海員手中購入的。

他習慣了帶槍，他覺得這是他個人「安全的保證」。

他把食指放進了槍機之內，然後才進入那黑暗的梯角。

這是一幢十分陳舊的木樓，所以儘管他極力放輕了腳步，還是發出了輕輕的步聲。

他登上了二樓，輕輕在一度木門上叩了兩下。

「誰？」門後傳出了低沉的反問。

「我，阿閻。」

一盞暗淡的門燈亮了。

木板的門上開了一個小孔，有隻眼睛像射燈一樣望出來。

門「呀」的一聲開了。

「老闆等了你好久。」開門的是個年青人。

閻錫如見過他。

他是潘長旺的助手小丁。

閻錫如不是第一次來這裏，他知道潘長旺在房間裏。

房間裏一片昏暗。

窗簾落下了，空氣沉悶得令人有一種窒息的感覺。

只有床上那一點點燈光。

床上睡了一個人——一個中年人。他面色極之蒼白，瘦瘦削削。

假如不是見慣了他的人，在這種昏暗的環境之中，很容易以爲這是一具殭屍。

但事實上他却是人。

他就是潘長旺了。

他是一名吸毒者。

假如以前那種日子，閻錫如準會敲他一筆；但現在他却要求他帮忙。

「潘伯，對不起！我來遲了！」閻錫如在小丁的陪伴下，走到了他的床前。

潘長旺懶洋洋地，放下了手中的烟槍——這是一種吸食鴉片烟的工具。

然後，他慢慢地坐了起來：「你的朋友呢？」

「他在下面。」閻錫如道。

「錢帶來了沒有？」潘長旺又問。

「都帶來了。」

「先交給我。」

閻錫如儘管不放心，也不得不將一包鈔票遞了上去。

潘長旺還未拆開那些舊報紙，就問：

「多少？」

閻錫如道：「十萬元。」

潘長旺約略點算了一下那些鈔票之後，又說：「老弟，這價錢只有你才可以，換上了別人，十萬元一個人差不多了。」

「潘伯，我們是老朋友，何必計較？假如我手上有更多的錢，我一定給你多一些。可惜現在我是走投無路呢。」

「哈哈……你眞會說話。」潘長旺乾笑了幾聲。「其實，在過去的日子，你也花了我潘某不少錢啊。」

「過去的事，何必再提？」

「好！好！過去的不提就不提，那麼，今晚的事可以一提了吧？」潘長旺忽然神秘地笑了。

閻錫如心裏有數。

他担心節外生枝，忙又說道：「潘伯，不要談其他了，我們是否立即就可以起程？」

「不！恐怕太夜了。也許要明晚。」

「明晚？我們說好了今晚的。」

「老弟，你以爲這是定期班機麼？我們的船也得看風駛𢃇。」

「老實說，今晚不走，明晚我可能走不成了。」

「今晚風聲太緊！」潘長旺別有用心地笑了笑，「相信你亦心中有數。」

「你這是什麼意思？」閻錫如有點按捺不住了；他很生氣地盯住潘長旺。

像他這種人，幾時有受過別人的閒氣；只有別人受他的。

現在給對方步步進迫，他差點就要破口大罵。

潘長旺却慢條斯理地說：「朋友，錢財不過是身外物而已。如果我是你，有了五十多萬元，即使付多十萬元買一個自由身，也是十分值得的事啊。」

閻錫如在心裏悶哼一聲：總算你這老鬼坦白，終於說出了。

他仍沉住氣問：「你都知道了？」

潘長旺乾澀地笑了笑：「收音機一再報導，誰不知道？」

「你的意思是：加價？」

「是的，加一倍，照計不算多。」

閻錫如咬一咬牙齦：「好！我給你！但要即晚起程。」

潘長旺也爽快地說：「一言爲定。」

閻錫如已經心裏明白，所謂「風聲緊」，只不過是勒索的藉口而已。

他强忍着，因爲他沒有對方的協助，根本難以離開這個都市。假如換上以前的他，潘長旺即使鑲了鋼板，恐怕也會難逃一死。

閻錫如再拿出十萬元來，交到潘長旺的手中。潘長旺才叫小丁帶他到碼頭去。

汽車在黑夜中疾馳。

車內一共坐了三個人，那是閻錫如，陳炎和小丁。

閻錫如心裏很不服氣，因爲他無故又多付了十萬元。

雖然他身上有許多錢，但以後的日子還很長遠，要花錢的時間正多着。

沒有人知道以後會發生一些什麼事，只不過多些錢在身邊，心裏總比較安定下來。

不服氣是另一回事；他必須要面對現實。

前面就是碼頭。

碼頭上有人影移動。

閻錫如對陳炎道：「小心點，似乎不大對勁。」

過去他是一名警探，有的是經驗。

碼頭上人影的急急移動，然後又靜伏下來不動，表示可能有人埋伏。

陳炎迅速將車子停在較遠處的路旁。車上各人靜觀其變。

碼頭上，沉寂得令人驚奇。

離遠望過去，不再見人影移動；那兒彷彿一切都靜止下來。

閻錫如問小丁：「依原來計劃，你們的船是否今晚就要開去？」

小丁道：「是的。」

「船就停在那兒麼？」

「不！我們要用小電船載你們出海。」小丁道，「我們的大船停在一個浮標之外。」

閻錫如又問：「除了我們之外，還有些什麼人？」

「聽老闆說，還有兩個；一個是通緝犯另外一個是警官。退休的。」小丁說。

閻錫如還想說什麼，陳炎突然從望後鏡中發現了一輛警車。

陳炎並未立即開車，只對閻錫如提出了警告。

閻錫如急忙說道：「快些開車！我們可能已被包圍了。」

陳炎開車前衝時，又見到前面路口出現了一盞正在旋轉中的藍燈——那是警車車頂的燈號。

陳炎看見馬路上架有鐵馬。

一名警員正站在一旁，以電筒打出燈號，示意停車接受檢查。

陳炎不但沒有停車，反而加速前進。

閻錫如和小丁二人急忙伏下頭來。

「砰」然一聲。

一聲警告的槍聲响了起來，劃破了黑夜中的沉寂。

陳炎明知這是生死關頭！假如停車，就只有坐牢。

他雖然稍爲俯伏下來，視綫却留意着前面的一切情形。

車子轉忙衝上了行人道，巧妙地避過了馬路上的架起的鐵馬。

「砰砰」又是二响槍聲。

車子的車窗玻璃粉碎了。

各人伏在車內，可以感覺得到像石子一樣的玻璃碎，撒向他們的身上。

陳炎開足馬力，由行人道穿過馬路，迅速拐了彎，轉入另一條橫街。

警車聲「嗚嗚」地响個不停。

警方顯然心有不甘，開車追來。

陳炎揚聲說：「準備好跳車！我們由前面一條橫巷逃走。」

陳炎對於這兒街道上的環境非常之熟悉。

他指揮若定，甚至比較閻錫如更加顯得冷靜。

車子開始緩慢地掠過路旁。

陳炎叫了一聲：「跳吧。」

閻錫如和小丁早已將左右兩扇車門推得半開，當他們聽了陳炎發出的號令之後，便立刻開始跳出車外。

他們分別打了一個滾！然後便迅速爬了起來，奔向黑暗中去。

陳炎懂得叫他們這樣做，自然也懂得照做；不過他跳得較遲一些，而且，還在跳出車外之前，將車速加快。

所以，當他們三個人先後離開那輛車子之後，車子自動衝了一程。

前面就是一條十分傾斜的馬路，車子憑着剛才的一股衝勁，順勢而下，狂衝而去。

「轟隆」一聲巨响。

車子撞向一條燈柱！隨即見到火光冲天，整輛車子沒入了火海之中。

警車從後趕來了，見狀也爲之大吃一驚。

較早時他們已致電總部報告。

總部無綫電台亦已知會了所有巡邏車趕來協助。

各警車見到火光熊熊，還以爲在逃人等均已車毀人亡。

× × ×

黑暗的橫巷之內，閻錫如挽住一袋鈔票，一邊逃去，一邊留意後面追來的人。

那只是陳炎。似乎見不到小丁。

閻錫如也想像得到，小丁不會愚蠢到跟他一齊逃走。

他並非爲了分散警方的注意力，只因爲小丁是潘長旺的心腹，他的心裏一定明白。

閻錫如又惶恐，又焦急。

他果然已中了人家的計，只是無可奈何。

目前他逃命要緊，只關心地問了一句陳炎：「錢呢？」

陳炎也明白他的意思：「放心！我都帶來了。」

二人衝出那條橫巷。

一輛街車剛好在前面經過。

閻錫如急忙將街車截停。

街車司機說道：「對不起！我已收工了。」

但是，車門已被人拉開！閻錫如和陳炎二人强行上車。

司機本來就不打算停車，但閻錫如却攔在馬路中央。

現在，他更以手槍指住司機的後腦：「乖乖的，快些開車！否則，你的腦袋會開花。」

司機只能自嘆倒霉。

陳炎道：「我們到何處去？」

閻錫如道：「當然是先返家去。」

他對司機說了潘長旺那個地址！只是門牌差了幾個號碼而已。

司機在手槍要脅下，只好將他們載到那兒去。

× × ×

沿途上，他們不斷回顧，看看有沒有警車追了上來。

他們又担心前面有另一個警察檢查站出現；但一直沒有發現。

街車司機將他們送到了目的地。

閻錫如看見車內有無綫電通話機的裝置，担心他們的行踪太快讓警方知道，所以在落車之前，先將通話機弄毀。

不過，他又將一疊鈔票留下，對司機提出警告道：「你不要在五分鐘之內報警，否則，山水有相逢，下次我見到你就會殺死你。」那筆錢，足够付了車資和修理無綫電通話機之用。

× × ×

陳炎當然也不明白，為什麼閻錫如會到這兒來？這是潘長旺的住所啊。

但現在他總明白了。

閻錫如落了車之後，四顧無人，就對陳炎道：「我們不能平白損失了二十萬元。跟我來，我們要找那道友算賬。」

道友是香港人稱呼吸毒者的習慣性代名詞。

陳炎担心小丁可能先他們回到這裏，那麼，對方便有了防備。

他們摸上二樓。

閻錫如沒有敲門，用手輕輕一推，門却鎖上了。

他將布袋交給陳炎。

他試用百合匙開門。

門竟然開了。屋內一片黑暗，連房間裏也沒有燈光射出來。

閻錫如還以為對方熄燈睡了。

他用隨身携帶的小電筒，朝烟床上照射過去。

床上的烟燈仍在，人却不知去向。

閻錫如再往屋內各處看了一次，仍見不到半個人影。

他們担心警察就會追到來，只好匆匆走了。

× × ×

大批警方人封鎖了現場一帶。

那是一處十字路口。

假如這是日間，這裏的交通會忙個不了；但這是午夜。

不久前這兒出現過驚心動魄的一幕。

一輛逃亡汽車，撞向十字路口的一支燈柱，警方以為車毀人亡。

但當他們救熄了火之後，發覺車內空無一人，這才知道上當。

他們急忙通知總部，加派人手前來，包圍現場一帶，展開大規模的搜索。

一時間，如臨大敵似的，好不緊張。

但是，忙了大半晚，却是一無所獲。

× × ×

張海洋是另一條漏網之魚。

他僥倖沒有落入警方手中。

他在後悔，後悔不該參加這一次的行動；假如他妻子知道了此事，一定傷心欲絕。

他妻子剛送進了醫院待產，今晚不知道，明天也一定知道。除非，她已開始生產，那才可能一無所知。

他女兒小妹被女警抱走；他仍未知有一個姜玲玲那麼好心，將小妹暫時收留。

那一晚，他就有如驚弓之鳥。

他不知道走到何處才安全。

在這裏，他沒有近親，只有一些朋友和遠房親戚，平時亦甚少來往。

他明白到今夜的情勢，事發後，警方一定四處追捕有關人等。

他不可能隨街遊蕩。

終於，他跑到一位朋友家中去。

這個人就是何國亮。何國亮已是一個四十歲的男人，體力日漸衰退。但為了生活，仍得在地盤內工作。

那一次，是因為體力不支，失足倒在一堆石灰之上。但地盤內隨着時代發展，不少工作已由人工變為機械化。

當時一輛自動操作的運送石灰鐵斗，眼看就要撞向石灰堆之上，而何國亮就在上面。他當時已經走不動了。

張海洋見狀，手急眼快，一個箭步搶前，將他抱了出來。

眞是間不容髮，張海洋剛把何國亮抱開，鐵斗就「轟」的一聲投向了石灰堆！遲了半秒，何國亮也會被壓成肉醬。

事後何國亮曾請過張海洋返家吃過一次晚飯，作為答謝他的救命之恩。

現在兩個人不同地盤工作，也沒有連絡很久了。但由於那次印象深刻，所以張海洋相信他會獲得對方收留。

何國亮住在一處天台木屋，家中只有一名妻子，沒有兒女。

張海洋來到門前時，也感到有些猶疑，因為何國亮的木屋之內，已熄燈睡覺，裏面一片黑沉沉的。

張海洋呆了一陣，終於忍不住伸手敲門，因為他口乾頸渴，已是渾身乏力。

門敲過了。

開門的正是睡眼惺忪的何國亮。

「對不起，吵醒你了！」張海洋說。

何國亮苦笑着，把張海洋迎入屋內。

屋內幾乎是一眼見盡。睡房與客廳都擠在一起。因此，張海洋進來之後，連人家的老婆也給他吵醒了。

張海洋低聲對何國亮道：「我有麻煩！可否讓我在這裏歇一晚，明天再說？」

何國亮呆了一呆：「我在收音機的新聞報導中，似乎聽過你工作的地盤出了事，原來與你有關。」

「是的，我被人所害！」他道，「我妻剛入院待產，我無法向警方交代。」

「好吧！你先在我這裏歇一晚，明天再作打算！」何國亮果然沒有意見。

倒是他的妻子滿臉不高興，扯了一下她丈夫的衣袖，向他遞了一個眼色。

但何國亮沒有理會她。張海洋儘管見到了，也佯作不見！事實上他已走投無路，除了這兒之外，他不知到何處去才好。

他明白到：假如到公寓投宿，遲早也會落入警方手中。

何國亮在地上舖了一張舊蓆，讓張海洋在那兒睡下來。睡在地上，張海洋仍然隱約聽到何妻在嚕嘛。（下期續完）

俠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子成・圖

無情趕山鞭（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無情浪子糊里糊塗的被人施了毒，功力盡失被人軟禁在留雲山莊，他想利用打坐運氣以衝開穴道，但也不見效果，一日留雲山莊的二夫人柳千千扮作柳烟烟，想騙過無情浪子，却被他識破……俏紅和無情浪子感情漸濃，一日俏紅偷來一顆上清玉液的蠟丸來，兩人各吃一半，立時無情浪子不只是毒傷盡除，穴道暢通，功力增加何止一倍，接着俏紅叫他到海邊跳海逃走，因留雲山莊要對他進行不利，無情浪子無奈離開俏紅逃去，在海上漂流兩天，終於為一漁夫救起……

驚聞霹靂刀　酒樓亂糟糟

白髮老者道：「小老兒可以送公子上岸，只是銀子太多了，我父子辛苦十天也不見得就能够賺到這麼多。」

無情浪子道：「老丈不必客套，多的你就留着慢慢用吧！」

拿人錢財，與人消災，白髮老者立即轉舵，將他送上一個港口。

此地濱臨黃海，是山東省海陽縣境的丁字港，離港口不遠有一個「從上鎮」，市面百貨集陳，商業還算不錯。

無情浪子找了一家客棧住下，先洗後吃，然後就是蒙頭大睡，直到次日中午，他的精神才算恢復過來，但心情上的懊喪，還是擺它不脫。

這也難怪，一個人無端端的跌進一個陷阱，被別人百般愚弄，這口氣他實在嚥不下去。

雖然他因禍得福，憑空增加半甲子的功力，還獲得兩位美人的青睞，但無情浪子豈是任人擺佈的，他非鬥鬥留雲山莊不可。

在午餐之後，他準備前往海陽，行前順便詢問店小二道：「伙記，請問留雲島在那裏？」

店小二道：「留雲島，沒聽說過，至少這黃海一帶沒聽說過有這麼一個島？」

黃海沒有，不能說別處也沒有，店小二知識有限，他不知道算不得怎樣稀罕。

於是，無情浪子離開了從上鎮，當晚趕到了海陽縣城。

在此地他也沒有問出留雲島，不過這件事是急切不來的，只好慢慢再說。

翌晨由海陽到萊陽，再經掖縣前往濟南。

山東民風強悍，但講信義，重言諾，習武技的也十分之多。

他一路之上碰到不少武林中人，却沒有見到一個帶刀的，刀是百兵之王，武林中使刀的較任何兵刃都多，現在他居然見不到一個帶刀的豈不是一件怪事？

這天到達濟南，只見戶戶泉水，家家垂楊，比起江南的景色，別有一番風韻。

此時晌午剛過不久，他在布政司街的明湖居客棧落了店，然後到街上吃點東西

再隨便逛逛。

他進了一家「漱泉」酒樓，向店小二要了酒菜，一個人在那裏自斟自酌。

酒樓食客並不太多，但半數以上是武林中人，這又是一個異乎尋常的現象，難道濟南府出了什麼大事？

酒樓原是一個五方雜處，高談闊論的所在，可是這般人所講的只有一件事「說鼓書」，無情浪子沒有到過山東，不知道「說鼓書」是什麼玩意，聽那般人的言談，好像他們不遠千里而來，就是爲了聽「說鼓書」。

「說鼓書」爲什麼具有如此引人的力量，這倒引起了他的興趣，於是他叫來店小二，道：「伙記，什麼叫說鼓書？」

店小二一怔道：「客官是初到咱們這兒？」

無情浪子道：「不錯，我午間才到濟南。」

店小二道：「哦！這就難怪了，是這樣的……」

「喂，伙記，來一壺酒！」

有人要酒，店小二不得不去照顧客人，這樣，無情浪子只得耐心的等着。

「朋友有興趣？」

語聲來自身後，他不知道是不是對他說話，爲了禮貌，他還是扭轉頭向身後瞧去！

那是一個黃衣公子，年齡跟他相差不多，說長像，可當得俊秀二字，只是聰明太過外露，恐非福壽之徵。

此時黃衣公子微微一笑道：「兄台如不嫌棄，何不聯席一談？」

無情浪子道：「好說，好說，在下正想打擾。」

他移過酒菜，然後雙拳一抱，道：「請教？」

黃衣公子道：「小弟何嘯風，兄台，是……」

無情浪子道：「原來是武陵公子，幸會，在下浪跡天涯，六親不認，對閣下是高攀了一點。」

武陵公子何嘯風一怔道：「浪跡天涯，六親不認？好，好一個無情浪子，快坐下來，小弟敬你一杯。」

他們這一位浪子，一位公子，同是年青一代之中的奇才，响遍大江南北及黃河兩岸的人物。

只是浪子漂泊江湖，孑然一身，公子就不同了，他不只是身世煊赫，是武陵世家的少主人，而且足跡所至，必然帶有大批僕從，舉止濶綽，一擲千金，在生活上與浪子是截然不同的。

然而他們却彼此傾慕，衷心响往，今日一見自是歡若平生了。

他們連乾三杯之後，無情浪子道：「聽說武陵公子僕從如雲，從不單獨行動，今天何以一反往例？」

武陵公子道：「在下只有兩婢四僕，江湖流言，兄台不可相信。」

一頓接道：「在下派他們去辦一點事，大概也該回來了，哦，兄台沒有聽過說鼓書？」

無情浪子道：「沒有。」

武陵公子道：「說鼓書本是山東鄉下的土調，用一面鼓，兩片梨花簡，名叫梨花大鼓，演說一些前人的故事，本也沒有什麼稀罕，誰知前日來了一對天生尤物，他們翻陳出新，把什麼西皮二簧，南腔北調，一起溶在大鼓書的調兒裏面，而且聲音婉轉，百變不窮，聽了她們唱書的人，沒有一個不神魂顚倒的，在下偶遊至此，也想去見識見識，兄台如果有興趣，待會咱們一道前去。」

無情浪子道：「好主意，咱們何時前去？」

武陵公子道：「還有半個時辰，在下已派人訂座去了，去遲一點也不要緊。」

他們說話之際，忽然走來兩名容貌娟秀，一紅一綠的姑娘，她們向武陵公子雙拳一抱道：「參見公子。」

武陵公子道：「辦好了？」

紅衣姑娘道：「小婢巳將鮮花親送小雪姑娘的妝台。」

綠衣姑娘道：「小婢巳將翡翠鳳頭釵親手送交小雪姑娘。」

武陵公子道：「好，這位是我的朋友無情公子。」

紅綠二婢抱拳一拱，道：「天鳳、天香見過公子。」

無情浪子道：「不敢當，兩位姑娘不必多禮。」

此時，又有一名彪形大漢來向武陵公子報事，他們是用耳語，氣氛顯得十分神秘。

武陵公子輕輕皺了一下眉頭，道：「我知道了，你去告訴張幹，替這位無情公子訂一個座位。」

彪形大漢應了一聲，回頭對無情浪子一禮道：「小的常越見過公子。」

無情浪子道：「不敢，不敢，有勞你了。」

待常越走後，武陵公子道：「他們是下人，無情兄不必客套，來，咱們再乾一杯。」

他們繼續聊天飲酒，直待常越來請，才結賬前往聽說鼓書。

地點不遠，過一條街就到，無情浪子遠遠瞧去，只見一幢高大樓房，懸着一塊寫着「衆香園」的横匾，門前車水馬龍，巳經熱鬧非凡了。

他們排衆而入，到達他們預定的座位，座位是第三排，在一般常人來說，這巳經很不錯了，因爲前兩排是不賣的，屬於特權階級，爲本府的達官貴人所專用。

無情浪子打量戲台，只見一張半桌，兩把椅子，半桌上放着一面板鼓，鼓上放着兩片鐵簡，那必然就是梨花簡了，另外還有一把三絃子，除此之外，偌大的一個戲園子，可以說空無一物。

但台下却人聲喧囂，甚於鬧市，而且一半以上是武林中人，使得無情浪子大爲不解，他原想詢問武陵公子，只以彼此初交，如果交淺言深，可能換來對方的不快，於是他只得强忍着。

約莫半盞熱茶之後，從後台簾子裏出來一個身着長衫的男人，此人面無笑容，舉止沉穩，一言未發就坐在半桌後面左首的椅子上。

然後他從半桌上取下三絃子，隨便和了一下絃，彈了一曲小調，一個約莫十七八歲的姑娘就由後台走了出來。

這位姑娘長着一張鴨蛋臉兒，梳了一個抓髻，戴着一副銀耳環，一身藍布滾黃邊的衣褲，雖然是粗布衣裳，倒也十分可愛。

她左手取過梨花簡夾在指縫裏，便丁丁當當的敲着，與絃音互相配合。

她右手持着鼓槌子，凝了一下神，忽然羯鼓一聲，歌喉遽發，字字淸脆，有如黃鶯出谷，緩急高低，百變不窮，聽了她這段唱書，天下的歌曲腔調，俱等而下之了。

無情浪子道：「何兄，這位姑娘可是小雪？」

武陵公子先是一怔，隨即微微一笑道：「無情兄的聯想力不錯，小弟派人送東西給那位小雪姑娘，的確就是在這兒說書的，不過並不是她。」

無情浪子哦了一聲道：「這位姑娘巳經是人間殊色了，想那小雪姑娘必然是女中翹楚，國色天香。」

武陵公子微微一笑，並未回答，也許因爲台上的說完了書，台下的掌聲人聲同時响起，回答也很難聽見，乾脆就不回答了。

但那閙哄哄的聲浪忽然一靜，靜得鴉鵲無聲，落針可聞，而所有目光却如磁引鐵一般，一起向台上瞧去。

敢情台上換了一位白衣姑娘，杏臉桃腮，風姿綽約，一雙明眸，如秋水，如寒星，左右微一流轉，滿園子聽說書的都覺得心兒好像要從口腔裏跳出來似的。

自然沒有人的心從口腔裏跳出來，但神情緊張的却大有人在，武陵公子就是其中的一個！

其實最緊張的還是無情浪子，打從白衣姑娘一出現，他便目瞪口呆，當眞像要失魂落魄似的，甚至幾乎要叫了起來。

無情浪子並不是一個急色兒，除非特殊原因，任是天仙化人的美女，也不會使他緊張得這般模樣，現在他所以如此，是因爲那白衣姑娘活生生的像絕了柳烟烟姑娘。

這個使他落入陷阱、墜入圈套的姑娘，在他的心靈上刻着極深的記憶，而且他們曾經緣結合體，具有超越常人的關係，如果他衝口叫出她的名字，也算不得怎樣過份，不過他還是克制着。

坐在他身旁的武陵公子似巳發覺他神態有異，因而詢問道：「無情兄認識小雪姑娘？」

無情浪子定了一下神道：「不，在下並不相識，這位就是小雪姑娘？」

武陵公子道：「不錯，她就是小雪姑娘。」

無情浪子道：「果然是瓊台仙品，人間罕見。」

此時小雪姑娘巳經啓朱唇，發皓齒，唱了幾句書兒，那種妙音說不出來怎樣好法，但覺五臟六腑都像被熨斗熨過，無一處不伏貼，三萬六千個毛孔，像吃了人參果，無一處不暢快，及至霍然一聲，人絃俱寂，台下叫好之聲才轟然雷動。

武陵公子站了起來，雙拳一抱道：「小弟有事要先走一步，改日有暇當專程奉訪，告辭。」

無情浪子道：「好說，何兄請。」

武陵公子匆匆離去，無情浪子却意興闌珊的走向客棧，他在想着柳烟烟，想着小雪。

那說鼓書的小雪分明就是柳烟烟，他與她交非泛泛，自然不會走眼，然而武陵公子與小雪之間，似乎也有一段極不尋常的交情，這就使他有點惑然了。

如果小雪當眞就是柳烟烟，她爲什麼會來說鼓書？而且，留雲山莊找過她的痲煩，她躲避猶恐不及，怎能如此拋頭露面呢？

再說柳烟烟曾經跟他有過一段情，似乎不可能異地重逢竟視同陌路，在戲院聽說鼓書之際，他與武陵公子併肩而坐，小雪除了向他瞧過一眼，以後那如秋水、似寒星的明眸，再也沒有向他瞧過。

但那倩倩巧笑，盈盈秋波，却一個勁兒的拋向武陵公子，難道她是一個水性楊花、見異思遷的女人。

縱然她是這樣一種人，至少在新舊兩個情人同時出現之際，她也應該有一點尷尬的表情。

只是她沒有，那坦然的神色，瞧不出半點不安的形狀。

莫非只是形貌相似？

莫非又是留雲山莊玩的花招？

不，她决不是柳千千，因爲他巳認出柳千千左耳垂上有一個細小的傷痕，在留雲島他沒有再度受騙，就是因爲認出了這一點暗記。

如果說是形貌相似，除了孿生姊妹，不可能長得如此神似。

難道柳千千、柳烟烟，以及這位小雪姑娘，是三胞胎的孿生姊妹？

天地之大，無奇不有，此等情形並非决無可能。

不管怎麼樣，這件事他决心追查下去，將它弄個明白。

浪子浪跡江湖，整日得閒無聊，用這件事來打發無聊，不也是一種樂趣？

再說這濟南城中似乎暗潮洶湧，好像在醞釀一件大事，是什麼大事？他不知道，但武林黑白兩道忽然湧涯濟南，這决非偶然的現象。

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這麼多的武林人物，竟沒有一個帶刀的，他不相信這般人全不用刀，其間可能別有蹊蹺。

在他來說，這些都能引起他的興趣，縱然不能深入探討，瞧瞧熱閙也是好的。

想瞧熱閙就得出去走走，一個人呆在房間裏也毫無趣味，於是他再度出街，信步而行。

「公子，問問運氣，探探財路，不靈不要錢。」

這是一個年約四旬、形貌瘦削的相士向他拉生意，他微微一笑，就緩步走了過去。

「公子請坐，是算命，是看相，還是測個字兒？」

「測個字吧。」

「那就請公子隨意說一個字吧。」

「卯（草頭）。」

相士將卯（草頭）字寫出，然後向無情浪子瞀了一眼道：「公子是問女人？」

無情浪子道：「不錯。」

相士道：「花無尾，柳無邊，這女人

只是一個殘花敗柳，公子大可不必爲她浪費心力。」

無情浪子一怔，暗忖：「這話不錯，當日與柳烟烟纏綿於山洞之中，她的確已非完璧，只是我從來沒有想到這些。」

雖然如此，他還是再度寫出一個「毛」字道：「請先生瞧瞧，這個字如何？」

相士道：「這女人變化多端，乙個可以變成三個，其實『乙』而三，三而乙，還是那乙個女人，乙字像一條蛇，公子可得當心一點。」

無情浪子又寫出一個「茅」字，相士道：「有人要暗害公子，而且危機迫在眉睫。」

無情浪子道：「這話怎麼解說？」

相士道：「『茅』屋之下，隱藏干戈，除非公子立即趨避，這件禍事只怕很難擺脫。」

無情浪子道：「要如何趨避？」

相士道：「除了離開濟南，否則公子別無選擇。」

無情浪子道：「哦！」

相士道：「矛是利器，防禦矛的惟一辦法是利用盾牌，盾者遁也，公子只有遁出濟南，才能避免這場大禍。」

無情浪子掏出一塊銀兩道：「多承指教，告辭。」

離開測字相士，他的心裏難免犯了嘀咕，他原是不信這些的，但那相士却說得活龍活，現他的信心也就有點動搖了。

祇不過無情浪子不是常人，蹈危履險可說家常便飯，要是就這麼離開濟南，他就不必再闖蕩江湖了。

此時天色已晚，已是炊烟四起的薄暮時分，他正想找個地万進食，一聲嬌滴滴的呼聲忽然自身後响起。

「無情公子……」

「唔……」

他扭頭向身後一瞧，原來是一個年約十六七歲，梳着兩條大辮子的青衣姑娘。

「姑娘是叫我？」

「是的，公子，咱們小姐有請。」

「哦，姑娘的小姐是誰？」

「大雪，公子曾經見過的。」

「大雪？是在小雪之前說鼓書的那位姑娘？」

「正是我家小姐。」

他想知道小雪究竟是不是柳烟烟，但名花似已有主，他不便爲這件事跟武陵公子弄得不快。

現在大雪派人來請，豈不正中下懷，於是他點點頭道：「好，請姑娘帶路。」

他跟着青衣姑娘拐彎抹角，來到一條靜寂的小巷，她打開一道窄門，將無情浪子領到一條樓梯之下。

「我家小姐就在樓上，公子請。」

「多謝姑娘。」

無情浪子拾級而上，梯口也立着一名青衣姑娘。

「公子請跟小婢來。」

「姑娘請。」

在一間珠環翠繞的閨房之內，他見到了大雪，她還是那副荊釵布裙的裝扮，只是多了一副迎人的笑靨而已。

這個房間的豪華陳設，配上大雪那身樸素的裝扮，不僅毫無礙眼之處，還能予人一股清新的感覺。

無情浪子略作打量，隨即雙拳一抱道：「承蒙寵召，在下十分榮幸。」

大雪嫣然一笑道：「能够請到名滿江湖的無情浪子，才富眞是小妹的殊榮呢，請坐。」

無情浪子剛剛坐下，兩名青衣小婢立即擺上一桌酒菜。

大雪舉手相邀道：「公子想必餓了，咱們邊食邊談。」

無情浪子的確餓了，祇不過他與這位大雪姑娘素昧平生，現在無端端的被邀，還以盛筵相待，這究竟爲了什麼？

大雪微微一笑道：「怎麼啦？公子，不肯賞光？」

無情浪子啊了一聲道：「不，在下只是受寵若驚罷了，姑娘請。」

他已經打定了主意，對万只是一個賣唱的，事後多賞她幾兩銀子，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浪子的心胸原是豁達的，這麼一來，也就丟開猜疑，跟大雪談笑風生的對飲起來。

「姑娘……」

「公子有什麼指教？」

「小雪姑娘是令妹？」

「不，是家姊。」

「那大、小二字……」

「公子忘記咱們的節令了，先有小雪才有大雪。」

「對對，這是在下見識不到，失禮得很。」

「好說，無情浪子文武兼資，名滿江湖，這只是公子一時沒有想到罷了。」

「不敢當姑娘謬讚，在下實在慚愧得很。」

「哦，公子有什麼好慚愧的？」

「浪跡天涯，一事無成，豈能不自覺慚愧？」

「不，公子，你千萬不能自卑，我就不相信武陵公子有什麼了不起。」

「這話怎麼說？」

「這個……月兒，快替公子斟酒。」

月兒就是在樓梯口迎接他的那位青衣姑娘，她走過來提起銀壺，爲無情浪子及大雪斟滿了杯中酒，忽然掩嘴一笑道：「咱們小姐不服氣，認爲大小姐只推崇武陵公子……」

大雪輕聲叱喝道：「月兒！誰叫妳多嘴來的？」

無情浪子現在總算明白了，却忍不住哈哈一笑道：「令姊沒有錯，武陵公子身世煊赫，在當今之世，已是無人能及，他本身的文才武功，也是年靑一代中的翹楚，而且人材俊秀，儒雅風流，此等人物，在下實在自愧不如。」

大雪撇撇嘴道：「一個藉先人餘蔭的花花公子罷了，我就看不上眼，不要長他人志氣，公子，咱們乾。」

無情浪子乾了一杯，雙目一揚，向大雪瞧了過去。

佳人寵邀，盛筵相待，這不能說不是一樁異數，但他到現在才眞正打量這位大雪姑娘。

黛眉杏眼，瑤鼻朱唇，論美麗，堪稱上蒼傑作，如果與俏紅相較，可說是春花

秋月，各有勝人之處，至於柳氏姊妹就等而下之了。

大雪眉目一挑，粉頰一紅道：「瞧你，就像……」

無情浪子哈哈一笑道：「在下失禮了，姑娘不要見怪。」

大雪櫻唇一撇道：「你都是這麼瞧人的麼？在戲園子裏對家姊你也是這樣。」

無情浪子道：「那不同，因爲令姊像極了一個人，所以在下一時失態。」

大雪道：「哦，像誰？」

無情浪子道：「柳烟烟，姑娘可認識此人？」

大雪道：「不認識，想那柳烟烟，必然是公子的紅粉知己了？」

無情浪子道：「不，無情浪子如果有紅粉知己，豈不成了天大的笑話！」

大雪眉峯一皺，道：「我不是這麼想法。」

無情浪子道：「哦，願聞高論。」

大雪道：「人是萬物之靈，靠愛的滋潤，情的維繫，才能繁衍綿延，生生不息，所以說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如果矯情滅性，豈不是違反天理，絕滅人性了？」

無情浪子聞言一呆，想不到一個跑江湖、說鼓書的少女，居然具有如此超人的見解。

大雪微微一笑道：「公子！我說的不對？」

無情浪子道：「對，對極了，祇不過我這無情浪子可就砸了招牌。」

大雪道：「不，我還是不能同意公子的說法，須知天下任何一事，都是誠於中，才能形於外，不是空喊口號就能算數的，譬如唐代詩人張泌曾說：『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爲離人照落花。』難道當眞只有春庭月才是多情的？由這一點推演，無情浪子自然不是無情的了。」

無情浪子又是一呆，道：「好一個水晶心肝，伶俐的小嘴，在下只好甘拜下風了。」

大雪嫣然一笑道：「不敢當，小妹只想跟公子交個朋友，公子是否願意？」

無情浪子道：「願意，當然願意，祇不過在下倒希望姑娘多作一些考慮。」

大雪道：「怎麼說？」

無情浪子道：「在下沒有輕車肥馬及顯赫的家世，要是跟武陵公子相比，那就差得遠了。」

大雪微微一笑道：「咱們爲什麼要跟別人比呢？竹籬茅舍，布衣蔬食，梁鴻孟光不也過得像神仙伴侶麼？「

無情浪子道：「只是在下十分喜愛虛名，還不想砸掉無情浪子這塊招牌。」

大雪道：「我明白，我也能忍受。」

無情浪子立起身來，哈哈一笑，道：「如此說來，咱們這個朋友是交定了，不過，現在時間已晚，咱們改天再作長談，告辭。」

大雪也立起身來含情脈脈的道：「明天你可得來捧場啊。」

無情浪子怔了一下道：「姑娘是說聽說鼓書？好，在下必定前來。」

大雪道：「別忘了是早塲。」

無情浪子道：「哦，早塲是什麼時辰啊？」

大雪道：「辰末巳初，我叫月兒替你安排座位，你不必自己去訂座位了。」

無情浪子道：「多謝。」身形一轉，逕向樓下走去。

「公子……」

他剛剛踏下兩級，身後又傳來大雪的呼聲。

「什麼事？」

「明兒我說完了，你先走。」

「唔。」

「你先到鵲華橋去等我。」

「唔。」

「咱們在那邊吃午飯，然後去遊湖，你看可好？」

「好的。」

「那……明兒見。」

「明兒見。」

走下樓梯，月兒跟上來神秘的一笑，道：「公子！還早嘛，爲什麼不多待一會兒？」

無情浪子道：「不算早了，多謝妳們的招待。」

月兒笑笑道：「只要公子不嫌棄，粗菜淡飯算得了什麼。」

他們邊走邊說，這時已經到達門口，月兒打開大門道：「公子好走。」

無情浪子抱拳一拱，轉身跨出大門，然後洒開脚步，緩緩向巷外走去。

忽然他脚下一窒，冷冷道：「朋友！這是做什麼？」

敢情三名大漢攔住他的去路，看情形分明是來找碴的。

這三人之中，有一人是公子哥兒的打扮，一身天靑長袍，外加一件錦緞馬褂，手臂上站着一隻十分神駿的巨鷹，好像不是凡物。

另兩人神色驃悍，臉肉橫生，自然不是什麼信男善女。

青袍公子向他打量一陣道：「你就是無情浪子？」

無情浪子道：「不錯，朋友是誰？」

青袍公子道：「閣下久走江湖，自然知道濟南三大家了，在下姓郁。」

無情浪子道：「無形刀客郁嘉年？久仰，請問朋友有什麼指教？」

無形刀客郁嘉年道：「只是一點小事，想請閣下帮一個忙。」

無情浪子道：「哦，什麼事？」

郁嘉年道：「離開大雪姑娘，今後不得再跟她接近。」

無情浪子一怔道：「爲什麼？」

郁嘉年道：「這個你還不懂？虧得你閣下久走江湖。」

無情浪子冷冷道：「不管在下懂不懂，要我離開大雪姑娘不難，朋友必須親口說出一點理由。」

郁嘉年道：「好，那我就告訴你吧，本公子喜歡大雪姑娘，這個够了麼？」

無情浪子搖搖頭道：「不够，除非將你那無形刀讓在下見識見識。」

郁嘉年面色一變道：「閣下！你可知道近五年來這是本公子第一次對人如此客氣？」

無情浪子哈哈一笑道：「朋友！在下與你的感覺恰恰相反，近十年來敢對在下如此無禮的，今天還是第一次遇到。」

郁嘉年哼了一聲道：「看來閣下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了，上。」

他退後兩步，他身後的兩名大漢一聲虎吼，同時向無情浪子撲了上來。

左邊的首先發拳，一記冲天炮，直扣無情浪子的面頰，拳帶烈風，勁道沉重無比。

右邊的也是用拳，祇不過他是雙拳連環吐勁，猛攻無情浪子的腰脅。

這兩人功力不弱，中上任何一拳，必然都不會好受，不過無情浪子頭向後仰，身軀向旁邊彎了一彎，這三記斗大的拳頭全部落了空，只差那麼一點點，就是沒有够得上距離。

不待他們收拳回去，無情浪子左右開弓，兩記大耳光揮了出去，拍拍兩聲脆响，那兩名大漢竟然飛了起來，轟隆兩聲巨响，他們分別撞上了兩側的牆壁，一起翻着白眼，口溢血絲的躺了下去。

無情浪子整了一下衣衫，淡淡道：「對不起，在下一時收手不及，老兄不要見怪。」

無形刀客郁嘉年在江湖道上可也是一個响噹噹的人物，當代的高人他會過不少，却未見到像無情浪子如此高明的武功。

他那兩名手下，人們稱他們為郁門二虎，論功力，差不多已可够得上一流身手了，想不到碰上無情浪子竟如此不濟。

不管怎樣，這個觔斗他栽不起，如果不向無情浪子討回公道，濟南城裏怎麼混得下去！

於是一聲怒吼，他也揮拳衝了上來。

無形刀客盛名並非虛致，無情浪子自然不曾像對付適才兩名大漢那麼輕鬆。

郁嘉年的拳風似乎較他手下兩人輕飄得多，但無情浪子明白這是含勁未吐，他在等候時機，尋找空隙，只要讓他找到機會，這一拳怕不像雷霆萬鈞一般。

自然，無形刀客的看家本領是無形刀，他還沒有拿出他眞正的絕學，不過他既稱無形刀客，必然是用刀，他這種刀一定是不容易發現的，否則他就不會用那「無形」二字。

其實說起來並不怎樣稀罕，他祇不過將刀藏在袖中罷了。

雙刀藏在袖中，一上來先以雙拳攻擊，如果不幸被他擊中一拳，同時一柄尖刀忽然向你的肉裏扎去，那時你縱然不死，也會身負重傷。

因此，無形刀是一種危險的兵刃，在對敵之時，似乎有欠光明。

只是郁嘉年在與陌生人過招之前，必曾報出他的名號，也不禁止別人用兵刃對付他的雙拳，這樣應該算是公道的。

濟南三大家，名滿江湖，無情浪子早已聽到有關他們的傳說，但百聞不如一見，現在既然遇上了，總得瞧瞧無形刀，長點見識。

所以一幌數十招，無形浪子是在虛應故事，他沒有還擊過一招，只是在一味的遊走閃避。

其實他是弄錯了，要是不迫得緊一點，如何逼得出對方的無形刀來？

他想通了，待要出招反擊，郁嘉年忽然招式一收，同時躍退五步，向他那兩名剛剛爬起來的手下叱喝道：「別在這裏丟人現眼了，還不快給我滾。」

「是，是，公子，屬下這就滾。」

待這兩人奔出小巷，郁嘉年雙拳一抱道：「無情浪子名不虛傳，大雪讓給你了，告辭。」

不待無情浪子說什麼，他已轉身急馳而去。

無情浪子苦笑一聲道：「糊裏糊塗的打了一架，也沒有瞧到無形刀究竟是什麼玩藝，眞掃興。」

回到客棧埋頭就睡，直到翌晨日上三竿，他還在做他的清秋大夢。

「開門……開門呀，公子……」

「啊，是誰？這麼早就來煩人！」

「我是月兒，公子。」

「哦，請等一等。」

他披上衣衫，打開房門，將月兒讓了進來。

「姑娘早，有事麼？」

月兒撇撇嘴，哼了一聲道：「還早？咱們小姐馬上就要登台了，如果她瞧不到你，你想想她會有多麼傷心！」

無情浪子一怔道：「糟了，昨天喝多了一點，幾乎誤了大事，妳等一等，待我抹一把臉，咱們就去。」

月兒道：「我已經叫店小二送洗臉水及早點前來，快穿好你的衣衫吧。」

店小二果然送來洗臉水及早餐，他在洗臉進餐之際，月兒已經將他的房間整理就緒，然後他們直奔戲院，由後門轉入前台。

此時大雪正在說鼓書，瞧到他，忍不任嫣然一笑，但眉目間仍有點幽怨之色。

武陵公子自然也在，他們之間隔了幾個座位，只能打打招呼，不便彼此交談。

待大雪說完鼓書，武陵公子忽然走過來，雙拳一抱道：「恭喜無情兄，昨天收穫不少啊。」

無情浪子一怔道：「何兄說笑話了，在下有什麼收穫？」

何嘯風道：「佳人侑酒，檀板傳杯，是人生一樂，力服刀客，名噪北國，是人生一快，難道不值得恭喜？」

無情浪子哈哈一笑道：「看來天下之事，什麼都瞞不過何兄，其實在下並不重視這些，因為在下是一個浪子。」

何嘯風道：「好一個風流浪子，好，咱們不談這些，今晚在下作東，請無情兄與大雪姑娘到『摘星樓』作一次歡聚，希望無情兄不要推却。」

無情浪子道：「何兄寵召，在下怎敢不到，咱們晚上見，告辭。」

他離開戲園向北走，不久就到達鵲華橋畔，此地人烟稠密，商業鼎盛，尤以作小買賣的特別多。

他在一座凉亭之內坐了下來，此地比較高，可以瞧得遠，大雪如果來了，很容易就可以發現。

此時，人羣之中忽然起了一陣騷動，無情浪子舉目一瞧，他的眉頭不由皺了起來。

敢情騷動之處來了一位美麗的姑娘，她穿着一身粉紅綉荷花的衣裙，一頭像烏雲般的秀髮在酥肩之上披散着，耳根下的赤金耳墜子，鬢角的鳳頭步搖，在作有規律的顫抖，這副裝扮已經够引人的了，再

加上她那張宜嗔宜喜的俏臉蛋，與一具惹火迷人的好身材，眞箇俏生生的我見猶憐，那有不惹起騷動的道理？

騷動的另一原因，因為那美麗的姑娘正是說鼓書的大雪。但對一個走江湖的女郎來說，此等情況應該平常得很。

可是無情浪子就為難了，他不想像母狗一樣，走到那裏都跟着一羣，這樣豈不倒盡了胃口，遊湖又有什麼味道？

只是他既然應約而來，總不能撒手一走，說什麼也得硬着頭皮撐下去。

其實他不想撐下去也不行，只見青影一閃，一位姑娘奔了上來。

「公子，你可自在得很，咱們小姐可要被人擠扁了！」

來人是月兒，瞧她適才的身法，敢情她還身負武功。

無情浪子微微一笑道：「人怕出名豬怕肥，誰叫妳們小姐那麼出名的？」

月兒櫻唇一噘道：「公子！別人都要急死了，你還有心情取笑！」

無情浪子道：「不要急，月兒，那般人不過傾慕妳家小姐而已，她不會受到傷害的，再說妳們既是身負武功，要擠出人羣也不是難事。」

月兒一嘆道：「這麼說，公子是蒙在鼓中了，你知道他們是誰？」

無情浪子道：「怎麼，難道他們是故意找碴？」

月兒道：「小婢不敢說他們是故意找碴，不過，公子昨晚整治了無形刀客的門下，多少應該有些關連。」

無情浪子一怔道：「他們是無形刀客的門下？」

月兒道：「無形刀客、無影刀客、無刀刀客，濟南三大家的門下全有，好像存心要跟公子鬥一鬥似的。」

無情浪子略作沉吟，忽然仰天發出一聲長嘯，聲如龍吟，無遠弗達，那般騷動的人羣立即靜了下來。

然後他以內力貫入語聲，字字如鳴金石，向那般騷動者道：「在下是無情浪子，大雪姑娘是在下的友人，如果是在下開罪了那一位，不妨挑明出來，在下一定負荊請罪，要是不敢找在下了斷，而去騷擾一個姑娘，各位在江湖豈不是白混了！」

無情浪子名滿江湖，單憑適才那一聲長嘯，功刀之高，足可懾服羣倫，這般人雖是濟南三大家的門下，却沒有一個是三大家的主子。

在羣龍無首的形勢下，他們誰也不敢挺身而去，於是，有人叫了一聲「走」，他們也就哄然四散了。

月兒奔下凉亭，扶任大雪道：「小姐受驚了，妳沒有受到傷害吧？」

大雪道：「沒有，月兒，是妳去找公子的？」

月兒道：「是呀，要不是公子，小姐脫身只怕十分不易。」

大雪一嘆道：「我跟他們無怨無仇，他們不會對我怎樣的，可是如此一來，咱們就為公子招來三個強大的仇家了。」

此時無情浪子已走了過來，微微一笑道：「不必担心，濟南三大家算不了什麼，走，咱們划船去。」

月兒道：「公子！咱們還沒有吃飯呢，要划船也得吃了飯再去。」

無情浪子啊了一聲道：「不錯，被他們一鬧，連餓也忘了，那兒有酒樓？咱們去好好的吃它一頓。」

月兒道：「小婢知道，就在前面不遠，有一家『千條柳』酒樓。」

無情浪子道：「好，咱們走。」

飯後他們僱了一條船，遊過水仙祠、千佛山、歷下亭等古蹟，最後還是在鵲華橋登岸。

登岸之後，無情浪子道：「大雪姑娘：有一件事我想跟妳打個商量。」

大雪道：「瞧你，到現在還跟我這麼客套，什麼事？你說。」

無情浪子道：「武陵公子今晚在摘星酒樓作東，請咱們去聚一聚。」

大雪道：「你是說請咱們？」

無情浪子道：「不錯呀，有我，也有妳。」

大雪道：「你跟我打商量的，就是這個？」

無情浪子道：「不錯，如果妳不去，在武陵公子的面前，我就丟人現眼了，所以我求妳……」

大雪嫣然一笑道：「誰說我不去了？不過武陵公子不是好人，我不希望你跟他太過接近。」

無情浪子道：「我跟他祇不過萍水相逢，並無深交，而且咱們生活習慣相差很多，不可能太過接近的，哦，大雪姑娘，妳怎知武陵公子不是好人？」

大雪道：「公子久走江湖，應該對相人之術有所涉獵，就拿武陵公子來說吧，此人目光邪而不正，肩削唇薄而缺乏藏氣，在行為上，必然是一個只知有我、不知有人的刻薄寡恩之人。」

無情浪子哈哈一笑道：「高明，想不到姑娘對命相之學竟有如此深刻的研究，在下應該跟妳學。」

他們一路上說說笑笑，已經距離大雪那住處不遠了，大雪道：「公子，我要回去換衣衫，你就到我家歇歇吧。」

無情浪子道：「好的。」

到家之後，月兒為無情浪子斟茶，大雪換上一套荊釵布裙的衣衫出來，無情浪子道：「姑娘：咱們是去赴宴，妳為什麼倒將好的衣衫換了下來？」

大雪微微一笑道：「我那套衣衫是為你才穿的，對別人我不必講什麼打扮。」

無情浪子笑道：「多謝妳，大雪。」

大雪嫣然一笑，回頭對月兒道：「妳去瞧瞧大小姐，如果她不在，咱們也應該去了。」

月兒道：「是。」

片刻之後，月兒已去而復返，她向大雪稟告道：「小姐：星兒說，大小姐已經去摘星樓了，她說請無情公子與二小姐早點前去。」

大雪點點頭道：「公子，咱們要不要現在就去？」

無情浪子道：「現在時間尚早，我還有幾句話想跟妳聊聊。」

大雪道：「哦，有什麼話呀？公子請說。」

無情浪子問道：「小雪跟妳是同胞姊妹？」

大雪道：「不是。」

無情浪子道：「那妳們是怎樣遇合在一起的？」

大雪道：「說起這個年代就遠了，那時她五歲，我三歲，咱們都是孤兒，被宣英夫人所收養：：」

無情浪子面色一變道：「什麼？妳們是紅楓谷的？」

大雪幽幽道：「我知道，紅楓谷在江湖上的名譽，並不太好，可是我不能欺騙公子。」

無情浪子道：「紅楓谷二十四令威震天下，姑娘芳名大雪，在下却沒想到是紅楓谷的高人，疏失之處，請姑娘勿怪。」

大雪道：「別這麼說，公子，只要你還願交我這個朋友，我就心滿意足了。」

無情浪子道：「姑娘太謙虛了，據江湖傳說，紅楓谷武功，別走蹊徑，不只是招式詭異，還具有極端可怕的『誅心』之術……」

大雪苦笑一聲道：「紅楓谷的門下，全是冷酷殘忍、天性涼薄之人，對麼？公子。」

無情浪子道：「江湖上的確是這麼傳說的，不過現在，在下却不相信此等傳說了，只是紅楓谷是當代武林三大神秘帮派之一，紅楓門下出現江湖，必有重大之事發生，姑娘妳：：」

大雪道：「這個：：」

無情浪子道：「如果不便說，姑娘就不必說了。」

大雪幽幽道：「小妹連出身都告訴了你，還有什麼不能說的，其實我不說，你也知道，難道你不是為那件事來的？」

無情浪子一怔道：「妳猜錯了，姑娘，在下是逃命逃到此地來的，這兒究竟發生了什麼大事，在下實在毫無所知。」

大雪雙目大張，冷冷瞅着無情浪子道：「公子！這話可是眞的？」

無情浪子道：「在下從不說謊，姑娘如是不信，在下也無可奈何。」

大雪道：「我當然相信，要不要我告訴你？」

無情浪子道：「告訴我什麼？」

大雪道：「自然是濟南城裏所發生的大事了。」

無情浪子道：「姑娘如果願意，在下當洗耳恭聽。」

大雪道：「公子可曾聽說當代武林的兩大異寶？」

無情浪子道：「哦，是什麼異寶？」

大雪道：「趕山鞭及霹靂刀，公子沒聽說過？」

無情浪子道：「噢！姑娘原來說的是這個，怎麼，難道這兩大異寶已在濟南出現？」

大雪道：「不，只是霹靂刀。」

無情浪子道：「這就難怪了。」

大雪道：「公子是說：：」

無情浪子道：「江湖黑白兩道，幾乎羣集濟南，但如此多的武林中人，竟無一個帶刀的，敢情他們是避免別人誤會。」

大雪道：「不錯，縱使是使刀的人，此時也不敢帶刀，否則麻煩可大了。」

無情浪子道：「究竟是誰發現了霹靂刀？該不會是一個騙局吧？」

大雪道：「不會，霹靂刀傷人之後，傷口外翻，如遭火炙。關外馬家牧場的黑豹子在濟南被霹靂刀所傷，這件事假不了的。」

無情浪子道：「除了這個，還有什麼發現？」

大雪道：「沒有了，不過黑豹子被殺的當天，濟南三大家立即封鎖各處道路，到目前為止，並未發現有人帶刀離境。」

無情浪子道：「縱然霹靂刀還未離境，但濟南城如此之大，那人如果將刀藏起來，不再使用，茫茫人海，要找出此人將十分不易。」

大雪說道：「他如果眞像公子所說，要找出此人，的確不易，不過到濟南的武林中人如此之多，遲早總會找出他的破綻的。」

無情浪子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如果一旦找出了霹靂刀，一場血腥的爭奪戰，只怕就難以避免了。」

大雪道：「公子說的是。」

無情浪子道：「姑娘姊妹如若奪得霹靂刀，妳們自信能够安全離開濟南？」

大雪道：「谷主只派我姊妹帶着星、月二婢前來，咱們人單勢孤，的確沒有能力安全離開濟南，公子如能助我等一臂之力，小妹將感激不盡。」

無情浪子道：「我可以帮助姑娘，只怕力難從心，有負重託！」

大雪道：「多謝公子，咱們只要盡力而為，成敗利鈍就不必計較了，現在時間已經不早，咱們走吧。」

摘星酒樓位於院西大街，是濟南城裏最繁榮的鬧區，無情浪子與大雪帶着星、月二婢僱車趕到摘星樓，正當酉初時分。

摘星樓是富商巨賈、達官貴人聚集之處，但武林中人豪邁脫俗，一擲千金，因而也是摘星樓的常客。

武陵公子包了一個房間，除了他的侍從，客人只有無情浪子及小雪姊妹，只是武陵公子名動武林，小雪姊妹艷冠羣芳，他們這一個房間，才是最為衆人矚目的所在。

被人矚目不能算作好事，所謂樹大招風，名滿遭忌，麻煩也就接踵而來了。

無情浪子並不担心這些，因為他的心情已被小雪所吸引。

昨天他曾經瞧過小雪說鼓書，幾乎衝口呼出柳烟烟的名字，現在同桌共飲，近在咫尺，瞧來瞧去，這位小雪姑娘，活生生的就是當日的柳烟烟。

不過這一次他並未失態，只是一臉的訝異之色而已。

武陵公子瞅着他微微一笑道：「既得隴又望蜀，無情兄的胃口竟如此之大！」

無情浪子尷尬的一笑道：「何兄不要誤會，因為小雪姑娘像極了在下的一位友人，因而禁不住多看兩眼罷了，一個浪跡江湖之人，那裏會有什麼胃口。」

大雪道：「無情公子有位紅粉知己名叫柳烟烟，聽說與姊姊長得一般無二。」

小雪道：「哦，一個浪跡江湖，六親不認之人，居然也有紅粉知己！」

無情浪子這是第二次見到小雪，但從開始到現在，這位姑娘的面頰從未同別人展露過半絲笑容，只有對武陵公子例外，

好像她的笑容是專供他一個人欣賞似的，這就勿怪武陵公子對她如此着迷了。

此時她又不只是面無笑容，說起話來也尖刻無比，似乎在說無情浪子浪得虛名，有着明顯的輕視之意。

無情浪子是武陵公子的客人，對客人無禮，也就是輕視主人，但武陵公子却哈哈一笑道：「妳錯了，姑娘，這是叫化子打野鷄，窮開心嘛。」

無情浪子神色一呆，他再也想不到武陵公子會說出如此失禮的話來。

小雪無禮還可以原諒她是一個女人，武陵公子失禮，就說不過去了，而且無情浪子來此作客，是他主動邀請的，難道他是故意要折辱無情浪子？

說他故意並非沒有可能，一山難容二虎，誰叫無情浪子與他齊名的？

如果當眞是這樣，武陵公子可就枉做小人了，因為無情浪子胸藏丘壑，度量如海，那裏曾將他們放在心上，他一呆之後，也縱聲一陣豪笑道：「說的是，在下浪跡江湖，無非窮開心而已，過去如此，現在也不例外，來，咱們乾。」

他抓起面前的酒杯，一仰脖子就將杯中酒灌了下去，那種洒脫豪放，超羣逸倫的神態，不是任何困擾所能屈服的。

其實他也想到武陵公子他們可能出自無心，因為小雪姑娘好像具有一種冷酷的性格，武陵公子更是一個天性涼薄之人，像他們這樣的人，自然不會替別人着想，而且對諷刺謾罵，當作一種樂趣，小雪那尖刻的言語，只不過合了他的胃口罷了。

無情浪子沒有想錯，他的狂放也沒有引起武陵公子的不快，於是，他們依然在觥籌交錯，談笑風生的歡樂着，不管歡樂是否出自內心，在表面看來，他們仍是摘星酒樓歡樂的焦點所在。

終於找碴的來了，嘭的一聲巨响，他們的房門竟被一腳踢開。

「雪妞兒，出來，給大爺唱上一隻曲子，讓爺們開心開：：哎：：」

來人是一位傻大個子，正在橫身堵着房門，口沫四濺的吆喝着。

他要雪妞兒唱隻曲子，好讓他開心開心，祇不過最後一個心字還沒說出，他就拉開噪門窮吼起來。

那的確只是窮吼，因為一隻酒杯塞進了他的大嘴之內，滿嘴大黃牙被撞得零零落落，他那裏還說得出一個字來。

這隻酒杯自然是武陵公子的傑作了，換了無情浪子出手就不會如此狠毒。

但傻大個子可也不是常人，否則憑武陵公子的名頭，他怎敢如此胆大妄為？

在當今江湖道上，烏家堡可說是一個响噹噹的地方，堡主烏圭聖，是黑道中第一個魔頭，掌中一柄鎏金鐺重有八十一斤，無論黑白兩道，沒有人敢當他隨手一擊，他還能施展一種別開生面，而威力驚人的暗器「飛鈸追魂」，那是一種小型的鋼鈸，一共二十四面，一經施展，滿空飛舞，迴旋激射，是一種極端霸道的暗器。

這位傻大個子就烏圭聖的獨子烏小圭，自小就練得一身橫練的功夫，鎏金鐺也獲得乃父的眞傳，祇不過他有一點傻裏傻氣，別人叫他小烏龜他也絲毫不以為侮。

可是小烏龜從來沒有吃過鱉，今天被人打落牙齒還是破天荒的事兒。

噹的一聲，他將酒杯吐了出來，幾顆斷牙，一蓬血水，帶着一股強大的勁道，猛向武陵公子射去。

這是他全身勁力所聚，勁道之强，不亞於疾雷撼山，武陵公子心頭一懍，伸手一帶小雪，雙雙暴退五尺，因為小雪與他相坐極近，如果不將她帶走，她必然會遭到池魚之災。

叭叭叭一陣暴响，酒杯，斷牙，血水，全部嵌進牆壁之上，但見石粉紛飛，屋宇曳搖，這等威勢，當得是江湖罕見。

「你出來，龜兒子，大爺不劈了你，就枉你稱小烏龜了。」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但以小烏龜自命，並引以為榮的，除了這位烏少堡主，縱然走遍天下，只怕再也找不到第二個。

無論場面如何緊張，形勢如何兇險，還是有人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了出來。

祇不過這嗤的一聲，剛剛笑出，忽然又有人大聲叫了起來：「霹靂刀，啊，霹靂刀……」

「霹靂刀」這三字太過聳人聽聞了，只要是武林中人，無論他遭遇到何等景況，只要他還能動，他就會大塌下來都不管，一定向那喊聲之處奔去。

小烏龜也不例外，他只是微微一呆，忽然一旋身，猛向發聲之處奔去。

武陵公子冷笑道：「很好，小烏龜，除了今日，本公子會叫你生死兩難。」

小雪道：「一個傻小子罷了，理他作甚，走吧，咱們也去瞧瞧霹靂刀。」

奪取霹靂刀是他們的目的，既然有所發現，怎能輕輕放過？於是，武陵公子第一個當先奔出，接着，小雪姊妹，星月二婢也爭先恐後的奔了出去。

無情浪子也想瞧瞧，他只是好奇而已，對於奪寶，引不起他半點興趣。

因此，他走在最後，以從容不迫的步伐，緩緩走向一堆人羣。

這堆人在擠，在推，異寶就在眼前，自然誰也不肯落後，如果不是先瞧到的發出失望的嘆息，一場奪寶之爭，很可能立即引發。

敢情人們瞧到的只是一個屍體，那裏有什麼武林異寶霹靂刀？

不過，這具屍體是一刀傷命，而且傷口外翻，如遭火炙，按傳說，他必是被霹靂刀所傷。

沒有人認識死者，只知道他是百變書生的門下，他衣襟上插有一枝小巧的金筆，就是百變門下的標誌。

於是有人嘆息着道：「可惜他死了，要不，咱們總可以問出一點什麼的。」

另一身着勁裝的漢子道：「問不出倒是好一點，否則又會賠上幾條人命。」

原先說話的道：「朋友，你這是什麼意思？」

勁裝大漢道：「是好意，難道閣下不知道見到霹靂刀的沒有一個活人？」

他沒有說錯，江湖上盛傳着霹靂刀，却找不出一個瞧過霹靂刀的活人，因此，他的話具有可怕的震撼之力，人們面色一變，紛紛遠離那具屍體，好像害怕太過接近，會受到連帶不幸一般。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風流小飛賊（三）

馮嘉·文　子成·圖

神秘人物　行踪隱密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李亮能在被竊去一批貨物之後，正當有人要殺害他時，司馬洛即時出現並救了他，帶他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司馬洛提醒他，珍娜可能是個危險人物，但李亮能對此難於置信，司馬洛和李亮能去探望張小姐，以了解情況。

「從天台跳下來？」司馬洛問。

「當然不是！」李亮能說，「我是說從那個洗手間的窗子鑽出來跳下來！」

「那個窗子？」司馬洛說，「我還以爲你是已經斷定了一個人是不能够通過那窗子的。」

「但是一個侏儒就可以了！」李亮能說。

「這正是我的想法。」司馬洛說。

「雖然我想不出他是怎樣進去的，」李亮能說，「但是出來則可以想像。一個孩子身裁的人是可以從那裏爬出來的。他逃到了這天台上，但是因爲天台的門鎖了，他不能下去，所以……唏，怎麼他不會事先把這天台的門先弄開呢？這樣要下去就容易了。」

李亮能又顯得有點莫名其妙地看着司馬洛：「怎麼了？沒有準備？我還以爲做這種事情的人，總是事先已經準備好了的呢。」

「他並沒有把你的保險櫃裏的防盜警鐘預算在內，」司馬洛說，「他還以爲他有很多時間潛進去，那他也有同樣多的時間逃出來。但結果却並不是如此，警鐘響起來了，他並沒有那麼多時間逃走，警察很快就要上來了，於是他祇好改變計劃，跳到這天台上來了。」

「唔，」李亮能沉吟着，「本來的計劃是更好的。他們並不打算這件事情會鬧出來的。我全不知就裏，把貨寄出去，收到貨的人發現是假東西，那時才追究到我的身上來，那我就更難自辯了。」

「是的，」司馬洛點點頭，「那個竊賊改變了計劃，因而太空人亦要把他的計劃略爲改變了。」

「媽的！」李亮能怒道：「豈有此理，這眞陰險！」

「陰險我們是早已知道了的，」司馬洛說，「現在我們是正在這裏研究事情發生的經過的細節問題的，記得嗎？」

「唔，」李亮能說着用手一指，「這個竊賊從那窗口跳到了這天台上來。這雖然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情，却並不是沒有可能的。讓我看，他到達了這天台上，然後他找尋逃走的路，但是天台的門在裏面鎖上了，他出不來，於是他就祇好從那露台爬下來，爬進了張小姐的房間。他還以爲房間裏沒有人，但是原來張小姐是正在洗澡，他只好等着——」頓一頓，又遲疑着皺起眉頭，「你以爲在這種情形之下，他還有心情做這種事情嗎？」

「這個就很難講了。」司馬洛說。

「唔，」李亮能說，「那怪不得他沒有在張小姐的家裏偷走什麼東西了。他本來就已經偷走了很貴重的東西。但是，離開了張小姐之後，他又如何離開這座大厦呢？我是說，他還要經過看更人那一關的。看更人說並沒有注意到有什麼可疑的人物進出呀。」

「假如這個傢伙是可以用孩子的面目出現的話，」司馬洛說，「那他就不算是什麼可疑的人物了。而且這座大厦的進出口也比較複雜一點，看更人又不是絕對盡責的，有可疑的人物進出過了，他也未必知道的。」

「唔，」李亮能點着頭，「原來事情就是這樣的。那麼，原來是一個侏儒幹的。有一個侏儒竊賊嗎？」

「張小姐不是告訴了我們了嗎？」司馬洛說道。

「但是——」李亮能說，「你並不是因爲張小姐所講而猜到這是一個侏儒，你是早就懷疑是一個侏儒所幹的才來找張小姐的。你怎麼猜得到呢？」

「就當我是特別有靈感的吧。」司馬洛說。

「別騙我，」李亮能說，「你一定是另外有綫索的！」

「我並不是另外有綫索，」司馬洛說，「假如我是另外有綫索的話，我就不必找你了，是不是？」

李亮能聳聳肩又不能反對司馬洛這個講法。事實上他自己那個講法是把司馬洛估計得太高了。他說：「我們現在怎麼辦呢？去找珍娜會不會太早一點了呢？」

「找女人，太早一點了，」司馬洛說，「讓我們先去找那個槍手吧！」

「你又說那個槍手不能告訴我們什麼的，」李亮能說，「那去找他有什麼用？何不先找珍娜呢？」

「因爲你對珍娜講過，」司馬洛說，「你會到她的家去找她的，那麼槍手很可能就在她的家附近等着你了，所以我們到槍手的家去。」

「但既然槍手是在珍娜的家附近等着我，」李亮能說，「那這個槍手就不會在家了！」

「正是這個意思。」司馬洛說。

李亮能聳聳肩沒有做聲。司馬洛講話眞的像是猜謎一樣，不明不白的，不過李亮能相信他是明白的。李亮能也不是一個笨人。

× × ×

李亮能不知道那個槍手是住在什麼地方，而司馬洛也沒有告訴他，李亮能祇是跟着司馬洛走，司馬洛把李亮能帶到了一家酒店。李亮能也並不覺得奇怪。這個槍手多數不是住在本地的，很可能他是到這裏來做了這件工作便走了，所以住在一家酒店裏，就應該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

不過當司馬洛是在那間酒店交房租取了一間定房的時候，他就感到出奇了。他說：「我們要在這裏等他一個晚上嗎？」

「我們得有個地方休息一下的，」司馬洛說，「難道我們就這樣坐在樓下等他嗎？」

他們上樓而去。這是一家很隨便的酒店，並不是一流的，所以服務也並不怎樣周到，尤其是他們又沒有拿行李來，所以管房的祇是把門匙交給他們，告訴他們是幾樓幾號房，他們便自己登樓了。

他們租的是三一二號房，司馬洛却走到三一四號房去開門，李亮能說：「你弄錯了。」

「我沒有弄錯，」司馬洛說，「我們住的是三一二號房，我們的朋友是住在三一四號房，我們是來找我們的朋友的。」

「你——肯定他不在嗎？」李亮能連忙把聲音壓低地道。

「我肯定他不在。」司馬洛說。

他用門匙開了門，用的當然也不是酒店掌櫃交給他們的那一條了。果然房間裏沒有人，房中是沒有燈光的。司馬洛開了燈，說：「進來，關上門吧。」

李亮能也踏進房中，把房門關上了，又說：「既然你是來這裏的，那爲什麼又要另外租一間房間呢？」

「我們總要有一個藉口進來的呀。」司馬洛說道。

「那你花的房租太不值得了，」李亮能說，「祇是爲了一個藉口。其實我們就這樣進來也沒有人管我們的，這裏又不是一間怎樣嚴格管理的酒店。」

「你似乎沒有空在這個時間來担心省錢的問題，」司馬洛說，「尤其是這些錢又不是你花的。」

李亮能祇好不做聲，而司馬洛已經在那人的房間裏展開搜索。他從衣櫃裏找出一隻鎖着的皮箱，又用另一條鎖匙把皮箱上的鎖挑開，把皮箱打開來，就看見皮箱內裝的並不是衣服，而是殺人的武器。一箱子都是各種不同的長槍和短槍，還有子彈。

「唔，」司馬洛說，「我們的朋友原來是個大行家，長短武器都會用的，我奇怪他是帶了一把怎樣的槍去找你呢？」

「還是自製的子彈呢，」李亮能說，「要追究起來很不容易。他是一個職業好手。」

「也是一個獨行俠，」司馬洛說，「獨行俠有好處也有壞處。他獨自一個人，我們兩個人，他就不容易抵抗了。」

「我們就在這裏等他？」李亮能問。

「這不是一個最好的地方嗎？」司馬洛說，「現在你去扭開收音機聽聽吧，現在差不多是新聞報告的時間了。」

李亮能過去扭開床頭的收音機，果然新聞報告已經開始了。收音機中的新聞報告員報告了一連串的國際大事之後，跟着就是報告本地新聞。李亮能那件事情已經成爲新聞了。新聞報告員說李亮能的女秘書發現了李亮能的寫字間的窗子破了，又看見牆壁上有洞，懷疑是子彈洞，便自作主張報了警，因爲她無法與李亮能取得聯絡。警方來看過，證實那是子彈洞，現在正希望找到李亮能，協助調查這件事。初步懷疑這一次槍擊事件可能與當夜的失竊事件可能有關。

「恭喜恭喜，」司馬洛說，「你已經成爲了新聞人物了。」

「媽的，這種新聞人物誰要做。」李亮能說，「現在我該怎辦好呢？」

「既然你成爲了新聞人物，」司馬洛說，「那你就更有理由打個電話告訴珍娜你今天晚上不到她那裏去了，事實上你有好一段時間不會去找她了。」

「爲什麼我要打這個電話？」李亮能問。

「因爲她知道你不去，那個槍手也不會在她家附近等你了，」司馬洛說，「這個槍手會回到這裏來。等我們跟他談過了之後，我們再去找珍娜，那時珍娜的家附近就不會有個槍手在碍事了。」

「你以爲珍娜那麼笨會上這當？」李亮能說道：「我不到她那裏去的話我根本不必告訴她，我不出現她就知道了。」

「他們並不認爲你是這樣聰明的，」司馬洛說道：「所以他們很可能會相信你的。」

「媽的！」李亮能扭熄了收音機吼道，「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司馬洛吃吃笑着：「你生氣什麼呢？凡事總要試試的呀，你試了對你又不會有損失的！」

「好吧，」李亮能沒好氣地說，「你要我試，我就試試好了。」

「就用這裏的電話好了，」司馬洛說，「用不着跑得太遠的。」

李亮能祇好拿起床頭的電話打到珍娜那裏去，跟珍娜談了一陣。後來他放下電話，看着司馬洛。他說：「她好像相信我呢。」

「我所料的不會差得太遠的。」司馬

洛說。

「她——她還叫我到她家去躲一陣，」李亮能說，「她說她有一個很好的律師可以替我解決法律的問題。」

「她對你的估計似乎比我所想像中的更低，」司馬洛吃吃笑起來，「但自然，你拒絕了她的好意，你說你不想拖累她，等到事情解決了之後，你自然會去找她的了。」

「當然是這樣說了，」李亮能說，「她不相信我會笨成這樣的！」

「那很好，」司馬洛說，「現在，剩下來的事情就是等了。」

「我不知道究竟是誰笨，」李亮能說，「假如那槍手眞會因此就回來，那他們眞是太笨了！」

「他們沒料到我插手，」司馬洛說，「所以我相信他們是會繼續笨下去的！」

李亮能祇好與司馬洛一起在那房中等下去，熄了燈，在黑暗中。李亮能仍然不肯相信對方眞會上這個當。大約過了半小時之後，床頭的電話響起來，李亮能一跳，看着那電話。他當然不能够代替那人接聽的。而電話響了兩聲之後就不響了。司馬洛說：「這是暗號，表示我們的朋友回來了。」

「你怎麼知道這是暗號？」李亮能問道。

「當然知道了，」司馬洛說，「因爲這是我們的暗號，不是他的暗號呀。」

「你的暗號？」李亮能瞠目看着他。

「當然了，」司馬洛說，「不然我怎麼能肯定他不在這裏呢？我有人負責把風的，他回來，就有暗號通知。難道你以爲我有三頭六臂，什麼事情都是自己負責的嗎？」

「哦！」李亮能恍然而悟，「原來如此。」聽司馬洛講起來倒是頭頭是道。

「現在我們先爭取有利位置吧，」司馬洛又開始指揮，「你躲在門邊，當他衝進來的時候，你就伸出一隻脚來，把他一絆。」

司馬洛自己，則躺到床的後面去伏下來。

「你怎麼知道他會衝進來？」李亮能又問，因爲一個人回到自己的房間裏，通常是不會衝進去的。

「你別問那麼多，好不好？」司馬洛說。

李亮能祇好躲到門邊，在那裏躲了下來。

大約過了一分鐘，電話又響起來了。李亮能低聲叫道：「這怎麼辦？」

「這也是我們的暗號。」司馬洛說。

「告訴你他不回來了？」李亮能問。

「閉上咀巴吧！」司馬洛吼道，「他快要到門口了，你還吵？」

李亮能祇好閉上了咀巴，不過電話則還是在繼續吵着，響個不停，而跟着，李亮能就聽到有人用鎖匙開門了。這時他就明白司馬洛是佈置了一個怎樣的計劃。一個人在回到自己的住處而聽到電話在響時，總是匆匆過去接聽的，尤其是他們所等的這個人，隨時可能接到下一步的指示的，所以司馬洛知道他必然會衝進來。

門開了，那人果然匆匆向電話衝過去，連門也來不及關。李亮能馬上射出一脚，穿進那人的兩脚之間。那人的兩脚在李亮能的脚上一絞，就仆下去了。

可以說這個人的運氣是差一點的。他仆下去的時候，自然是下意識地伸出手去要按着地面，不過房間不大，他的下頷給床邊一擱擱住了，雖然床邊是軟的，但是仍然是有阻力的，這樣一阻，他的頸子也差點斷掉了，人再打了一個滾倒在地上，司馬洛這時就一跳跳起來，跳到床上，而李亮能已經撲過去，用兩膝落在他的背上，把他一壓，壓得那人體內的空氣都出來了，一時沒有辦法動彈。

「幹得很好，」司馬洛叫道：「去關上門吧。」

李亮能過去把門關上了，並且推上門門。回轉身的時候看見那人已經給司馬洛拉轉身，變成仰天躺在那裏，而司馬洛手中正拿着槍抵在他的喉嚨上。這個人身上即使携有什麼武器，也是無法拿出來抵抗的了。

「開燈，」司馬洛又指揮說，「解決電話。」

李亮能開了房中的燈，而且過去拿起電話的聽筒，再放回了。他並不是一個笨人，他知道這樣已經等於是給那個打電話的人一個暗號，讓那人知道用不着再打電話來了。

在燈光之下，李亮能可以看到來者是一個相當高大的男人，不過很瘦，頭頂是光禿禿的，而旁邊有一圈稀疏灰白的頭髮。人並不老，就是顯得很憔悴，是屬於神經緊張那一類。事實上他現時就是正在神經緊張地把右眼一霎一霎的，他還未曾恢復講話的能力。

司馬洛正跪在他的兩肩上，使他的手臂向兩旁伸開，暫時失去了作用。而當李亮能看着的時候，司馬洛的拳頭忽然揮動，在那人的下頷上擊了一記。那人的頸子是那麼幼小，李亮能簡直担心他的頭會與身體脫離而飛走了，但這當然是一種錯覺而已，那人甚至沒有暈去，不過他一時也兩眼翻白，呆在那裏了。

司馬洛趁着他仍然痲木，不能够有所作爲之前又把他再翻轉過來，使他伏在地上，把他的上裝拉後，半脫下來，而這使到他的兩隻手臂也伸到後面去，被那件上裝禁制住了。

李亮能在旁邊看着。他看見司馬洛從那人的腋下取出了一把配槍，又從那人的衣袖裏抖出來了兩把小手槍，跟着從那人腰後的皮帶間拔出另一把特別扁形的小手槍，然後又拉起那人的褲管，從那人的襪子間束着的兩隻刀鞘裏拔出來兩把飛刀。這些武器司馬洛都丟在床上。李亮能看得目瞪口呆。他說：「老天！怎麼了？這傢伙簡直是一座會行走的軍火庫，他以爲他是去打仗嗎？」

「他現在是乾淨了，」司馬洛說，「你問他吧。不過，假如你要自我陶醉的話，我倒可以告訴你，他也許是對你估計得很高，他認爲你是一支軍隊。」

那人却不做聲，祇是垂着頭坐在地上。他的右眼又抽搐起來，這似乎表示已經恢復過來了。

司馬洛坐在床上，掏出香烟來點上一

根，說：「現在我把他交給你了，他要殺的人是你，你差點吃了他兩顆子彈，你打算怎樣處置他，聽從尊便吧！」

李亮能走到那人的面前，那人還是垂着頭坐在地上。李亮能說：「看着我！」

那人還是看着地毡。李亮能一脚踢在那人支持身體的手上，那人忽然失去了扶持，就躺倒下來了，臉是朝着李亮能了，不過眼睛却仍然是避不看他。

「我說看着我！」李亮能以柔和的聲音命令着，動作却不很柔和，他的脚又一踢，脚尖踢中了那人的肋骨。

那人緊咬着下唇，既不叫痛，也並沒有曲起身子，並不是他不覺得痛，而是他正在極力忍耐着。他總算有職業好手的大將風度。

「看來他要跟你作耐性比賽了，」司馬洛說，「但是不要緊，我們有的是時間，而且我們又用不着捱痛。」

李亮能蹲下來在那人的身上搜了一遍，把那人衣袋裏的東西都搜出來了，包括證件、零錢、手帕之類。鎖匙則是連同鎖匙包掉在地上，還沒有機會放回袋裏。李亮能把他的證件翻看了一遍，說：「讓我來介紹吧，這位朋友叫王樹。」

「他是誰？」王樹第一次開口發問，他所指的當然就是司馬洛。

「我叫做司馬洛。」司馬洛回答，並不說謊。

「好了，」王樹頹喪地嘆了一口氣，「你們捉到了我，我是完蛋了。」

「沒有這樣簡單，」李亮能說，「你還得回答我們的問題，假如你想節省時間，那你最好自己招出來吧，反正你也知道我們要問的是什麼問題了。」他說着，把那人的鎖匙包也打開來，檢視着裏面的東西。

那裏面有很多鎖匙，比常人多得多。

「看來，」司馬洛又在旁邊說，「我們這位王樹先生假如不是管理着一間大公司的，就是也有小偷開鎖的本領了。」

其實用不着假如。王樹這許多鎖匙當然是用以開別人的門的鎖的。這也等於是一套百合匙了。李亮能下意識地打量了王樹一遍。不，王樹不像，因爲一個人的身體是不能够隨意伸縮的，雖然王樹是一個很瘦的人，但還未瘦到可以鑽過洗手間那個窗洞的。他祇是一個瘦長的人，但他不是一個侏儒。

李亮能把鎖匙包丟回王樹的脚下，又繼續以他那柔和的聲綫說：「我在問你問題，這是第三次問了。」

「我沒有什麼好告訴你的，」王樹說，「我要殺你，不成功，現在輪到你殺我了，就是這樣簡單。」

「哦，」李亮能伸手抓着後腦，望望司馬洛，「這傢伙不肯招供，我們怎辦好呢？」

「你不可能想不出一個方法來的吧？」司馬洛說：「既然他當你是一支軍隊，那麼你就拿出一些軍人的顏色來給他看好了。」

「這個人有點傲骨。」李亮能托着自己的下頷說：「我看打也是要浪費不少時間的，不如這樣吧，我們可以談談獎金的問題。我李亮能的錢是血汗錢，但司馬洛，你的後台財雄勢大，出得起錢的，假如他肯招供他的主使人出來，那他就可以得到一筆獎金了，行嗎？」

「沒有問題。」司馬洛說。

「別開玩笑了。」王樹說：「有錢也要有命花才行的。」

「你這樣講即是說你是知道主使你的人是誰，而你不肯說出來吧了。」李亮能說。

「我不知道你在說甚麼。」王樹說。

「我看我們不如省了這一節問答吧。」李亮能說：「反正我們也知道那人是誰了，我相信我們知道的，祇是不知道怎樣找到那人吧了。你不必告訴我們他是誰了，你告訴我們那裏可以找到他就行。」

王樹沒有做聲，就像沒有聽見。

李亮能冷笑起來：「老王，古語說言多必失，這是沒有錯的，你一就是說，一就是不說，半吞半吐的，自己已經把弱點暴露出來了。你說有錢也要有命花才行，這表示你是很害怕這個人的，假如我們把你放走，而放出消息去說你已經招出來了呢？我知道有一個這人曾經過在的地方，可以去撲一個空，也說是你指我們去的，那時你就得担心你本來的儲蓄也沒命去花了。」

「對了。」司馬洛說：「這才是會動腦筋的人所講的話，他們却還當你是沒有腦筋的，那眞是有眼無珠了。」

王樹顯然也是這樣想，因爲他的右眼抽搐的頻率加快了。

「怎麼樣？」李亮能說：「兩個選擇。合作，或者是不合作，你不合作我就放你走，當然，在放你走之前我會使你的手腕扭傷，讓你不能够再用你的武器。」

王樹的右眼簡直抽搐個不停了。他吶吶着說：「我不能合作，我也不知道甚麼地方可以找到這個人，你以爲我不喜歡錢嗎？」

「你不知道怎樣找這個人，你不是很難替他做事嗎？」李亮能問道。

「你不明白。」王樹說：「我本來是替馬亨工作的，我也是間接受馬亨指揮而已。」

「誰是馬亨？」司馬洛問。

「我知道這個名字。」李亮能說：「馬亨是做發行生意的，他是批發回來，而零批給散家。」

「那麼我們要找的人就是馬亨了。」司馬洛說。「是馬亨主使你的？」

「不是。」王樹說：「馬亨不過是像李亮能一樣的小脚色吧了。」

司馬洛格格地笑起來：「也許李亮能這個脚色比馬亨還要小得多呢，起碼李亮能就沒有資格聘用一個專任的殺手。」

「這不過是做生意的方式不同吧了。」王樹說：「當上頭不需要的時候，馬亨也是一樣會給消滅的。」

「你對上頭的作風似乎懂得不少。」司馬洛說道。

王樹聳聳肩：「這工作我已經幹了不少年了，很多事情我都見過，祇是很少講出來吧了，我知道這種地位是最不穩固的，隨時都有被消滅的可能性。我這種工作反而會長久些。總之我是替馬亨做事的，我不過是臨時給借用做這件事情吧了。馬

亨告訴我要做這件事情，以及我會得到電話上的指示，暗號就是『太空人』，這個相信你們也是知道的，是太空人主使我，但我不知道怎樣才可以找到太空人，我祇能够等他用電話給我指示，我是找不到他的。」

「難道你提議我們去問馬亨嗎？」司馬洛問道。

「你們可以去問他的。」王樹說：「不過，我並不贊成。假如馬亨知道，李亮能也知道了，李亮能不知道，馬亨也不會知道，是那一級的人，就祇能够知道那麼多。」

「哈哈，李亮能。」司馬洛哈哈笑起來：「他把你降級了，他認爲你不是那麼高級的人物呢。」

「他講得沒有錯。」李亮能顯得相當平靜，並不生氣，「我的確不是那一級的，有些事情我並沒有資格知道。」

「很好。」司馬洛說：「馬亨這個方面，我們暫時保留，以後再決定好不好問他吧，除此之外，你還有甚麼有價值的綫索可以提供的呢？」

「這也有獎金的嗎？」王樹問。

司馬洛又格格地笑起來：「呀！王樹，你這個人眞會做生意，不過，希望多賺錢的人，也總算是有志氣的人，很好，你肯合作，就是有獎金的，但自然獎金沒有那麼多了。假如你能把太空人的所在說出來，那保證可得巨獎。」

「那個女人。」王樹說：「她是知道一些的，我剛才是在她的家裏等李亮能，李亮能本來說要到她家去的，後來又說不去了，我才回來的。」

「你跟她談過嗎？」司馬洛問。

「沒有怎樣談。」王樹說：「我祇是到她那裏去做一件工作吧了，她是在做一件工作，我也是在做一件工作。我祇要知道我需要知道的就够了，知道得太多，對我不一定有好處，我們做完了這件工作之後，以後很可能不會再有機會見面，所以我沒有問她甚麼，她也沒有問我甚麼。」

「但總有一個人叫你到她那裏去的。」司馬洛說：「是誰叫你到她那裏去？」

「太空人。」王樹說：「或者是一個自稱太空人的人打電話到我這裏來叫我去的，不過，當李亮能來了電話說改變了主意不到她那裏之後，她打了一個電話向甚麼人報告，然後她就叫我回家等候下一步的指示。」

「那即是說。」司馬洛說道：「她是比你知道得多了。她懂得打電話到甚麼地方去。」

「是的。」王樹說：「我正是這個意思，她知道打電話到甚麼地方去，以及知道應該找誰，我的提議就是你們去找她談一談。」

「還有甚麼嗎？」司馬洛問道。

「沒有了。」王樹說道。

「既然你是對錢那麼感興趣。」司馬洛說：「假如你還知道些甚麼的話，你應該會拿出來賣給我的。」

「當然了。」王樹說。

「很好。」司馬洛點點頭：「我答應過的事情，我是不會食言的，你會得到獎金。」

「獎金還是不够的。」王樹說：「你得給我找一個容身之所，你要讓人家知道我是給你捉去了，把我帶走，最好送到一間醫院——我受了重傷，明白嗎？」

「這個得要遲一點了。」司馬洛說：「假如現在就驚動起來的話，就可能連珍娜這隻鳥兒也會給嚇走的。」

「那你認爲該怎樣做呢？」王樹問。

「你在這裏不要聽電話。」司馬洛說：「假如太空人打電話來找你，就當你是還沒有回來，不知道到那裏去了，這樣可以拖一拖。」

「很好。」王樹也點頭贊成。

李亮能在旁邊表示懷疑，他說：「你忽然這樣合作，似乎太容易一點了吧？」

「對了。」司馬洛說：「這也是一個疑點，我們都是很多疑的人，你最好能够把這個疑點澄清一下。」

「表面上看來太容易。」王樹聳聳肩，「其實我是逼不得已的。司馬洛先生，我知道你是甚麼人，我也知道你是甚麼後台，我給你捉着，我就完蛋了，沒有辦法的，難道你還會把我放走嗎？所以我還是合作好些了，而且，這也是一個我洗手不幹的最好機會，經過了你之手，相信以後也很難有人敢找我了，所以我可以順理成章，自自然然地退休。」

「你好像早有退休的打算。」李亮能說。

「是的。」王樹說：「這並不是一個好的行業，不過一幹了就很難退出，我想不幹也不行，現在有了一個機會，爲甚麼不把這個機會抓緊呢？」

「很有趣。」李亮能說：「這個道理似是而非，不過我又不能不承認這個道理是很合理的。」

「你相信就好了。」王樹說：「我實在並不是說謊，我是誠意的。」

「這就行了。」司馬洛說：「既然已經取得了協議，我們也可以走了。」

「但是——」李亮能皺着眉頭說：「你不能就這樣把他留在這裏的，你不能够這樣放心的。」

「我並不放心。」司馬洛說着忽然一跳而前，「我說他是在這裏睡覺。」

「不要。」王樹恐怖地叫起來，因爲司馬洛手上似乎拿着一件甚麼，正在向他刺過來。他叫着連忙閃避，卻閃避不及了，主要是因爲李亮能在他的肚子上擊了一拳，不管如何，李亮能總之是幫司馬洛的忙的，而且司馬洛要刺的地方亦不是如王樹所料的，王樹是伸手向要害的部份擋格，而司馬洛則是一記刺中了王樹的屁股——那裏並不是要害地方。

王樹軟軟地在地上跪倒，咀巴發出着哀求的聲音，跟着就沒有聲音發出來，眼睛一白，便仆在地上了，李亮能詫異地看着司馬洛問道：「你究竟是在幹甚麼？」

「我替他打了一針。」司馬洛說：「他舉起手來讓李亮能看看他手中拿着的東西。那不像一隻針筒，看上去倒像是一筒果汁軟糖，事實上那東西的外表正是一筒果汁軟糖，不過李亮能既然不是一個傻瓜，他當然知道這可能是一種偽裝而已。

「可以令他睡多久？」李亮能問。

「够久了。」司馬洛說：「相信起碼

可以令他睡上十二個小時。」

「果然是名不虛傳。」李亮能搖搖頭讚嘆地說：「你是出了名古怪多多的，果然是古怪多多。」

「過獎！」司馬洛說。

× × ×

他們的下一站自然就是珍娜的家了。

珍娜自然是一個美麗的女人，以前李亮能一直以爲她是那種祇有美麗而沒有腦筋的女人，現在，李亮能的看法是要改變了。

但她到底是一個女人，不論有沒有腦筋，還是脫不了女人的習慣，例如對服裝的愛好，尤其是皮大衣，正如司馬洛所講，她最近買了一件和訂了一件皮大衣，而這並不是穿皮大衣的季節，珍娜一定希望冬天快點來臨了，她正在房間裏對着鏡子，穿上了那件皮大衣，一件貂皮大衣，半身的，長長的赤裸腿子在下面伸出來！

她就這樣全神貫注地看着鏡子，直至鏡子裏忽然出現了另一個人影，她嚇得尖叫一聲，一跳轉過身來，看見出現在房門口的人就是李亮能。

「你……」她叫道：「你來這裏幹甚麼？」

李亮能一現身就連忙跳出去，不見了，珍娜追出走廊，看見他正貼身在走廊的牆壁上。

她張大着咀巴看着他，兩手緊緊執住那件貂皮大衣的襟前。

李亮能低聲說：「你怎麼了？你害怕甚麼？」

「我——我想不到你會來——」她說道。

「有別人在這裏嗎？」李亮能問。

「沒有。」珍娜說：「家裏祇有我一個人吧了。」

「那你害怕甚麼？」李亮能又問。

「我——我不是害怕。」珍娜說：「你——你這樣忽然出現，當然把我嚇一跳了。」

李亮能頹然地嘆了一口氣。

「你是怎麼進來的？」珍娜這時也恢復鎮定了。她剛才究竟是因爲李亮能出現而嚇了一跳抑或是不認得出現的是誰而嚇了一跳，那暫時就不得而知了。

「我有辦法開門。」李亮能說。

她伸出舌頭來舐舐唇皮，目前的情形是比較特殊的，所以她不知道該說甚麼好，這亦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她終於說：「你不是說不來的嗎？」

「我改變了計劃。」李亮能說：「我沒有別的地方好去了，你假如不敢留我的話——」

「不。」珍娜勇敢地說：「我怕甚麼？我甚麼都不怕。」

「我的事情你知道嗎？」李亮能又問道。

珍娜點點頭，又說：「警方正在找你，爲甚麼你不到警局去見他們呢？」

「我不能够。」李亮能搖搖頭。

「但是有人要殺你呀。」珍娜說：「聽他們說，你的寫字間有兩個子彈洞。」

「我知道。」李亮能說：「但是我有理由不跟他們接觸的——我得找一個地方躲起來攷慮清楚，你讓我躲在你這裏一段時間，我不會令你吃虧的。」

「唔——」珍娜說：「有人知道你是跟我好的嗎？」

「沒有。」李亮能搖着頭：「這種事情，我是不大喜歡告訴別人的。」

「那你就暫時住在這裏吧。」珍娜說：「假如我有朋友來，我就把他們打發走好了。」

「好的。」李亮能嘆一口氣，頹喪地在床上坐下來，用兩手把自己的臉一抹。

珍娜匆匆忙忙把那件貂皮大衣拿回去在衣櫃裏掛起來了，再走到李亮能的面前，殷勤地說：「你還是先休息一下吧，脫下外衣，我給你放水讓你洗一個澡。」

李亮能點點頭，珍娜替他把上裝脫下來，她看見李亮能插在腰間的槍，嚇了一跳，尖叫一聲跳開。

「這是一把槍。」李亮能把槍拔出來說。

「你要殺人嗎？」珍娜又再退後一步問。

「不。」李亮能搖頭：「我不想殺人，不過我是需要自衞的，是嗎？」他拉開床頭几的抽屜，把槍放進去，「你別碰它就行了，這是一把實彈的手槍，不懂得用槍的人亂碰是很危險的。」

「我才不要碰。」珍娜說：「現在我去放水給你洗澡。」

她走進與睡房相連的浴室，扭開熱水龍頭，然後又回到房中來，坐在李亮能的身邊，替他把領帶解掉了，替他把襯衣脫下來。

她一直服侍李亮能把衣服鞋襪都脫下來了，然後把他扶進浴室。

她這種服侍眞是難得，由於她還不知道李亮能在這環境之下有沒有錢給她呢？不過無疑地，她並不是爲了李亮能而服侍周到，她是爲了她那兩件貂皮大衣而服侍周到。

當她把李亮能扶進了浴缸之後，她就出來關上門，馬上拿起床頭的電話，打出去，低聲講了幾句話，又隨即把電話放回了。

李亮能並沒有機會發現她這樣做。

當李亮能洗好了澡出來的時候，她已經把房中的大燈熄掉了，祇剩下柔和的床頭燈在亮着。她躺在床上，還是沒有穿上衣服，李亮能在床邊坐下來，她就用兩臂勾着他的頸子。

「不要吧。」李亮能打着呵欠說：「我很累，我想睡一覺。」

「我也不過是想你容易一點睡着吧了。」她說：「既然你累了，那麼你睡好了，我替你按摩一下。」

李亮能在床上伏下來，她跪在他的旁邊，替他按摩起來。

李亮能很快就睡着了——表面上是這樣。

這時的珍娜的表情就沒有那麼安詳了，事實上她顯得愈來愈緊張，不斷地咬着自己的指甲，後來當電話一响的時候，她簡直整個跳起來，連忙一手抓起聽筒，首先瞥一眼旁邊的李亮能。

李亮能祇是動了一動，似乎並沒有給電話鈴聲吵醒，珍娜把咀巴湊到話筒上，低聲說：「喂？」

那邊傳來的聲音，即使李亮能是醒着，也不會聽見的，珍娜聽了兩句，低聲說：「我今晚心情不大好，也不大舒服，不想出去了。過幾天吧，過幾天我打電話給你。」

那邊又講了一些話，珍娜聽完了之後說：「好吧，我再打電話給你。」

她把聽筒放回，手有點發抖，她四面望望，走過去拿起李亮能的上裝，從裏面找出了香烟和打火機，爲自己點上了一根香烟，又走回原位坐下來，深深地吸着，那種吸法算是猛吸的吸法了，而這顯示出她的心情是多麼緊張。

她吸到剩下了一小截就失去了興趣了。她把香烟在烟灰盅裏捺熄了，跟着就深呼吸起來。她似乎有一件什麼事情是無法決定的。

後來她終於再深深吸一口氣，呼出來，決定了，她伸出一隻手，小心地，很輕很輕地把床頭几的抽屜拉開。那抽屜中就是放着李亮能那把手槍的。她向手槍看了一陣，還是需要鼓起勇氣再深深吸入一口氣，才忽然伸手進抽屜內，把槍取了出來。珍娜的手指放在正確的地方，槍咀對着李亮能暴露的背脊一連扳了好幾次槍機。那把手槍微微地跳動起來，但是並不是她所料想的那樣發出震耳欲聾的爆炸聲，而祇是發出幾次空洞的「格格」之聲。

這時，珍娜就感覺到事情是不大對勁了，而事實上李亮能亦用行動對她證明事情是很不對的。李亮能轉過身來看着她。他並沒有睡着，現在他對她微笑着，他說：「我不是叫你不要碰我這件東西嗎？這是很危險的！」

珍娜張惶地退後兩步，用兩隻手執住那把槍，槍咀還是朝着李亮能，繼續扣了幾次槍機，都是沒有發出爆炸聲。

「沒有用的！」李亮能說：「這槍中並沒有子彈！」

珍娜轉身就向門口逃出去，却與一個人迎面相撞，這個人毫無閃避的意圖，而且還故意發力向她一撞，珍娜給撞得整個人都飛了起來，飛回房內，一屁股坐在地毯上，震得整個呆住了。

「嘖嘖！」那個進來的人說：「我認爲這位姑娘眞是太大意了，她竟沒有去看清楚有沒有人跟你一起來。我是一直坐在廳中的，她居然都不知道！」

「你——你是誰？」珍娜從那種震動中恢復過來，吶吶着問道。

「讓我來介紹吧！」李亮能說：「這位是司馬洛先生，他帮了我很大的忙！」

「我——呃——」珍娜的兩手忽然一抱抱住自己的胸部，而腿子也縮了起來，盡可能遮掩着自己這具一絲不掛的身子。

司馬洛格格地笑起來：「女人就是女人，眞是難以預測的，在這樣的時候，她却忽然對自己的身體有羞恥之心了。頭顱都沒有把握保住了，留着身子有什麼用處呢？」

這句話聽在珍娜的耳中則是威脅性多於諷刺性的，她恐怖地看着李亮能，哀鳴地說：「不要！不要殺我！」

李亮能則還給她一個露着牙齒的微笑，他說：「你求我都沒有用，還是求求這位司馬洛先生吧！假如他不高興，他就會一槍把你的頭轟掉了！」

司馬洛眞的給她來一個事實證明：他從懷中拔出來了一把手槍。

「不要！」珍娜哀鳴地求饒：「你想怎樣都可以，就是求你讓我活下去！」

司馬洛却又把責任推回李亮能身上。他說：「我的責任不過是扳槍機吧了，你有什麼話講，你跟李先生講吧，假如李先生不高興，那他就通知我扳槍機！」

珍娜祇好移動姿勢，移到一個可以看到李亮能又可以看到司馬洛的角度，她說：「我——我知道我是做錯了！」

「講是講得眞容易的！」李亮能說：「假如這把槍响了，那你就不必講這句話了。」

珍娜頹喪地說：「那你想怎樣處置我呢？亮能？」

「祇要你肯開口！」李亮能說：「情形就會好一點了。現在我首先想你告訴我，假如這把槍响了，你把我殺掉了，那會發生什麼？」

「我沒有殺你呀。」珍娜說。

「假如你把我殺掉了呢？」李亮能又問。

「我不是想做的！」珍娜說：「我祇是逼不得已！」

「你看！」司馬洛說：「我早就對你講過了，你跟一個女人講話，就是很難得到直接的答覆的。還是我代替她答一答吧。珍娜，假如你把李亮能殺死了，那你就是立了功了，對不對？」

「這不是我願意做的事情！」珍娜還是强調這一點。

「你是被逼的！」司馬洛說：「總之，你殺死了李亮能，那壓逼你的人是一定會知道的，然而他們又想儘快知道，所以，你要打電話向他們報告，是不是？」

珍娜點點頭。

「那人是誰？」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珍娜說：「我不認識這個人，我連見都沒有見過他的，我祇是有一個電話號碼吧了。」

「你不會替一個祇有電話號碼的人殺人的！」李亮能說。

「你不明白！」珍娜說：「起先事情不是這樣的。我是——但是講起來就是長篇大論了！很難講得清楚！」

「不要緊！」司馬洛說：「我們就是來聽妳的長篇大論的，愈長就愈好，最要緊的就是講得清楚！」

「呃——起先是這樣的，這個人來找我，他說他要給我一個機會賺一些錢——」珍娜道。

「什麼人？」司馬洛問：「你說你沒有認識什麼人的。」

「這個不算。」珍娜說：「他說他也是受人所託的。」

「他說你就相信了嗎？」司馬洛說：「他也許正是最重要的人呢？一個人說自己並不重要，並不一定就不重要的。一些大奸大惡的人才是最喜歡隱藏自己的身份的。」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珍娜說：「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而且這個人也連他自己的名字也沒有說出來，我祇知道他是一位陳先生，其他的我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我要找他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找。我是說現在找不到他，以前他是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的，不過事情成功之後他就告訴我，打那個電話也找不到他的了。」

「陳先生。」司馬洛又格格地笑了起來，「眞會開玩笑，打開電話簿，你數數看有多少個陳先生？這個是中國第一大姓嘛！」

「我講的是眞話！」珍娜表示寃屈地抗議道：「這並不是我編造出來的！」

「不是說你開玩笑，」司馬洛說：「我是說那個人在開玩笑！你講下去吧。」

珍娜說：「那個人說他是一個商業間諜，他要我替他在亮能——李先生的身上探出一些商業情報，他願意給我五萬元酬勞。他先付了我五千元。」

「怎樣探？」李亮能問。

「他叫我在你的酒裏下了一些藥水，你喝下去了之後，睡着了就不容易醒過來，我通知他，他就來問你一些話。」

「問什麼？」李亮能咆哮道：「問我保險箱的號碼？」

「我不知道！」珍娜說：「他來了之後就關上房門跟你一起在房間裏，我在外面等他，他問完了之後就走了。你醒過來後果然什麼都記不得了！」

李亮能紅着臉，吐出一連串汚穢的咒罵。司馬洛說：「跟着呢？」

「他再付了我兩萬五。」珍娜說：「他說其餘的要等效果如何才再付給我，假如效果不好的話，我得再來一次。」

「唔。」司馬洛說道：「這大概是用藥物配合催眠術的把戲吧，曉得做的人是相當有效的。說下去，你這些錢有什麼用途？」

「我——我買了一件皮大衣！」珍娜顯得有點慚愧地：「又定了一件！」

司馬洛又哈哈笑起來：「女人與鑽石和皮大衣就是分不開的，捨命也想得到。後來呢？」

「他在四天之前才把餘下的錢給了我，說我用不着再找他了。後來我就聽到你的公司出了事。我不是打過電話給你嗎？我害怕你知道，想探探你的口氣！」

李亮能又是在咒罵。

「我還以爲這件事是巳經結了的。」珍娜說：「但是忽然之間，我才打過電話給你之後，另一個神秘人就打電話來給我了，他說可能有另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我做的，他說假如你來我這裏，我就盡量把你拖住，而且給他一個電話，那時他再教我怎樣做。你今天打電話來說要到我這裏來，我就打電話給這個神秘人物，他就派來了這個姓王的人來，在我這裏等着你。」

「那個就是王樹了！」司馬洛說：「你不知道王樹來是幹什麼的嗎？」

「我知道。」珍娜楚楚可憐地承認。

「你眞體貼！」李亮能冷笑地說：「我跟妳又沒有什麼深仇大恨，你居然要害死我！」

「我……我沒有辦法！」珍娜說：「這個姓王的來了我才知道是怎麼回事，但我怎麼敢出聲呢？他會先把我殺掉的！但後來你打電話來說不來了，這個姓王的也走了，我也鬆了一口氣，我不想發生這件事的。」

「你不想在你的家裏發生這件事吧了！」李亮能不屑地道。

珍娜也沒有去加以辯解，她說下去：「但後來你忽然又來了，那人說過假如你來，我就要通知他的，於是我通知他。他再來時却說找不到那個姓王的，要我動手做這件事。她叫我設法把你的槍拿過來下手。我不敢不服從的，不然他們一定不會放過我。就是這樣了。」

「那個電話號碼。」司馬洛說：「你還沒有說出來。」

珍娜說：「對了，那個電話號碼，是HS二四六二九八——單單知道一個電話號碼，可以查到電話在什麼地方嗎？」

「你可不是那麼天眞的吧？」李亮能說：「你又不是沒有看過電影或者看過電視。」

「我知道，假如警方這樣做是可以的！」珍娜說：「但是私人——」

「我們可以這樣做。」司馬洛說。

「但我們怎知道你講的是不是眞話？」李亮能說：「假如你用一個假的電話號碼來捉弄我們的話——」

「我沒有說謊！」珍娜說。

「她講的是眞話。」司馬洛說。

「你怎知道？」李亮能詫異地看着司馬洛，由於他差不多一直都是與司馬洛在一起的，就是剛才與珍娜在房間裏的時候與司馬洛分開過，他就不明白司馬洛如何能够肯定這件事情。

「這個說來話長了。」司馬洛說：「總之我知道就是！」

李亮能說：「既然你知道是眞的，那我們最好快點查出這電話是在什麼地方的了。」

「巳經查過了！」司馬洛說：「這個電話號碼我們早就知道，我們一知道珍娜有可疑之後就搭了一條電話綫偷聽着這裏進出的電話的，但沒有用，那裏是一座電話亭——公用電話亭。」

「公用電話亭？」珍娜詫異地說：「那怎麼我打電話去時總有人接聽呢？」

「因爲一直有人等着聽你的電話。」司馬洛說道，又轉對李亮能：「你打去找太空人那個電話也是一樣的，不過是一座公用電話亭吧了。」

「這——這個——」李亮能吶吶着說：「雖然是這樣，既然有人守在那裏，把這個人捉住就行了。」

「並沒有人守在電話亭的。」司馬洛說。

「但你剛剛不是說——」

「我是說有人等着聽電話！」司馬洛說：「但不是在電話亭。他們是在某處搭了一條綫，通到一間屋子的一隻電話的。由於電話亭的電話祇有打出去，而極少打進來的，所以電話一响，就知道是找他們的電話，他們也可以馬上接聽了。但查不到的，因爲這是偸搭的電話綫，電話公司沒有紀錄。」

「這樣嗎？」李亮能目瞪口呆的。

「而且也很難自己去找出來。」司馬洛說：「怎麼知道電話綫是搭在那一個地方的呢？電話綫有些是在地底，有些是通過高空，差不多在任何地方搭上去都可以的！」

「媽的！」李亮能說：「我不覺得這是在玩遊戲！現在捉到這個女人了，這個女人却是沒有用處的，我們怎辦好？」

「他說——他說我祇要動手就行的！」珍娜說：「他說屍體的問題，他們會派人來處置的。我是說，假如我報告成功了，他們就會派人來！」

「這也是一個主意！」李亮能說：「他派人來，我們就把這些人捉住，要他們回答我們一些問題！」

「爲什麼他們要派人來？」司馬洛問道。

「他答應派人來把屍體解決的。」珍娜說道。

「你知道怎樣可以找到王樹嗎？」司馬洛提出一個似乎是沒頭沒腦的問題。

「我——我不知道！」珍娜說：「我很害怕這個人，我不敢跟他說話。」

「哈，很有趣！」李亮能說：「他也是說很害怕你，他也不大敢跟你講話。」

「你們——找到了他？」珍娜問。

「不然爲什麼那個神秘人要你來動手呢？」司馬洛說：「就是因爲他連自己的殺手也找不到了。我告訴你，珍娜，你的運氣眞是很好了，假如王樹在這裏等到李亮能，他殺了李亮能之後，你以爲你還能活多久？」

珍娜咬着下唇：「現在他們不能殺我了，我也不會帮他們了！」

「你不能够證明有王樹這個人來過！」司馬洛說：「你不能够證明這個神秘人在電話裏指揮你殺死李亮能，你連這個人姓什麼都說不出來。有誰會相信你這個故事呢？」

「但是——」珍娜又顯得寃屈地說：「你剛才還相信我的，怎麼現在又——」

「我是說。」司馬洛說：「假設你是眞的殺死了李亮能，那麼，你就祇能够證明是你殺死了李亮能，其他什麼你都不能證明。你向他們報告成功了，他們爲什麼還要派人來解決屍體呢？這不是多此一舉嗎？」

「但是我怎能够把屍體搬走呢？」珍娜說：「我不懂這種事情的呀。」

「正是這樣。」司馬洛說：「他們用不着派人來的，你搬得走屍體，是你的本事，你搬不走屍體，那就是你的麻煩了。假如我所料不差，你打電話去向他們報告成功，他們就會打電話報告警察。他們派來解決屍體的人就是警察了。」

「他們不能够這樣做的！」珍娜憤怒地叫起來！

「爲什麼不能呢？」司馬洛說：「他們起碼可以省回一筆酬勞的。而且你可不能够指證任何人的。當警察到場的時候，這就變成了一件很明顯的情殺案了。你跟李亮能吵架，你把他的槍搶過來，把他殺掉了！」

「這——這眞陰毒！」珍娜咬牙切齒地說道。

「這種人是這樣的了。」司馬洛說：「他們能够害李亮能，爲什麼不能够害你呢？」

珍娜掩着臉哭起來：「那我現在怎辦好？」

「你怎辦好？」李亮能不屑地說：「我却是在想，我們應該怎辦好！我們忙了這一大陣，結果得到了什麼呢？什麼都沒有。」

「我們得到了珍娜。」司馬洛說。

「你們就是殺了我，對你們的事情也沒有好處呀！」珍娜飲泣着說。

「你找不到那位陳先生！」司馬洛說：「但是你是見過他的。你應該可以把他的樣子，對我們形容出來的。譬如說：這個人有沒有戴着眼鏡，有沒有蓄着鬍子的呢？」

「沒有！」珍娜說：「他沒有這些特徵！」

「這是一個好現象。」司馬洛說：「這起碼就表示他是沒有化粧的。」

「我——我講出他的樣子你也不認得他呀。」珍娜說。

「你有沒有看報紙？」司馬洛問道：「報紙上不時有些通緝犯人的圖像，那些都是幾條勾出來的圖像，而不是照片，你知道那些圖像是怎麼來的嗎，珍娜？」

「我知道。」珍娜點點頭：「你的意思是要我替你弄一張這樣的圖片？」

「是的。」司馬洛說：「這些圖片是相當有效的。有些時候，被通緝的犯人就是憑着這些圖片而落網的。」

「假如你要做這件事的話。」珍娜說：「我是並不反對的。不過——不過那是警方才能做到的事情。」

「我們也有這種設備！」司馬洛說：「祇要你肯做，我們就做好了。」

珍娜迷惑地看着他：「你——你究竟是什麼人？」她並不是問「你們」，她顯然已經看出了雖然司馬洛是與李亮能來的，但司馬洛與李亮能並不是同一路人。司馬洛究竟是什麼人，這一點是頗値得研究的。値得研究，不過又不値得恐懼。珍娜也不明白爲什麼自己會不害怕，總之她就是不害怕。她有那種感覺。

司馬洛微笑：「你用不着研究我是什麼人，總之我可以告訴你，你在我的手中是安全的。既然你肯做這件事情，那我就帶你到一個地方去做這件事情好了。」

「好吧。」珍娜無可不可地聳聳肩。

李亮能說：「這件事情——這個姓陳

玄機妙算

機智子

調虎離山

唐德宗看到王駕鶴長期地掌握着京畿的兵權，聲勢很是顯赫，上上下下的人都對他敬畏三分，躭心他萌生反叛的念頭，時常想把他廢除，而以別人來代理，但却憂慮他不肯輕易地聽從，乘機激起叛變，於是請宰相崔祐甫來想個辦法。崔祐甫從容不迫地說：「這很簡單，祇要引誘王駕鶴離開營區，趁着他不在意，派個忠貞的將領去代理他的職位，那他除了認命之外，又能怎麼樣呢？」德宗依從這個計策，吩咐崔祐甫擺設酒席，延請王駕鶴光臨。當飲宴熱鬧的時候，代理的將領進入餐會中，報告說：「我謹奉皇上的命令，代理掌管神策軍，兵符印信已拿到了，特地來告訴王將軍。」王駕鶴一聽這麼說，神色慌張了好一陣子，祇得悻悻地告別。

一網三魚

漢朝時，眞定王楊謀招兵買馬準備造反，光武帝下令耿純去殺死他，耿純知道楊謀的弟弟和唐兄，都擁有很多的兵衆，必須一口氣收拾，才可消除後患。耿純喬裝成一個到州郡視察的使者，一到眞定的地方，楊謀藉口有病不去迎接朝廷派來的使者，反而下了一道文書要耿純前去拜見。耿純於是又回了一封書函，說道：「我奉天子命來問候您眞定王，按理不能先去拜訪，請您還是勉强抱病前來，然後我才敢登門造訪。」楊謀自信兵力很强，又看到耿純的來意並不是氣勢洶洶的，所以不疑有他，於是叫弟弟楊讓和堂兄楊紺率領着精兵護駕，親自到耿純的館舍。楊讓、楊紺則擁兵駐守門外。耿純聽說楊謀到來，非常謙恭地去迎接，帶着「貴賓」到偏旁的房舍休息，在那兒擺設酒筵款待，同時將楊讓楊紺請進一道喝酒，等到二人坐定，耿純藉口出去更衣，這時，埋伏的兵士突然跳出來，把楊謀、楊讓、楊紺三人殺死，然後對待在

門外的兵士宣佈說：「楊氏兄弟已被收拾了，你們識相的，就別再想蠢動，我也不判你們的罪！」兵士們果然沒有一個敢加以反抗。

徒手就縛

唐憲宗時，南梁地方的守將，奉命集合五千名戰士到京城會師，以便討伐戎狁，不料全軍喧嘩不已，把守將驅走，佔據着南梁不肯聽命，原來，兵士連年征伐，田地荒蕪，正値農忙的季節，又要徵調到京城以便去討伐戎狁，妨害了耕作，所以他們喧嘩抗命。唐憲宗深以爲患，詢問文武百官看誰能够收服南梁，有個名叫溫造的，表示願意效命，憲宗問他需要多少兵力，溫造認爲南梁本是屬地，可不必多帶兵卒去，於是率着一百名的衞士前往，南梁的百姓們看到一位文弱的官員和百來個兵卒前來，大家都很放心。溫造當衆宣佈皇上慰問百姓的旨意，並不追究抗命的事。兵士們不明白溫造要什麼花樣，大家預防發生意外，都隨身帶着兵器。有一天，溫造下令閱兵，典禮完畢，吩咐在東西兩長廊下進食，那兒擺設着長桌，桌前各牽有一根長長的繩索，使那些進餐的兵士，掛刀劍在繩上。吃到一半時，衞兵吶喊一聲，手握着長索的兩端，往後用力一拔，掛在索上的刀劍全都甩出去三丈多遠，溫造便下令衞士將那些兵器全部沒收，然後把大門關上，捕住以前倡議喧嘩抗命的七個人，宣佈罪行而後當衆處死，其餘的人便不敢再稱兵抗命了。

寬以濟猛

郭公緒奉命招募兵卒討伐敵人，士卒們對於這種長年在外不得回家的行伍生活，多少都有些牢騷，於是關了營門放火鬧事，還把主將殺了。忠心不二的兵士見狀，趕緊跑到大本營中報告這突如其來的事件，許多部將聽得緊張極了，不知如何是好，祇有郭公緒很鎭靜地下令諸位部將負責先撲滅火患，自己挺身對部衆開示道：「你們大家都是有父母妻子的，爲何要闖下這種遭致殺身滅門的罪過呢？你們之中不參加放火滋事的人，都站到左邊別動。」說完之後，兵士們一個個都往左邊站立，只有首先主張作亂的六個人，心裏害怕，突然衝出營門逃走。郭公緒下令將六人捕回，然後用好話勸化他們，使得他們感動得掉下眼淚，發誓不再搗亂，郭公緒安慰他們道：「你們畢竟是我的子弟兵，既知道改過認罪，我是不會追究你們的罪過的。」兵士們都因此感念公緒的恩德而誠意地聽從他的指揮。

遺薪奪馬

金兵圍攻太原，由於城中把守嚴密，屢攻不下。金國的粘沒喝想出一個計策：先攻取太原所統轄的屬縣，割斷太原活動的路綫，阻絕對太原的接濟，如此則太原便容易到手。於是傳令轉移陣地進攻各縣。張孝純見到敵人不再包圍而轉攻各縣，打算率兵去追殺，可惜金兵大多數是騎着戰馬，而太原兵都是步卒，脚程 得太遠，遂對總管王禀說：「屬縣既無兵力，又無防備，金兵一到，必然棄城而逃，敵人全把屬縣佔據了，則糧草充足，必然再掉頭來圍城。我們城中缺少馬匹，不能衝到金營中追殺他們，實在是很遺憾的事。」張孝純想了個計策，對王禀說了一番，以爲按計而行，則敵人的馬匹可歸宋軍所有了。於是派遣了三百人，出城割取稻草，全部棄置在金兵必經的路上，又埋伏一千個壯士在旁的屋舍中。隔一天，金兵果然又回頭來，可是馬足爲稻草絆住不能前進，且馬見到地上的稻草，都俯下頭來吃，雖用鞭子打也打不走，金兵只得下馬，除去路上障碍。這時候，埋伏的壯士一齊奔出，奪走敵人的馬匹向後跑，從僻徑回到城中，金兵來不及追回馬匹，結果失去了一千多匹的戰馬，只好步行到太原城外，立即準備了炮石、雲梯、火梯，還挖地道，日夜奮勇進攻，然而，張孝純防備得很周密，金兵到最後也不得手，只好放棄圍攻，調回部隊。

的人，你認為是很重要的嗎？」

「重要不重要還是另一個問題！」司馬洛說：「起碼現在他是唯一我們有點根據可以找到的人，是不是？至於重要性的方面，不錯，我認為這個姓陳的人是很重要的。因為他是負責向你問話的人，他知道開保險箱的事情。在我找得到的人之中，你不及他知道得那麼多，王樹不及他知道得那麼多，而珍娜更不及他知道得那麼多。而且這個人很小心隱藏自己的行藏和下落，他一定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人物才會這樣做了。」

「不錯。」李亮能點點頭：「我同意你的講法。這個人是重要的。很好，珍娜，你穿點衣服吧，我們走。」

珍娜這時才再度記起自己的身上並沒有衣服的，她便連忙再用手把身體掩住。這其實也是完全不必要的動作。她站起來走向衣櫃，司馬洛說：「不必穿得太多，假如你怕難為情，就穿上一套睡衣好了，假如我問我的意見，我就認為一副乳罩和一條三角褲就已經夠了。」

「為什麼？」珍娜表示莫名其妙。

李亮能也是迷惑地看着司馬洛。

「因為我不想我們的對手知道我要帶你到什麼地方去。」司馬洛說：「這個人下令你把李亮能殺掉，通常祇可能發生三件事情，第一就是你把李亮能殺了。第二就是你不成功而給李亮能捉住了。第三就是李亮能把你殺掉了。現在我就是安排第三種情形。你給李亮能殺掉了。你會給救傷車送走，這樣，對方就不知道你會告訴我什麼了。」

「這樣？」珍娜遲疑着：「你連救傷車都有嗎？」

「我可以安排的。」司馬洛說。

「那好吧。」珍娜說。

「唔。」李亮能說：「這辦法也是不錯的。」

這個辦法亦是莫先生那個如此有力的組織才可以安排到的。幾分鐘之後，警車及救傷車都來到珍娜的家門口。

救傷人員把珍娜抬下去，載走了，這之後就是一片混亂。有不少閒人仍然在附近圍觀，警察和探員上上落落的，向鄰近的人詢問有沒有聽到什麼不對的聲音，例如近似槍聲的聲音。有好幾戶人家都證實聽到兩响槍聲，不過他們當時並沒有想到是槍聲。在人烟稠密的城市裏，聽到槍聲的機會是不大的，就是聽到，亦不會以為那是槍聲，是有人開槍？正是，這個女人給槍殺了。

很可惜沒有人能提供其他的綫索，在槍响之前，當然不會有人特別注意珍娜的家門口有什麼可疑的人出入，而在槍响之後亦是沒有人注意到有人離去。

當然，假如有人細心數着有多少警察進出過這屋子的話，就會計算到離去的警察比進去的警察多了兩個，司馬洛和李亮能就是穿上了警察的制服而離去的，事實上即使有人數着，也未必就一定計算得出，因為那些警察們有好一陣是不停地進進出出，數目很難數得準。

後來，警方就把現場封鎖了。

正如司馬洛所講的，這裏發生了一件命案，珍娜沒有殺成功李亮能，却給李亮能殺掉了。明天的報紙上也會有這樣的報導，不過不會有李亮能的名字，知道這事是李亮能幹的人也不會很多。太空人會知道。

× × ×

王樹醒過來的時候頭痛得要命，他的頭痛得連視綫也受到了影响，眼前的景物一片模糊，就是不太强的亮光也會使他有暈眩感。現在眼前的亮光雖然不算太强，却是全部都是白色。這使他不願意張開眼睛。

一隻手却硬把他的眼皮扳開了。

「不要，」王樹呻吟着說，「我很辛苦！」他想伸手去推那隻手，但一企圖動彈，自己的頭便痛得就像要爆炸似的了。

「你覺得怎麼樣？」一把女人的聲音問。

女人的聲音使他聯想到護士，護士使他聯想到病房，而事實上那白色亦是使他聯想到病房的。他相信他是在一間病房裏，而正有一個女護士在他的身邊。

他說：「頭很痛，張不開眼睛——」他一面說，一面也從那高度混亂的腦筋之中理出頭緒來，記起了他在失去知覺之前是發生過一些什麼事情。那並不是愉快的記憶。

一把男人的聲音忽然說：「再給他一針吧！」

「不要！」王樹不由自主，恐怖地叫起來，司馬洛在他的屁股上那一針把他弄成這個樣子，猶有餘悸，還要再來一針？

然而他又沒有什麼氣力掙扎，而屁股很快就給扎了一針．王樹「啊」的叫出一聲，整個身子發硬。其實這是快速而熟練的一針，並沒有給他什麼痛苦，他所感到的痛苦完全是心理上的恐懼所形成。

他以為現在再打一針，就會進一步再增加他那種暈眩的痛苦了。但很快王樹就察覺到並不是如此的，那一針祇是等於讓他服食一片阿斯匹靈之類，不過打針則是一個比口服更加快速收效的方法。

事實上他的不適也果然很快就隨着這一針而消除了，他可以張開眼睛，而且變成精神奕奕。不論那一針是什麼藥，總之對他是有好處的——即使是暫時的好處。

那個男人就是醫生，而那個女的就是一個護士，房間果然是白色，果然是一間病房，不過使王樹不安的是這間房並沒有窗門，他囁嚅地問：「我在什麼地方？」

醫生和護士都沒有回答他。護士打開床頭的那隻柜門，說：「你穿上衣服出來吧！」她說完就跟醫生一起出去了。

王樹下床，發覺自己身上祇穿着一件病人在醫院裏所穿的那種白袍，白袍之下什麼都沒有的，怪不得那一針是這樣容易就打下去了。他的衣服則是在那床頭几裏面，他不知道他們叫他「出去」，即是叫他到什麼地方去，但是亦祇好照做可也。

王樹正穿上了衣服，走出病房，就發現他是在一條走廊之中，右邊的盡頭有一個人向他招手，他就走過去，他現在發覺那病房之所以沒有窗門就是因為這個地方並不是醫院，這裏倒像是一個什麼秘密機關，雖然他沒有看見有守衛，亦是有着一種守衛的感覺，就是因為這個地方是沒有窗子的。（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子　成・圖

幽靈四艷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青蓮子被徐百萬告到官裏去，知府王文才以她愚民歛財，但青蓮子否認控罪，聲言確能求神顯異，王知府要她當衆施術，如能求得神踪顯現，即予省釋，否則治罪。青蓮子祈禱一番，果見遠處花叢中一縷白烟上升，不一會白烟漸消，出現一紅衣少女，倏現乍隱。於是青蓮子獲釋。徐百萬與譚長風歸家後商量，深恐青蓮子報復，終日惶惶不安，過了三天，但仍平靜異常，可是徐百萬總不放心，於是想偕同兒子與譚長風遠走暫避……

倩女若幽魂　氣功似冰魄

譚長風道：「東主準備給他五十萬兩麼？」

徐百萬道：「這個數字，我拿得出來，我也準備拿給他，不過，我們之間，要說好條件。」

譚長風搖搖頭，道：「我剛才看的很清楚，青蓮子，並非是眞的有意和我們和解，她是在壓榨，也許，她心中對你的仇恨非深，她已經利用你達到了她某種目的，現在，好像已經不太需要你了。」

徐百萬道：「利用我什麼？」

譚長風道：「利用你在揚州的身份，地位，傳出仙女廟的威名……」

歎一口氣，接道：「事實上，她已經利用了你。」

徐百萬道：「哦！」

譚長風道：「現在，他們要怎麼處置你，恐怕早已經有了決定，不是你拿出一點銀子，就可以解決了事的。」

徐百萬道：「這個……這個……」

譚長風接道：「東主也許覺得長風有些危言聳聽，不太相信，是麼？」

徐百萬道：「咳！過去，我不相信，但現在，我却是有些相信了。」

譚長風道：「好！東主肯相信長風，我就好辦事了。」

徐百萬點點頭。

譚長風道：「東主，就長風的看法，這仙女廟可能是江湖上非法的組織，他們需要一筆錢，找上了你。」

徐百萬道：「我給他們，難道還不能消災，避禍麼？」

譚長風道：「問題在於你給他們給得很勉强，而且，還把事情牽入了官府。」

徐百萬道：「但他們仍然得到了銀子，長風，我只是一個普通的生意人，我沒有學過武功，也不會妨害他們什麼？」

譚長風道：「哦！」

徐百萬道：「他們又何必一定迫得我家破人亡呢？」

譚長風笑一笑道：「東主的意思，是準備給他們五十萬兩了。」

徐百萬道：「不錯，長風，我如請了些人，和他們對抗，這對抗要到幾時才能罷休呢？李大俠能不能永遠保護我呢？」

譚長風笑一笑，道：「這個麼？自然

是有些困難了，不過，東主你已經招惹上了這場麻煩，青蓮子要五十萬兩，東主給了她，如是她再要五十萬兩你給不給？」

徐百萬臉色一變，道：「我那裏有那麼多的銀子？」

譚長風道：「東主，那就是他們給你安排下的結果，她們得到的銀子越多，你的處境是越危險，因爲，他們絕對不會讓你把這件事說出去。」

徐百萬呆了一呆，道：「長風，你說的很有道理。」

譚長風道：「我看她今天冷厲的樣子，好像是早已經有了什麼計劃。」

徐百萬道：「哦！」

譚長風道：「長風的意思，東主既然看開了，覺得金錢是身外之物，何妨雙管齊下？」

徐百萬道：「雙管齊下？」

譚長風接道：「對！東主一方面可以按照你的意思，付給青蓮子一筆銀子，另一方面，也可以請來李大俠、羅總鏢頭暗作準備。」

徐百萬沉吟了一陣，道：「長風，李大俠今天是不是能和我再見個面？」

譚長風道：「他說今天來，我想一定會到，不過，他怎麼一個來法，我就不知道了。」

徐百萬道：「這麼說，咱們只有坐以待變了。」

譚長風道：「目下情況，就只有如此了。」

徐百萬道：「好！咱們回去吧！」

他臉上泛起了一片堅毅之色。

這位揚州第一富豪，似是忽然下了什麼決定。

×　×　×

陽光普照，世界仍然是那麼美麗，但徐府中却是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

八府名醫葉天望看過了徐夫人的病情，這位一代名醫，仍然是無法使得受到了極度驚駭的徐夫人完全清醒過來。

但她在適當的藥物之下，她的病情，總算穩了下來。

羅剛也到了徐府，不過，只有他一個人來。

徐百萬只是苦笑着和羅剛招呼一聲，倒是譚長風和羅剛密談了一番，羅剛點頭而去。

落日西沉，又到了掌燈時分。

徐府中的人手，本已不少，譚長風又僱了幾十個人。

他們不是江湖中人，但却都是具有胆氣的小伙子。

徐百萬、徐公子住在一起，那也是徐百萬平常休息、看賬目的地方。

那地方有一個很雅緻的名字，叫作聽蟬院。

以聽蟬院爲中心，譚長風佈下了很多的人手，天色剛剛入夜，徐府已點起了燈火。

上千的燈籠，每一個轉角的地方，都有一盞燈火。

整個的徐府，看起來，像一座燈山似的，耀如白晝。

徐百萬坐在聽蟬院的小廳中，道：「長風，那位李大俠，還沒有來麼？」

譚長風低聲道：「沒有看到。」

徐百萬道：「會不會來呢？」

譚長風低聲道：「會的，他只要答應了，絕對不會不來。」

徐百萬道：「哦！」

譚長風道：「東主，羅剛也會來，也許他們就混在家丁羣中。」

徐百萬點點頭，道：「長風，今晚上這種情形，能够擋住他們麼？」

譚長風道：「這個麼？很難說，不過，至少他可以明白，咱們有了準備，不會坐以待斃。」

徐百萬望望那綿連庭院中的燈火，道：「就算眞的有鬼，在這等明火亮燈之下，只怕也不會現身了。」

譚長風道：「東主，她逼你要銀子，手段很强烈，定會顯出一點顏色來。」

深夜三更。

徐府的千盞燈火，在夜色中分外的明亮。

譚長風低聲道：「東主，你如果累了，可以休息一下了。」

徐百萬道：「唉！長風，我是有些累了，只是我睡不着。」

譚長風道：「東主，你放心吧！我想，在這等嚴密的防護之下，就算仙女廟中人，要有什麼舉動，也很難逃避過這些佈置。」

徐百萬笑一笑，道：「好！我去休息一下。」

站起身子，伸了一個懶腰，正想回去，突聞一聲慘叫聲傳了過來。

雖然燈火如晝，但在靜夜之中，那慘叫之聲，特別的刺耳。

徐百萬的一點睡意，突然間完全消失了。

譚長風臉色一變，舉步向廳外走去。

只見遠處一片燈火，忽然間熄滅。緊接着，又是數聲慘叫聲傳來。

雖然徐府中燈光如晝，而且埋伏着很多的人手，但在靜夜中，那些彼起此落的慘叫之聲，聽來特別刺耳，有很多人由暗影中跑了出來，集聚一處。

人多可以壯胆。

譚長風暗暗歎息一聲，忖道：這些人究竟都不是練武的人，遇上了一些凄慘怪異的事，都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

他本來安排、佈置得很好，一旦有人要接近聽蟬院時，就會遇上重重攔截。

但現在，這些伏樁，都已經自動現出身來，那無異是告訴了敵人自己的佈署情形。

這些人現身也有一個好處，就是使徐百萬的胆子也大了起來。

他本來身子已在發抖，但現在，他却平靜了下來，畢竟他看到了很多人，防守在這聽蟬院的四週保護。

胆氣一壯，連聲音也大了起來，道：「長風，你回來。」

其實，譚長風也瞧到了局勢已亂，去也無法挽救了，只好回到廳中。

徐百萬搓着手，道：「長風，那些燈火，熄去了不少。」

譚長風道：「至少有一百盞以上。」

徐百萬道：「那慘叫聲，是不是因爲那些人受到了傷害？」

譚長風道：「我正想去瞧瞧。」

這時，有一個黑衣大漢喘着氣跑了進來。

譚長風已瞧出，他是徐府中的常年護院，略通武功的丁勝。

丁勝的臉色很蒼白，臉上神情，尤帶餘悸。

譚長風道：「丁勝，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丁勝人已衝入了大廳中，道：「譚爺，我們看到了，看到了……」

譚長風道：「看到了什麼？」

丁勝道：「神女。」

譚長風問道：「神女？什麼樣子的神女？」

丁勝道：「像仙女廟的神女一樣。」

徐百萬道：「有幾個？」

丁勝道：「一個。」

譚長風道：「剛才那些慘叫聲，是不是傷在那位神女手中？」

丁勝道：「是！看到的人，都被那神女的神術制住了，但有很多，却是被嚇得倒了下去。」

徐百萬道：「你也看到了？」

丁勝道：「看到了，不過，小的沒嚇倒，特來稟報譚師父一聲。」

徐百萬道：「長風，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譚長風緊顰雙眉，沉吟不語。

丁勝喘了兩口氣，道：「譚師父，那不是人，咱們沒有辦法抗拒。」

譚長風道：「丁勝，你說，那些神女，如何對付咱們的人？」

丁勝道：「她來時無聲無息，她的身子，似是籠罩在一片雲霧之中，教人看不眞切。」

譚長風道：「她怎麼傷人的？」

丁勝道：「根本就看不到她動手，只見她身子一閃，人就倒了下去。」

譚長風道：「那倒下去的人，可能有傷痕麼？」

丁勝道：「這個倒沒有仔細的瞧過，不過就小的所見，沒有一個流血的人。」

徐百萬道：「長風，這麼說，他們眞的不是人了？」

譚長風道：「可惜，我沒有看到，只要我瞧到了，定然可以給東主一個滿意的答覆。」

徐百萬揮揮手道：「丁勝，你去歇着吧！」

丁勝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徐百萬輕輕吁一口氣，道：「長風，如若眞的靈驗，我瞧，咱們還是早些離開的好。」

譚長風道：「東主，如若羅剛能把他幾位鏢師帶來，今晚上就可以找出一些破綻了。」

徐百萬道：「長風，這樣吧！你去仔細查看一下，他們竟然是怎麼傷在了人家手中。」

譚長風道：「東主，不論他們傷了多少人，但重點還是在你身上。」

徐百萬道：「哦！」

譚長風道：「所以，屬下倒是不便離開了。」

徐百萬道：「說的也是，看來，要熬過今晚上再說了。」

只聽一陣呼叫之聲傳來，聽蟬院外，七八盞燈籠，忽然熄去。

譚長風低聲道：「東主，請到內室中去，這裏由我來應付。」

徐百萬心中實在很害怕，借階下台，立時躲入了內室中去。

譚長風吁一口氣，召過來幾個得力的人，埋伏起來。

雲集在外面的人，忽然傳出了刺耳的慘叫。

譚長風却咬着牙，沒有行動。

他靜靜的坐在一張木椅上。

這時，雲集在外面的大漢，都已退去，片刻工夫，走的一個不見。

在聽蟬院中，除了大廳前面吊着兩盞燈籠之外，院中花樹中，也吊着有燈。

但庭院中的燈籠，很快的熄去，一盞熱茶時光，只餘大廳前面兩盞燈籠。

譚長風爲對方熄滅燈火的手法，心中大爲震動。

這麼多燈火，不知對方用的什麼手法，竟然是無聲無息的給熄了去。

譚長風一直很用心的看着，竟然沒有瞧出來，對方如何熄去了燈火。

院外，有很多人倒了下去，竟然瞧不出，他用的什麼辦法，使得燈熄、人傷。

徐百萬突然又悄悄的行了出來，低聲道：「長風，瞧到沒有？」

譚長風搖搖頭，道：「還未瞧出什麼，東主，快請進入內室，而且，最好把鐵門掩上，聽不到熟人的招呼，最好不要出來。」

徐百萬吁一口氣，道：「長風，如是那位李大俠沒有騙我們，他們也應該現身了。」

譚長風道：「東主，請放心，他一定會來……」

突然放低了聲音，接道：「東主，眼下情勢，很可能會隨時衝突起來，望你暫時避一下。」

徐百萬道：「不！我要瞧瞧看，究竟他們是人裝的還是眞神。」

這麼說，譚長風倒是不便反對，只好低聲說道：「東主，咱們的人手雖然不少，但大都沒有什麼用處，一旦動起手來，只怕我很難有照顧你的時間了。」

徐百萬道：「我會小心。」

譚長風有些奇怪，一向怕事的徐百萬，突然間胆大起來。

這時，掛在大廳兩側的燈籠，突然熄去了一盞。

譚長風忽然站起了身子，行到了大廳門口，道：「朋友，你們的花樣够多了，不過，你們這些花樣嚇不倒人。」

沒有人回答他，庭院中一片寧靜。

這時，只餘下了一盞燈籠，光綫已十分暗淡。

譚長風連呼數聲，不聞回答之言。

原本有數十個人，雲集在大廳外面，但現在，這些人都已經不知跑到了何處。

譚長風吁一口氣，道：「朋友，不用再裝作了，在下在此候教。」

徐百萬悄然行了過來，低聲說道：「長風，如若他們是鬼，或者是神，那就沒有辦法回答你了。」

譚長風道：「不是神，也不是鬼，他們是活生生的人……」

話未落口，大廳外的院落中，突然冒起了一股白烟。

白烟在夜色中突然冒起來。

而且，那白烟中，還泛着點點青色的光芒。

徐百萬雖然很有錢，平常看起來，也很怕事，但現在看起來，他並不是很胆小的人。

至少，他就站在譚長風的身側，望着那一片白烟出神。

忽然，一股寒風吹來，使人有些毛骨悚然的寒意。

那掛在廳門外面的唯一的燈籠，突然間也熄去了。

聽蟬院中，突然間成了一片黑暗。

夜色正濃，黑的伸手不見五指。

譚長風低聲道：「東主，請站在我的身後。」

徐百萬眞的站到譚長風的身後。

他似乎是也很沉着的，沉着得一語不發。

事實上，他是在裝作得很有勇氣。但內心中却實在很害怕。

但他忍住了沒有叫出來。

譚長風輕輕吁一口氣，道：「東主，趁他們還沒進入廳中之前，你還是進入密室吧！」

徐百萬還未來得及答話，突聞吱的一聲怪叫，那冒起的白烟，忽然擴大。

譚長風睜大了兩隻眼睛，看得十分認眞。

只見那擴散的白烟中，隱隱的現出了一團人影。

那人影在逐漸的清晰，擴大。

逐漸的，可以看到了那是一個明朗的形像。

那是個穿着花衣的仙女。

譚長風記憶着那個神像，一個美麗的白女神。

如今，那美麗的女神，正在白烟中，逐漸的現出她清楚的相貌。

那徐百萬也看得很仔細，所以心中也就越害怕，低聲道：「長風，你看到沒有，她不像是人……。」

譚長風也看到了，那出現在白烟中的女神，雙足沒有着地。

她似是懸空而立，站在白烟之上。

四週却是包圍的白烟。

譚長風也有些迷惑了。

他想不通，那縹緲的白烟之上，如何能站着一個人。

提氣凝神，在空中稍作停留，只有輕功絕佳的人才可以辦得到。

但如像那神女一般，停留那樣長久的時間，那就不是單純的輕功，所能辦得到的了。

這又是什麼？譚長風也有些茫然了。

難道眞是神跡。

譚長風運足目力看去，如是那白霧中混入的一些青幽磷光，在燈火全失之後，看得十分仔細。

那實在是一個很美的女神。

彩衣在白霧中飄動。

徐百萬呆呆的望着那白霧中的女神，良久之後，突然對着那白霧跪了下去。

譚長風雖然沒有跪下去，但心中却猶豫不決。

徐百萬輕吁了一口氣，道：「長風，你看，他實在不像是人，是一位女神。」

譚長風道：「女神，怎麼會亂殺無辜的？」

突然間，白烟轉趨濃烈。

那懸浮於白烟霧中的美麗女神，逐漸被濃烈的烟霧包圍。

但那濃烈的烟霧中，却飄傳出一個聲音，道：「徐正庭，令郎無禮，冒瀆神女，你又無誠心求祈神靈，如不遭受天譴，神力何在？你們徐家雖然餘蔭豐厚，但巳心無敬神之念，三日之內定遭惡報。」

濃烈的白烟，逐漸消散。

那神女也同時消失不見。

徐百萬輕輕歎息一聲，道：「這究竟是神還是鬼呢？」

只聽到一個清冷的聲音接道：「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人。」

隨着那答話之聲，一個人影，疾如流星般，射落到徐百萬的身側。

是李三奇。

譚長風大喜道：「李大俠，到此多久了？」

李三奇道：「很久了。」

徐百萬道：「李大俠看出了什麼？」

李三奇道：「看到她扮神傷人，她不但武功很好，而且，有很多特殊的藥物相助，使他們看起來，神跡靈異，確然唬人得很。」

譚長風道：「李大俠一道隱在暗中觀察？」

李三奇道：「不錯。」

徐百萬道：「那些人傷死纍纍，李大俠怎未出手相救？」

李三奇道：「我要看清楚她們是一個怎麼樣的來龍去脈，所以，沒有出手攔阻他們。」

長長吁一口氣，接道：「她們實在裝得很像，各方的配合，無不恰到的好處，連我也幾乎被他們唬過去了。」

譚長風道：「我現在還是想不通，她如何停留在空中？」

李三奇道：「如若一個很細的鋼絲支撐着他呢？」

譚長風道：「那就不足爲奇了。」

徐百萬道：「他們用的什麼方法，無聲無息的傷了那麼多人。」

李三奇道：「很多種東西可以傷人，暗器、內功，都可以隔空傷人？」

徐百萬道：「李大俠，他們究竟是人呢，還是神？」

李三奇道：「當然是人，眞眞正正的人！」

徐百萬苦笑一下，道：「李大俠，這些人，是不是仙女廟的？」

李三奇道：「他們是不是仙女廟的人，這個我不知道，不過，譚兄說的不錯，他們找上了貴府中來，早巳經計劃好了，如若不達到他們的目的，那他們絕對不會罷手的。」

徐百萬道：「李大俠，你說，我們應該如何應付這件事情？」

李三奇沉吟了一陣，道：「目下有三

個辦法可行，一個是，想法子和他們對抗，一個是滿足他們的需求……」

徐百萬接道：「李大俠，人命關天，他們殺了這樣多的人，一旦被官府中人知道，那還得了。」

李三奇道：「我看過那幾個受傷的人，他們只是被某一種手法制住，還不致於死亡。」

徐百萬道：「哦！」

李三奇回顧了譚長風一眼，接道：「長風兄，你們如何應付這件事，決定了沒有？」

譚長風道：「東主，此事關係重大，必須早日作個決定。」

徐百萬道：「決定什麼？」

譚長風道：「決定如何對付這些人，如是東主不願和他們對抗，李大俠就不用再留在揚州了。」

徐百萬道：「長風，這件事我要你拿個主意了，老實說，我現在方寸巳亂。」

譚長風道：「東主，如是要我決定，我覺着只有一個辦法，振奮而起，利用東主很雄厚的財勢，和他們對抗。」

徐百萬道：「對抗？」

譚長風道：「對。」

徐百萬道：「長風，你看，還要多少銀子才行。」

譚長風道：「這個，在下就不知道要花多少銀子了。」

徐百萬道沉吟了一陣道：「好吧，長風，咱們決心和他們對抗了，什麼事，你看着辦吧，我立刻交待他們，先撥十萬兩銀子出來，歸你支用？」

譚長風道：「這個……我看……」

徐百萬道：「長風，不用推辭了，這樣大的麻煩，在在非錢莫辦，不花銀子，如何能行？」

這個人一生在錢堆中成長，擁有富可敵國的財產，在他的觀念之中，金錢是解決所有事端的妙方。」

能够掌理如此龐大財富的人，自然不會是太糊塗的人。

所以，譚長風、李三奇和他交談了一陣之後，他巳經完全明白目下的處境，而且也作了最明智的抉擇。

譚長風想了一想，手頭上如若有十萬兩銀子，可以隨便使用，辦起事情來，自然要方便很多。

所以，他沒有再推辭。

徐百萬一直在過着養尊處優的生活，從沒有受過如此的折磨。

這幾日中，使他覺得有些筋疲力盡。

尤其是現在，李三奇的如約出現，使他的心中稍安一些。

立刻感覺到一股倦意襲來。

他實在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

在徐百萬以往的日子中，從來沒有這麼樣的疲勞過。

只覺得眼皮上有千斤的壓力，連睜開眼睛，都覺得十分吃力。

徐百萬强振精神，笑笑道：「李大俠，經過生死刦難，使我對錢財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變。」

李三奇道：「山西不少災民，都會感謝徐員外這份厚賜的溫暖。」

徐百萬苦笑一下，道：「這樣吧，我再捐十萬兩銀子，有勞李大俠替我轉奉山西災民。」

李三奇點點頭，道：「好，山西大同府，會留下你徐百萬員外的賑災大名。」

徐百萬道：「長風說的不錯，我拚着花光所有的財產，也不能叫他們如願以償，拿着我徐正庭心血集聚的財富，去爲非作歹。」

李三奇有着肅然起敬的感覺，笑一笑，道：「員外放心，三奇會盡力而爲，如是事情太棘手，不是三奇力量能及時，我會請幾個朋友來，合力相助。」

徐百萬笑一笑，道：「那就有勞李大俠了，什麼事，你和長風商量着辦，要錢，只管開口。」

譚長風道：「東主很疲倦了，該去休息一下，我會和李大俠好好商量一下，應該如何化去這場麻煩？」

徐百萬道：「好，你們看着辦，我眞該休息一下了，李大俠，明天我們再仔細談談吧。」

口中說着話，雙眼巳經闔了起來。

望着徐百萬行入內室的背影，李三奇突然微微一笑道：「貴東主似乎是突然間有了很大的轉變。」

譚長風苦笑一下道：「李大俠，對敝東主的轉變，在下是一則以憂，一則以喜的心情。」

李三俠接道：「你憂慮什麼呢？」

譚長風道：「他這種轉變，雖然被形勢所迫，但也受了咱們不少影响，如果咱們不能保護他和家屬的安全，實在很難交待了。」

李三奇道：「我拿了他十萬兩銀子，雖然心中有些不安，但總算醫好了徐公子的病，但他又捐了十萬兩銀子出來，倒是給了我一個很大的負担。」

譚長風道：「李大俠，看今夜形勢，頗有來者不善之感，長風自知閱歷不足，很難應付事情的變化，只怕要仗憑李大俠多多的援手了。」

李三奇沉吟了一陣，道：「看昨夜他們擺出來的陣仗，確也叫人有些担心，老實說，頗出我意料之外，貴東主又捐助災民紋銀十萬兩，在我李某人的身上，也增加了一個不小的負担，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巳經成了一種責任……」

輕輕吁了一口氣，接道：「大白天，我想他們不會有什麼行動，我要用這一天時間，去找幾位帮手來。」

譚長風道：「李大俠，準備找什麼人來？」

李三奇道：「這個我也無法確定，看看今天的運氣了。」

譚長風道：「如若李大俠能把你兩位金蘭兄弟請到，風塵三俠，齊集揚州，對付强敵，或可有餘了。」

李三奇沉着了一陣，道：「他們兩位，行踪不定，一時之間，尋找不易，我會找人想辦法傳信給他們，希望他們能在近日之中趕到，但却不能把他們計算在人手之之內。」

譚長風道：「羅總鏢頭，可能選幾個鏢師帶來。」

李三奇點點頭，道：「譚兄，就我昨夜所見，來人都非泛泛輩，你招集一些不

會武功的人，不但於事無補，反是造成混亂，最好，能把他們遣散了。」

譚長風道：「好，長風立刻去。」

李三奇道：「我也出去了，太陽下山之前，我會趕回來。」

話聲一頓，接道：「昨夜，他們鬧了一夜，咱們置諸不理，今夜之中，他們很可能有更激烈的行動，譚兄，一面召請羅剛帶幾位鏢師來助拳，最好也要先找一個安置貴東主的地方，把貴東主和家屬集中一處，一旦敵勢太過强大，咱們也好集中一處，方便保護。」

譚長風點點頭，道：「在下也是這個意思……」

李三奇歎息一聲，接道：「昨夜，他們手下留情，只是傷了人，今夜他們如是再來，必然會大開殺戒，所以，在下覺得府中無用的之人，盡數遣去，留下精壯的家丁，必要的廚師、丫頭幾人，和貴堡主等集於一處。」

譚長風道：「李大俠放心，這些在下都會辦好。」

李三奇道：「譚兄，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當心他們放火。」

譚長風道：「多謝指點。」

李三奇擧步而去。

譚長風也開始了他忙碌的一天。

他手中有一筆可以動用的銀子，辦起事來，方便了不少。」

中午過後，徐百萬的老僕、丫頭，都陸續從後門離開。

他們走得很隱密，三三兩兩的行了出去。

晚飯之後，徐府中年輕僕從，也悄然離去，而且，還帶走了徐夫人和徐公子。

徐百萬堅持要留下來，事實上，他留下來，才不致使對方失去了對象，心中動疑。

譚長風只留下徐府八個家丁，那本來就是屬於他手下的護院。

天色入黑時分，羅剛帶着兩位鏢頭，和八個趟子手，悄然而至，八個趟子手，還帶了四張匣弩，兩張彈弓，百枝長箭。

李三奇也在掌燈時刻回到了徐府，和他同來的是一個很英俊的藍衣少年。

看年齡，藍衣人只不過二十二三歲，但人却似有些孤僻，只對譚長風點個頭，就獨自到大廳一角處的木椅上，閉目而坐，不再理會任何人。

羅剛對那藍衣少年似是很注意，本想出言招呼，但却被他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情給嚇住。

李三奇也不替別人引見，就像是他沒有同這個人來似的，自己却和譚長風、羅剛集在一起，研商對敵辦法。

整個的佈置，仍然以聽蟬院爲中心，但範圍很小，大部份的人手中，都集中在廳內和廳外的花樹叢下。

本來有上百人的徐府，此刻却變得十分寂靜。

今夜，最大的不同是，徐府中一片幽暗，入夜後，不見一點燈光。

徐百萬坐在廳中。

夜色雖暗，但他知道身側有很多人，所以，心中並不害怕。

聽蟬院中一片黑暗、寂靜，靜得可聽到夜虫鳴叫之聲。

譚長風、李三奇、羅剛三個人，蓆地盤膝而坐，閉目調息。

徐百萬本來有事，想叫譚長風，但看到三個人並肩而坐，却又突然忍了下去。

他忽然間明白，這三個人的目的，就在造成這種幽靜的局面。

羅剛在鏢局子裏帶了不少的人，這些人，都是常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

他們都埋伏在大廳外面，但却聽不到一點聲息。

這些人訓練有素，自然和徐府中僱請的人不同。

深夜三更，仍無動靜，徐百萬心中暗道：今夜難道他們不會來了。

羅剛、李三奇如約而來，給了他不少的勇氣和安慰。

也使得徐百萬心中動搖起來。

如若那些出現的神跡，眞的是神，這些人，又怎敢和神對抗。

心念還自轉動之際，突然波的一聲輕響，緊接着藍色的光芒一閃。

廳外的院落中，忽然爆起了一點青色的火焰。

像傳說的鬼火一般，青幽幽的一團火焰。

徐百萬心中一震，就像突然被人在前胸打了一拳似的，幾乎要失聲而叫。

但他還是忍住了。

譚長風、羅剛、李三奇三個人，就當在他面前而坐，給了他很大的勇氣。

那團青幽的燐火，逐漸的擴大，不大工夫，變成一團徑尺方圓的火球。

火球在庭院中不停的滾動。

徐百萬忍了又忍，實在忍不住了，低聲道：「長風……」

譚長風伸出手去，輕輕的一拍徐百萬，道：「東主，請放心，我們都在你的身邊！」

徐百萬心中有太多的話要說，但却被譚長風幾句話擋了回去。

那團青幽的燐火，閃動了一陣，慢慢的又消失不見了。

李三奇、羅剛，一直不爲所動，也未說一句話。

那團青幽燐火閃動了一陣之後，又自然熄去。

徐百萬暗暗歎息一聲，忖道：這一定不是鬼火，鬼火只能跑，不會熄去。

這時，譚長風忽然站起了身子，擧步行到廳門口處，高聲說道：「朋友，可以說話了，裝神弄鬼的嚇不到人！」

靜夜之中，譚長風的聲音很淸楚，而且，傳出老遠。

但却不聞回音。

那閃亮的鬼火，明滅了一陣之後，就好像投入了大海的砂石。

譚長風吁一口氣，緩步行出廳外，高聲說道：「朋友，咱們都是在江湖上行走的人，這一套鬼蜮伎倆，只能唬唬一般的人罷了，你要再不開口說話，當心我可要開口罵人了。」

這句要罵人的話，似乎是產生了很大的效力，只聽到一聲冷笑，由一處暗影中傳了過來，道：「你好狂的口氣，想不到堂堂的揚州首富，竟然也和江湖人搭上了

關係。」

譚長風心中暗道：好！只要有人答話，那就好談多了。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徐東主有錢，那並不是什麼錯誤，他被你們裝神扮鬼，鬧的家宅不安，請幾個江湖人保護他的家人，難道錯了不成。」

暗影中又傳出那人的聲音道：「第一，我們要看看他請的是什麼人?像閣下這樣的人物，我看，不但不能保護他，而且，只怕還會害了他。」

譚長風笑一笑道：「朋友，既然如此看不起在下，何不請現身一談?」

暗影中又傳出那人的聲音，道：「閣下可是以爲我不敢現身麼?」

隨着話聲，三丈外，庭院一角的暗影中，行出了一個全身黑衣的人。

夜色幽暗，他又穿着了一身黑色衣服，藏在花樹、壁角的陰影中，實在很難看得出來。

譚長風也穿着深藍色的衣服，深暗的顏色，在夜色中，活動自較方便。

黑衣人緩緩向前行了幾步，接道：「在下現身了，閣下又能如何?」

譚長風是那種很謹愼的人，笑了一笑，道：「好!這才是男子漢、大丈夫的行徑。」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你只有兩句話說麼?」

譚長風道：「朋友，夜入徐府，裝神扮鬼的，不知是何用心?」

黑衣人道：「在下隨興而來，似乎還用不着扮鬼裝神。」

譚長風道：「閣下可以否認，反正，咱們也不相信那神鬼的事，閣下既敢現身，可以說明來意吧?」

黑衣人道：「聽說揚州首富徐百萬，生性吝嗇，視錢如命，所以，在下特地來此會會這個吝嗇的富豪。」

譚長風道：「只是會一會麼?」

黑衣人道：「自然，順便也要向這位徐員外借點銀子。」

譚長風道：「勒索。」

黑衣人道：「別說得那麼難聽，徐百萬積聚無數財富，咱們取一點用用，有何不可?」

譚長風笑一笑，道：「可以，問題在於朋友要用什麼樣的手段取?」

黑衣人道：「不論什麼手段，只要取到銀子就成。」

譚長風道：「這不是勒索，簡直是强盜了。」

黑衣人冷冷說道：「你敢對我如此放肆，想是活得不耐煩了。」

譚長風心中暗道：靑蓮子，不知在搞什麼鬼，安排了這麼一個黑衣人硬把事情擱了過去，不知道這件事，應該如何處置才好。

黑衣人突然又向前逼近了兩步，人已到譚長風身前四五尺處，冷冷說道：「你是徐府的護院。」

譚長風道：「不錯。」

黑衣人道：「徐百萬給你多少銀子，你眞要替他賣命?」

譚長風道：「閣下口氣如此狂妄，想來必是大有來頭的人了。」

黑衣人道：「你早就該問問我的姓名了。」

譚長風道：「閣下怎麼稱呼?」

黑衣人道：「鐵手段坤。」

譚長風呆了一呆，道：「段坤?在下倒未聽過這大名。」

段坤道：「你小子好像未在江湖上走動過。」

羅剛突然站起身子，大步行了出來，道：「段坤，你閣下在江南，確有一點名氣，不過，就憑你這點名氣，要在江湖上橫行霸道，只怕還沒有到這個境界。」

段坤哈哈一笑，道：「我說呢，原來，徐百萬還請鏢局子裏人!」

羅剛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道：「段坤，叫他們都出來吧。」

段坤道：「誰?」

羅剛道：「我雖然不知道是誰，但憑你段坤個人絕對不敢到此地耀武揚威。」

段坤道：「哦!」

羅剛突然向前追近了兩步，冷厲的說道：「段坤，這地方，不是你撒野的所在，而且，我量你一個人也沒有胆子來。」

段坤道：「羅剛，你也是有點名氣的鏢頭，想不到連看家護院的事，竟然也接了下來。」

羅剛道：「保鏢是一門行業，咱們可以保護人家的金銀財物，也可以保護人家的安全，徐東主是規規矩矩的生意人，咱們替他護院看家，也沒有什麼不對。」

段坤還未來得及答話，譚長風已經上前了一步，道：「這位段爺，大概很瞧不起咱們看家護院的人，所以在下倒是想見識一下這位段爺，究竟有些什麼能耐?」

段坤對大名鼎鼎的羅剛，有些顧慮，但他對譚長風這個人，却是完全不放在眼中。

當下冷笑一聲，道：「你要想領教一下麼?」

譚長風道：「對!」

段坤道：「動手相搏，可是玩命的事，不是看家護院那樣好玩。」

譚長風冷笑道：「這個我知道，不勞吩咐。」

一上步，直衝到段坤的身前。

羅剛內心之中，對譚長風也有些估不透的感覺，只覺得這個平平庸庸的人，不會有什麼大的能耐。

所以，他想見識一下。

譚長風一下子逼近了段坤，段坤的右掌，却同時遞出，凌厲的掌勢，直逼向譚長風的前胸。

譚長風不閃不避，右手一抬，反向段坤的右腕上扣去。

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護院武師，在段坤的想像之中，還不是三五招，就可以制服了他，但却沒有想到，這人的武功，竟然不在他之下。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

兩個人竟一接招，段坤已知道遇上了很難纏的敵手。

譚長風一招封開了段坤的攻勢，立時展開了反擊。

但見掌風呼呼，一口氣連攻了一十二掌。

這一十二掌的連環攻勢，迫得段坤連

連退了七步。

這一下，連羅剛也怔住了。

他知道譚長風武功不錯，但却未料到他會高明到如此的境界。

但見他掌指飛舞，着着迫進，完全是進攻的招數。

段坤幾次想抽出身上的兵刄拒敵，但他一直沒有機會，反而連連遇上險招。

這就迫的段坤，不得不全心全意的招架敵人的攻勢。

這時，徐百萬的目光，也已適應了黑暗了。

庭院中星光照射，比廳中亮了不少。

徐百萬也看到了雙方搏鬥的情形，雖然他看得還不太眞切。

但他大體上還是瞧得出來，譚長風佔了相當的優勢。

忽然間，譚長風飛躍而起，懸空出腿，展開了猛烈無匹的攻勢。

譚家連環腿。

段坤閃過了八腿，但却無法閃開第九腿。

但聞蓬的一聲，左肋被踢中了一腿。

好兇厲的一腿，可以聽到了段坤的骨骼碎裂的聲音。

段坤雖然沒有摔倒在地上，但却摔着腰蹲了下去。

這一腿，竟然把段坤的肋骨踢斷了兩根。

這時，譚長風如是想取段坤之命，實是易如反掌。

但譚長風却沒有施下毒手，一指點中了段坤的穴道。

段坤傷處很疼，但更痛的是他的心。

心中那一股窩囊，簡直是不用提了。好壞，自己也算是江南道上小有名氣的人物，但却沒有想到，竟然敗在了一個不見經傳的人的手中。

譚長風一把提起了段坤。

段坤心頭駭然，雖沒有失聲呼叫，但臉上却泛起了一股畏懼之情。

譚長風沒有殺他，但却冷冷一笑，道：「段坤，你是江南綠林道上的名人，也不過如此而已。」

段坤道：「你敢羞辱我……」

譚長風道：「我不但敢羞辱你，而且還敢殺了你。」

對這位名不經傳的人，段坤還眞的有些害怕，吁一口氣，道：「殺人要償命，就算你跑得了，徐百萬也跑不了，他們會找他算賬，替我報仇。」

譚長風冷笑一聲，道：「就算他能夠替你報仇，那也是以後的事了，現在，我可以先殺了你。」

段坤不再說話。

看上去，面貌平庸，土裏土氣的譚長風，確有隨時殺人的可能。

在段坤的感覺中，這種人軟硬不吃，既不懂江湖規矩，也未見過場面的人物，江湖行話對他說，只怕是對牛彈琴。

譚長風揚手一個耳括子，打得段坤臉上泛起了五條很明顯的指痕。

嘴角間，也汩汩流出了鮮血。

這一掌，實在打得很重。

段坤被打得兩眼發直，但却不敢吭一聲。

譚長風冷冷說道：「我很少在江湖上走動，咱們也不用按什麼江湖規矩行事，我問什麼？你就答覆什麼？我聽得滿意，就放了你，我聽得不大滿意時，可能會殺了你。」

段坤一呆，道：「你要問什麼？」

一個人眞要面對死亡時，很難免流出畏懼。

譚長風問道：「你夜入徐府，用心何在？」

他問的很簡短，但却很有力。

段坤道：「我！我，是想偸盜一些銀子？」

譚長風道：「原來是鷄鳴狗盜之徒！好，我先割了你兩隻耳朶。」

段坤大急道：「羅剛，這位護院，完全不懂江湖規矩，你總不能不管啊！」

譚長風說幹就幹，伸手從懷中取出了一把七首。

羅剛道：「譚兄且慢。」

目光一掠段坤，接道：「段兄，可是要兄弟給你講個人情？」

段坤道：「江湖行有江湖行的規矩，總不能任意蠻幹啊！」

羅剛道：「如果段兄眞是入徐府爲偸竊而來，這等見不得人的事情，要兄弟如何給你說情？」

段坤道：「姓羅的，難道你也相信，我段某人是鷄鳴狗盜的小毛賊麼？」

羅剛道：「這個，在下倒是相信，以你段坤的身份，大概還不至來這竊取銀錢衣服。」

譚長風突然一掌，拍在段坤的肋間，但聞格登一聲，又劈斷了段坤一根肋骨。

這一掌，打得段坤半晌說不出話來。

譚長風却神色冷肅的說道：「姓段的，在下很少在江湖上走動，我也不用和你談斤論兩，咱們也用不着按江湖規矩行事，我問你什麼，你最好就說什麼？不說我就動手。」

段坤道：「你如一掌劈死了我，豈不是什麼也問不到了。」

他對譚長風這等出手就打，不肯講理的人，內心之中，還眞是有些害怕。

只聽譚長風道：「你既然不是來此竊取財物，那是幹什麼來了？」

段坤道：「我，我……」

譚長風一掌劈下，段坤又斷了一根肋骨。

段坤痛得出了一身冷汗，道：「是奉命而來。」

譚長風道：「奉何人之命？」

段坤道：「青蓮子。」

譚長風道：「就是仙女廟裏那個女道士？」

段坤道：「是。」

譚長風道：「她明明是人怎會役鬼，你們那裝神扮鬼的事，都是人幹的了？」

段坤吁一口氣，道：「你要眞話，還是假話？」

譚長風道：「你說的是眞是假，我心中有數，只要你敢說假話，今天我就讓你一身骨折。」

段坤道：「你不太瞭解，那些出現的神女，確有些……」

突然垂下頭去，住口不言。

譚長風一提提起了段坤的頭髮。仔細一瞧，才發覺段坤已經死去。

沒有人看見他是怎麼死的。

譚長風吁一口氣，道：「這個人很怕死，應該不會自絕才對。」

羅剛道：「他精神已經潰散，那裏還會自絕，是別人殺的？」

譚長風道：「誰殺的？」

忽然間，一陣疾風由身側掠過，迫得譚長風放開了段坤，向一側閃避。

就在那一瞬間，譚長風看到了一個幽靈似的人影，向自己攻來。

但却被羅飛而來的李三奇一掌逼退。

匆匆一瞥間，譚長風似乎是發覺了那一個女子。

一個全身散發着寒意，長髮披垂的女子。

他從來沒有看到過那樣靈巧快速的輕功，只見她有如飄浮在夜暗的幽靈一般，忽然而來，忽然又隨着李三奇劈出的掌力勁道，飄向很遠的夜色中，消失不見。

李三奇沒有追趕那個女子，事實上，就算是想追，也有些追趕不及。

風塵三俠，在江湖上，那可是第一等的頂尖人物，極受武林同道敬重的高手。

譚長風在江湖上走動，雖然聽聞過風塵三俠的大名，但却對這三人在江湖上的威望，還不够清楚。

羅剛却是常在江湖上走動的人，他對風塵三俠在江湖上的威名，却知之甚詳。

只見李三奇面色凝重，望着那女子消失的方向出神。

羅剛緩步行了過來，低聲道：「李大俠，那丫頭……」

李三奇吁一口氣，接道：「我行走江湖二十年，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身法。」

羅剛道：「很高明？」

李三奇道：「高明，高明得完全出人想像之外，高明得不像一個人所具有。」

徐百萬突然接口說道：「不像一個人所具有，那她們眞的是神、是鬼了。」

不知何時，徐百萬竟然也離開了坐位，行了過來。

李三奇回顧了徐百萬一眼，道：「他們也可能是人，一種很難對付的人。」

徐百萬臉色一變，道：「這以後，豈不是……」

李三奇接道：「很痲煩。」

蹲下身子，扶起了段坤的屍體。

這時，譚長風已然點起了一盞燈火。

燈光照耀之下，只見段坤面色蒼白，身上冰冷，似在寒風、冰窟中凍死的人。

羅剛皺皺眉頭，道：「這段坤死得很奇怪，好像是不是死在餵毒的暗器。」

李三奇道：「根本就不是死在暗器之下。」

譚長風道：「那是死在……」

李三奇接道：「可能是一種很特殊的武功之下，剛才，她攻你一招，我和她對了一擊，那似是一種尖銳的指力，而且，帶着強烈的寒意。」

譚長風呆了一呆，道：「李大俠，如非你及時出手，在下也可能傷在她那一擊之下了。」

李三奇道：「嗯！也許譚兄也可以應付得了，不過，如果在沒有很嚴謹的戒備之下，要想避開那一擊，只怕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了。」

他說得很客氣，但譚長風却聽出了言中之意，如是李三奇及時出手，自己必然會傷在那幽靈般的女子突襲之下。

羅剛低聲道：「李大俠，能不能看出來，她用的什麼武功？」

李三奇沉吟了一陣，道：「好像是一種很陰寒的武功。這種武功，江湖上練成的人，實在不多。」

羅剛道：「以李兄的豐富經驗而言，這種武功，應該是那一種武功？」

李三奇道：「似乎是冰魄氣功，及陰風指一類的武功，但這些武功，都不是年輕人所能練成的。」

羅剛道：「那個人，很年輕麼？」

李三奇道：「她來勢太快，匆匆一眼，似乎她的年齡並不太大。」

羅剛低聲道：「李兄，如若他是人，能會有這樣的輕功麼？」

李三奇道：「這件事，其中的疑竇很多，老實說，連我也有很多的懷疑，有些事，連我自己也無法想通。」

羅剛未再多問，李三奇也不再多言。

事實上，有很多不可思議的情況，連李三奇也無法瞭解。

徐百萬開了口，道：「李大俠，那些人，如若不是人，會不會眞的是鬼、是神呢？」

羅剛搖搖頭，道：「不會是神，也不會是鬼，她們是人，在下和李大俠，研究的是，他們練的是什麼武功？」

徐百萬道：「剛才，如若三位合手，把她生擒了，豈不是可以完全瞭解了。」

羅剛道：「正庭兄，這些事，你不用費心了，李大俠和譚兄在此，還有兄弟，用不着你擔憂。」

徐百萬道：「好！我也該睡一下了，你們好好的商量一下吧！」

譚長風道：「東主只管安心休息，李大俠既然出了面，總有一個解決辦法。」

徐百萬點點頭，轉身而去。

李三奇突然舉手一招，當先行入了庭院中去。

譚長風和羅剛快步跟了過去。

李三奇停下腳步，道：「兩位，徐員外在場，在下有些話不便說出來。」

譚長風道：「李大俠，可是發覺了什麼？」

李三奇道：「那個女人的武功，十分怪異。」

譚長風道：「那究竟是什麼樣子的武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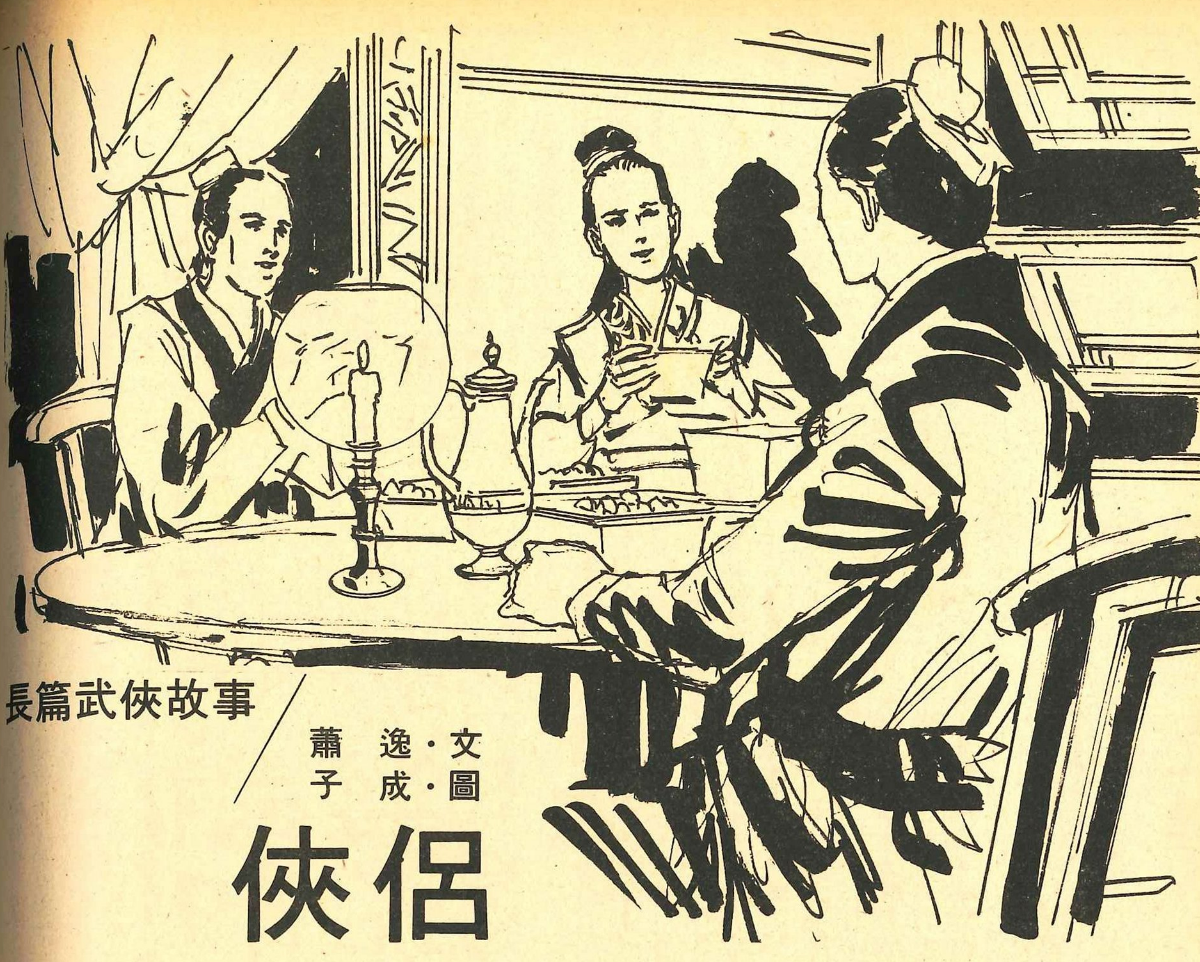
李三奇道：「很像是傳說中的冰魄氣功，段坤若一擊斃命，死後，屍體也似乎被冰凍過一樣。」

譚長風道：「李大俠，看清楚了那位女子麼？」

李三奇道：「似乎是一個很年輕的姑娘，穿着一身白衣，腰間繫着一條紅色的腰帶。」

譚長風腦際中閃掠過很多的記憶，想起了仙女廟中四位神女之一，其中有一個，就是穿着白色的衣裙，腰中繫着一條紅色的絲帶的。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俠侶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江元於秋夜在院中漫步，他邊行邊想，不覺來到一叢衰柳之側的小池邊。突然發覺吉士文與吉文瑤兩人走來，江元立即躲起，遙遙聞到兩人說話之聲，從他們的談話中，江元始知道他們原來是父女，文瑤是他的意中人，而士文則是他要找尋以便探詢師父死因的人，於是他不動聲息，等文瑤離去後，便追踪士文，誰知士文却逕趨他居住的竹樓，至此，江元已再忍耐不住，便揚聲向士文招呼，士文嚇了一跳，豈料江元竟邀請他登樓一敍……

佛前盟誓語　義結金蘭好

江元笑道：「月色太好了，有些捨不得睡覺！」

吉士文强笑道：「哈哈！眞雅士也！哈哈……」

江元淡淡一笑，說道：「老先生是否可隨愚下回房一談？」

吉士文聞言一驚，忖道：莫非他已知道了？

但他轉念一想，江元是不會知道的！否則他絕不會以如此和善的態度對待自己的。

他知道要想避免與江元談話，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江元一定要在他身上尋出殺害花蝶夢的人。

於是，他只得點頭說道：「好的！」

江元的臉上顯出了一絲微笑，轉身而去。

吉士文隨在江元身後，心中却在默算着如何應對——雖然他與吉文瑤已商量好了。

吉士文隨着江元回到房中，坐定之後，江元起身對吉士文施了一個禮。

吉士文大為詫異，連忙閃開道：「駱少俠為何行此大禮？」

江元神色黯然，低聲道：「先師危急時，多蒙老先生通知，得與先師訣別，謹此謝過！」

吉士文心中慚愧萬分，强笑道：「花老前輩是我父女的救命恩人，不幸遭此巨變，尋訪少俠乃是我份內所能做之事！」

他說到這裏就說不下去了！

江元憶及師恩，不覺心如刀割，幾乎滾下淚來。

他極力的忍着，正色道：「晚輩有一事不明，要在台前請教？」

吉士文見他這時如此溫文有禮，回想他在酒店那分狂妄的神情，幾乎是換了一個人。

他連忙含笑道：「小俠有話請講，只要老夫知道的一定竭誠相告！」

江元點了點頭，問道：「請問老先生如何得知先師惡訊？」

吉士文早巳想好一套話，聞言故意嘆了一口氣，顯得很痛苦的說道：「早年花婆曾有恩於我父女，後來花婆隱居不出，我經多方打聽，才知花婆隱居在蓬萊．就在花婆受傷的那一天，我正好趕到．」

吉士文才說到這裏，江元睜大了眼睛，緊問道：「是誰？是誰殺害了師父？」

吉士文見他目射奇光，滿面憤容，不禁暗暗吃了一大驚．

但他表面上却做得很好，他搖了搖頭，又發出了一聲長嘆，黯然說道：「當時我一再的問，可是花婆就是不說，並告訴我其紅羽毛巳交給仇人，永遠不許報仇！

「我雖然再三懇求，請她把仇人告訴我，可是她老人家的脾氣太怪了，竟發起怒來，不准我追問，並叫我到『劉家廟』去找你．

「我無奈之下，只得星夜訪你，不想在半途就遇到你，使得你師徒得以訣別，怎麼？仇人的姓名，難道你不知道麼？」

江元悲痛萬分，他對吉士文的話深信不疑，因為他深知花蝶夢的脾氣，仇人姓名連自己都不告訴，更無告知他人的道理了！

江元失望的搖搖頭，悲傷的說道：「先師一生怪異，她至死不說，倒給我留下了難題！」

吉士文暗喜江元對自己不懷疑，當下裝着很同情的嘆口氣道：「唉！花婆一生行俠仗義，可是就吃了脾氣太怪的虧！」

江元不願聽任何人批評他師父，當下打斷吉士文的話道：「好了，這件事不談罷了！」

吉士文停口，又問道：「你與百里彤可是舊交麼？」

江元搖頭道：「數面之緣……啊，我忘了請問老先生大名！」

吉士文含笑道：「我叫吉士文，小女文瑤你是認識的了？」

江元點點頭：「才認識不久．」

他們之間似乎沒有什麼話好談，開始沉默下來．吉士文本想再問些尋仇的事，可是江元巳經說過不談此事，故未提出，因為江元喜怒無定，怕他出言不遜，自己太沒趣．

靜坐了一陣，江元突然站起道：「深夜打擾，眞是過意不去，現在老先生請便吧．」

吉士文本有事要辦，聞言站起道：「好的，我走了！」

於是他轉身而去，江元在後相送，竹樓傳出了「吱呀——吱呀——」的脚步聲音．

江元一直把他送下了樓，拱手道：「老先生慢行，我不送了！」

吉士文連忙回頭笑笑道：「請留步，請留步！」

說着他又往回走了一步，很關切的對駱江元道：「關於花婆婆的事，我父女一定盡力……」

他話未講完，江元面色突然大變，月光之下顯得甚為恐怖．

吉士文不禁停了下去，他有些害怕，他彷彿在江元身上，可看到花婆的影子！

他心中掠過一個念頭：這小子一定要除掉！

江元閃了一下光亮的眼睛，沉聲道：「我的事自會料理，不必費心了！」

他說罷拂袖而去．

第二天清晨，江元在房中獨坐，突聽一陣竹梯響聲，知道有人來了．

接着便聽見有人叩門，說道：「駱兄在房內麼？」

江元聽出竟是百里彤的聲音，連忙答道：「在！在！百里兄請進！」

房門開處，百里彤含笑而立．

他穿着一身雪白的長衣，頭上戴着白緞的雅士帽，英俊瀟洒，清逸無比．

江元趕上一步笑道：「百里兄何時轉來？」

他心中却不禁的想道：這百里彤果是一表人材！

從相識到現在，江元一直對百里彤的印象很好．

他回憶初次的相識，自己撞倒了百里彤，未說到一句歉意的話；然而百里彤却推誠相見，並且把汗血寶馬借了給他．

百里彤爽朗的笑了兩聲，說道：「昨天深夜趕回來的，所幸你還在，不然這次宴會就太丟人了！」

江元聽他言中似有別意，不禁問道：「怎麼，這次聚會不是很好麼？」

百里彤苦笑了一聲，坐在椅子上，雙手一攤，說道：「完了！都走了！」

江元好不奇怪，問道：「怎麼？他們都走了？」

百里彤點頭說道：「想不到我的一番誠意，倒把他們得罪了！」

江元越發不解，說道：「百里兄，你這話就叫我不懂了！」

百里彤苦笑搖了搖頭，說道：「這些不稱心的事不必談了，駱兄隨我回房一談如何？」

江元見他不肯深說，也就不再追問下去，聞言點頭道：「好的！」

當下二人同時起身，下樓而去．

江元見他今天一副書生打扮，所着衣物均是極上之品，不禁笑道：「百里兄如此打扮，倒眞像個秀才呢！」

百里彤不好意思的笑笑，說道：「叫你見笑了……我也不喜歡穿這種衣服，不過家父規定，在家要作文人打扮，不得不從命罷了！」

江元聽他還有父親，不禁說道：「老伯父何以不得見呢？」

百里彤笑道：「他老人家忙得很，這陣子多半又到北京去了！」

二人談笑之間，巳來到一排雅房，百里彤停住了脚步，笑道：「我就住在這裏，請進吧！」

江元打量之下，心中好不奇怪，忖道：這座大院有如王府，精舍極多，何以他竟住在如此簡陋的地方？

原來這一排，只是三間用茅草搭成的小屋，與馬房差不多．

江元心中好奇怪，可是面上不露出來

，隨着百里彤入了房。房中的設備也很簡陋，簡直不合百里彤的身份。

二人坐定之後，百里彤立將帽子取下，笑道：「家父規定極嚴，入房才可脫帽呢？」

江元正在猜度他的身世，聞言並未答言。

百里彤除帽之後，很懇切的說道：「我這次請各位來到舍下，實在是存心結納，並有一件事相求……料不到冷古各位不能諒解，叫我好不寒心，所幸駱兄尚不見棄，小弟在此有一要求，不知駱兄可肯答應？」

江元心中陣陣狐疑，他既不知百里彤爲何要請這麼多的人來，又不知他爲何把冷古等人都得罪了。

江元沉吟了一下，說道：「百里兄有話請講，只要我能力所及，絕不推辭。」

百里彤聞言甚是高興，笑道：「我有意與駱兄結爲金蘭之交，不知可高攀得上麼？」

江元聞言心中一動，略一沉吟，說道：「這……百里兄，不嫌太匆忙了麼？」

江元一向孤獨，朋友極少，雖他內心渴望能夠得到友情的溫暖，可是當友誼來時，他又感到有些突然，而不敢接受了！

百里彤面上微微一紅，說道：「駱兄之言，似乎對小弟還有疑念！」

江元忙接道：「絕無此意！」

百里彤笑道：「這也難怪，我想駱兄對小弟的身世，一定非常懷疑；只是小弟實在有難言之隱，暫時無法奉告……不過小弟與駱兄相交，實在是一片誠心，絕無欺詐之意！」

百里彤話未講完，江元已連連搖手道：「啊！百里兄太多疑。小弟本意恐百里兄對小弟了解不深，一番錯愛，豈不辜負了你的美意？」

百里彤這才轉憂爲喜道：「駱兄此言不是太客套了嗎？」

江元沉吟一下，說道：「並非我客套，江湖上都稱我怪人！」

他的話尚未說完，百里彤已笑道：「江湖傳言，理他則甚？我却獨愛你的脾氣呢！」

江元也笑道：「實在我也是喜怒無常，只怕與人相處不好！」

百里彤撫掌笑道：「你這麼一說我倒放心了！既然你不是看不起我百里彤，我們廢話少說，馬上就準備擺香案吧！」

江元見他如此豪爽，想到自己馬上就與他義結金蘭，心中不禁又驚又喜，不住的想道：「師父要我改脾氣，我已改了不少，果然他們却願意和我交往了！」

百里彤也看出江元是在興奮之中，心中好不高興，立時對外叫了一聲：「興兒！快來！」

不大的工夫，興兒入房問道：「少爺，什麼事？」

百里彤笑道：「你趕快去把香案擺好，準備酒伺候！」

興兒答應一聲，奇怪的望了百里彤一眼。

百里彤又笑道：「我馬上與駱少爺結爲兄弟了！」言行之中，透着十分高興。

興兒也意外的感到一些喜悅，可是他輕聲的問道：「……冷少爺呢！」

百里彤一怔，說道：「他不是已走了麼？」

興兒皺眉道：「少爺怎麼沒有留……他人很好，如果能和少爺結成兄弟，那不是更好麼？」

百里彤沉吟一下道：「也許我與他無緣吧！……快去吧！」

興兒答應而去，原來他這兩天侍候冷古，已發生了感情，就如同何敬與江元一樣。

江元不禁又問道：「冷古等人到底爲什麼要走呢？」

百里彤皺了一下眉道：「唉！少時再談！」

江元問了兩次，見他不答，也就不再追問。

他們閑談了一陣，這時興兒回報一切準備已好了。

百里彤站起身來，把帽子戴好，笑道：「那麼我們走吧！」

江元答應一聲，隨同出房。

他們來到一間佛堂，原來百里彤還供着佛。

佛堂佈置得金碧輝煌，正中是釋迦牟尼，兩旁金身羅漢，別有一番意境。

這時興兒早已擺好了香案，百里彤接過，已燃燒着的佛香，恭恭敬敬的拜了三拜，然後揷在了香爐裏。

江元也依樣作好之後，二人同時跪了下來。

他們同時高擧了右手，只聽得百里彤朗聲念道：「弟子百里彤，今日與駱江元結爲金盟義好，此後禍福同當，生死與共，如有三心二意，天誅地滅。皇天后土，實所共鑒！」

在他念這一段誓詞的時候，江元非常感動！他在失去了花蝶夢之後，第一次獲得了別人的關切和祝福。

江元慢慢的把誓詞也念了一遍，他念的是：「弟子駱江元，自幼孤苦，怪癖成性，百里彤不棄，願結爲金蘭，今後當剖腹相從，力除癖性，共同行俠，除害江湖。如有違背，願遭天殛！此誓！」

百里彤見他如此眞誠，心中又是感動又是高興，說：「太言重了！」

接着他們二人咬破了中指，把鮮紅的血，滴在了烈酒中。

他們各報了生辰，二人均是十九歲，而百里彤以二月居長。

百里彤酌了二盃酒，遞予江元一盃，笑道：「元弟，讓我們乾了這盃酒吧！」

江元接過了酒，說道：「好！」

於是，他們二人各飲了這盃滴血烈酒，心中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因爲這盃烈酒裏，滲和了他們兩個人的血液呢！

人與人之間就是這麼奇妙，在他們未結拜之前，彼此好像很陌生，可是結拜之後——雖只是一段極短暫的相隔——立時顯得親切多了！

他們手挽着手，一同走出佛堂。

百里彤笑道：「元弟，我們回房去吧，我還有事要告訴你！」

江元聽他稱自己「元弟」，雖不太習慣，可是却有着親切之感。

江元笑道：「我們就在院中談談不是很好麼？」

百里彤接道：「好的……好在現在已經沒什麼外人了！」

說着他坐在了一塊假山石上，江元也坐了下來。百里彤突然收歛了笑容，非常嚴肅的說道：「元弟，按說我們已結爲兄弟，應是無話不談；至於我的身世，就應該詳細的告訴你。不過，我剛才說過，實在有難言之隱。」

百里彤說到這裏，江元已笑道：「大哥，如果不便出口，就不必說了！」

百里彤搖頭道：「不！這事一定讓你知道……我現在先大約的把我的身世告訴你：百里彤是我的眞名，我的父親名叫百里青河。」

百里彤說到這裏，江元不禁「啊」了一聲。

原來百里青河是當朝的一品大員，事奉兩朝，深得皇上寵信。

他爲官清正，愛民如子，深得百姓敬愛。

百里彤接着說道：「我是爹爹最小的一個孩子，我的哥哥、姐姐都不幸爲仇人所害！」

百里彤說到這裏，劍眉微鎖，露出了一片傷感及憤怒之色。

他停歇了一下，又接着說道：「……至於我近親與何人結仇！結仇的經過如何？說來太麻煩，以後再慢慢告訴你。不過我如果說出我父親的化名，你就可知道事情的複雜性了！」

他說到這裏又停了下來，江元追問道：「老伯的化名是什麼？」

百里彤說道：「我爹也有一身出奇的功夫，他時常在外面作些俠義的事，他的化名叫馬百里！」

江元聞言不禁大爲驚異，脫口道：「啊！原來是馬老俠客！」

原來在三十年前，江湖上無人不知馬百里其人，與花蝶夢、蕭魯西等人齊名。

可是誰也沒有想到過，他竟是當朝一品的擎天大臣。

百里彤又接道：「本來這是一個秘密，任何人都不知道，可是這件事，却因爲我娘不愼傳露了出去，引起了仇人的陷害，現在我爹娘還在北京，已準備到這裏來，大約過幾個月就到了。我爹告老以後，一定會引起一場大變。到時還要元弟你我同時出力，看看是否能挽回……」

百里彤說到這裏，不禁緊皺了雙眉，顯得無限的憂慮的樣子。

江元雖不知道是一場什麼大變動，然而百里青河身兼武林奇人與國家重臣雙重身份，這種事的複雜與難於應付可想而知了！

江元想着便道：「大哥！這件事我已明白了，細節一切，你以後再慢慢告訴我，以後老伯動身，我一定會盡力保護就是了！」

百里彤感激的握住了江元的手，說道：「二弟這句話眞叫我安慰，如果到時仍不能脫過這場大禍，那也是天數了！」

江元見他仍是愁懷不開，心中非常疑惑，忖道：百里彤一身奇技，百里青河更是半仙之流，難道還會有他們應付不了的事嗎！

二人正在談話，突見遠遠走來一個少女。

二人望時，見是吉文瑤，百里彤立歛愁容，笑着招招手道：「瑤妹，過來談談吧！」

文瑤聞言向這邊望了望，見百里彤與江元正在握手而談話着。

文瑤猶豫了一下，她實在沒有勇氣去接近江元，因爲那件事，把她的心靈危害得太深了！

可是百里彤招手相喚，文瑤不得不要走了過來。

當文瑤走到的時候，江元及百里彤一齊站了起來。

百里彤答道：「瑤妹！我告訴妳一個好消息，我和江元已結拜爲兄弟，現在他是我的二弟了！」

文瑤大出意料，她不禁輕輕的啊了一聲！

這句話使她很震驚，因有了這種關係，以後她們勢必時常接近——那是她最害怕的。

江元也笑着道：「是的！我們已結拜了！」

文瑤怔立不語，她的心一陣陣的驚顫，默默的自語道：「彤哥！你知道你作了多麼錯的一件事。」

二人見文瑤只是發怔，百里彤奇道：「瑤妹，妳怎麼了？」

文瑤這才驚覺過來，強笑了一下說道：「啊……才好呢！」

可是她的眸子中，表露出的不是喜悅，而是恐懼和不安。

百里彤感覺到，自從那夜文瑤借馬之後，和以前完全不同了！

她以往是多麼活潑和愉快，可是現在，時時沉思，流淚和不接受別人的勸慰。

百里彤走得近了一些，關切的道：「瑤妹，妳是不是不舒服？」

文瑤搖了搖頭，眼中已含着淚水。

雖然她一再的強忍着，可是仍然流下了兩滴淚。

她痛苦的搖着了頭，低聲道：「我……我……」

她只繼續的說了這兩個字，已開始飲泣了！

江元雖然奇怪，可是不便多問，當下道：「大哥，我到那邊玩玩去。」

說着起身而去，他爲的是想讓他們可以私下談談。

江元離開了之後，百里彤扶着她的肩頭，皺着眉，焦急的說道：「瑤妹，妳到底是怎麼了？妳最近老是一個人哭，這眞是……」

百里彤說到這裏，文瑤哭道：「彤哥，我們到房裏去，我有話和你說。」

百里彤連連的點頭道：「好！好！」

他扶着文瑤，就近走入一間側室中。

江元遠遠的望着他們親密的神情，心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

他一個人想着：「百里彤雖有很多的煩惱，可是他能有這樣的女孩子陪伴着，已是很幸福了！」

百里彤與文瑤進房以後，文瑤才漸漸的停止了哭泣。

百里彤用雪白的綢袖，爲她拭去了臉上的淚痕，笑着說道：「瑤妹，妳看妳，這麼大還跟小孩子一樣，當着人哭，多丟人呀！」

在以往，每有這種情形發生時，百里彤這句話必使文瑤轉悲爲喜。

可是現在，文瑤雖停止哭泣，可是她眉毛仍緊皺一處，神情仍很悲傷。

百里彤心中好不疑惑？說道：「妳最近眞叫我放不下心，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呢？」

文瑤搖頭不答，百里彤急道：「唉呀！我的姑娘！妳不是有事要告訴我嗎？妳快說呀！」

文瑤這才仰起了頭，輕聲道：「彤哥，我不要你和駱江元結拜！」

百里彤大出意料，聞言不禁面色一變，問道：「這是爲什麼？」

文瑤畏懼的避開了百里彤的目光，低聲道：「我怕……」

百里彤更加驚奇，追問道：「妳怕？……怪了，妳怕什麼？」

文瑤無言以對，她不忍心造謠，來中傷江元，因爲她已萬分愧對江元了！

百里彤見她不答，不禁着了急，雙手扶着她的肩，催道：「妳快說呀……這……這眞把我弄糊塗了！」

文瑤無奈，低聲說道：「駱江元是有名的冷漠無情，我怕他……」

她說到這裏，又無話可說了！

百里彤被她弄得莫名其妙，嘆道：「唉！妳最近眞奇怪，和以前完全不一樣……江元雖然脾氣怪些，可是本性極善良，我絕不會認錯人！現在我們才結拜爲兄弟，妳說出這種話，好在沒被他聽見，要不然妳叫我怎麼作人？……唉——」

百里彤說着長嘆一聲，他實在被這個姑娘弄得昏頭轉向了！

文瑤被他說了幾句，不禁又哭了起來，說道：「你不聽算了，將來就知道！」

百里彤大怒，他一向對友熱誠，任何人不能在他面前批評他的朋友。

百里彤與江元一見如故，結爲金盟，文瑤卻一再的說這種話，好像江元是個十惡不赦的大罪人，被她發現了罪狀似的。

百里彤怒道：「胡說！以後妳不准再說這種話！」

文瑤本是無理，可是她心中的痛苦豈是外人所知？經百里彤一罵，忍不住又哭了。

百里彤狠狠的一跺腳，怒道：「哭！哭！妳就只會哭鬧！」

他說着拂袖而去，留下了文瑤。

她一人在房內，不由更加傷心，伏在桌子上大聲痛哭起來。

不料百里彤又回到房中，厲聲道：「文瑤，妳太不講理了，妳哭這麼大聲，我可不能忍受了！」

文瑤素知百里彤的脾氣，如果把他惹翻了，連房子都要拆掉，再說這件事本是自己不對，只好把聲音趕快放小了一些。

百里彤這才憤憤而去，臨走說道：「我們明天再談，我們要弄個明白……」

江元在遠處，聽見室內文瑤哭聲，及百里彤的怒喝聲，心中頗爲奇怪，忖道：難道發生了什麼事？

這時只見百里彤怒氣沖沖的走了出來，江元心中更是不解。

百里彤走到江元的身前，吐了一口氣道：「眞是氣死我了！」

江元忙問道：「到底是什麼事呀？」

百里彤一時無言以對，略爲沉吟道：「這……沒什麼……女人就總是喜歡無理取鬧，討厭透了！」

江元見百里彤不說，只當它是私事，也就不再追問下去了。

百里彤怒氣不竭，說道：「元弟，你是否可以在此多留幾日？」

江元聞言忖道：我本來是沒有事的，不過師父的墳……

江元想着反問道：「有什麼事？」

百里彤道：「大約五六天後，有一批鷹爪就要來，我們可拿他們出出氣！」

江元聞言知道這裏發生事情，思索一下道：「好的！我再留七天，七天後我就要回山去了，不過我隨時可以回來！」

百里彤大喜，握着江元的手道：「好極了！走，我們喝酒去！」

他們二人的結拜，產生了極深的友誼，卻隱伏着一段不可避免的怨仇！

駱江元見百里彤如此興奮，心中也頗高興，隨着百里彤向後跑去。

江元不知怎的，總是放不下吉文瑤，不禁問道：「可要請吉姑娘一同共飯？」

百里彤哼了一聲道：「不用了！女人家就是最討厭了！」

江元笑問道：「怎麼討厭？」

百里彤料不到江元會有此一問，一時答不出來，支吾着道：「這個……唔……女人就是愛哭，我最討厭女人哭，一聽見女人哭，我頭就大了！」

江元聽他說得全是小孩話，不由笑了起來。

百里彤見狀，奇道：「咦！你爲什麼笑？」

江元忍住了笑，說道：「妙得很，我倒怪喜歡聽女人哭！」

百里彤睜大了眼睛，顯出無比的驚奇，問道：「你眞的喜歡聽女人哭？」

江元點頭，含笑道：「是的，我一聽見女人哭，心裏就舒服。」

他話未說完，百里彤已搖頭道：「難怪人家說你是怪人，竟喜歡聽女人哭！」

江元見他不知自己是與他開玩笑，竟是以爲自己愛聽女人哭，心中暗自好笑。

這時二人已走入飯廳，飲酒談心，眞個有一種相見恨晚之感。

酒過三巡，二人都有了幾分酒意，百里彤慨然道：「江元！我常想：一個人如果能夠隨心所欲，自在的生活下去，不受

外界的干擾，不作自己不願作的事，那該是幸福啊！」

江元點頭道：「不錯！不過我們習武之人，入了江湖，已算是自由得多了！」

百里彤嘆了一口氣，說道：「哎——你不比我，毫無牽掛，我眞羨慕你啊！」

江元心中頗爲難過，忖道：你焉知道我內心的痛苦啊！

他們沉默了一下，百里彤又道：「江元，我又聞花老前輩的大名，很想拜望，可是花老前輩脾氣太怪，以後還請你引見一下呢！」

江元心中大痛，沉默一下道：「啊……家師已外出了，連我都難得一見呢！」

他不願把花蝶夢的死訊傳揚出去，因爲他認爲，像花蝶夢這種人物，是不應該死亡的。

百里彤見他言語支吾，只當有什麼難處，當下也不再問下去了。

這時，文瑤突然推門而入。

她滿面笑容，對於剛才的事情，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一樣。

百里彤有些意外，仰頭道：「你怎麼不哭了？」

文瑤面上微微一紅，低下了頭，輕聲說道：「你們只顧自己吃飯，難道我就不餓了？」

江元見她玉面含暈，薄嗔嬌羞，眞個可愛之極，不禁在心裏嘆了一口氣，忖道：我到那裏才能找到這樣的女孩子啊！

文瑤的話說得百里彤哈哈大笑，說道：「大概是哭餓了！江元不是外人，妳趕快入座吧！」

這時童兒已加上了盃箸，文瑤就在江元對面坐了下來。

江元見百里彤及文瑤並肩而坐，神態親密，就彷彿是一對新婚夫妻一般，不由得又是感慨，又是羨慕，把目光移開，忖道：怪不得在江湖上傳說，他們眞是幸福的一對！

江元正在感慨，突聽百里彤笑道：「江元，你怎麼拘束起來了？」

江元這才驚覺，連忙舉起了盃子，强笑道：「我敬二位一盃酒！」

文瑤及百里彤也舉盃相向，文瑤的目光與江元一觸，她連忙移開了去。

她彷彿在江元的眸子中，看出了一片憂鬱和孤獨，並且感到有一股火一般的熱，在他的眸子裏燃燒着。

他們飲乾了這盃酒，江元已有些暈暈然。

雖然他體力極佳，可是他從來很少喝酒，今天他也許是過於興奮，也許是過於感傷，這兩種情緒往往在同一時間，襲進了人們的心田！

他的視綫已有些昏花，聽覺也不太正常了；他彷彿感覺到，有千萬個人向他舉盃，而文瑤就坐在他的身旁，含笑相陪。

於是，他把那杯醇美的烈酒，一盃盃的向肚內灌。

百里彤笑着勸阻道：「江元，少喝些罷！」

他含糊的又酌了一盃酒：「乾！……哈哈……我生平沒有這麼痛快過……哈……哈……」

這時百里彤及文瑤却有些爲他擔心了，文瑤用眼睛望了百里彤一下，低聲道：「他有這麼大酒量麼？」

百里彤很快的接道：「大概——不然他怎麼敢這麼喝？」

江元的酒量也確實驚人，他面前的酒壺已不知添了多少次酒，就連侍酒的童兒都驚奇了，他們偷偷耳語：「他到底是喝多少？」

這是他們侍奉過的酒量最大的一位客人了！

江元不停的舉盃，就連百里彤也陪着喝了不少，他開始微微搖幌了，紅着臉說道：「我已經過量了！……你眞是海量……海量……」

「乾！」

江元又仰盃而盡，含糊不清的說道：「大哥，你要好……好……陪……陪我……喝！」

百里彤推却道：「唔……我不行了！太多了！」

可是一盃烈酒依然從他口中消失。

文瑤焦急的道：「駱大哥，你眞的不能再喝了！」

江元用力抬起了眼睛，笑道：「爲．．爲什麼？」

文瑤關切的說：「你要醉了！」

江元的眼前彷彿有一層霧，又好像有一片紗，他在這層紗、霧之後，看見了一個絕美的女人——那一向是他夢幻中的人物！

如今，她眞實的出現在他的眼前，但他却感覺到她已遠了！

像是一陣隨風飄來的花香，在他的心間，作一個短暫的停留，很快的溜走了。

江元有一種被壓抑的痛苦，而這種心靈上的壓力，不是很容易掙開的。

「文……文瑤，醉……醉了豈不是更好？……」

百里彤已伏在案上，他的頭埋在了左臂上，右手却高舉了酒盃，含糊不清的說道：「江元……乾！」

可是他這盃酒，却整整的倒在了自己的頭上，發出了一聲夢囈似的呼喚，然後沉沉的睡了過去。

文瑤大爲焦急，可是這兩個如狼似虎的年青人，豈是她可以勸止的？

他們二人大笑着，踉蹌着，把烈酒一盃盃的向肚子內灌着。

終於他們都醉了，伏在桌上沉醉。

文瑤緊皺着眉頭，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

她把與兒及阿敬叫了進來，對何敬道：「你快把駱少爺扶回去，讓她吐吐，然後洗澡，讓他休息！」

何敬答應一聲，又同一名童兒，全力的扶起了江元，江元仍含糊的道：「乾……盃……」

直到何敬把他扶出了老遠，他的醉語還不時的傳了過來呢！

文瑤望着他東倒西斜的背影，心中有些莫名的傷感，她覺得江元太孤獨了！

「他一定很可憐！」

× × ×

初更時分，下弦月掛在山頭，幾顆疏星零亂的點綴着深邃的天幕，不但不顯得單調，反而有一種更神奇和深遠的情趣。

江元醉在竹樓上，一直沒有醒過。

何敬緊守在他的床前，不時聽他發出了囈語，等到他問下去時，江元又沉沉睡去。

這時有一條嬌小的身影，緩緩的在竹樓上移動，發出了「吱吱」之聲。

何敬眉頭一皺，忖道：這麼晚了，還有誰來？

他輕輕的走到門前，伸手把門拉閉，站着一個極美的姑娘，原來是吉文瑤！

何敬有些意外，輕聲道：「姑娘還沒睡？」

文瑤點點頭，走到床前看了看，回轉了身，低聲問何敬道：「駱少爺睡得還好吧？」

何敬道：「他一直囈語不停！」

文瑤點了點頭，說道：「少爺倒好，醉了就睡着了……我叫人送來的梨，你給駱少爺吃了沒有？」

何敬搖了搖頭道：「沒有，他一直沒有清醒過！」

文瑤回身又望了望江元，見他劍眉緊鎖，面上紅暈未褪，睡得正濃。

當下轉過了身，文瑤輕聲對何敬道：「好了，你可以去休息了！」

何敬搖頭道：「姑娘！我不累……」

他話未說完，文瑤已揮揮手，道：「快去睡，這兒沒什麼事了，我在這兒坐一會。」

何敬這才答應一聲，道：「剛才駱少爺吐得滿身，我已經爲他洗過了，有個長鐵盒子我沒敢移動，放在他枕頭下面！」

文瑤點頭道：「好的！我知道了！」

何敬這才轉身而去。

文瑤輕輕的把門關上，坐在了江元的床前。

連她自己都不知道，她怎會如此關切江元，或許是她一直對江元懷着極深的歉意吧？

她望着江元那張充滿了青春，而又在憂鬱籠罩下的面孔，心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

她對過去發生的一切都後悔極了，忖道：像這樣的人，我怎麼惹得起？

這時江元突然發出了微微的呻吟，好似非常痛苦。

文瑤連忙輕聲問道：「你覺得怎麼樣呀？」

可是江元又昏昏的睡去，文瑤用自己雪白的絲巾，輕輕的拭去他額角的汗水，自言自語道：「眞是的，喝得太多了！」

她由桌案上取過了薄皮大蜜梨，用小刀輕輕的削着皮。

室內除了江元的呼吸外，就是她削梨皮發出的輕微聲響，寂靜得很。

她很快的削好了一個梨，有心想把江元叫醒，可是見他睡得昏昏沉沉的，心中有些不忍。

其實江元並未睡熟，他的頭痛欲裂，渾身發軟，一個身子如同睡在雲霧裏，上下沉浮，感覺不到任何一點實在的東西。

最複雜的是他自己的思想，他彷彿看見了花蝶夢，與他在月下低語，又彷彿看見了冷古，正在與他全力的拚殺。

可是這些幻念都很快的消失了，代替的是一張嬌美的臉，帶着深情的微笑，面對着他。

江元有些昏迷，他分不清楚這張面孔是屬於誰，有些像鐵蝶，有些像文瑤，一直在對他笑，在向他偎近。

江元不禁低啞的叫道：「文瑤……文瑤！」

文瑤在旁吃了一驚，忖道：他怎麼會叫我？她心中雖然如此想，可是嘴上連忙答道：「我在這裏，……有什麼事？」

可是江元一翻身，幾乎掉下床來。

文瑤一驚，連忙用手托起了他的身子，只覺得它沉重異常。

由於被窩被打開了，江元整個赤裸的上身，完全映在了文瑤的眼裏。

那雄壯光滑的胸脯，在燈光下發出了古銅色的光彩，一上一下的起伏着。

文瑤一陣猛烈的心跳，連忙閉上了眼睛，這是她第一次看到了男人的胸脯，一種神奇的感覺和激動，散佈了她的全身，使她的面頰發紅。

她用力的把江元的沉重身子向上托着，可是江元却伸過了一隻有力的膀臂，環抱住了文瑤的嬌軀。

文瑤不禁大驚，叫道：「駱大哥……你……你……」

可是江元的力量更大了，他把頭慢慢的接近，一雙俊目半睜着。

他喁喁的叫道：「文瑤……文瑤！」

他的臉離文瑤不過數寸，文瑤聞到一股濃厚的酒味，可是，她被這張臉吸引住了！

他半開着的眸子，好似燃燒了猛烈的火，那種熱力，可以溶化一切抗拒他的力量！

江元火熱的身子往上送，文瑤呆痴了，她不知道爲什麼沒有抗拒他的力量？

終於，他們四片炙熱的嘴唇貼在了一起！

良久，良久……

文瑤由幻夢中醒了過來，羞愧和恐懼使她用力把江元推倒，退後了好幾步，不住的喘息。

江元這時也清醒，他發覺剛才的事，不是一場夢，不禁又喜又愧，睜了一雙俊目，怔怔望着文瑤。

文瑤低下了頭，她有些後悔。

「爲什麼剛才不推開他？」

她自己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他半晌不語，沉醉於一種莫大的驚奇和喜悅之中。

文瑤微微的抬起了眼睛，輕聲道：「你還不把被窩蓋好？難道——」

她好似還要說什麼，但中途却停了下來。

江元這時才發覺到自己赤裸的上身，不由臉上一紅，連忙把被子蓋好。

他想坐好，可是頭腦一陣的昏沉，又睡了下來。

（未完）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班昭（距今約二千年）

班昭，字惠姬，東漢扶風安陵人。父彪，曾撰稿續史記；兄班固，著漢書；班超，為西域都護三十餘年。昭嫁曹世叔，早寡。班固著漢書，未竟而卒，其八表天文志，由昭續成。書成後，時人不能盡通，大儒馬融等曾伏閣下從昭受讀。和帝時，入宮教授鄧后及諸嬪妃，共尊之為曹大家。鄧后施政，儉約清平，儒化大行，昭之力也。昭博通學籍，文辭典雅，著有女誡及賦頌多篇，女誡中主張婦女應具德言容功四行，為往昔共認之準則。

姚秀彥敬撰　顧瑞華拜書


MARTELL
V.S.O.P.
MEDAILLON
SPECIAL RESERVE
LIQUEUR COGNAC
MARTELL
MEDAILLON
V.S.O.P.
COGNAC
金牌馬爹利
送靚酒杯,兼送酒辦
金牌馬爹利名貴禮盒,內有
大號金牌馬爹利
VSOP干邑拔蘭地,
並附送法國精製酒杯一隻,
兼送金牌馬爹利酒辦一樽,裝璜名貴,
送禮最得體,自奉最實惠.
金牌馬爹利,法國銷量第一.
名貴禮盒,祝君心想事成.